

第三期合刊

貴州文獻季刊

可從欵



貴州文獻徵輯館編印

本刊投稿條例

- 一、本刊以闡述本省文獻暨刊布貴州前賢未印行遺稿爲宗旨，性質不合之稿，概不刊登。
- 二、凡關於下列各種稿件，歡迎投稿。
 - 甲、鄉先輩未刊遺稿。
 - 乙、有關黔省文獻之論著，札記，文藝等。
- 三、來稿須繕寫清楚，並加圈點，如用格子寫尤佳。
- 四、本刊除鄉賢遺稿外，對於來稿有酌量刪潤之權，不願刪潤者須先聲明。
-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除預爲聲明並附有寄回郵票者外，恕不退還。
- 六、來稿經刊載後，即以本刊奉酬。
- 七、來稿須詳細注明姓名住址。
- 八、來稿請寄貴陽慈善巷貴州文獻徵輯館收。

貴州文獻季刊

第三期合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期收回工料價壹圓

編輯者 貴州文獻徵輯館

〔貴陽慈善巷〕

發行者 貴州文獻徵輯館

〔貴陽慈善巷〕

印刷者 貴陽文通書局

〔貴陽中華北路五四號〕

貴州文獻季刊第三期合刊目次

插圖

明謝三秀石采遺墨

明楊文顯龍友畫軸

清唐炯鄂生書聯

清黃輔辰琴塢書梅

清鄭珍子尹畫幅

清丁寶楨稚璜書聯

清何威鳳翰伯書聯

清黎庶昌蕤齋手札

撰著

貴州史地叢考

貴州省山脈概說

孫文恭公年譜初稿

貴州土司沿革考

鄭子尹先生年譜

貴州名勝考畧

遺作

萬大章
文宗澐
李獨清
鄒國彬
凌惕安
柴筱榭

運銅紀程

遺稿拾零(一)

專載

明代貴州抗戰先烈事畧特輯

文錄

西山崑廬寺訪碑記

鶴山老人傳

寄傲山房詩存序

心太平蠶詩鐘選序

彭冠士明之墓表

清黃平舊州巡檢葛君墓表

華君延儀墓表

民衆圖書館募捐啓

李恭勤集敘例

蕭協臣先生墓表

坡公生日詩序

歐陽蘅先生墓誌銘

賦

遼義黎恂雪樓

二

任可澄

陳廷棻

何麟書

平剛

聶樹楷

楊恩元

張昭棻

龍汝鈞

馬汝驊

梁時憲

鄒質夫

詩錄

烈井吟

續烈井吟

寓吳門

舟過九江適夏歷重九卽席示同人

漢江晚泊

江行

沙市晚泊

早發沙市

船未至宜昌閣淺夜坐船舷得句

舟抵宜昌夜聽南京播音電訊不至

廟湖夜泊

入峽

涪江

新新社囑題時監賑蜀中

題曾君慕韓詩集

護國軍興二十三週年紀念日旅謁會澤唐公墓感賦

充耳吟

姚大榮

任可澄

平剛

謝軍師兵謝麻如在鄂西陣亡賦此悼之

同門友黃季剛卒遺七律一首因步其韻即以挽之

續史吟評

丁丑仲夏偕文獻徵輯館同人謁修文王陽明先生祠分韻得闕字

生日自述

村居四首

感事

醫瘡劇甚割治之塵空上人偕覺園同社諸子問疾呈四偈

白木耳歌

龐君得鄭先生題鹿山詩草一首併自訟一首墨稿索跋其後因次題

詩草韻書以還之

初試車至團溪

和恆菴觀西冷畫展原韻

重九日與百鑄登西望山寓鳳池寺

大霧中白鳳池寺曉發往遊瞿曇寺

丁丑重九劍魂使君招飲棲霞館賦謝

丁丑九月十有九日履夫孟純詠求諸君招飲東郊蟠桃宮作展重陽

賦謝

編

徐承恩
聶樹楷

趙
愷

桂詩成
王延直

戊寅三月三日與履夫百鑄夢純幼雲陰軒諸君珠江酒樓小集分韻

得年字

竹孫二兄生日賦贈

戊寅季春初九南明江岸高中學校學生覆舟多數脫險死十二人賦

詩紀事

楊恩元

斗染霍亂入醫院施治稍愈倚枕無聊賦呈同館諸君子一粲

戊寅八月二日敵機初次襲貴陽感賦

花溪分韻得刊字

和聶尊吾先生重陽原韻

和陳恆安君重陽原韻

和柴曉蓮君重陽原韻

和李獨清君重陽原韻

和獨清聞廣州武漢警報原韻

長沙大火感懷

黔陽觀沅無二水會流舟中放歌

癸酉孟冬父喪歸里取道都勻楊家冲距冲十里得平溝於水經旁溝

之名恍然有會因診其出受歌以獻之

黃葛樹觀瀑

余志明

萬仿韓

戊寅三月值鄭徵君生辰文獻徵輯館同人補致木主扶風山

尹公祠並釋奠焉用巢經巢平夷生日原韻

嚴仁珊
馬道穆

丁丑初夏偕文獻徵輯館同人遊花溪分均得有字

丁丑夏仲偕館中同人謁修文王文成公祠遂遊陽明洞分均得洞字

戊寅三月十日值鄭徵君生辰釋奠於扶風山尹公祠用徵君平夷生

日韻

李德暉

重九集小西湖水明樓分韻得飛字

輓慶公

戊寅三月十日壽鄭徵君子尹於扶風山尹公祠用徵君詩平夷生日

元韻

吳道安
潘詠笙

雷公山八景歌

跳鼓詞

盤江鐵索橋

滇回爲雨阻黃果樹還往於此凡三度矣不欲爲瀑布作詩忽有似夢

中促起者三諷誦乃就

挽王漱蓀先生

貞豐遺興

青嶺花紅

長沙大火感賦

修文謁陽明洞分均得磴字

花溪分韻得溪字

丁丑重九集東山

仲麟返里賦贈

宿大地寨不寐

長沙大火中央軫念災黎措欸濟粟籌辦善後復處決禍首以正大法

敬步覃生夫子元韻四律

觀宋槩碗琰集感賦

比歲日讀鄭子尹先生詩近獲觀先生攜琴載酒圖賦此志仰

論詞三首

是事

園鶴

深秋雜書五首

詞錄

雙雙燕 唐園玩月

疎影 贈蕃錦山莊主人

齊天樂 董旗琪觀梅用張鐵光壽志公韻

鄒國彬
凌惕安

李獨清

陳德謙

聲園

瑣陽臺 用原韻 酬程君獨清

滿庭芳 再疊程獨清韻

百字令 和稼軒韻

齊大樂 董旗琪觀梅和志師韻

一夢紅 并序

滿江紅 疊白石韻 白水河觀瀑布

前調 秋拆

瑞龍吟 倚清真調贈仲慶

遮姑天

木蘭花慢 懷芊龜重慶

浣溪紗 唐園散步

憶江南 寇深國危莫抒積憤落花時節倍念江南風來無處掃

聲聲慢 七月十日登黔靈

齊天樂 送楊孝先參軍

瑣窗寒 至日集飲散處恆堪有作同用清真韻

館務撮要

校印黔南叢書第六集

百鑄

質夫

恆堪

倦盒

- 二 續印文獻季刊第二期合刊
- 三 函復民政廳遍查志乘均未載貴陽城區三丈內之土地爲公地範圍
- 四 函省政府請保留勳臣張先璧墓以慰忠魂
- 五 函復民政廳舊通志並未重印請轉廣西省民政廳
- 六 函復北平圖書館俟緩代覓擬購各書
- 七 補製鄭莫兩徵君木主配祀扶風山尹公祠并於鄭徵君生日致祭
- 八 購獲思兩程域林先生說文通例未刊稿本
- 九 寄贈本刊國外
- 十 專任編審陳衡山編審兼採訪喻竹清校勘文彥生病故本館加聘人員
- 十一 製用證章
- 十二 本館於城外儲藏重要書籍并設立臨時辦事處

編後

謝君采先生遺墨

以老曾中具正經畫驅群玉
入毫端雲根巧奪太湖勢雨
意橫生霧壓塞有容射時疑
席飲何人叱起作筆看怪來信
信因之撰具之笑豈秀可論
曰縱文名譜成見而慶之洪筆
賦之乙丑依日竹窓雨後漫書



清隱丈人謝三秀

朱桂辛先生攝贈

楊龍友先生畫軸



姚麗桓先生藏



唐 鄂 先生 先生 書 聯
 唐 憶 翁 先 生 藏



黃琴陽先生畫梅

唐茂宏先生藏

鄭子尹先生畫幅



趙乃康先生攝贈

清靜深澗對
 先剛挺直
 世
 我
 我
 我

丁稚璜先生書聯

唐茂宏先生藏

砥行碧山石
 結支青窠枝
砥

何威鳳先生書聯

馬道穆先生藏

受生七柱及修柱二十日在書猶以兵船受傷一節
 乃言此語實未有修緣今年黑旗乃倭人交臂不過四五
 次而殺傷過當者係李成利一次敵人死者亦四五十
 名其修柱等事甚大桂法以百人一語其謀自見其數
 古法以聽言須致查之後非助日人以攻汝也日人從軍
 者諒必有人並亦未必過多人言及實不實實修柱自
 井王營請假兩月至四國地方洗浴形迹似有在領而
 然以外務文告以夏不回國存神戶與井上相晤其情

井上欲私往海邊一轉轉而盡行此却宜密探其蹤
 跡所在耳頃聞宣化乃法兵攻破則興死傷不少不知
 守宣化者果係劉永福之兵抑漢軍也國事不曉
 讀其書其言亦可為痛哭然此時即哭出血淚上已
 此矣觀其所布置亦果真誠大敵亦難以復言人所判
 之評奈何益出一案外務雖有復文以言未據該領
 事亦聞且聲明彼國所定租界若有特約必不
 願中國人在彼租界內行商彼特之有缺此事非中

國與朝鮮方劃租界徒與彼爭終之蓋事實也
 茲將原文鈔寄一閱而信諭該商人知不必行札
 有後文再札也長崎一案外務後文確重案其
 判議決而又會達安南事勢敗壞之月必不能
 意德者輕重均有兩難譯出英文尚未收到買珊
 俄若干須告知緬莫十月廿日營日未行在船即病到
 彼盤費便慮不專撥將者口先官奉天前去到者情
 形以不聽台之恐有後悔也即向近路林應昌手改

黎蕪齋先生手札

凌惕安先生藏

撰著

恒堪



貴州史地叢考(二)

萬大章

漢尹珍學歷考

華陽國志士女目錄。文學荊州刺史尹珍。字道珍。母歛人。又南中志牂柯郡下。公孫述時。三蜀大姓龍傳尹董氏與功曹謝暹保郡。聞漢世祖在河北。乃遠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貢漢朝。世祖嘉之。號為義郎。明章之世。母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迪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後漢書西南夷傳。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

案自范氏依華陽國志敘尹公於西南夷傳中。又將常志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許應二氏學。變易其

辭。為生於荒裔。不知禮義。讀者不察。遂亦以蠢爾罔蠻。淺視公。華陽國志序要荒述南中志云。是南域在彼要荒。述南中志云。是

據後撮用其語意後之述者訛謬益甚。莫猶人先生與儔作母歛先賢考。言之詳矣。余上年讀常志。見尹氏與龍傳董

氏並為二蜀大姓。漢世祖時。即有共保牂柯。遠貢河北之文。知尹氏之大。尚在這真前百二十年。其著籍母歛。就學武陵。又顯有次序可考。嘗跋莫考。附載於都勻縣志藝文中。應免複述。惟前稿粗畧。文繁而意仍未申。茲別考其學歷如次。道真之學於應氏。蓋公餘濡染。殆非入校肄業也。還鄉教授。蓋提倡學校。殆非專

力講授也。其刺荆州。蓋得於武功。而非稽古之策也。何以言之。曰。道真受學之序。應氏必先於許氏。余舊考

已明。今考後漢書。應奉傳。稱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

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按傳稱奉父彬。即官武陵太守。又稱奉少聰明。自為兒童。到

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桓帝本紀亦稱永興元年。武蠻降之。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

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恩威。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桓帝本紀稱

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縣令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葉市卒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大章按江陵縣令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葉市卒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

設方畧。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桓帝本紀稱馮緄大破一蠻。蠻云云。自永興元年奉拜

武陵太守。至延熹五年。奉破賊。被薦為司隸校尉。僅為十年間事。九年有奇。不足道真之刺荆州。應亦即在應

氏被薦為司隸校尉之延熹五年。常志稱師生並顯。已可概見。况荆州寇亂之後。急求鎮撫大員。而不即委

之恩威。夙著蠻夷。讐服之應奉。豈不以因時因地。別有良選。故即言耐庸。亦甯任奉以司隸。而道真適承刺

荆之乏耶。假令道真刺荆。不在此時。然覈以師生並顯之文。其時亦必不甚後。道真自初學至領方面。止為

十年間事。非有武功。安得如是其速。蓋尹氏以三蜀大姓。著籍南中。光武時。即不近附公孫述。而與謝暹等

保郡遠貢河北。非其實力之厚。族性之強。蓋克有此。桓帝紀所稱馮緄討破武陵蠻。雖只在二三月間。然江

陵寇亂。驚震一時。帝於命將討伐之後。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藏中錢還之。見桓帝紀

竭天下以備一方之勢。且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恥。又厚

賜奉錢刀劍等物。謂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見桓帝紀注其懷於強寇之不易破滅。果為何如。荆州寇亂之

餘安撫鎮定。益難為。力道真之刺荆州。無論在延熹五年。抑稍在後。均非尋常文吏所能勝任愉快。其必擁

有異軍。參與戰役。要可想像得之。百官志稱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因徒考殿最

而足積重。壓萬里。正與初論之。有殊漢季外重。刺非偶然也。又久稱刺史。秩六百石。成

三帝改爲牧。秩二千石。一司建武。校尉而復。校尉比二千石。不謂秩有明文。况刺史。自是下改之。

京六百石。郡太守皆二千石。屬國都尉。亦比二千石。不應於初置云云。亦可概見。

故竊以爲詹山之役。道真必已克修先世保郡之績。佐成應氏招降之功。其學於應氏也。無非公餘講肄。不

必身入庠序也。及其還鄉教授。殆亦爲撫範武陵興學之弘規。肇建牂柯人士之文化。而非書生講學之細

務也。其從許氏受經。則又選用尚書丞郎時餘事。請益而非遠道負笈。專爲經義奇字之探究也。馮應之用

道實。蓋猶諸葛武侯之用濟火。藉士族以鎮邊氓。所謂欲不留兵不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是也。應氏

才堪將帥。兩被薦舉。成平定武陵之功。蓋嘗侍父此邦。即已物色道真。知其可用。奉傳稱自爲兒童。凡所經

履。莫不暗記。必此類也。常志又有夜郎尹貢。歷官彭城相。與歷官巴郡太守之平夷傅寶同號南州人士。然

則尹氏之自蜀南遷。其族甚盛。自今安順興義至荔波獨山間。皆其世守。漢夜郎縣爲今安順興義

至廣西南丹縣皆其地。又韓嬰王充楊雄鄒道元皆稱尹吉甫爲今四川瀘縣

人見瀘州萬慎重建尹吉甫祠記。容煥詳考。瀘州地接牂柯。登諸尹皆吉甫

之裔。觀道真後八百年。猶有都勻酋長尹懷昌。率昆明十二部。以晉天福五年附於楚王馬希範。見五代

家亦可參證。都雲卽今都勻爲漢毋斂縣地。昆明十二部則大定府志稱爲普南中大族。

如龍傳孟爨等氏。未可悉數。而謝恕之保牂柯。趙國珍之鎮五溪。皆族姓繇延。源流甚遠。余將別有述。而尹

氏實先啓之。此爲封建社會之慣例。不足深異。惟此邦首出人士。即在華陽國志士女目錄亦第以文學稱。

微應奉傳桓帝紀。無以綜覈其全貌。亟加論列。備言國故者考焉。

附舊考

南中學派。開自道真。已見常氏書。逮莫貞定詳考牂柯郡縣。又博綜書史為母歛先賢考。而道真之時之地始較然明晰。學者追儀先正。考見源流。亦可以無憾矣。近讀范書應奉傳。乃覺道真師承先後猶有可言。常范敘述。均先許後應。要以叔重行輩在前。非道真受學之序也。今繹常志所稱師生並顯。偏重世叔。則道真情感獨深。亦已可見。竊意永興元年世叔出守武陵。尉納叛蠻。興學校。舉側陋。宜為道真北學之始。道真牂柯大姓。其知學固不自世叔首啓。然恥生遐裔。未漸庠序。范書因常志作傳而語身省改其稱

志以生遐裔未漸庠序語輕重迴殊應以常說為是蓋秦以前被華風道真所

而東。風從雲合。最為省便。迨世叔罷官。道真或感戀師恩。相將北去。或歸授鄉里。再出請益。雖不可知。然晉接許君。當在此數年間。實有絲迹可尋。養許應皆籍汝南。南頓召陵。又鄰縣。前世名賢。自必互通學問。及門之士。誼當請謁。道真此時或並事許應。或世叔再出而留侍叔重。皆意中事。其詳不可復聞耳。溪蠻復叛。據本紀在延熹五年。世叔出參馮緝軍。卽在是時。其守武陵。又當在前一二年。叔重首著說文。在和帝十二年。下距延熹。年僅六十。弱冠著書。耄年講學。儒者之常。貞定以因病上書。在安帝十五年。而斷叔重之卒。在安帝世。殆不可從。若因常志誤本。推論道真北學。果在明章之世。不特百歲刺荆。未必有此老吏。卽謂童年嚮學。便能遠數千里。投侍中州大儒。恐亦有未安矣。黔中學業。多得力於賢官。王文成之於會垣。鄒忠介之於都勻。雖在謫居。猶張講幟。邦人至今俎豆。與日俱新。武陵兼有今黔省鎮遠以東之地。叔重治化。尙遠在千五百年前。雖憑藉較優。而成就較不易。卽無道真。猶當尸祝。况所得如是耶。謹加推究。願與言黔中學業者

一商榷也。

唐費思二州治所沿革考

通典。費州古蠻夷之國。漢屬牂柯郡。山川險阻。為俚獠所居。多不賓附。至後周始置為費州。大唐初屬務州。貞觀初復置費州。或為涪川郡。領縣四。涪川。多田。扶陽。城樂。又思州。歷代土地與黔中郡同。隋屬清江郡。大唐武德元年。以地當牂柯之衝要。遂置務州。貞觀八年。應作四年改為思州。或為寧夷郡。領縣四。務川。寧夷。思印。思王。元和郡縣志。費州。北至思州水路四百里。按。袁字記。五百里。正南。微西至牂柯。充州一百九十里。西南至播州四百里。袁字記。止。西至。東南至獎州。水陸相兼四百里。袁字記。又云。東至費州三百里。涪川縣。郭下。本漢牂柯郡之地。隋文帝開皇五年置。取涪水為名。內江水經縣北一百五十步。又思州西南至夷州四百里。袁字記。西至。東州。東南至錦州常豐縣五百里。錦州下。云南。至思州八里。西北水路至黔州二百八十里。袁字記。北至。黔州。二百八十七里。水路三百五十里。又云。西北水。南至費州水路四百里。務川縣。郭下。本漢酉陽縣地。自晉至陳並為黔陽縣地。隋開皇十九年置。置務川縣。屬庸州。九年。因川為名。內江水一名涪陵水。在縣西四十步。舊唐書地理志。費州。隋黔安郡之涪川縣。貞觀四年分思州之涪川扶陽二縣置。在京師南四千七百里。至東都四千九百里。涪川。漢牂柯郡之地。久不臣附。周宣政元年。信州總管龍門公裕招慰生獠王元殊多質等歸國。乃置費州。以水為名。武德四年置務州。按。行本。夷置。務川。茲。依。思州。下。本文。改。正。貞觀四年置費州。治於此。又思州。隋巴東郡之務川縣。武德四年置務州。貞觀四年改為思州。天寶元年改為寧夷郡。乾元元年復為思州。在京師南三千八百三十九里。至東都三千五百九十六里。務川。州所治。漢酉陽縣。屬武陵郡。隋朝招慰置務川縣。武德元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務川當牂柯要路。請置務州。貞觀四年。行本。作。八年。依。本。志。州。下。

及
正新書

改為思州。以思水為名。

新唐書地理志。費州涪川郡。貞觀四年析思州之涪川扶陽開南蠻置。思

州寧夷郡本務州。武德四年以隋巴東郡之務川扶陽置。貞觀四年更名。

按唐之費州郭下涪川縣治。蓋即今思南縣城。思州郭下務川縣治。則在今思南縣北四百里烏江東岸。殆

沿河縣北思渠之左近也。清一統志依貴州通志所稱費水在思南府城東北百里。而定涪川縣治在思南

府城東北百里。誤。又稱務川縣治在思南城北。則是中有誤。郭子章黔記稱思州故城近蜀中在武陵彭水

之境。則約畧言之。雖不誤而不能確有所指。皆於古代史志未及會通融貫之故也。竊惟唐代地志最古而

最晰者。莫如元和郡縣志。其稱內江水一名涪陵水。經涪川縣北百五十步。又稱在務川縣西四十步。涪陵

水即今烏江。而涪川縣治在江南。今思南縣在江西南岸務川縣治在江東。又州境八到於北之思州南之費州兩

距離各言水路四百里。此兩州治地形勢依水可求。無庸游移者也。余獨定費州為思南府城。而不依府北

百里之舊說。則以思州思印縣實即今之印江縣。別無可疑。其詳說元和志稱其西北至州二百九十里。疑是

九十里之說較之費州北至思州四百里之文。則涪川尚在思印以南。今思南府城在印江縣西南四

十里。而不在其北。亦可證也。顧余獨以為涪川治即思南府治。亦猶有說。考舊唐書地理志稱周宣政元年

於涪川置費州。武德四年置務州。貞觀四年置費州。治於此。務州訛為務川。其語若不甚可曉。故新書不取。

然余正賴此舊文獲知唐費州即周費川。亦即唐初之務州。務州改名思州在貞觀四年。北移應亦在其時。

清一統志采舊文稱思州故治在今思南城。北未始不由於此。特其沿用舊文。久已泯沒不可問。今幸劉書

仍有兩州治此一語。差可稽考而已。古來政治重地。必踞天然形勢。足為人民保聚之所。迨其既集。不輕移

易。思南據涪水上游。為舟運首邑。明清開府無論矣。元會為思州安撫治所。其重可知。不應舊無憑藉。周隋

以來數百年。州郡迭建。亦豈能於無名散地茫昧以求。故曰涪川治爲今思南城也。由是北行水道二百一十里至沿河縣。僅及元和志費思二州里距之半。思南府志謂沿河北五里有城子頓。卽思州故治。猶未爲得。其北有思渠爲稽鹽要津。雖亦未達距思南四百里之數。然渠以思名。當有所沿。思州故治或卽在其左近。所謂四百里。或舉成數而言。且水道迂曲。里數加長。不乏其例。至思州故治之務川。其地之重不如思南。故宋雖仍有思州。而治所內徙。遂爲今之務川縣。各書多已言之。方輿勝覽稱思州舊城去今務川一百八十里。其說最舊。覈之尙不甚遠。二州有水道限制。最宜先考。得其治而夷播獎錦諸州縣庶幾可求。

又思州於天寶改郡。不曰務川郡。而曰宵夷郡。舊唐志於夷州宵夷縣下稱舊屬思州。又於夷州下稱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宵夷縣。新志亦然。然則新置務州未改思州以前。卽已有一思州。考新舊唐志並稱夷州本隋明陽郡地。寰宇記稱置陽明郡治明陽縣。隋志雖無明陽郡。或纂輯漏畧之故也。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郡以州治民。煬帝大業三年復改州爲郡。明陽有郡無州名。其建置必在大業末年。爲時未幾。正朔遽更。故隋志不復及耳。唐初復改郡爲州。豈明陽卽思州歟。觀舊唐志稱武德四年置夷州於思州宵夷縣。領夜郎明陽等十三縣。新志於寧夷縣作小異是唐初於宵夷縣已極重視。其境較闊。故析之得十餘縣。元和志稱宵夷縣西北至夷州一百九里。寰宇記稱宵夷縣西北入十里爲舊明陽郡。而遵義府志考定夷州郭下綏陽縣爲清代龍泉縣治。卽今鳳岡縣治明陽宵夷兩縣治均在今鳳岡縣治之東南。宵夷尤逼近烏江。應在今思南縣荆竹園左近。明鳳岡縣左近豈唐初改明陽郡曰思州。又自明陽縣移治宵夷。以就水道交通之便。其地重要。久爲官書所稱。故後此思州雖治務川。雖由務州改稱。與夷州宵夷已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而避生就熟。仍不能不舍務川取宵夷。以見其來已舊歟。宵夷地旣廣闊。夷州郭下之綏陽縣亦

由宵夷析置。固已可見。至舊思州近烏江。所領夜郎等十三縣多在江南。觀夜郎為後建獎州首邑。丹川據舊記謂在今省溪縣界中。其詳考然則宋元以後思州之地南自石阡銅仁思州鎮遠黎平以逮於桂省北部多在烏江南岸。舊思州實已啓之。非若唐代貞觀以後之思州限於烏江北岸也。附識備考。

唐應州諸縣考

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羈縻州第五應州。貞觀三年。以東謝首領謝元深地置。縣五。都尙。婆覽。應江。陁隆。羅恭。元和郡縣志。獎州南至牂柯羈縻應州三百里。舊唐書南蠻傳。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南接守宮獠。西連夷子。北至蠻。其首領謝元深世為酋長。貞觀三年。元深入朝。以其地為應州。仍拜元深為刺史。新唐書南蠻傳。西爨之南有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

案應州五縣治地。嚮未有析言之者。貴陽府志稱應州互黎平鎮遠都勻之中。辜權大概。舉近似言之耳。黔南識畧黔詩紀畧並以都勻當應州。則尤未合。今按州治都尙縣。依元和志所稱在獎州南三百里。而新舊唐書並言在黔州西。黔州治在黔水縣。今參互以求。應在獎州西南三百里。非正南也。新書稱在黔州西數百里之語。實蓋不得其詳。故約言之。新獎州治峨山縣。依元和志本在渭溪之南。後移溪書作三百里。豈沿元和志獎州舊文而誤歟。

北。渭溪水北自錦州渭陽縣流入。以今考之。蓋岑鞏縣東北之龍龍河。東南流至玉屏縣東大魚塘。人於無水者也。此水俗稱藍岩河。蓋為龍龍河之誤。以經龍龍村北。河南龍龍村。田疇沃衍。民物殷盛。似為夜郎縣舊治。北岸有龍山。似卽峨山之訛。峨山縣本名夜郎。縣北移乃以山名縣耳。明一統志所稱思州府有峨山者也。今岑鞏縣治卽故思州府。治明統志峨山有誤。然則獎州治在今岑鞏縣東北。可以無疑。其西南三百里。尙距都勻甚遠。竊意今都江縣居都江上游。距獎州道里方向較爲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誅諸共爭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助之。得穀二千石有奇。司曾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大時之不常而濟地利人餓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遣人掌邦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做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久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爲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惲有半糴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糴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蘇羅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况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箐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狎橫犷狃推髻鳩舌之徒。而行旅之蠹穴於闌闌間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甌石之儲而聚族之謀也。脫一日兩暘愆。畊作廢。金死粟生。循瑾相望。卽爲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甯惟是。明天啓壬戌間。安邦彥之亂。賊圍浹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鑒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賴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升平。自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甞勉其所有事耳矣。

貴州省山脈概說 (續前)

文宗澐

(乙)婁山山脈

婁山山脈起自威甯縣西之烏蒙箐。分支東北迤於雲南鎮雄與畢節交境。為豬拱箐。赤水河發源於其北。折而東南行。為天生橋者一。烏江北源伏流其下。又折而東北。為七星山。上有七星關河綿亘於威畢之間。實川滇黔三省之要衝也。

烏蒙箐。在威甯城西五十里。道出雲南昭通。(黔南識畧)

婁山脈。上承烏蒙山餘脈東北行。綿延於烏江之北。其在威甯畢節之間。水穿山腹而過。宛然若橋者。凡三四所均名天生橋。(洪懋昭貴州省圖說)

豬拱箐隸貴州威甯州境。與海馬姑相犄角。山谿阻深。苗教各匪穴其中。時出攻剽滇黔蜀之邊境。夙為巨患。同治五年。岑毓英率部往剿。破堅壘數十。始克之。(續修貴州通志稿)

豬拱箐大山。袤延數十里絕險。惟北面鎮雄青松梁子一路。可進兵。其下為吳家屯。賊積所在。與二龍關相倚。素饒足。岑毓英雅剿。先破二龍關吳家屯。後乃攻箐克之。(平黔紀畧)

天生橋。在烏撒府東百里。石梁橫截。拱架如橋。而府東八十里衆山中。亦有橋曰天生橋。俱為府境控扼處之。(方輿紀要) 烏江。源出威甯州東北山中。東流數十里。一水自南來會。東南流。經黑章汎東南。伏大山下二十里。於南麓流出。經七星關南。曲曲流至畢節縣南境之大山。而伏二十餘里。於東麓復出。曰天生橋。稍北流。有落腳河。

(按即落折河)北自大定府西北。合畢節諸水來會(水道提綱)

烏江上源。經畢節縣境者。曰七星河。源出威甯州東北山。(貴州水道考) 烏江。為古延江水。其上源即七星關之水也。(遵義府志)

烏江。自威甯州之八仙海各溪澗流出。過畢節縣西南七星山下。爲七星水。有關曰七星關。湖威甯道滇南者多濟此。元馮福可詩曰。點蒼何蒼蒼。環以西洱河。百年兩霖恩。詎敢煩天戈。轅門振烏撒。衣帶踰牂牁。巨險久已平。故關上。陟陀。云胡七星名。亦復重不磨。此以知其微塞矣。今有橋曰七星橋。明嘉靖間。道人黃一中建。（晏斯盛黔中水道考）

七星關。在烏撒衛東南百七十里。畢節衛西九十里。其地有七星山。山有七峯。置關其上。楊慎云。孔明禱牙之地。關下爲七星河。兩峯壁立。迤邐而東。烏道崇岡。屹然天險。水經其中。奔騰澎湃。險不可犯。初立鐵柱。繫鐵經以渡。後爲浮梁。架以七舟。名曰懸星橋。今從雲南霑益州而北。道烏撒。越七星關。趨畢節而後臻赤水。永甯關當雲貴川三省之交。爲喉吭之要矣。（方輿紀要）

赤水河。源出雲南鎮雄州。一名赤虺河。經赤水衛城南。東流入川江。每雨漲。水色深赤。故名。府志。河當川貴驛道。始以舟渡。尋有浮橋。其南北近岸處。水淺船不能及岸。又造小舟維之。橋始與岸接。（清一統志）赤水河。兩南自鎮雄土府東北。合諸水經合江城東。而北注江。此水曲折行受數小水幾及千里。（水道提綱）

又東北行。爲木稀層臺翠屏。北鎮諸山。折而東入大定縣境。爲九龍五鳳諸山。再東至黔西境。爲隴勝。比喇諸。響分小支。東南迤爲金雞山。直至渭河入烏江處爲止。

木稀山。在畢節衛東四十里。巉岩陸峻。石磴崎嶇。僅容一馬。設關以守其險。（明一統志）

層臺山。在畢節縣廢赤水衛西南一百里。府志。山高箐密。煙霧晦冥。舊前千戶所在其下。（清一統志）

翠屏山。在畢節衛西九十里。四時蒼翠。望之如屏。與四川烏撒府接界。（方輿紀要）

北鎮山。在畢節縣北一里。高大磅礴。爲北面之鎮。（清一統志）

大定府治山脈。自畢節北鎮蜿蜒而來。矗爲城東北百里之九龍山。巍峨萬仞。高出雲表。迤而南爲城東之五鳳山。飛

騰翔舞。擬爲郡治。勢甚雄壯。（黔南識畧）

隴勝大箐。在大定城東北五十里。與黔西州接界。（黔南識畧）隴勝箐。在大方東北。與比喇相近。（方輿紀要）今按大定東北六十里有隴勝箐與黔西接界。黔西西北三十里。有比喇箐。蓋紀要所云也。此比喇與平遠異。（大定府志）

比喇大箐。在黔西州西北。與府分介。通志。崇岩茂林。四面深阻。中平廣。可容數萬人。（清一統志）

金雞山。在黔西城東八十里。頂有石雞。明時置驛於山下。其東五十里。爲奢香驛。又五十里。爲陸廣驛。下臨陸廣河。今廢。（黔南識畧）

渭水。源自黔西州西南二百四十里。壽頭坡龍洞流出。東南流入烏江。（遵義府志）

正幹東北行。至黔西遵義仁懷之交境。曰白雲山。長溝水出於北。沙溪出於其南。遵郡山脈之所從出也。由此東行。分二小支。東一支迤於遵義南部。爲紫金。崆峒。綢紫諸山。直至湘江入烏江處爲止。一支西北行迤於遵懷界上。爲七連大華諸山。折而西爲翠幃山。稍北爲謝家巖。直至溱溪入赤水河爲止。

白雲山。在遵義城西百六十里。即通志城西西南二百里。陳志治西百二十里之岩孔山。袤數十里。東屬遵義。西屬黔西。郡城山脈曰此來。山下石壁有洞。大徑丈許。水涌出名曰大泉。冬溫夏涼，南流十里。入沙溪。經三漲水東。入烏江。通志有石脈涌泉即此。山北十里。爲木來關。山南五里爲岩門關。皆遵黔分界。（遵義府志）蘆竹山。在仁懷縣治南一百二十里。周七八十里。跨仁懷黔西遵義三縣之交。岩嶢高聳。端拱雲中。有若龍樓寶殿之尊。可望而不可及者。爲遵義數縣之祖。山多蘆竹。即以名之。（續遵義志）按蘆竹山。他志均未載。以其位置詳細推查。蓋即白雲山之別名。土人以多蘆竹即以名之者也。

沙溪。出遵義府城西一百里。源出岩孔山。流入烏江。（乾隆通志）長溝水。源出自雲山北麓。北流入赤水河。（仁懷縣志）

大水田山。今謂之紫金山。在遵義城西南三十里。上有寺。天池在其下。俗呼大水堰。周九里七分。絕川而堤。其東通二孔。以蓄洩水。可灌出萬畝。相近又有崆峒山。在馬坎山東旁。今謂之楊梅台。綢紫山。在遵義城南六十里。

峯巒稠密。蜿蜒數十南北盡雷水白泥兩堰。頗有嵐氣。可占晴雨。旁有金竹。馬鞍。插旗。茅蓋諸山。皆其支分也。

· (遵義府志)

湘江。在遵義城東。一名穆家川。源出龍岩山。流經湘山南。與桃溪水合。紆迴五百里入烏江。(乾隆通志) 按湘江自

源至烏江。才二百餘里。陳志云五百里。通志因之誤。(遵義府志)

湘江。經治城南。合桃溪。又南東至猪槽塘。合洪江。又東至渡上關。樂安江出雲門壑。合湄潭河。不三里來合。四

永匯同一江。又南流爲九皇渡。又南西行六十里。至羊岩又二十里至合口。入烏江。前至黃灘關下。注云。即湘。洪

· 樂安。湄潭四水會成之江。又合口關下亦云。湘。洪。樂安三水。合流至此。入烏江。是也。(續遵義志)

七連山。在遵義城西北九十里。又名七尖山。陽秀而陰峭。帳揭襟披。峯連巒續。爲郡龍後身。西水爲帶潮。雨水爲

湖陽。東則大小竹流二水。實樂閩河水也。(遵義府志)

大華山。在仁懷城東四十里。界遵義。俗名大華尖。高聳入雲。巍峨特立。派衍數十里。爲本縣鎮山。亦遵義西北護

衛。(遵義府志)

翠幃山。在仁懷縣城東十五里。形勢起自西南。迤邐迴旋。由東轉北。綿亘百餘里。縣治祖山也。環繞數十峯。勢若

朝拱。晨早其頂有片雲。是日即雨。當夫惠風初宕，英雲小點。嵐光翠影日披拂於几席之間。又名雲幃山。(遵義府

志)

謝家崖。距仁懷縣城四十里。層巒疊嶂。氣象崢嶸蛇蜒而下。聯絡數十里。生界之起脈山也。(遵義府志)

正幹又東北行。右分一支。蜿蜒於遵義城附近。爲錦屏大龍金鐘湘山桃源諸山。折而東南行。爲玉屏聚秀諸

山。直至湘江與烏江會流處而止。

錦屏山。在遵義城西南。茂林修竹。狀如錦屏。(明一統志)按通志西作東誤。山爲府治所據有魏峨矗立。氣象端嚴其上。一稱勝龍岡。左又稱龍樓山。城繞麓至其顛。一穴出東麓。流入西門溝。貫城出東右水門入湘水。一水出中麓。爲櫻桃井。(遵義府志)

大龍山！在遵義城北郡之主山也。與府治山相屬。(遵義府志)山前出作玉屏。(前志曰錦屏)。爲府治所據。山之主峯曰碧雲。康熙時。重作亭茲山。亦曰碧雲亭。(續遵義志)

金鐘山。在遵義城南三里。形如覆鐘。氣勢磅礴。縣學在其麓。前有洗花井。(遵義府志)南潭山。在遵義城南二里。爲金鐘山餘麓。低伏以障湘江。故又郡城之水口要阜也。(續遵義志)

湘山。在遵義城東南二里。上有大德護國寺。山怪石疊砌。面湘一帶。石尤蒼瘦。古木千章清陰夾徑。函風徐引。綠塵細霏。炎天半臥。其間日影碎金。時聞鳥語。人境雙寂。恍然世外也。(遵義府志)上有鶴池洞。林木菴藹。泉石滑潔。爲避

憩勝地。(黔南識畧)

桃源山。在新域內。遵義郡城之名勝也。舊志。謂喬柯離立。蔚然蒼潤。石囊幽通。高廣丈許。深數十武。斯天成絕境。寔爲入黔第一之詭觀。抑名郡自矜之靈谷也。(續遵義志)

玉屏山。在遵義城東二十里。有寺。山周數里。高數百丈。明僧語嵩。得戒西山木皮庵。初建尖峯寺於尖峯。繼建慈雲寺於此山。今易稱神山寺。建寺時卅荒僻。多蛇虎。語嵩往來。若甚帖服者。(遵義府志)

聚秀山。在遵義城東四十里。一名水圍山。林壑隱秀。望之蔚然。山麓有清乘橋。按通志水圍作永圍誤。山高百餘仞。秀出羣峯。七江自左而右圍繞之。隔岸有大白石山。與對峙。(遵義府志)

折而北爲金鼎山。海龍岡諸山。至遵桐交境。特聳起爲婁山。盤水出於東北。湘水出於其南。溱水出於其西。乃本支山脈之主峯也。

九龍山。人皆呼爲金鼎山。在郡城北四十里。前志稱削立萬仞。霧窈冥。天晴始徹。郡城之祖山也。而通志不載。茲山磬礪。不知其周。九脈下流。再三成起樓巘上升。孤峯銳盡。矯入天半。環縣百里皆見之。由麓至巔。經二十四峯。一嶺一折。乃陟金鼎嶺下坦若五畝居。萬佛寺置其間。側有泉水湧出。浩瀚噴流傾瀉成匹遊者無不就瀚上下共爲廟九靈宮佛殿。高低相屬至卅盛暑拜禱屬集有來鄰省者。不可以萬計。是山之含靈負奇匹尊岷峨。譽塵區矣土人稱九龍。以金鼎山下小阜當之。猶泰山之梁父也。（續遵義志）

海龍壘。在遵義城北四十里。居萬山之巔。四圍陡絕上有飛昇岩。舊爲楊應龍巢穴今建於上（乾隆通志）金頂（按即金鼎）之左三十里。是爲海龍圍。一帶孤懸。羣山夾拱。湘江環其左右。高矗雲際。四面斗絕。北壁再成切礪城之。仰望如黑練帶空。不見其上。後有仄徑。如葫蘆頸。僅容人行。前畧出一阪村可道。所謂鳳凰嘴是也。上城圍之明史所謂月城也。其門左曰銅柱關。右曰鐵住關。越月城始至。如黑練者有三巖。左曰飛龍右曰飛虎。中曰朝天。皆面北道由飛龍進。迤上四五里至巔。周廣可十里。宅址瓦礫成坵。階礎縱橫。明兵備道傅光宅。即上建海潮寺。寺後三關。爲城三重。至如葫蘆頸處。可十里。首曰萬安關。前後關門石榜。並欵驃騎將軍楊應龍書。萬安後西關。榜亡名無知者。飛龍毀左角。乃劉綎目對三飛礮所摧餘悉完在。（播雅）

婁山。在遵義城北九十里。俗名大樓山。峭壁插天。路通一線。爲入郡第一險要。（乾隆通志）大樓山。在遵義府北里上有關曰太平關。亦曰樓山關。亦曰婁關。萬歷中討楊應龍。川帥劉。自綦江進戰九盤。入婁關。關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縱奪擊破走之。（方輿紀要）漢書地理志。不狼山警水所出。按即明統志宣慰司北百里之大樓山。陳志通志之婁山。在城北九十里一名大樓。峭壁插天。路通一線。爲郡北第一險要者也。警水即正安三江。縣源出桐梓綏陽兩禹門山。在遵義城東七十里。巨壑深窞。林壑翼然。西面頽岩懸壁。古木修蒼。樂江安經其下。回爲深巖

間。即在大樓東。按婁狼雙聲字。樓山東明東行至綏陽。爲朗山下又有卜老場。郎狼。卜老。不狼。皆雙聲字。可知遵桐樓山。與綏之狼朗山。漢志不狼。無疑。而大樓最尊。故又當以大樓爲主。大樓遵桐分界。明時楊氏於此設關拒守。明史所謂萬峯插天。中通一線劉警從間道攀藤毀柵。入陷焉者也。（遵義府志）婁山脈自烏蒙山脈延來斜。本省江北境。而入四川遵縣義北百里。萬峯插雲。中通一線。爲黔省入川之孔道。（陳鐸貴州省圖說）

水。即正安三江。源出桐梓綏陽兩縣間。北流入正安境。納清溪。石梁諸河。經。正安縣東北。流入四川彭水縣至會入烏江（遵義府志）水經注云。營縣有營水。與溫水會。俱南入之。於其縣而東注延江水。今遵義湘洪二江理營流南入樂安江。與鄺氏正合。余謂漢志。營水出營不狼山。東入延（今本入誤沅。遵義諸水。東限延江。無入沅之鎮。依鄺注止）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爲今正安三江無疑。郡二。牂柯。武陵也。樂安江源尾在營境。且不及三百里。明非營水。鄺氏率溫黠營爲一。已誤。不足取證。洪亮吉謂湘即營水。亦與漢志違。洪江於唐。則名帶水。（播雅）

由婁山分支東迤。入綏陽縣境爲朗山。又分二小支。左支南行。復入遵義東境。爲三台禹門水。午子午諸山。樂安江流於其間。直至湘江西岸爲止。

朗山。在綏陽。縣城西二十五里。明馬孔英由朗山進蒙子橋。深箐蒼翳。賊處處設伏。悉剿平之。即此。（黔南識畧）

（按並詳上婁山條）

婁山東行。至綏陽爲朗山。三江源於其東麓。專狼雙聲。狼朗一聲不字是發語詞。則婁山爲漢志之不狼山。無疑。矣

（播雅）

三台山。在遵義府治東八十里。高四百六十餘丈。勢斗絕。遞得小平者三。曰上中下台。故謂三台也。臨上台顛。四

。（遵義府志）面百餘里。皆在掌握。自山半至頂。無雜樹。古柏千章。蔚入雲漢。（遵義府志）

水牛山。在遵義府治東八十里。周三里許。其陽田稜繞麓。林竹幽蔭。陰則懸崖巉絕。冠柏釣籬。迥非人境。(遵義府志)

子午山。在遵義府治東八十里。留隱幽翳。深邃綿貌。前志謂如堂如防。窈然高秀。是也。去灣五里。遙循樂安江左岸。漢米溪入之。即鄉大儒鄭徵君子尹隱居所也。徵君及其父母。均葬於此。(續遵義志)

樂安江源。至綏陽西之金竹里。曰金竹溪。南流經遵義東樂安里。乃受樂安之名矣。自黃魚橋。(在綏陽縣治西十里)行百二十里。至雲門墩。巨洞高廣。修百許步。水穿墩出。會湄潭水。折而西流。會湖江。洪江。迤東下經黃灘羊岩。百里許。入烏江。俗稱西流水。(播雅)

左支東行。經綏陽縣城而東。爲將軍山。分水嶺。長幹。金鐘。辰山。桑木。諸山。折而北入正安縣境。爲青龍關。又分二小支。左支北行。綿亘於三江之東。洪渡河之西。爲翠屏。會仙。插旗。諸山。折而東北入婺川。后坪境。爲華蓋。荆竹。諸山。直至烏江南岸而止。

將軍山。在城西三十里。發脈於八甲策神台。至朗山關。巍然峙立。爲大將軍山。與小將軍山。隔溪對峙。(綏陽縣志)

分嶺。在綏陽縣城西北趙里。邑中至高至險之處。嶺左家注牛渡河。嶺右水注黃魚江。皆入正安州界。(遵義府志)

長幹山。在綏陽城西北六里。一名白玉山。爲縣治來脈。(遵義府志)

金鐘山。在綏陽旺里。五峯秀立。名五峯頂。綿亘正綏。周二三百里。九溪出其下。流注營江。巖嶽巒岫。中峻五峯。峰岑特銳。匹嫡並晚。相隔丈許。山中廟宇高下甚置。正綏民祈禱無虛日。(續遵義志)

周廣二百餘里。高四十餘里。一角入正安界。其間澗壑。流爲九溪。(綏陽縣志)

辰山。在城西西南二十里。原名天峯山。其山巒嶂層巒。形如飛鳳。古木蒼翳。下臨洛江。天氣清明。波光蕩漾。一望

無際，有水天一色之概（綏陽縣志）

桑木山。在綏陽城東北十五里（遵義府志）桑木山。有大小兩關。道通正安。高數百丈。天梯壁立。爲城險隘。（綏陽縣志）

青龍關。在綏陽縣城北。與正安龍泉接壤。爲洪渡河與牛渡河之分水嶺。（二十世紀中外大地圖貴州省圖）青龍關。州東一百里。交龍泉縣界。（正安州志）

渡河。源出龍泉縣北境。逕縣境。而煎茶溪注焉。東北流入烏江。（黔南識畧）洪渡河。水道提綱。源出婺川。東西在南境。龍泉縣北境。山。折而東北流。有大水河。自西北合一水來會。又東北有小水自西來會。按太平寰宇記。黔洪杜縣。唐武德二年置。以縣東洪杜山得名。貞觀三年。又北移於洪杜溪。今考洪杜廢縣。距此不遠。則此當即昔州之洪杜溪。舊唐書亦云。洪杜縣治洪杜溪。麟德二年。治龔湍。即龔灘也。（洪亮吉貴州水道考）洪渡在思南府北三百里。（方輿紀要）

翠屏山。在正安州城東南七十里。舊州東一里（正安州志）

會仙山。在正安州城東北二十里。州治發脈於此。（遵義府志）

插旗山。在州城東一百五十里。槐坪。數峯插天。形如旗。故名（正安州志）

華益山。在婺川縣西北三十里。峯巒高大。林木深邃。昔人常戩兵於此。或以爲無黨也。（方輿紀要）

荆竹山。在婺川縣東北一百十里。（清一統志）荆竹山。一作金竹山。在思南城西北二百里。（黔南識畧）按荆竹山。現爲后坪縣屬。

其右一支。折東南行。至湄潭境。爲馬頭覺仙大佛石牛諸山。湄潭水出其南。西南流會樂安江。注於湘江。迤而東。經鳳岡縣。爲綏陽雞翁鳳凰諸山。折而東北入思南境。爲石柱巖門萬勝中和諸山。又北入沿河縣境。爲石

馬騰山。高歇峯。諸山出四川省境。直至洪渡河入烏江處爲止。

馬頭山。在湄潭縣西南十五里。山下有清泉幽谷。奇花異木。極林壑之勝。(乾隆通志)昔有龔處士。築室其間。臨水爲澗園。頗具清幽。(湄潭縣志)

覺仙山。在湄潭城西南四十里。高十餘里。延廣倍之。林茂菁深。上有鐵瓦寺。山頂有雲輒雨。邑人以占陰晴。(乾隆通志)

大佛山。在湄潭縣北九十里。羣峯攢簇。高拔于尋。上有佛寺。歲時朝拜者。絡繹不絕。(平越州志)

石牛山。在湄潭縣北五十里。上有巨石如牛。(湄潭縣志)

鳳岡縣。清爲龍泉縣屬石阡府。民國初改爲鳳泉縣。后又改爲鳳岡縣。(貴州人文地理)

雞翁縣。在龍泉縣西北。通志磅礴高大。爲縣之鎮。名勝志。鳳凰山在縣東。(清一統志)鳳凰山。在龍泉縣城內縣署右。形如鳳凰。爲縣之鎮山。(乾隆通志)按今改縣名鳳岡以此。

石柱山。在思南府城西二十里。黑鵝溪側。又名石柱坡。山巔有石。屹立如柱。(乾隆通志)

岩門山。在府志西。兩山對峙。崖壁險峻。官道出其中。左曰大崖門右曰小崖門。永勝武勝二關。依巖而立。郡之門戶。(康熙通志)

萬勝山。在思南府城東一里。一名萬聖山。名勝志。四面陡絕，元末紅巾之亂。郡人避兵於此。通志。上平坦可耕。明嘉靖間。郡人李渭。築室讀書其中。府志。山高數十仞。下臨德江。知府趙恆。鑄仁壽二字於石壁。故又名仁壽山。(清一統志)

中和山。在思南城內。山勢紆折。上多古柏。俯瞰江流。爲郡大觀。(乾隆通志)

石馬山。在思南府城北二百八十里。明統志。峯巒聳拔。上有巨石如馬。(清一統志)峯巒聳拔。獨冠諸山。中有燕

子洞。深闊險峻。(乾隆通志)

騰山。在思南府城北石馬山東。府志山高數百丈。四壁陡絕。僅容步以入。每壁有井。水皆清冽。(清一統志)

高歌峯。在沿河司。壁立雲表。久雨雲出則晴。久晴雲出則雨。居人以此占驗。(乾隆通志) 高歌峯。在思南府城北

沿河司北十里。爲司治後脈。(清一統志) 按沿河司。今設沿河縣。

水德江。即烏江也。自石阡府流入思南府界。逕城西有鯉魚峽。峽長十里。湍流灣澗。上有竇若魚口然。又逕香爐灘下。爲白鷺洲。又北三十里。歷獅吼洞。有泉下瀉十餘丈。激流怒吼。兩石排立。俗呼鯉魚朝天。洞下爲湖底灘。商旅皆於此易舟而下。北流入四川省境。洪渡河自南來流注之。(黔南識畧)

正幹自婁山北行。入桐梓縣境。爲鼎山。蒼龍山。楚米坡。諸山。至夜郎箐。左分一支。西北迤於松坎河之西。馬路河之東。鮒水之南。爲高石坎。亮石巖。石牌諸山。折而西。入赤水縣境。爲雲博。紫氣。天台。五花。玉皇頂。九龍壘。太洪。太極。五雲諸山。東北迤入四川境。直至鮒水與赤水合流處爲止。

鼎山。在桐梓城東南十里。踞羣山之巔。遇幽削壁。其形似鼎。(遵義府志) 鼎山。爲舊鼎山縣治。明初廢。(續通

志)

鼎山廢縣。在桐梓城南十里。元置後廢。城門尙存石榜。鑄寶祐戊午四字。邱志縣峙羣山之顛。周圍峭壁。缺處磚甃砌若鼎。故名鼎山。一徑盤折。城門雙拱。池水營壘尙存。(遵義府志古蹟)

蒼龍山。在桐梓縣治後半里。(遵義府志)

楚米坡。在桐梓城東二十里。平播時。楚人輓米至此。故名。(遵義縣志) 楚米坡俗訛作炒米舖。坡下有河。即桐梓

河上流。源出乾溝。古之溱溪也。溱溪里以此得名。(黎庶昌入都紀程)

夜郎箐。在桐梓城北三十里。前志引通志作小箐口。草志山由婁山右行約百里。橫踰嵯峨。回結縣治。溱楚二溪。南

北山麓。各自分流。前知府孫敏政。於此嶺建天祚宮。今名祖師觀。桐梓耆舊。相錄高平處爲竹王城。其上產茶絕佳。
（續遵義志）

松坎河。一名蒙渡河。源出桐梓縣北。北流至松坎。爲松坎河。折東北入四川綦江縣境。左納桑渡河。右納溫水。又北至東溪。納魚梁河。蒲渡河。經綦江縣城。納鹽井江。清溪河。折而西北。經江津縣境。又北入大江。即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太平寰宇記等書。所載之蕤溪也。（貴州人文地理）

馬路河。源出遵義縣西八十里鼎脚崖龍洞。東流爲芾潮水。折而南流。納諸小水。又西北流數十里。入溱溪。（遵義府志）

鱒水。一源出綦江界內。一源出仁懷縣北四百里之九倒拐。至黃金塘合流。西南經安家垭。納牛欄溝水。又西南流納天鵝池水。折而西經官渡塘。西北流入四川合江縣境。納石鹿溪。又西至三江嘴。與赤水合。遶合江縣南轉東入大江。（遵義府志）

高石坎山。在桐梓城西五十里。三級壁立。高入雲際。交仁懷縣界。（遵義府志）按此山今屬鱒水縣。

亮石岩。在仁懷縣東北三百里。溫水場側。山石皆有光彩。若芙蓉。下有洞。（遵義府志）

石牌山。在鱒水與赤水兩縣交境。（童世亨中華民國新區域圖）

天臺山。在仁懷廳東北。亦名大佛腦。高十餘里。有四十八梯。最爲險峻。諸山環拱。高出雲表。巨石橫亘。人行其上。謂之天生雙橋。又有石洞。寬五六尺許。春夏瀑布懸注。直如水簾。故曰瀑飛仙洞。雲博山。在仁懷廳城東北。

與天臺五花諸山相接。爲廳治發脈之所。雙峯尖峙。俗名雙山子。玉皇頂。在仁懷城南六十里。上有玉皇祠古剎。

其山最高。東西可望數百里之遠。（均仁懷廳志）

紫氣山。在仁懷舊城五里。卓立高聳。如筍如削。五花山。在舊城東二十里。冠蓋山。在舊城西八里。舊治鎮山。

。高大雄偉。爲諸山之冠。（均乾隆通志）按仁懷直隸同知。明設仁懷縣治。今赤水縣城。清雍正八年。移仁懷縣署於生界之亭子埧。而以通判移駐其地。乾隆四十一年。改爲仁懷直隸同知。清末改爲赤水廳。民國初改爲赤水縣。通志所云舊城。即今赤水縣城也。

九龍壘。今屬仁懷廳。在城東土城。俗呼盜城。宋大觀三年。於此建滋州。領承流仁懷兩縣。（播雅）九龍壘。在仁懷縣東北二百里土城。山高千丈。由天鵝池銅鼓溪而來。壁立陡峻。必捫蘿附藤。始能上下。係前人避兵之所。（續遵義志）

太洪山。在土城里。山勢自東而西數十里。沿溪流至太平渡。入赤水河。其西有太極山。逆水而上。兩山環抱。爲仁懷古蘭之門戶。（仁懷廳志）

村五雲山。在仁懷廳土城里。銅鼓溪，五峯聯峙。爲土城場之來脈。其下爲金子園。（仁懷廳志）

不赤水。源自雲南鎮雄州西北山。流經四川永甯縣。入貴州畢節縣界。乃名赤水。東入仁懷縣界。至縣西二十里茅台爲。是爲蜀鹽運陸處。又西北經仁懷廳之土城。山明水秀。地坦人稠。明季以仁懷縣治。即都太遠。議移城治此。卒果行。又西經仁懷廳治。折而東北。入四川省境。至三江口。與縉水合。又北入於大江。今驗赤水。即前漢地理志牘南廣下所云。大沙水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者也。（播雅）

正幹北行。爲石牛欄。悶頭箐。三坡。諸山。左分一小支。迤於桐梓與綦江交境。爲堯龍酒店埡。九盤子。諸山。折而向東北。綿亘於正桐之間。松坎河流其西。三江流其東。爲櫃巖。鼻孔。三界。柏枝。諸山。右分數小支。爲正安之羅雲頂。覆鐘。大洪。諸山。復東北迤於四川省南川與涪陵之境。爲金竹。金佛。諸山。直至涪陵江入大江之口而峻焉。

石牛欄。在桐梓縣治北四十五里。黔蜀大道經此。石壁生成石牛。頭角宛然。（續遵義志）

悶頭箐。在桐梓城北九十里。通蜀大道。無三里平。陟降坡隴。令人悶頭。故名。（續遵義志）舊路由悶頭箐下。

入小溪中行走。崎嶇難陟。同治中。黔臬使林肇元。籌資修道。由悶頭管別開新道。抵三坡。悉成坦途。曾建亭刻石紀事。(入都紀程)

三坡。在桐梓城北六十里。有上天梯。(遵義府志)道極險峻。三山相繼。往來行旅。皆次第升降。三起三落。然後脫險。其高峻處。名上天梯。楊應龍拒劉。吳三桂拒李固山。及咸豐甲寅楊逆之拒臬陞。皆於此設險。(續遵義志)苗兒岡。在桐梓城北百三十里。一名堯龍山。有古廟通志作貓兒山。孫志云在東北。(遵義府志)貓兒岡。在桐梓北一百五十里。前志云一名堯龍山。桐筌。貓兒山。即邱志所謂虹關。實與堯龍山遙峙。前志誤合爲一。(續遵義志)酒也壩。在桐梓縣北百六十里。(遵義府志)

九盤子。在桐梓城北二百里。通蜀大道。山勢巍峨。路徑盤曲。(續遵義志)度九盤東出安穩坨。至松坎。爲平播舊路。今由界牌東南。出爬抓溪。至松坎。新闢徑路。較舊猶險。(巢經巢詩自注)

櫃岩。在桐梓縣東北百里。高百丈。廣半之中有石穴。穴前巨石如櫃。因名。舊志在播州北二百里。(方輿紀要)櫃岩。在南平軍東南一百里。峭崖壁立。有洞不可扳援。其門有一櫃。故名。(輿地紀勝)

鼻孔山。距桐梓城東北百餘里。晝夜里之間。與石筍山。深坑。螺蟹。等山相近。咸豐丙辰。知縣江炳琳。圍困賊首鄒辰保於此。首從均剿殺之。(續遵義志)

三界山。在桐梓城北四百里。與南川正安接壤。山高廣各十里許。上有古刹。(遵義府志)三界山。在正安州城西一百二十里。脈接樓山。當桐梓。南川。正安。三縣之間。故名。周圍百餘里。高數千尺。常爲伏莽潛藏。(續遵義志)

柏枝山。在桐梓城北三百里。與南川縣交互之處也。由三界山來脈。層巒起伏。地殊高涼。方竹叢菁。蔭庇行旅。金佛山由此劈脈。其間有坨肥腴。南川。桐梓兩縣民爭不已。(續遵義志)

三江。經正安州東南境納諸溪。又北流經州東北境。與芙蓉江相會。易名芙蓉江。又北入四川彭水縣界。至江口鎮。注於涪陵江。（黔南識畧）三江。即芙蓉江。其下流爲洋水。自正安州會諸水。東北流入四川彭水縣西界。至江口鎮入黔江。（遵義府志）按涪陵江。黔江均烏江下流。入四川省境之易名。

羅蒙山。在真安州南六十里。唐遵義縣舊名也。志云。此山之高。遠瞰羅蒙。（方輿紀要）考遵義初名恭水。後改羅蒙。貞觀十六年。改遵義時治。在今綏陽固與此山近也。（續遵義志）

雲頂山。在正安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思二甲土溪場袁治。舊記南宋理宗時。封山神於此。（正安州志）

雲頂山。在正安州城西南百里。（乾隆通志）

霧鐘山。在正安州城州署後。（遵義府志）

大武山。在正安州城內州署前。秀麗如雲錦。（乾隆通志）

境金竹山。在正安西北境。與南川縣交界。（正安州志）

金佛山。在四川南川縣南境。與正安州交界。山勢高廣。其脈自三界山發出。三江別源土城河源於其麓東南流入正安。會三江本源。（遵義府志）

烏江自沿河司北流三百里。爲壘灘。濤湧波喧。迨十餘里。惟輕舟始得濟。又北歷袁灘。入四川彭水縣界。又北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岷江。謂之涪陵江。其水南導武陵郡。昔司馬錯沂舟此水。取楚黔中地。范成大吳船錄。過涪州入黔江。大江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發舟至此。始見清江是也。（黔南識畧）涪陵江。白彭水縣東北流入黔江縣境。又折而西北流。入涪州界。凡五百餘里。與蜀江會於涪州之東。以來自黔中。亦名黔

江。其水淵澄清澈。可鑒毛髮。蓋即烏江下流矣。銅柱灘。在涪陵江口。最峻急。昔人維舟於此。見水底有銅柱。因名。（方輿紀要）

（待續）

梁同書跋董其昌書魯源楊公墓誌銘

楊冷然先生善擘窠書每榜書輒署吉州某不知爲楊龍友文驄父也父子異籍閱此卷始了然此古人所以重碑版文字也志銘凡二千餘言文敏書時年已耄耄故前後大小行楷不倫閱者往往以此少之不知古人作書唯無名心故能成大家看精神到底不懈其性情自在流露處豈復他人所能仿擬今留之几案間年餘錄其副而後還之備之其善藏焉弗爲墨豬算子輩所惑也

孫文恭公年譜初稿

李獨清

例言

濟南田雯曰：「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矣。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龍、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夢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爲之最。」山薑之論尙矣！吾黔僻處南服，建省自永樂十一年始。眞黔產者，類皆獐狍、豺狗、剽悍難馴，刻木椎髻，不沐詩書之教。然稽考史乘，賢達之士，代不乏人，是蓋來自他方，或以軍墾衛所，或以官戶戍卒，世代占籍，遂爲黔產。遷流日衆，黔地非復苗獠有矣。率多淺人，迄今猶以苗疆卑視黔，不亦慎乎！文恭之先，自如皋來，遂籍清平。距開省百年，乃崛起爲名臣大儒，匡君失，懲璫惡，論革除年號，請停納粟入太學之令，兢兢焉以拔育人才，興起斯文爲己任。當明季理學風靡之際，傳陽明之學於貴溪徐樾，又討論於武陵蔣信，與並時諸子，縱橫馳騁，莫不推服。山川間氣，蓋有所鍾也。惜傳業無人，身歿之後，遺作湮晦，行蹟百不存一二。清廷纂修明史，遂不爲立傳，明學案亦漏載之。黎菴齋先生所謂「三百年來，通人學士，幾至不能舉其姓名者」，予不敏，鈎稽其遺書，旁參各籍，撰爲今譜，不敢謂有功前哲也。惟是既無舊譜之依傍，可參考各書，又渺所得，疵病百出，在所難免。冀大雅君子不棄而是正焉！惟在年譜未立之前，有當預爲說明者數事：

- 一本編直接取材於譜主遺書及有關各籍，著眼在闡述譜主之學術思想，凡論學之作，則慎擇節錄。至行爲之無關大體者，雅不欲網羅無遺也。

- 二凡譜主與並時諸賢贈答之詩文而年代不可考者，錄之無所附麗，棄之無以明譜主之師友淵源。故有卒年可考者，附錄其後，並畧論譜主與其人之關係。雖時間有先後不合，加按字以別之，易代追述，當無大謬。

三. 凡前賢所作有關譜主之詩文，分錄各年下，借作明瞭譜主之助。

四. 同時名人生卒，無關係者，雖名公鉅卿，概不錄；有學術默契而關係不明者，錄而不論；為學有所啓迪而譜

主遺書中提及者，錄後畧敘行歷，並論其為學宗旨與譜主之同異，間附考證。

五. 本編按年分列行蹟，後節引原文為證，以期徵信。除稱譜主為先生外，餘人稱名或號。

六. 凡引証先生之詩文，只舉原題，不冠書名，以省重複，各籍具在，可覆按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著者自識

年譜

孫應龍。字山甫。按陝西通志名宦傳號淮海，學者稱淮海先生。其先江蘇如皋縣人。按江西通志職官表

清平籍直隸如皋人直隸營作南直湖北通志名宦傳係應龍字山甫揚州人一作清平衛人尤誤

占籍貴州清平衛，遂世為清平人。清平今改

始遷祖諱華，明洪武二十五年，調龍里衛總旗，至貴州尋升副千戶，駐清平。

述祖德：懷我上冑裔，雉皋繁幹枝。皇朝開天地，從龍興義師。功成裂爵土，世祿清平陲。

清平縣志：孫華，如皋人，洪武二七五年，調龍里衛總旗，尋升副千戶，調清平。

高祖諱鐸。

嘉靖貴州通志孫重墓誌銘：祖父鐸。

按清平縣志載：孫華四世孫欽，升正千戶，因征香爐山，晉指揮簽事。嘉靖貴州通志孫重墓誌銘載自

高祖華，以神策千戶調清平，曾祖父華，祖父鐸，父朝請大夫瀚。無欽名。以孫誌所述次序推之，清平志

稱四世孫，欽應與孫重同輩行，或爲其旁支也。張岳撰誌爲時甚近，所言必多可據。欽畧不書。又孫誌高祖會祖皆名華，父子不應同名，殆有錯訛。除所稱高祖華，已見清平志，列爲始遷祖外，所稱會祖父華，從畧，斷自鐸始。

會祖諱瀚，成化丁酉舉人，官桂林同知，孝友端直，爲鄉里所矜式。墓在清平城南較場。

述祖德：二傳奮大祖，業儒崇聖規。裒然舉上第，政教揚當時。郡丞入桂林，掛冠不可追。高風動宥府，肅任贊偉奇。

貴州通志：孫瀚，清平人，成化丁酉舉人。官郡丞，孝友端直，鄉里矜式。

清平縣志：孫瀚墓在城南較場。

祖諱重，字威卿，別號小山。兄墓誌正德庚午舉人。授眉州學正，見墓誌遷綿竹縣，罷繁苛，除蠹梗，性耿直，不苟爲

順承。改學博，再改雲南左衛經歷，乞骸骨歸隱。以子衷官贈陝西道監察御史。卒之日，都御史張岳爲作墓

銘。墓銘全文見嘉靖貴州通志文多脫漏不錄墓在清平城南較場。

述祖德：祖氏卽嗣興，梁益芳譽垂。循良挺謠頌，磨涅眩磷緇。依然振遠調，納綬歸江湄。

貴州通志：孫重，瀚子，字威卿，清平衛人。正德庚午鄉舉。令綿竹，直道不苟，罷繁苛，鋤蠹梗，不事趨承，竟中

萋菲。改學博，遷雲南左衛經歷。歸，杖履徜徉，賦詩娛老。二十年卒。都御史張岳爲銘其墓。

清平縣志：孫重，綿竹知縣。以子衷官，贈陝西道監察御史。

又知縣孫重墓在城南較場。

父諱衣，別號南明山人。爲諸生，以俊父稱。嘉靖辛卯舉人。典教曉爲，尋知雲南保山縣。凡六騰荐剡，擢雲

南府同知。以丁父憂歸，遂不復仕。焚牒自隱。後以子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墓在清平平初堡。

沈祖德：吾父續前服，文彩光陸離。講幄橫六經，絃誦環健爲。百里歌神君，盡化哀牢夷。總管佐滇雲，豈復恤所私。例滿罷謁選，焚牒甘自頤。榮華亦健羨，清約信足持。鄉里懸雅躅，祚闕崇厚基。遂令高大積，允及菲薄兒。

清平縣志：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衣墓在平初堡。

母司氏，臨淮人。訓導司恕齋之長女，明初功臣六安侯王志之女裔。及笄，歸先生父衣，稱賢母。

合壽遙祝乞語：家宜人爲訓導司恕齋公之長女。國初功臣六安侯王志之女裔。其笄而歸大夫，孝以承舅姑，咸各得其歡心。和族里，內外無間言。御奴僕，濟以嚴厚。居不苟笑，行無惰容。總家務，味爽而興，丙夜始寢，節約其用舍，諸耕織皆自籌理。人或諫以太勞，輒答曰：「吾夫官十餘年，能守清白，田舍無增其舊，什之一二，吾兒官又益貧，卽吾不勞不儉，家業墮矣。」於是人人歎服，稱爲賢母。有乞濟者，隨力以調，不爲勉強。仲兒多既喪，已乃側室柳氏生有子，宜人愛護，不啻己出。是宜人之行也。

叔父五人，可考見者三：

褒，嘉靖庚子舉人。官建昌府通判，知衡山縣。按褒命衡山見先生郡公游行野誕辰序

清平縣志選舉表：孫褒，嘉靖庚子科舉人。官建昌府通判。通志

衷，字益之，號慮吾，嘉靖癸卯舉人。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裁抑諸中貴。奉命清戎兩粵，諸司股栗。嘗疏議永甯赴試之字號，清平馬政之苦累，糧儲定限之催徵，皆切中時弊。雲南巡撫鮑象賢，貪黷不法，衷疏訐之。鮑褫職，旋以飛語中傷，謫定州州判。未三月，擢汝甯推官。時伊藩違祖

訓坐勘，哀一一辯復之。擢湖廣常德同知，未任，改雲南戶部副郎。踰年，遷贛黃道江防簽事，嚴訓練，繕城池，溥盜甚夥，郡內肅清。予告歸，卒年四十七。墓在清平格壘莊。

清平縣志：孫哀，字益之，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常，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南城內多中貴宅產，公巡視，悉束以禮法，不受請托。兩院奉命清戎兩粵，凡閭閻隱痛，官僚貪墨，胥吏黠猾，公以便宜施行，諸司股栗。又疏計雲南鮑巡撫贖貨，旨下褫職。鮑素結權貴，旋造飛語誣公，請定州判官。未三月，擢汝甯推官。時因伊藩坐違祖制當勘，兩臺以屬公，公一一辯復之。擢湖廣常德同知，未任，擢雲南戶部副郎。踰年，遷黃道簽事，斬黃爲水陸盜藪，公選材官衛使，程督訓練，繕諸城邑，剏造器械戰船，專責守令，嚴覈勤惰，甄別廉污，黜盜次第就縛，境內肅清。會鮑再起用，欲中傷公，公已回籍矣。在台時，如疏議清平夫馬之疲累，儲糧之催徵，皆切中時弊，因得稍蘇。罷歸時，諸屬餽遺，屏絕弗受。家居孝友，并篤桑梓親黨，周恤無少吝，暇則讀書課農，惜年僅四十有七，位與壽俱不滿德云。通志入官蹟傳略同

又選舉表：孫哀，嘉靖癸卯科舉人。通志同

又監察御史孫哀墓在格壘莊。

思慮吾先叔：我家叔父賢觀察，文藻今歸白玉樓。藥院尙餘新蓓蕾，竹林無復舊風流。哀，字補之，號南原，歲貢。官順寧訓導，遷鄖西令。居官節儉，居鄉謹飭，卒，先生有文祭之。

清平縣志：孫哀，字補之，順寧訓導，遷鄖西令。居官節儉愛民，居鄉恂雅謹飭。公卒，姪文恭公哭之曰：「叔父幽密戒懼，不愧屋漏，可謂居身有道；孝親敬長，友愛宗族，可謂處家有禮；官十餘年，蕭條淡泊，可謂不負於君，不負於民；力崇古道，厭薄輕靡，可謂邦之典型，後之模範。位不在大，壽不在高，生順死安，

是日無忝。」此亦足以覘公矣。

又選舉表：孫衰，歲貢。

題李咸熙畫：南原叔父飲我酒，坐我竹林興何逸。此身死在畫圖中，更出李成墨妙筆。

按莫友芝黔詩紀畧稱：「先生諸叔，可考者三，失其名者二。省志載嘉靖庚子舉者，孫褒。癸卯舉者，孫衰。清平志又載有孫衰。衰以歲貢官順甯府訓導，褒官建昌府通判，特不知孰為南原。」考南原，即衰也。督學文集卷四有祭叔父南原先生文，清平縣志孫衰傳所引先生哭衰詞，即祭文中語可證。蓋督學文集，光緒十五年，黎庶昌始得之日本，莫氏未及見也。

諸弟可考見者有八：

應鵬，字運甫，嘉靖戊子舉人。官大理府通判。

應軫，萬曆癸酉舉人。官路南州知州。

應揚，萬曆丙子舉人。官江夏縣知縣。

以上并見清平縣志選舉表。

應對，字心海，萬曆己酉舉人。由淝鄉教諭，遷北直大成令，不為魏璫建生祠，掛冠歸。

清平縣志：孫應對，字心海，初授淝鄉教諭，遷北直大成令。時魏璫用事，自院司至郡邑，悉出其門，甚至

代建生祠，爭奴顏婢膝，以希寵利。公獨守正不阿。後璫權日熾，公知其危，遂掛冠歸。

又選舉表：孫應對，萬曆己酉科舉人。

應雷，字養靈，歲貢。為潛江教諭，歷廣安學正，以古道造士有聲。

清平縣志：孫應雷，字養靈。司教潛江，恭敬和樂，甚得士民心。轉廣安州，與州守不合，拂衣歸居。家恬靖，課子姪，慎交遊，蓋力行古道者。

又選舉表：孫應雷，歲貢。

應鯤，歲貢。官定番州學正。

應駒，歲貢。官陳州府經歷。

以上見清平縣志選舉表。

應多，早卒。

悼弟應多四首并引：壬子甫十三歲，乃五月二十二日病熱，六月七日死矣。

明嘉靖六年丁亥（西曆一五二七）先生生

上距吳康齋與弱之卒五十八年，胡敬齋居仁之卒四十二年。

薛敬軒瑄之卒六十三，陳白沙獻章之卒二十三。

七年 王介菴 恕之卒 十九年

按先生生卒年月，明史無傳可考，學案又失載其姓字。清一統志、陝西通志、江西通志、湖北通志、四川通志、貴州通志、清平縣志，雖各有傳記，皆不詳。惟泰和郭子章理學傳（以下簡稱郭傳）、獨山莫友芝黔詩紀畧小傳（以下簡稱莫傳）敘其官爵行歷，尚為賅備。然兩傳中只莫傳稱其年五十口卒，屢檢黔詩紀畧多部互勘，皆奪一字，初意其刊板時偶闕耳。及取楊覃生師舊藏莫氏手寫黔詩紀畧原稿本校對，此字亦付闕如。始解當時考證未定，俟付劖劂，莫氏已卒，故仍其舊也。乃稽考各載籍，定嘉靖丁亥為先生生年，其證有三：

一、據查繼佐罪惟錄科舉志年二十以內魁元：「嘉靖丙午解元，清平衛籍如臯孫應龍，年二十。」嘉靖

丙午年二十，依此推算，生於是年。

二、據乾隆貴州通志及清平縣志孫應鼈傳：「弱冠，登嘉靖丙午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可知先生舉鄉試年及弱冠。按禮記：「二十曰弱冠。」年二十亦嘉靖丙午，依此推算，生於是年。

三、據郭子章尚書文恭孫公應鼈傳內云：「年十九以儒士應試，（莫傳作試儒士）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許必魁多士，放榜果中第一人。」考貴州通志名宦總部：「徐樾，字子直，貴溪人，進士，嘉靖二十三年，以副使督學貴州。」可知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徐樾始督學來黔，前此當無見賞之事。若先生以儒士應試，繫於此年，固屬可能，然下推至萬曆十二年甲申，即五十九歲，已卒，與莫傳十三年起刑部右侍郎不合。如卒年推至十三年以後，又與年五十口卒不合，是卒年在六十以上矣，丙午鄉試年二十，已見前引。是則以儒士應試，以嘉靖二十四年乙巳為最合，嘉靖乙巳年十九，依此推算，生於是年。

適衛人餽六鯉於父，凶以應鼈名之。

郭傳：生之日，適衛人餽六鯉，凶以名。莫傳同

是年湛甘泉若水已六十二歲，王伯安守仁已五十六歲，王心齋艮已四十五歲，蔣道林信已四十五歲，王龍溪畿已三十歲，羅念菴洪先已二十四歲，胡廬山直已十歲，王敬所宗沐已四歲。

嘉靖七年戊子（一五二八）二歲

王伯安守仁卒。

按：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官至左僉都御史，封新建伯，謚文成。有王文成全書，卒年五十七。事蹟詳明史本傳。吾黔僻處邊服，開化較遲，講學之風，至陽明謫居龍場，始闡端緒，先生受業貴溪徐樾，

樹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於心齋王良之門，故黃宗羲列之泰州學案，實則心齋亦係陽明弟子。明史王畿傳謂：「陽明學派以龍谿心齋爲得其宗。」上溯師友淵源，先生乃陽明再傳弟子。雖陽明是年已卒，先生不得及門師事，服膺良知之學，至深且篤，學孔精舍詩鈔，夢陽明述懷云：「平居學道心，晚路孰期許。年往慚無聞，歸來宅幽階。先覺遺良模，神交倏相與。纏綿心曲事，懇歎夢中語。精爽偕寤言，意氣同居處。徒增覺後悲，拊循轉淒楚。擁衾結長思，望斗懷遐舉。遺我大還訣，誓以銘肱膂。」景仰之忱，可謂誠摯！

嘉靖八年己丑（一五二九）三歲

友人羅洪先舉進士第一。

明史羅洪先傳：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

李獻吉夢陽卒。

按李夢陽，字獻吉，自號空同子，慶陽人。官至江西提學副使。工詩古文，才思雄鷲，當茶陵派萎弱益甚之際，倡言復古，何大復爲之犄角，天下并稱何李，雄長詩壇，學者翕然從之。卒年五十八，有空同集。事蹟詳明史本傳。是年何大復卒，已九年，然復古一派，所謂文必漢魏，詩必盛唐者，後生方奉爲圭臬，牽率摹擬，剽竊於聲句字之間。迨王慎中起，變秦漢文爲歐曾，高叔嗣四皇甫爲詩，擺脫窳白，自抒性情，貌襲之風，始稍稍厭棄。及後王李再興，胎息何李，復古派聲勢轉盛。先生目擊斯弊，於何李復古之旨，大不謂然。重刻海叟集序：「雪間袁凱所作海叟集，空同李子大復何子俱爲序以傳……大復子謂：「三代以前，不可一日無詩，故治美；三代以後，言治不及詩，故靡有治。」此誠高論。又謂：「稱學爲理者，比之曲藝，遂忘

其辭；其爲詩者，率率時好，莫知上達，遂忘其意。」乃指歌行近體，當取李杜及唐初盛唐諸人，古作必求諸漢魏，所以合操觚者，審才擇而得堅決甚具，然余常覽虞曲，見所謂聲音克諧，可和神人，則又非專區區以聲音示貴務也。大要則在所謂詩言志耳！志之旨微矣，是性情之樞筦也。有其志，然後可以言詩，志端則性情得矣，性情則得聲音諧矣。皆自然所疏屬，不可強也。而乃曰專尚詩，故治美；不及詩，故靡有治。此何以稱焉。志所體物爲意，志所永言爲辭，意亡斯不能存其辭，辭亡亦未有能獨存其意者。形神相守，人所由生，若之何可以剖判也。無論三代，卽後世專長擅能，如漢魏之古作，唐人之歌行近體，所由發藻樹義，敷寫委曲，使誦者哀歎而喜悅，慷慨而踟躕，以皆有性情，故能傳也。彼學步爲趨，依研爲色，無論追漢魏，追唐，卽追二百篇，謂之言志奚益。」先生獨標言志之旨，純任自然，盡洗一時剽擬之習，可謂卓識。且有性情故能傳，卽近世文字須有個性說之先河，於此可以覘先生焉。

嘉靖九年庚寅（一五三〇）四歲

十一月，明廷詔更定孔廟祀典，尊孔子曰「至聖先師」。

歷代通鑑：張璠上言，先師祀典，有當更正者。叔梁紇乃孔子之父，顏路曾皙孔鯉，乃顏曾子思之父，被三子配享廟廷，紇及諸父，從祀兩廡，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大成殿後，別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之。帝以爲然。因言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令籩豆十二，牲用犢，全同祀天儀，亦非正禮；其謚號章服，悉宜改正。璠緣帝意，言孔子宜稱至聖先師，不稱王字；宜稱廟，不稱殿；宜用木主，其塑像應毀；籩豆用十，樂用六佾；配位公侯伯之號宜去，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等十二人，宜罷；林放蘧瑗等六人，祀於其鄉；后蒼王連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從祀。帝皆從之。乃御製正孔子祀典說，宣付史館。

嘉靖十年辛卯（一五三二）五歲

父衣舉鄉試

清平縣志選舉表：孫衣，嘉靖辛卯科舉人。

劉士元以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貴州通志：劉士元，字伯儒，彭縣人。嘉靖十年，以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先是，鄭賂二土官，漁獵剝民，有周天星王、大魚等，煽動作亂，剿平之。又流賊徐雲山等亂，亦平之。復疏免安撫司朝覲進馬，地方咸受其福。

嘉靖十一年壬辰（一五三三）六歲

先生師徐樾成進士。

黃宗羲明儒學案：徐樾……嘉靖十一年進士。

友人蔡汝楠成進士。

明史蔡汝楠傳：年十八，成嘉靖十一年進士。

桑喬成進士。

朱彝尊明詩綜：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壬辰進士。除戶部主事，改授監察御史。駕幸承天，扈從未行，乞歸，逮赴詔獄，廷杖，謫戍九江，卒戍所。隆慶初，贈光祿少卿。靜志居詩話云：子木按大同還，一日劾四尙書，嚴嵩與焉。

按：桑喬即南臬，明史無傳。先生學孔精舍詩鈔有簡桑南臬四絕：「林隱菴中習靜緣，廬山紀事茁新編。齋心已悟三千界，謫宦休嗟二十年。」一錄玩詩意，蓋南臬被謫時所作。以南臬生卒皆無考，附此。

嘉靖十二年癸巳（一五三三）七歲

巡撫都御史徐問，參將楊仁等，討平獨山賊蒙銳。

譚茶思明大政纂要：嘉靖十二年癸巳，貴州獨山賊蒙銳，結苗爲亂，巡撫都御史徐問，參將楊仁等討平之。

貴州通志：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嘉靖間，巡撫貴州，爲政以善俗化民爲務。都勻土賊蒙越倡亂，民疲轉輸，問多方調停，刻期剿捕，越乃就擒，著有讀書札記，遺之黔官。歷南戶部尙書，謚莊裕。

嘉靖十三年甲午（一五三四）八歲

王杏巡按貴州，疏奏道路艱阻，請開科於本省，鄉試免附雲南，從之。

貴州通志：王杏，奉化人，嘉靖十三年巡按。峻節凜然，摘伏如神，大猾斂手。貴州鄉試，原附雲南，道里艱阻，杏奏請開科於本省，從之。

先生友人李渭，中貴州鄉試舉人。

郭子章參政李公渭傳：嘉靖甲午舉於鄉。

王荆石生。

嘉靖十四年乙未（一五三五）九歲

友人靳學顏成進士。

明史靳學顏傳：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

許敬菴字遠生。

嘉靖十五年丙申（一五三六）十歲

就塾，從周慎軒受業。日誦千言。務解大義。

祭周慎軒先生文：竊以稚齡受業門下，優游六年，謬承陶冶。六年之內，一日攸同。訓誨開啓，發我顛蒙。學書運筆，橫經受旨。督愛思勞，何啻如子。不煩負笈，無俟擔囊。畧其鄙陋，裁厥簡狂。歲晚鉛槧，夜深鐙火。師也勤劬，心乎在我。師尋遘疾，某亦歸從。長懷北面，詎謂易東。

郭傳：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務解大義。同 莫傳

按：先生就塾日，無確定年代可考。祭周慎軒先生文，謂以稚齡受業門下六年，以文意審之，學書運筆，橫經受旨，是私塾開講，非十歲以上不能。先生壬寅隨任雲南，當不能再從周慎軒讀，大約就塾在嘉靖十五年丙申至二十年辛丑之間，故繫起此年。

呂叔簡坤生。

嘉靖十六年丁酉（一五三七）十一歲

就塾。前見

都勻苗阿向，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據凱口圍爲亂。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宣慰使安萬銓剿之。緣樹上圍，向敗退，焚其積聚，班師。以官兵三百戍圍。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圍殺官兵，萬銓招降阿向，賈王仲武均其田，亂始定。

田汝成炎徼紀聞：阿向者，都勻府都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聚凱口圍爲亂。圍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陡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絕，積糧可支五年。

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剿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水西軍蟻附上圍，賊向阿者，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圍盡殺官兵……勅安萬銓剿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高子業叔嗣卒。

按：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官至湖廣按察使，卒年三十七，有蘇門集。事蹟詳明史本傳。南充任瀚序先生詩謂：「如君茲選，當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相埒。誠足剴建安鋒，剿六朝壘，惜二君已宿草，不及見也。」子業為嘉靖初反復古派之詩壇名宿，雖為夢陽所知，不宗其說。王世貞謂子業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宛篤，令人心折。」先生詩，不無滄染。

嘉靖十七年戊戌（一五三八）十二歲

就塾。
前見

張子盡元怵生。唐凝菴鶴徵生。

嘉靖十八年己亥（一五三九）十三歲

就塾。
前見

二月，明廷立載壑為太子。

歷代通鑑：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壑為皇太子，封載屋為裕王，載圳為景王。

麻信以副使督學貴州。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己亥，擢貴州提學副使。

按：蔣信督黔學，貴州通志作二十八年辛丑，今依墓誌。

溫一齋純生。

嘉靖十九年庚子（一五四〇）十四歲

就塾。

前見

父衣任健為教諭。

按：先生與李文荐求亡弟應彥壙銘：「家大天辛丑，自健為教諭，擢知保山縣。」是十九年庚子上推至十一年壬辰，皆衣典教健為時間，以無確定年代可考，繫於此年。

弟應彥生。

悼弟四首并引：應彥生庚子二十一日。

鄉先輩李佑，友人馬廷錫同舉於鄉。

黔詩紀畧李佑傳：嘉靖十九年舉人。馬廷錫傳：舉嘉靖十九年鄉試。

王心齋良卒。

按：王良，字汝止，一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貧不得專功於學，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溢有年所。一夕，夢天墮壓身，舉臂起之，復手整日月星辰，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澈。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心齋聞之曰：「王公論良知，良講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即日啓行進見，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坐於側，論畢，乃歎服，請列弟子，退而悔，明日告之陽

明，復上坐辯難，始大服，稱弟子如初。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御史吳悌疏薦不報，卒年五十八，有心齋約言。畧見明史及明儒學案。心齋之學宗陽明，而與陽明有不合者。黃宗羲謂：「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龍州以儒佛老之學，根本無異，此誠近禪矣。心齋則專注意於己身之行爲，何近禪之謂？蓋陽明之爲學，提出致良知，包孕一切至理，心齋則提出反己爲格物，止至善爲安身，稍譖兩氏之著述，即可得其歧異點。以格物論之，陽明之格物，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心爲標準者也；心齋之格物，謂天下國家，皆格物也，以己身之矩，正天下國家，卽是格物，以身爲標準者也。其說曰：「格如格式之格，卽後絜矩之謂。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猶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世所謂淮南格物說也。先生受教於徐樾，心齋之學，當有濡染，故四書近語云：「格物之論，諸家訓釋不同，循其善皆可以入道。唯王心齋有言：『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又曰：「自天子以至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意。」又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物也。故卽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心齋數言，真得聖經之旨。可知推崇備致。

嘉靖二十年辛丑（一五四一）十五歲

就塾，周慎軒邁疾，旋輟學。

前見

父衣知保山縣，由健爲歸清平省覲。

與李文鷹求亡弟應多壙銘。家大夫辛丑，自健爲教諭擢知保山縣，便歸省覲。

友人王崇古成進士。

明史王崇古傳：嘉靖二十年進士。

焦弱侯茲生。南瑞泉大吉卒。薛君采蕙卒。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一五四二）十六歲

隨父至雲南保山縣任。

賀刑部主事吳定泉考績貶恩序：余曩歲壬寅，得侍家大夫任保山。

銅鎮苗陷石阡府，推官鄧本中被執。

貴州通志：嘉靖二十一年，銅鎮苗叛，陷石阡府，執推官鄧本中。

先生友人胡直，始從歐陽德問學。

明儒學案，胡直傳：年二十六，從歐陽文莊問學，卽語以道藝之辨。

呂仲木柵卒。

按：呂柵，字仲木，高陵人，別號涇野，學者稱涇野先生。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致仕歸，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有周易說翼，尙書說要，毛詩說序，禮問，春秋說志，四書音問，宋四子鈔說，涇野子內編。涇野詩文集等書。事蹟詳明史本傳。柵師事薛思菴，接河東薛瑄之傳。當明代心學風靡之際，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卽歸湛若水，惟柵與羅欽順獨守程朱不變。柵爲學本旨，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與陽明異趣。先生於柵，雖未能如仇欄之遮道問學，然於涇野語錄，屢稱引之。四書近語云：「呂涇野曰：「答孝四章，一是循理，一是守身，一是敬親，一是愛親。」又涇野曰：「夫子於人，有不可與言者，有欲無言者，

有與終日言者。不似今人，開口便道一貫。」又曰：「要知終日所言者何事，顏子之所謂愚，正夫子之所謂默也，是作聖本體。顏子之學，終日言與聖心一也，有所問與聖心一也，不問亦愚也，如愚之妙，正所以成不愚之真耳。」又涇野曰：「聖人歎道不行，不歸於我生不辰，而但曰吾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此。」是先生之爲學，柵之啓發殊多。先生掌國子監時，上請停納粟入太學疏，蓋仿柵遺意。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一五四三）十七歲

蔣信以病求致仕，便歸武陵，旋被劾削籍。

正學先生道於蔣公墓誌銘：癸卯先生病且亟，求致仕。巡撫劉公彭年難其請，適督撫檄藩臬官各詣幕府議狀，劉公遂屬先生行，得便歸武陵。劉公聞先生疾且愈，又數使促之來，乃御史魏君初至，宿憾先生，遂劾先生自離職，於法不便，適宰丞亦宿嫉先生名，旨下若曰：此講學蔣某，罷歸籍，仍隸之民。行之日，貴人士號泣持輿前後，不能前，爲詩慰勗之。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一五四四）十八歲

返清平家居。

父衣保山朝覲回，弟應多隨任，侍母可宜人疾，自爲請醫診視，不少怠。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多壙銘：甲辰，大夫以保山朝覲回，余家居，多隨任中，宜人多疾，多自爲請醫，至官舍診視，入則供宜人湯藥，出與諸醫陪餐食，陪几榻，不稍怠。

徐樾以副使督學貴州。

貴州通志：徐樾……嘉靖二十三年，以副使督學貴州。

湛若水遊衡嶽，建陳白沙祠於南台之下。

南岳志劉馘送湛甘泉歸南海序：嘉靖甲辰秋，甘泉先生自南海來遊衡山。

湛若水甘泉集白沙先生祠記：茲者，以甲辰九月五日，走二千餘里，而來告神登嶽……命門人茶

陵羅國子子鍾，朝嶽爲基台，鳩材募工，旬日而成。

先生友人王宗沐成進士。

明史王宗沐傳：嘉靖二十三年進士。

王子衡廷相卒。張常甫邦奇卒。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一五四五）十九歲

應督學試中第一。先是，督學副使徐樾，一見大奇之，許必首拔，放榜果驗。

郭傳：年十九，以儒士應試，督學徐公樾，一見大奇之，許必魁多士，放榜果中第一人。莫傳同

顧華玉璘卒。

按：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七十。有浮湘集，山中集，憑几集，息園詩文稿，國寶新編，

近言事蹟詳明史本傳。璘與同里陳沂、王章，號金陵三傑。後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王世貞藝苑卮言謂：

一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菝靡不少。四庫提要亦稱其詩：遠挹晉安之波，近驂信陽之乘，在正德嘉靖間，

固不失爲第二流之首也。任少海絃先生詩，謂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相埒，已見高叔嗣下。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一五四六）二十歲

舉鄉試第一。

罪惟錄：嘉靖丙午解元，清平衛藉如臬孫應鰲二十。

貴州通志本傳：弱冠，登嘉靖丙午鄉試第一。清平縣志同

又選舉表，孫應鰲，嘉靖丙午科解元。

胡直從學吉水羅洪先。

明儒學案胡直傳：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一五四七）二十一歲

入京，應禮部試，榜發落第，客京讀書。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彥壙銘：余丁未不第，客京讀書三年。

父衣擢雲南府同知。

按督學文集與李文薦求亡弟應彥壙銘：「家大夫辛丑，自健為教諭，擢知保山縣。」合壽遙祝乞語：「

六年，凡六騰薦剡，僅擢雲南府同知。」如逐月推算，由辛丑至丁未，可得六年，不定以整年計也。以辛亥

丁父憂歸。甲寅服闋，會祖母王恭人卒，證之，擢同知，當是此年事。

詔復蔣信原官，如閒住例。

正學先生道林蔣公墓誌銘：丁未冬，奉恩詔，得復其官，如閒住例，先後部使薦先生，宜為官輔，為司成，疏

凡幾上不報。

先生友人王世貞成進士，張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

明史王世貞傳：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張居正傳：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

李本寧維楨生。羅整菴欽順卒。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一五四八）二十二歲

客京讀書。見丁未引與李文菴求亡弟應豸墳銘

右都御史張岳，統湖川貴兵討銅鎮苗。龍許保陷印江縣。

貴州通志：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以張岳為右都御史，總督湖川貴兵，討銅鎮苗。苗賊龍許保陷印江縣。

明廷殺華蓋殿大學士夏言。

歷代通鑑輯覽：會諸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遂棄市。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

尙寶丞朝慶，皆削籍。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一五四九）二十三歲

客京讀書。見丁未引與李文菴求亡弟應豸墳銘

十月，夢身挾兩羽，飛入天宮，玉皇命作步虛詞，醒後以詩紀之。

己酉十月十三日夜，夢身挾兩羽，飛入天宮，見玉皇命作步虛詞一首，以進覺而識之。上天何高高，鼓翼

一躋攀。耳聆仙聖語，身在碧空間。鳳凰繞金殿，虎豹峙玉關。長望倚闔闔，紅雲時往還。

按：先生詩始見此年。

皇太子載堅卒。

歷代通鑑輯覽：十八年己酉皇太子載堅卒。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一五五〇）二十四歲

應禮部試，又報罷。歸里，患肺癰，晝夜嘔血不止。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多壙銘。庚戌，余又不第歸。久之，余患肺癰，晝夜嘔血不止。

徐樾陞雲南布政使。初元，江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收其印，應大猷以聞，朝議討之。鑑懼，謀亂，攻剗州郡，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剿之，賊勢漸蹙。那鑑遣經歷張維詣王養浩所僞降，浩疑不敢往，樾以督餉至南羨，殺然請行，鑑伏兵襲之，樾死。先生有公無渡河篇哭樾。

明史：嘉靖二十五年，土舍那鑑殺其姪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并收囚遠驛印記。巡撫應大猷以聞，命鎮巡官發兵討之。二十九年，那鑑懼，密約交蠻武文淵謀亂，撫按官胡奎林應箕總兵官沐朝弼以聞，請以副使李維參攻胡堯時，督兵剿之，制可。那鑑益縱兵攻掠村寨。沐朝弼與巡撫石簡調武定北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調兵既集，朝弼與簡駐臨安，分部進兵，破木龍寨，降甘莊，賊勢漸蹙。那鑑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羨監督王養浩所乞降。時左布政徐樾以督餉至南羨，樾迂道聞維言，謂鑑誠計窮，乃約翼日命鑑面縛出城來降，左右咸謂夷詐不可信，樾不聽。如期，親率百人往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皆死。

鄒元標願學集徐公廟堂記：貴溪徐公爲滇左轄，死事贈光祿卿，光祿少卽樞趨新建，歸依秦州，而學大明，仕而學大行。觀土酋鑑之不臣也，身先請纓，冒鋒鏑死，無尸裹革，有魄歸葬，遐方人士至今悲之。元標待罪黔竹，一日有黔州士述光祿開講時，聞鳥鳴，問諸生聞否，諸生曰：「聞。」既鳥聲息，又問諸生曰：「不聞。」光祿語曰：「若是，是以境聞不聞也。」元標惕然有省，如侍函丈，既接少宗伯孫文恭，乃公所遺士口公教不忘。

功冠南荒卷題辭：余鼇少從波石徐公論學，波石公庚戌死，難元江，余覽虹巖王公功冠南荒卷而悲之，不忍言。

公無渡河，哭波石先生；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河水何湯湯，毒癘淫瀾滄，魚不敢游，鳥不敢翔，公獨何爲駕旌旒？旌旒去迢迢，遊魂杳難招，越夷不庭國之恥，提兵只欲掃蠻妖。蠻妖掃未得，國恥幾時消。陰霾闔大雄，風起落日昏黃殺氣紫，軍故力盡北面呼，不受骭屈寧受死。目擊之山猛虎屯，混龍之橋惡蛟噴，芳草蕭艾異今昔，可憐同作戰場塵。皇穹萬里豈復照，孤忠一點誰堪論，瘴煙霧兮草斑，羣蠱迴兮林殿，燐火青兮雲黑，陣鬼往來兮雨淚潛潛。南方不可託，公當何時還？嗟乎！使人聽此凋心顏！

按：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官至雲南左布政使，殉難贈光祿寺卿。明史雲南土司列傳，樾被害作二十九年，以先生功冠南荒卷題辭波石公庚戌死，難元江證之，正合。明儒學案作二十一年，未知何據。似有誤，今據明史。又明史謂：「三十二年象賢至鎮，檄汪輔入城，撫諭其衆，禽其賊首，及戕土官那憲之阿捉，殺布政徐樾之光龍光色等，皆斬首以獻。」明儒學案則謂：「會鑑死，諸酋願納降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值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一紀載兩歧，未知孰是。樾之言：「一往古來今，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夫六合也者，心之郭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窮測也。」此雖本乎良知之說，而明快過之。明代自陽明起而心學大盛，傳習錄云：「先生曰：『爾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大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然何以人是天地的心則無確切之解答。樾之上天下地，統名曰道，是道在人，統名曰心，已爲人是天地的心，下一註脚，且闡發心

之不得而窮測，甚周致。黃宗義謂：「樾操存過苦，刻刻檢點此心。」正其得力處。先生少學於樾，淵源有自，四書進語云：「天下之道，管於一心。」若真知吾道，在自己身上尋求。「蓋夫子不教人求道於道，而教人求道於我，求道於我，是求道於心也」等語。本師說立言可見。

友人諭德趙貞吉，謫荔波典史。

歷代通鑑方譜達簿都城，以謾書求貢，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求追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東於獄，以開首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矚廷臣，曰：「中莫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耐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周尙文沈東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

友人吳國倫成進士

明史：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皆嘉靖二十九年進士。

劇賊龍許保，攻陷思州府知府李允簡被執去。參將石邦憲，清平衛人，奪之歸。率兵大破賊於龍塘。

貴州通志：二十九年，銅仁劇賊龍許保等，據麓龍山，攻銅仁思州陷，全省震恐，上命總督張岳，開府沅州剿賊。……賊逼銅之南岸，憲率兵往援，諸苗驚曰：「石老虎來也！」賊遂遁。憲追至龍塘，大破之，斬馘無餘。

明史石邦憲傳：而許保等突入思州，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邦憲急邀奪之歸。

顧涇陽憲成生。

嘉靖三十年辛亥（一五五一）二十五歲

患肺癰。前見

祖父孫重病故，父衣自雷南府同知卸任歸。

嘉靖貴州通志孫重墓誌銘：歸養二十年乃卒，以嘉靖辛亥八月一日。距生成化庚子十二月，年七十一。合壽遙祝乞語無何，以先祖監察公憂歸。

刑子愿侗生，何性之廷仁卒。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五五二）二十六歲

肺病愈，課弟應多讀。

六月，弟應多患喘熱卒。葬衛南麒麟山。

與李文薦求亡弟應多壙銘：壬子春，余肺病愈，從余爲蒙業，一披覽，能記數千言。未三月，讀大學，讀中庸，讀論語，讀虞書，讀夏書，讀商書，俱歷歷了畢，問面試一二課，作率鑿鑿可觀。是歲五月十三日，病喘熱，半體不能動，亦止意爲尋常疾，乃漸益沈革，不幸六月初七日死矣。多雖危篤，亦自意必不死及不能言，氣出入，呼呼鳴鳴，雙目鉸，錢視父兄，不爲嚙；手樞母衣裾，淚不自爲止耳。多生庚子二月十一日，距死才十三歲。死後五日，埋衛南離祖塋，里許曰麒麟山。

弟歿後，作詩悼之。

悼弟應多四首：一老日衰白，承顏爾共吾。爾亡千古恨，吾在一身孤。閱閱悲初志，風雲泣壯圖。不堪淵客

淚，索器泣明珠，早算亦何促，池空春草疏。屢年常苦病，三歲已貪書。積簿難鍾爾，情深易慘予。向來靈鳥夢，曾是慶充闕。臨命呼兒母，牽裾重可傷。諸經初遍讀，一見總稱良。玉折殘鴻響，蘭摧散麝香。黃金難復化，愁望海天長。肝臂今何化，從茲隔九原。藏舟空有恨，歸鞚豈堪言。雨暗甘棠夢，雲迷落雁魂。讀書堂宛在，腸斷曉山猿。

黃阿季叛，官軍討之，數月亂定。

貴州通志，嘉靖三十一年，金筑黃阿季叛，官軍討平之。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一五五三）二十七歲

入京，應試禮闈，成進士，廷試選庶吉士。

郭傳：嘉靖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同莫傳

出郎中陳梅山房。

送梅山陳老先生陞浙江憲副序：吾師梅山先生，白水部郎中，擢浙江按察副使，將戒行李，門下士張誼輩，謀欲為先生別，乃屬孫應鼈申言以贈……方吾二十人者，以經術試禮部。先生同主考，乃褒然舉之，進於廷。吾二十人，是以得師事先生。

是科會試總裁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徐階，侍講學士敖銑，同榜鼎甲，陳謹，曹大章，溫應祿，銅仁陳珊，同舉進士。

彭孫貽明紀事本末補編：嘉靖二十一年癸丑，會試，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徐階，侍講學士敖銑為考試官。取中曹大章等，廷試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祿及第，是歲特開科，凡四百人。改進士張四維，王希烈，二十

八人爲庶吉士。

明大政纂要：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廷試賜陳謹、曹大章、溫應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踰月，選張四、緝王希烈、姜寶、孫應鰲等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貴州通志選舉表：癸丑科進士陳珊、銅仁人，官行人。

有傳臚詩。

傳臚：禮士開三殿，臚傳候曉過。賢良超漢選，詞賦陋唐科。日耀黃金榜，風鳴白玉珂。湛恩不可量，惟聽奏雲和。

供職翰林院，遣人迎養母司宜人，不果。

茹母劉夫人七秩序：嘉靖癸丑長至後之十日，貴陽劉夫人年七十，待詔可泉潘子，進士近衡陳子，司務順菴羅子，助教後山萬子，以其子孔目南谷子之交，命吉士淮海孫子應鼈，致言祝之。鼈少聞一川公之風，今日與其子同官翰林……鼈家大夫，家宜人，惟鼈一子。今年登第，遣人迎養家宜人，乃以難離祖母宋孺人會祖母王恭人之側，不果來。

始交道林蔣信。

道林先生諸集序：道林先生蔣公，嘉靖癸卯督學黔中，按嘉誌銘作己亥此云癸卯乃蔣信卸任之年鼈未獲見也。泊癸丑鼈入仕，往來道武陵郡，始見之，見則未嘗不造膝移日，雖旋別去，凡譚說之入耳，鼎鼎於心，又未嘗忘之也。

督學使謝東山纂修貴州通志。

楊慎貴州通志舊序癸丑議增修督學謝公東山實主簡書。

嘉靖二十三年甲寅（一五五四）二十八歲

作送侍郎邵纓泉之南台序送盧雲崗擢長蘆運司同知序送羅貫溪令棗強序送陳守默奉使歸省序。

見督學文集

按陳守默卽陳璠。黔詩紀畧云：「珊字鳴仲，一字近衡，其先自廬陵來，籍銅仁府，以歲貢中嘉靖十九年舉人，三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以忤嚴嵩，官齟齬不達，終袁州同知，嘗銘其座右曰：「士大夫能以居鄉之心居官，天下必無冤民；能以居官之心居鄉，天下必無請托。」人以爲名言。近衡之謫官也，在真定題詩有憂時頗恨成名晚之句，孫淮海先生見而傷之，賦詩云：「朗誦河舟賦，憐君憂世心。成名良以晚，興謗一何深。威鳳摧長翮，賓鴻滯好音。治田言笑在，懷想淚沾襟。」及卒，淮海銘其墓曰：「厥賦伉隆，厥才顯融，厥節嶮嶮，以殫其躬，仕官不逢，業傳五經，子挺八英，文插犀箐，以昌以聲，芳華允明，折渚若流，環秀若椽，密樾若囚，公品式修，藏茲允休，青山何依，白雲何罪，西岡何頽，公詩孔暉，信哉如歸。」八英者，鳴仲有八子：楊產，隆明，慶四年舉人，萬曆二年進士，官知縣，吳產，元年舉人，周產，二十八年舉人，官知州，荀產，三十一年舉人，官知府，楚產，淮產，嶽產，漢產，皆以明經貢，孫如旦，馨瑞，并崇禎二十年舉人，如旦官推官，曾孫佳士，天啓七年舉人，佳允，此敬避字以省，題名作印傳，又作應字，形知之，今依史例，改寫銅仁志作徹，則本誤也。崇禎三年舉人，并官知府，明時，貴州父子甲第，普安，蔣氏宗魯，思孝，清平，李氏佑，大晉，普定，梅氏月，惟和，與鳴仲揚產四家而已。」按珊卽守默，序稱將銅仁開建二百年，舉制科目陳子始可證，莫氏謂先生銘其墓并引銘辭云云，此銘督學文集

秩七絕八首，唱酬甚富，與陳珊交誼至篤可見。惜陳珊著述不傳，黔詩紀畧只載其晚登東山一律，偷得全帙，於先生行歷，當有不少資助。銅仁徐如澍雨芄雜記云：「陳公珊既成進士，因無子，請假回銅，置妾七人，有乩仙謂公應得丈夫子八，當更取一妾，適得姜氏。公復出，攜諸妾之任，各生一子，因諸妾姓與地以名之，姜子即曰嶽產，荀子荀產，而揚產母則揚州人是也。公致仕歸，郡學諸生有文昌閣人龍會，會中詩文，皆就正公，撥巍科者甚衆，公諸子亦在會，相次登第，子孫蕃衍，思南思州，多其支派云。」
父衣服闕，補大理府，未行，曾祖母王恭人卒。

合壽遙祝乞語起復，補大理府，未行，尋承重先曾祖母王恭人憂。

按：先生父衣辛亥丁父憂歸，推至甲寅三年，此云起復補大理府，當是此年。
歐陽南野德卒。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一五五五）二十九歲

始交兩城靳學顏於京邸。

送左使兩城靳公考績序：迺歲乙卯，見公京邸，相得甚懽。

按：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官至吏部左侍郎，謝病歸卒。有兩城集。事蹟詳明史本傳。先生與學顏定交京師，後同官陝西，學顏考績入都，嘗以序贈。學孔精舍詩鈔別靳兩城云：「旅舍京華笑相屬，九年再聚秦川曲。秦川桃李盡城蹊，滿目慚予重品題。殷勤送君出關路，關東雲日關西樹。三絕聲名詎足多，左丞嘉績更誰過。袞衣赤舄風流在，青雲萬層鵬之海。君今行矣音塵乖，出門異鄉何時偕。憂來思君令人老，把君詩賦如鴻寶。結客古今豈必多，對君懷抱非草草。」詩蓋學顏官陝西督學使入都奉別

之作，以學顏卒年無考，送別序又未載年月。附此。

作奉壽張母周夫人序。賀刑部主事吳定泉考績馳恩序。見督學文集

十月，明廷殺兵部員外郎楊繼盛。

歷代通鑑：繼盛繫獄三載，帝猶無意殺之。已而有為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愴之曰：「公不觀彼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請代夫死，嵩屏不奏。繼盛遂與經天寵并棄西市。

馬伯循理卒。韓苑洛邦奇卒。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一五五六）三十歲

改官戶科給事中。

郭傳：改戶科給事中。莫傳

按：先生官戶科給事中，各傳未詳載年月，乙卯作張母周夫人序，尚稱館中諸君子，欲申同袍之雅，取次當余鼇修辭，則乙卯猶官翰林院也。丁巳即出補江西按察僉事，官給事中，當是此年。

始交游行野。

賀衡州郡公游行野誕辰序：余自丙辰，辱交於公。

友人耿定向成進士。

明史耿定向傳：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明史顏鯨傳：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按：顏鯨，字應雷，號冲字，慈溪人。官至湖廣副使，致仕。萬曆己丑卒，年七十五。事跡詳明史本傳。鄒元標曰：「予讀先生（顏鯨）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既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以盡之。」鯨之學，以求仁爲宗，與先生宗旨甚合。學孔精舍詩鈔有憶顏冲字七絕云：「小分雲水坐孤槎，種出仙人五色瓜。無奈孫登頻發笑，可能顏闔更無家。」元標願學集又有顏先生銘曰：「元標赴戍道辰沅，榔桂間楚人常稱後先督學，必首先生。（鯨）余曰：『三楚其慈湖耶？過清平，少宗伯孫公淮海談間，必曰：『予友顏公言若何！』余曰：『慈湖絕學，其復興耶？』明儒學案則列鯨於諸儒學案，以鯨卒爲萬曆十七年，在先生後，不能述及，故附論於此。」

萬鹿園表卒

（待續）

澄義鄭子尹，與獨山莫友芝齊名。咸豐中，人目爲黔中二傑，歿於同治三年。治許鄭學，精三禮，故爲文有根底，詩近蘇黃，而不規規肖仿古人。著作除經學箋考諸書外，有巢經巢文集六卷，詩集九卷，後巢經巢遺集各若干卷，現在鈔錄幾首他的詩在這裏，以見經生詞藻，亦并非專是曰若稽古的一流。晚興：「寫畢黃庭冊，歸從道士家，晚風亭子上，閒看白蓮花：」寄遠：「美人夜起梅花底，身載梅花渡江水，四天尋徧不相聞，遙望寒燈九萬里。柔腸牽引不禁愁，暗有銅仙涕淚流，多情賴得徒相憶，若使相逢盡白頭。」邯鄲：「盡說邯鄲歌舞場，客車停處草遮牆，少年老去才人嫁，獨對春城看夕陽。」南陽道中：「車先雨過塵方少，未夏春明望不遮。林脚天光如野水，麥頭風焰度晴沙。春當上巳猶無燕，地近南都漸有花。晝睡十分今減半，爲留雙眼對芳華。」行至靜懷莊寄家：「秋山送客影蕭蕭，落拓吟魂不可招，居村雨來天欲晚，行人方度杏花橋。」好句甚多，抄不勝抄，但割一鱗，聊當大嚼而已。

牂牁謝氏趙氏。昆明東九百里，即牂牁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唐憲宗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牁故

地。文宗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內屬。武宗會昌中，封其別帥為羅甸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別帥為滇王，皆牂牁

也。新唐書其地北去哀州，按哀州當作充州，貴陽府志云在今銅仁石阡之界一百五十里，東自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

西至昆明九百里，無城壁，散為部落而居。土地鬱蒸，多霖雨，稻粟再熟，無徭役唯征戰之時，乃相屯聚，刻木為

契，其法劫盜者二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以納死家。風俗物產，畧與東謝同。其首領謝龍羽

實治通鑑作龍羽。隋大業末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高祖武德二年，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公。舊唐書并以其別部衰

州蠻之地為衰州。玄宗開元中，牂牁酋長謝元齊死，舊唐書授開元嫡孫嘉裔襲其封，其後乃以趙氏為酋長。

按牂牁附記於此，尚有謝龍羽者，字茂理，牂牁郡威不縣人，官至寧州刺史，蒙撰有謝龍羽

邊圉民族英傑者，則有涼州之張秋氏，乃河探及貴州乾隆通志載首書謝龍羽

屬焉，憲帝太安後，李特據蜀之益州郡，武帝為所陷，江左仍益州置之，李特者，巴西宕

雄傑，所倚重，元帝永昌也。其年季弟，益州李太守成時，據康有益州，清壽寇，其特者，李

銳州刺史忠義，冠軍將所破，夫以典午失御，異族侵陵，有能守土之官，至撫夷所劫持者

何止一人，綏綏南服，疑一然，與西涼張氏並美。

趙君道之裔國珍者，玄宗天寶中戰有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兼劍南節度使，以國珍有方畧，授黔中都督

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終工部尚書。德宗貞元中，官其酋長趙主俗亦襲朝貢不絕。

有趙國珍事略附記於此，趙國珍牂州人，官於中節度使，仕終工部尚書，唐通

深為 劍南度使 羅鳳 所敗 忠不 於人 輕而 寡謀 具劍 敗節 宜使 遣留 國珍 差擊 人南 意
 授可 中概 斥權 征相 南不 詔能 用賢 五溪 按國 賴以 安者 十餘 年南 道之 役商 國帥 敗知 具闕 閣方 鳳略
 指刻 碑以 於國 唐使 者已 謂不 得已 而叛 本且 曰我 呼世 忠事 當國 受其 封爵 後世 容復 邊僻 使唐 三當
 時之 士暴 骨使 野唐 之堂 將中 帥皆 如辱 趙於 邊國 險能 詭亦 不威 有為 安莫 史南 之誠 亂可 危謂 及一
 宗社 君子 觀於 危尤 珍事 相以 為壽 邊方 略貴 憲示 元和 二年 詔黔 南觀 祭使 常以 本道 將為 押頭
 在知 人國 之觀 安危 尤珍 命事 相以 為壽 邊方 略貴 憲示 元和 二年 詔黔 南觀 祭使 常以 本道 將為 押頭

新唐書

按安順府志云：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充州大酋長為趙君道，是則謝氏絕而趙氏繼也。牂州謝氏，史罕見其名。舊唐書於德宗貞元十三年，一見界首子弟，大首領朝散大夫牂州錄事參軍謝文經非刺使。五代史記，尚云牂州姓謝氏也，然無名。德宗時，又有左右大首領朝散大夫前儼校印州刺史，賜紫金魚袋謝汕唐書，黔府諸蠻州五十一，其中有功州，宋史作印州，當即謝汕之州，地近於矩，兄前或矩別也，今貴州

筑西北之穀里是界首乖西是并見府志

南寧州龍氏。晉高祖天福五年，南寧州酋長莫彥深率其本部十八州，都勻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州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楚王馬希範。五代史按貴州府志云楚蓋遣將軍兵略其地而

西南夷之不通中國也。蓋自唐末王建孟知祥先後據西川，朝貢遂絕。宋太祖乾德二年，平孟昶，五年，知西南夷南宵州蕃落使龍彥瑄等遂來貢，詔授彥瑄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又以順化王之末，改羅甸王為

王化

王子若臺，訓州部落。王子若從，雞平部落。王子若冷，戰洞部落。王子若磨，羅母殊部落。王子若母，石人部落。王子若差，羅波源部落。

王子若臺，并為歸德司戈。安順府志云：武龍州，今西隆州。是已於宋元明曰安隆，亦曰

也。今尚義曰：羅波源，今南寧州。羅波源，今南寧州。羅波源，今南寧州。羅波源，今南寧州。

之箭洞是故屯石人山羅母殊部落今羅波源之羅波源也。羅波源，今南寧州。羅波源，今南寧州。

云是時西南蕃統歸德於龍氏龍氏之先欽縣人隋煬帝大業中征南寧州。蠻有功因

長之遂授南寧州刺史。甲國稱之。前落之長刺史以頭皆唐制也。又自官長一史二馬

戶為一州。州有長州長蓋又小於刺史。四年，其國人詣涪州言：南寧州蕃落龍彥瑁卒，歸德將軍武才及

人來貢馬百六十匹，丹砂千兩。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瑁遣其子羅若從並諸州七百四十四人，以方

物名馬來貢。雍熙二年，夷王龍瓊瑁自稱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趙文橋。按文橋或係牂州

率種族百餘人來獻方物名臣，并上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璿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以文橋并為懷化司戈。

端拱二年，漢璿又貽書五溪都統，向通漢約以入貢。淳化元年，漢璿遣其弟漢興來朝。三年，夷王龍漢興及都

統龍漢璿，刺史龍光顯、龍光盈及順化王雨澤等各貢馬、硃砂。至道元年，其王龍漢璿遣其使龍光進率西南

群柯諸蠻來貢方物。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理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七宜五穀，以木弩射麋

鹿充食，每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財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上因令

作進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曲則名水曲，其使數

十輩從者千餘人，皆蓬而日鬣黑狀如猿猴，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爲飾。詔授漢撓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又以保順將軍龍光盈、龍光嗣并爲安化大將軍。光進等二十四人并授將軍、郎將、司階、司戈。真宗咸平元年，龍光撓遣使龍光腴率牂牁諸蠻千餘人來貢，詔授光腴等百三十人官。二年，西南蕃復入貢。五年，漢撓遣牙校率部蠻千六百人，以馬四百匹，并藥物布帛來貢，賜冠帶於崇德殿，厚賚遣還。景德元年，詔西南牂牁諸國進奉使親至朝廷者，令廣西發兵援之，勿抑其意。先是龍光進等來朝貢，上矜其道遠，人馬多斃，因詔宜州至今可就賜恩物，至是懇請詣闕，從之。大中祥符元年，西南蕃入賀封禪。二年，八月甲辰，漢撓入賀東封，加寧德大將軍。仁宗天聖四年，西南蕃使者龍光凝貢馬丹砂。景祐三年，西南蕃主龍光辨入貢。康定元年，光辨遣龍光琇入貢。慶曆五年，光辨遣龍以特入貢，與以特俱至者七百九十人，詔以安遠將軍知番落使龍光辨爲寧遠大將軍，知靜蠻軍節度龍光凝承宣武寧大將軍，龍異起并爲安遠大將軍，承宣奉化大將軍，龍異魯爲武寧大將軍。皇祐二年，龍光澈以方物入貢。至和中西南蕃主龍以烈及龍異靜首領張漢陞入貢，命其首領而下九十三人爲大將軍，至嘉祐八年，龍以烈復至。大率龍氏諸部族地遠日貧，神宗熙寧中來見，賜以袍帶等物，刺其數於背。宋史是後南寧州，龍氏漸衰，不能統一諸番，龍氏亦分而爲三，而南寧州但稱臥龍番矣。貴州府志 臥龍 諸番詳表

羅甸羅氏。其先建寧郡人，傳至濟火，族愈顯大。前見梁武帝太清之亂，爨氏擅有寧州，中國呼之爲爨蠻，又號爲烏蠻，亦呼昆明蠻。羅氏世屬保氏，已而爨氏漸衰，羅氏東保竹子嶺，故亦號烏蠻，別爲盧鹿部，盧鹿者，羅之轉演也。西南俗尙鬼，歲時必合聚部落以祭鬼，推其雄長者爲鬼主。唐武宗時，羅氏鬼主阿珮封羅甸王，世襲爵。羅殿亦作羅甸，今貞豐之羅蕃甲。五代末改稱順化，宋初仍之，而夷俗稱爲王子，又別自分王子弟，亦稱王。

子順化王子，見於宋代之朝貢者。太祖乾德五年，有武才封懷化將軍。開寶二年，又封歸德將軍。八年，有若發。太宗淳化三年，有雨滯。至道元年，有歸德將軍以植，後封安遠大將軍。仁宗至和二年，有以崇龍氏入貢，皆見於宋史。其後羅甸國又別稱羅番，或單稱羅國。神宗熙寧六年，四月，羅番龍番方番石番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氈馬，賜袍帶，有差。元豐二年，九月，甲午，羅番入貢。哲宗元祐七年，西南番羅氏入貢。紹聖三年，羅番入貢。元符元年，西南番羅氏入貢。史均逸其名 宋南渡，常市馬於其國。高宗紹興三年，邕州置提舉買馬司，以市馬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帥臣領之。七年，胡順陟為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詔書褒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絁四千，廉州鹽二百萬觔，得馬一千五百，須四尺以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一尺，增銀十兩，有至六十七兩者。土人云：尤駟駿者在其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第官值已定，不能致此。自北諸番本無馬，轉市之南詔。南詔大理國也。桂海虞衡志云：南江之外，稍有名稱者，羅殿自杞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詔。羅在融宜之西，邕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為羅甸王世襲爵，歲以馬至橫山互市，亦有移至邕，稱守羅國王羅呂，押馬者稱西南謝番。知武州節度使都大照會羅甸國文字。按唐史稱東謝蠻居黔西，謝氏世酋長，部落尊畏之，然則謝番蓋羅甸之巨室。又其地近牂牁羅國，即羅甸國，羅呂其國王之姓名也。二十四年四月，己酉，羅甸貢名馬。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八番羅甸內附，以羅阿賁為羅甸國遏蠻軍安撫使。阿賁之後，內徙居於濠江之東，旋為龍氏所代，羅甸國遂亡。貴陽府志

姚州羅氏。姚州即今大定之姚宅，彝語稱要架者是。宋太祖開寶八年，羅氏為蠻州宋氏所逐，乃北徙。仁宗慶曆初，有曰得益者，居故姚州地，詣瀘州請命。瀘州言管下溪洞十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

得益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得益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得益爲刺史，鑄印賜之。得益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子僕射襲其號，弱不能令諸族，烏嚩有酋二，曰晏子，曰斧望箇恕，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箇恕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射屬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焉消井之阻，斧望箇恕近納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弱小，皆相與供其軍費。神宗熙寧六年，羅晏夷叛，詔熊本察訪梓夔，得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邨豪爲鄉導爾，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於朝，寵以刺史巡檢之稱，明示勸賞，皆踴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買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拒，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七年，晏州六姓夷自消井謀入寇，景思立戰歿，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烏嚩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罷點刑獄，范百祿作文以誓之，立石於武寧砦。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說誘招納晏子斧望箇恕及僕射皆願入貢，受王命，晏子未及命而死，乃以箇恕知歸來州，僕射知姚州，箇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並爲把截，將西南夷部巡檢。八年，箇恕老，以兵事屬乞弟。元豐元年，乞弟襲歸來州刺史。三年，乞弟反，四年，詔環慶副總管林廣征之，乞弟送款，廣弗許，自納溪進攻樂北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於落婆，乞弟復乞降，廣陳兵受之，乞弟遁，廣帥兵深入，浹旬，次老人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正月，次歸來州，天大寒，軍士凍墮，留四日，求乞弟不得，乃班師。是役也，師行凡四十日，築城樂北江門砦，梅嶺，席帽溪，西達消井，東至納溪，皆控制要害，捷書聞，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乞弟失土窮困，帝欲招來，會其死，遂已。俄而沙取祿路死，子髓弊襲政和五年，授髓弊西南夷

界都大巡檢。歸來州益今仁懷。紱永之地。晏子所居。益今鎮雄之地。羅氏鬼主後稱羅氏鬼國。理宗寶祐四年

五月甲辰。羅氏鬼國遣使報思播言。元兵屯大理國。取道西南。將大入邊。詔賜銀萬兩。使思播結約。羅鬼為援。

是時羅氏復據有貴州。分水東水西二部。水東稱貴州。水西蠻語。稱為亦奚不薛。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閏月庚

戌。羅氏鬼國主阿權內附。詔以阿權為安撫使。佩虎符。時亦奚不薛地多未附。各立寨。依險自保。十六年六月。

詔雲南行省左丞愛魯討平之。已而羅施鬼國復叛。即羅氏鬼國十七年三月乙未。詔雲南四川湖廣兵討之。六月。

丁丑。又使呂告蠻部安撫使王阿濟及萬戶谷坤招之。七月甲子。益兵征之。九月丁卯。羅氏鬼國主門察即阿

降於李德。乃改鬼國為順元路。以阿察為宣撫使。亦奚不薛又叛。復令湖廣兵討之。十一月丁丑。亦奚不薛降。

壬辰。亦奚不薛之酋病。遣其從子襲職入覲。帝以其不稟命。輒令從子襲職。無人臣禮。令湖廣兵勿還。已而其

酋請命。乃班師。十八年羅氏鬼國主阿利為烏瑣納空一部所侵。烏瑣納空即烏撒諭止之。十九年亦奚不薛又

叛。六月丁巳。發雲南湖廣四川兵討之。所部五萬餘戶俱降。其酋阿里遁。遂以戍之。二十年七月壬申。阿里及

軍民千戶宋漆富來降。始班師。其年羅氏鬼主阿利入覲。立亦奚不薛總管府。以阿里為總管。三十五年九月。庚

子。鬼國遣使貢方物。即羅氏鬼國成宗之世。亦奚不薛酋長女子折節。及宋隆濟反。陷貴州。大德七年。劉國傑討平

之。誅節及隆。濟留節養子阿闕。以撫其民。徙順元宣撫司於亦奚不薛。以宋阿畫同知宣撫事。阿畫應作阿重見前成宗

延祐五年五月辛酉。順元宣撫使阿畫以洞蠻酋黑冲子子昌奉方物來覲。旋以軍功受封爵。順帝元統初卒。

子伯顏。博花襲。順元等處軍民宣撫使。入番沿邊宣慰使。卒。弟霸翠襲職。貴陽府志餘見前。

西南五姓蕃。黔州涪州徼外。其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衰州諸蠻也。其地

東北直黔涪。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俗椎髻左衽。或編髮。隨畜牧。遷徙無常。喜險阻。善戰鬪。部曲共

一姓雖各有君長而風俗畧同。宋初以來有龍蕃方蕃張蕃石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朝貢受爵命。英宗治平四年十二月知靜蠻軍蕃落使守天聖大王龍異閣等入見詔以異閣為寧將軍其屬二百四十一人各授將軍及郎將。神宗熙寧元年有方異現三年有張漢興各以方物來獻授異現靜蠻軍漢興捍蠻軍並節度使。六年龍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覲貢丹砂鮮馬賜袍帶錢帛有差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加及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各省四方館撰儀皆著為式。元豐五年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百詔故事以七十人為額不許七年西南程蕃乞貢方物願依五姓蕃例注籍從之。哲宗元祐二年西南石蕃石以定等齋表自稱西平州武勝軍禮部言元豐著令以五年一貢為限今年限未及詔特令入貢。五年八年詔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龍姓於諸姓為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衣布袍蓋實貧陋所致帝御後殿見之元符二年又有牟韋蕃入貢詔以進奉人韋公憂公市公利等為郎將諸蕃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公章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蕃云。宋史

思州田氏。宋恭帝德祐元年四月癸亥加知思州田景賢與知播州楊邦憲並復州團練使。九月辛未加景賢福州觀察使。宋史

按思州在唐宋時幅員遼濶田氏世領其地史乘缺畧景賢之先人爵里名諱無可考者邊境事佚多矣思南府續志有田祐恭墓誌祐恭在景賢之先其事畧見於宋人之文惜宋史未載也。

附宋勅贈少師思國公田祐恭墓誌銘。

宋朝諱郎 于觀

故通侍大夫奉寧軍承宣使知思州軍州事克夔州兵馬鈐轄兼珍州南平軍沿邊都巡檢使贈正任

保唐軍承宣使再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師思國公以昭興二十四年秋七月九日薨越十有七日諸孤奉襲

事，葬公於婺川縣歸義鄉西山之原，附祖塋也。時觀備員黔貳，熟聞公之威名，重望仁恩，厚澤恨不及見而公已歿。未幾，其子汝瑞以門人李莊述平昔所紀公之事，實屬觀求狀。公諱祐基，字子禮，威名有素，未受命間聞靖州失警，以急來告，乃父當行，阻疾弗克進。公曰：「諺有之，養子所以防老也，吾敢辭難乎？」代父而往，死無悔矣。元符二年，以幹幹蠱，授練使。正和二年，黃楊洞酋冉萬花四族不軌，侵犯黔州，殘民掠物，大爲邊害。郡將陳括知公之雄，乃召委其事。公既承命，躬領家僮，自備糗糧，收冉萬花俘楊文勝冉萬發萬朝路洗王等歸，至郡城戮於藁街。朝廷褒其忠勇，特授成忠郎，充思州邊西巡檢。五年，統義兵策應瀘南，解梅嶺堡之圍，以功轉忠訓郎。繼而討晏州賊，以功轉武翼郎。六年，幹播州邊，轉武節郎。七年，安定播州，遏絕楊維聰之暴，以功轉武翼大夫，加榮州刺史。八年，救石泉軍，至白沙寨，退戎兵，以功遷武節大夫。凱還，被召赴闕，遷武德大夫。重和元年，建築思州，有勞，遷武功大夫。宣和元年，授瀘州兵馬鈐轄，再承詔朝參，加忠州團練使，賜金帶器幣等物，寵賚優隆。朝辭，加貴州防禦使，差充成都府路兵馬都監，同管兩路巡檢，利州住劄。以母老，乞免。再充思州邊西巡檢。建炎二年，兼知婺川縣事。公化鄴未寧，知兵不可戢，且遇時乏軍儲，以萬緡獻助。朝廷以爲有憂國之心，陞右武大夫。王闢寇歸州，圖入蜀，哨聚者衆，其鋒甚銳。公統兵收王闢，復收郡邑，蜀賴以安。紹興元年，覃恩，遷中允大夫。再賜金帶金幣，已而桑仲郭希叛於興山，圖蜀與王闢同，而軍勢倍之。公復統兵擊破，遷侍中大夫，以功轉五官。紹興二年，以保蜀勞動，加華州觀察使。三年，金人加犯梁洋，四川宣撫處置使張浚會集諸路將禦之，公被檄，行無逗留。既至，金人望風退走。賞軍器鞍馬等物，遷通侍大夫，知思州軍州事。七年，朝廷以公撫循彝民，備見勳勞，賜璽書金帶。明年，以母憂解官。又明年，被命起復，仍領州事。十一年，以累大功，加邊郡承宣使。又遷奉寧承宣使。二十四年，以疾薨於正寢。贈正任保康軍承宣

使贈七子恩澤，乃命子汝瑞襲守。後以兩郊大禮恩，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師忠國公。當疾，召子孫立於前，誠曰：吾自入仕僅五十年，歷事三朝，治郡九域，建功立業，始終如一。今爵高祿厚，無愧無忤，爾等子孫當效祖考勤修乃職，慎守邊方，安集居民，匪懈匪怠，勿違。觀僅依事實敘之。銘曰：維思為州實古黔中，田氏世領肇唐永隆。有聞家聲，刻銘在鐘。傳逮正永，當宋熙豐。除亂翦寇，庸充厥宗。雲聚鳩散，軍虓臣雄。慶流三世，生少師公。子禮其字諱曰祐恭，孝不辭難，代父匪躬。再萬四族，跳梁蝥蟥。戮於藁街，資公拆衝。解卜漏圍，晏州討凶。安寧播城，遏絕維聰。鄉國連築，白沙退戎。擊走郭希，挫桑仲鋒。不一其書，偉哉駿功。再朝闕庭，晉接春容。錫賜承官，贈開儀同。剖符郡國，祿厚爵穹。策勳立業，無媿始終。少師之生，勇氣貫虹。死而不泯，神明與迪。旗幟隱顯，恍猶公逢。谿彝震聳，克端四封。何以致之，口惟一忠。資以雲來，無忝乃翁。鑒此哀銘，六六無窮。

獎州田氏。五季時溪州刺史彭士愨等以溪錦獎州歸馬氏立銅柱為界。宋太祖乾德二年，溪叙獎等州民

相攻劫，遣殿直牛允齋詔諭之，乃定。九年，獎州刺史田處達來貢。以後漢瓊漢希漢能權保全等按獎州田氏據貴州

乾通志及各府名人皆受朝命。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賜獎晃叙彝元錦費福等州器幣上御殿親視之。宋史

珍州田氏。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珍州刺史田景千內。按宋史云：西南溪峒諸蠻皆黎瓠種，唐為要關。周世其家，顯盛官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既霸，遂服。

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略起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為武陵郡武成武中或大為遠鈔
 退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之槩帥中郡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附置
 辰州唐置錦州獎州溪州巫州紉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澄山阻江殆十餘萬至
 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州劉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獠保聚依山阻湖思得
 周行逢時數出寇邊辰永二州設掠民畜無寧歲太粗既下武健多謀在行達
 智險匪勇智可任者以辰州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達
 州時日馴練七兵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辰州刺史官其來殿莫不從風而靡各得
 以開五年，以珍州錄事參軍日思曉為博州牢城都指揮使，開寶元年珍州刺史田景遷言：本州連歲災饑，

乞改爲高州，從之。

按宋史高州蠻云高州蠻故夜郎也在潯州西南宋初其酋田仙以地賜名餘內州拜爲刺史以地多火災請易今名大觀二年有騷解下上族納土復以珍州名云

八年，景遷卒，其子衙內都指揮使彥伊來請命，即以爲刺史。眞宗咸平二年，高州刺史田彥伊遣子輸兵器。

貴州通志云田彥伊子承寶等百一十二人來朝承寶乾隆爲山河使九溪十區撫諭都監溪洞諸彝皆誓服六年四月，丁謂等言高州義軍務頭角田承進等擄

生蠻六百六十餘人，初益州軍亂，議者恐沿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家子弟捍禦，羣蠻因熟漢路寇掠而歸。

謂等至，即召與盟，令還漢口。既有生蠻違約，謂遣承進率衆及發州兵擒獲之，焚其室廬，皆震協伏罪，謂乃

置尖木砦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洞田民得耕種。景德元年，高州五姓義軍指揮使田文部來

貢。三年，高州新附蠻酋八十九人來貢。四年五月，以高州刺史田彥伊子承寶爲寧武郎將，高州主軍都指揮

使田思欽爲安化郎將。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砦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

不許發兵。天禧二年，辰州都巡檢使李守元知辰州，錢絳等破蠻寇，刺史彭儒猛亡走，詔高州蠻捕儒猛來獻

者，厚加賞典。宋史按珍州田氏在宋史可考者僅此餘待考

古州向氏。宋眞宗咸平元年，古州刺史向通展以芙蓉硃砂二器馬十匹水銀千兩來獻，詔有司鑄印以賜

通展。天禧四年，古州向光普遣使鼎州營僧齋以祝聖壽。二年，知古州向光普自言嘗創佛寺，請命報國，歲度

僧一人，許之。以後行猛，永豐永昭皆受朝命。宋史

誠州楊氏。誠徽州唐谿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首領楊

蘊始來內附。五年，楊通寶始入貢，命爲誠州刺史。淳化二年，其刺史楊政巖復來貢，是歲巖卒，以其子通盤繼

知州事。熙寧八年，有楊光富者，率其族姓三十三州峒歸附，詔以光富爲右班殿直，昌連五人補三班奉職，晟情等

十六人補三司將軍，繼有楊昌銜者，亦願罷進奉，出租賦爲漢民，詔補爲右班殿直，子弟姪十八人補授有差。

陽軍劫... 蠻結西融州蠻... 仁備住來兩路為民患... 調兵屯渠陽至萬人... 湖南亦增屯兵... 應援三路... 俱驚朝廷... 乃移省事... 議廢堡砦撤戍守... 而以其地予蠻... 乃詔湖北轉運副使李茂直招撫... 又遣唐又同措置邊事討之... 後以渠陽為誠州... 命光僭之子供備庫使... 昌達供庫副使... 楊昌等同知州事... 而貫堡豐山若水等皆罷戍... 擇授土官... 俾又開燬樓櫓... 撤官舍... 護領居民入砦... 崇寧初改誠州為靖州... 史宋

石人普寧部兩王子... 石人山在唐宋矩州之西北三十里... 即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之所居也... 王子若藏見上宋太祖乾德末... 若藏使其子普貴納土... 太祖予之... 刺曰... 予以義正邦... 華夏蠻貊罔不卒服... 惟爾貴州... 速在要荒先王之制... 要服者來貢... 荒服者來享... 不貢有征伐之兵... 攻討之典... 子往年為扶播州楊氏之弱... 勞我王師... 罪人斯得... 想亦聞之... 有司因請進兵爾土... 懲問不貢... 予則曰... 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 窮兵黷武... 予所不忍... 尋乃班師... 近得爾父子狀... 知欲向化... 乃布茲文告之... 爾若挈土來庭... 爵土人民世守如舊... 府志

普里之先曰濮君... 克與烏撒同祖... 有柏墨者... 自濮徙居之... 彝謂普里為播勒... 宗為王... 主為華... 故呼普里為播勒... 大革... 傳至於唐世... 內附... 唐為之置普寧州... 今安順府南七里... 羊武大寨有土司故城... 即其地也... 唐天寶時屬南詔... 宋會... 中... 封普寧靜王... 即普里部也...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普露靜王附... 牂牁入貢... 使者號若土... 事見五代史... 普露靜王即普里也... 其親統之部... 曰雞場部落... 王子若冷於宋太祖時受封為歸司... 戈... 府志兩都之事... 向考者... 此普露靜王宋史佚其名餘待考... (待續)

州文獻季刊 第三期合刊 撰著

莫友芝專就四庫簡明目錄。將各書刊板善劣時代。箋注各條之下。
又采錄邵懿辰所見經籍筆記。其子澐孫。錄爲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十
六卷。四庫著錄各書外。間及存目之書。其四庫未收者。亦記諸上
下方。蓋專述四庫書板本行款之作也。

——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

鄭子尹先生年譜（續前）

凌惕安

道光十二年壬辰（一八三二）先生二十七歲。

春書販至，有禮書數種，先生急欲購獲，議價二金，計無所措，舍之以告母，母曰：「彼能欠乎？」先生曰：「雖春放夏收，然爾時終無出。」母曰：「但爾時收，我珥金環，易一足酬之，其一仍可化雙珥也。」先生於是得讀禮書數種。據母教錄

先生年來，漸省簞瓢事。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窮窘已甚，詩有甕盎一首，胸懷灑落，而亦調侃不少，茲錄之：

「日出起披衣，妻前致辭。甕餘二升米，不足供晨炊。仰天一大笑，能盜今亦遲。儘以餘者爨，用塞入口。飢吾爾可不食，徐徐再商之。或有大螺降，虛甕時時窺。」據集經集詩集卷二

二月十一日，子知同周一歲，先生詩有阿卯晬日之作，寫家庭瑣細，而能春容大雅，至理真情，感人最深，錄之：

「貧人養兒女，其苦安可言。計日喜存活，及歲能無歡。我非無大男，天不與我平。踰年幸舉汝，苦道方艱難。萬卷不能炊，一錢丐人艱。汝顧生健食，飢啼可勝憐。爾升買市米，歸已亭午間。待飽化為乳，乃及供汝餐。嘗恐刀難活，咻嗅行周年。身中百衲衣，五色化班班。頭上紅錦帽，金錢龍鳳盤。涎衣被頸下，又抱當胸前。吾貧那辦此，見汝從母賢。俗情重晬日，烹羊宰肥豚。怕要聚二族，喜氣令冬溫。吾此為單家，力又難擅葦。亦復潔蔬食，為兒薦蘋蘩。祝畢抱汝拜，忍涕為笑顏。我族食遵義，八葉當我身。維昔別子公，鋒冠劉縱軍。播平不與賞，屯耕水煙田。謀力著新站，氣欲無奢安。鷹鳩起笏擊，郝卒賴以全。定國與捍患，飲井俱忘

源。洪柯有榮悴，欲語聲已吞。先世一卷書，今惟吾家存。將復高祖德，未必非蕩遙。想見靈之來，喜添一代孫。子孫不易為，撫首增浩歎。汝母羅百貝，試兒心向先。麟列圖與書，錯以聿與研。古印大如斗，中央獅伏跽。寸幅我新畫，上有米家山。抱持不可律，爬按隨掀翻。乃左持古籀，右手持天元。大笑真吾子，此意宵非天。我年七八，逸氣摩空蟠。讀書掃俗說，下筆如奔川。謂當立通籍，一快所欲言。狂謀百不遂，親老豕益貧。頭顱近二十，心平無波瀾。窮達知有命，浪走無乃顛。觀海難為水，一執思專門。幾年費心血，畧識書數原。父落子肯穫，夫豈不願然。即今盛平世，經術招儒冠。立成具推步，不用暱與蕃。兩闈禁篆體，隸楷須同文。兒亦焉用此，來踵阿爺跟。六經麗日月，義若東溟寬。取汲任其才，收效無鈍頑。小用為帖括，命來即稱官。騰身九霄上，袍笏光且鮮。一生免長餓，親戚分唾殘。世間富貴人，得力文幾篇。兒其速長大，破樓思著鞭。與作鼠銜薑，膏為麥爭秬。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入夏，米難乞，市糶復踴暴。先生一家八口，皆飯麥，其艱苦可見，有詩錄之：

「北人食主麥，南人食主稻。平時作餅餌，快啖爭且譟。飯之乃愧貧，好惡殊顛倒。入夏米難乞，市糶踴復暴。焦麥餘兩甕，八口朝夕靠。初嘗賴羹澆，再進乃深好。法須甬皮精，朝食晚可到。固知吾輩腹，何物不堪犒。女子乃驚詫，達人即相告。」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有玉蜀黍歌之作，請玉蜀黍乃古來之木禾，徵引詳博。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秋黎兆動種菊盛開，招先生同賞。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鄉里豺為患，頗猖獗。先生感喟百端，有捕豺行之作，寫豺勢之橫，厭食豚犬，遂至食人，可以風世。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母黎石臂枯，牀蓐輾轉。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九日，禹門寺登高，先生與黎兆勳侍黎愷，用馬東籬秋思雙調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句，分韻。據石頭山人遺稿

閩重九，先生與黎愷黎兆勳復登石頭山，飲普同塔下，用東坡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句，分韻，是日先生畫寺壁甚壯奇，故愷詩有「……潮也會吾意，粉壁拂塵封，淋漓潑醉墨，鬱鬱盤雙松。」句。據石頭山人遺稿

程恩澤為廣東正考官，得士番禺陳澧溫訓等。據翁同龢集詩集序

王念孫卒年八十五。據本傳

道光十三年癸巳（一八三三）先生二十八歲。

正月二日，黎恂黎愷飲於先生宅，雅泉公款接之。據石頭山人遺稿

為莫友芝題所藏文衡山西湖圖。據巢經巢詩集卷二

母左臂亦枯，先生以唐孫思邈千金方治之愈。

五月一日，因祀孫華原先生，有詩：

「……惟我祿命薄，能養馬犬米，隨碎而餵，累母日非淺，勞辱固天性，匪貧膏盡願，牛兒不得力，精血

就衰殄，去年右臂枯，牀蓐哀輾轉，今年左復爾，筋骨痛如刺，仰天呼以泣，無術效含吮，惟此孫夫子，仁恩

動繾綣，金方出吓吓，世日不能闌。」據巢經巢詩集卷二

內妹黎湘佩來省視，將歸，先生留之，詩曰：「欲歸何事真無說，飲過葛蒲不汝留，算待明年方見汝，明年又

識果來不，一情文真摯。」據巢經巢詩集卷二

先生手植樹多已成陰，量枝數葉，日徘徊其下。是年有山中雜詩四首。據巢經巢詩集卷二

夏，先生邀仲舅黎愷觀荷。據石頭山人遺稿

八月所著說文新附考成。原序署道光賜大帶著歲壯月書於巢榭巢之東室本集無此十八字惟姚氏恩准齊齋書有之今原稿本存荀香室

說文新附考自序云：「說文新附字徐氏意乎非也承詔焉耳然徐氏病盡俗乎非也不先漢亦不隨後字。孽也何俗乎爾然則病徐氏何病有二有注為後人加者外皆意古有矣不知其正體說文具未暇審如譌變者具注中至古有說文俄空焉亡矣前有據若補錄善於醜粗等而不能雖承詔夫安不病匪獨病徐氏也彼所附世多即為說文亂舊章迷後學好古者矯之又別其為脫寫隸變概俗之不屑道則說文亦病焉余為此乃臚刊之稽諸古推著其別於漢成變制於魏晉六朝之際使說文正字犁焉別出逸者詳前考不復言庶許君無遺漏之譏亦令兒輩執經問字知時俗增變原委云爾」據巢榭集文集卷四

至日，雅泉公招黎愷賞雪。據石頭山人遺稿

程恩澤已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據阮撰墓誌

道光十年甲午（一八三四）先生一十九歲

是年詩有：「山居」夏晚「午起」庭樹」等，蓋與物情共清暇也。據巢榭集詩集卷二

檢外祖黎安理文稿，感而成詩，畧曰：「八股行海內，於今五百祀……小技誠未尊，大醇亦無幾……惟昔外王父，孝友發屯否，多能出少賤，此事特深至。出入對偶法，鈎提古先髓。食時可百篇，占授懶自紀……呼母來從居，日已歸故梓。七十老孟公，處置到雞豕。三日一來過，瑣瑣身料理。此

義今則無，死或不相視。固知有言者，天性復如此……想見仁者心，何嘗知有死。回首十六年，面命猶在耳。兒長業日荒，欲言自先蕙。司馬有道文，傳佈竟誰事。臨風一撫額，高山悵予跂。既以負先生，又以

負母氏……詩集卷二

四月二十日舅氏黎恂咨選泔京先生隨母氏送之於門，復因恂上書於程恩澤述爲學要旨，錄之。

載恂以八月二十七日申刻到京住樓挑斜街吉祥店

「某再拜，謹奉書程侍郎先生，別五六年，窮處萬山之中，不與宦遊者相接，以故先生出處行事，都無自聞，惟去年在友人所率，繙一他人詩，知有石湖潭西之遊而已。伏惟勛德日隆，勛靜禔福，某賦受至愚，不通曉世務，然頗樂讀書，此先生所素見，至今二十九年矣，居此邦，勉師友，剛切任性，不知所裁。邑之夫，咸竊託爲怪物，怪不怪，固不屑與深辯，但傷齒益以長，而驚鴛所之，冥冥無指導，可恃，偷行之已遠，忽覺路非，彼時卽欲轉而再行，筋力已不任用矣，豈非冤哉。苟卿有言，良醫之門多病人，今珍之病，不能自名，亦不知果病與否，然既呻吟在門，雖不病猶當切而藥之，而況其果病也。夫某之病，實原自先生，念昔從遊於南，以師弟之愛，朝夕之親，窺先生盤盤鬱鬱，宵羅衆有，其言論類非宋明憑肌擬度者，倫其筆爲文章，則如聞先秦兩漢人聲息，當時雖不識何以至，然心固已知某所爲者，特剽竊涉獵焉耳，非古人學也，旣而歸，寔數不克自，振一再試於鄉，皆無所得，而家益貧，計無復去處，始喟然曰：嗟乎！限之天，限之人者，旣莫能強矣！莫阻我而不爲，又緊誰怨哉？於是意尋一求古人之路，先讀說文爲本，佐以漢魏人小學，及希馮元朗以下等書，別聲音辨文字，效古之十歲童子所爲，乃卽以讀經，又卽以經讀字，覺其路實直捷，履之甚安，遂斤斤恪守尺寸，不肯以宋後歧出汎濫紛其趨。年來積染成習，漸不自量，思考十五篇沿譌脫屬，誓向來說不安者，以自效於許氏。草創俱無體段，或一旦悔悟而焚棄之，或終不悟而竟成之，皆不可知。其他狂惑跳叫，中無自主，大氏類是。某所謂不自知其爲病與否，必待先生之切而藥之，意正爲此，前數

讀書道里悠遠，未知果達，惟日北望，庶幾一示以爲學之方，使此身不恨虛廁於大賢之門，怒焉六載，絕無消息，居嘗自念我邊方人，諒終無大就，教不時辱，或以此。又念先生愛我厚，當不若是。展轉於中，不能自甯，反而顧藐躬，益瞿然愧厲矣！茲舅氏咨選來京師，必且走謁左石，知此紙決不浮沉，區區之心，不勝覩縷得先生終教幸甚幸甚！

據果經果文集卷三

旋又上書恩澤求爲外祖撰墓誌情文並茂以謂所以重外祖之行敬先生之文而又所以報母氏生我之

萬一也。據果經果詩集卷二

與鄧顯鶴書先生之爲學及與顯鶴交態皆可見錄之

「昔者相遇長沙，淺陋無所識，年少不自掩蔽，其可笑甚矣，乃豁達忘年，深心獎美，不知何所取於某，而眷愛若是，意者文字因緣，必使某挂名集中，而先生暮年所知識，亦不可無某其人耶！某賦性愚鈍，又僻在此邦，於世所有文字，不能盡覽，天下士今有幾人，亦無從悉知。然自魏晉以迄近今，所謂卓然成家，不可磨滅者，雖未闢其籬籬，竊由遙而望之，見其規模大概之所在矣！先生之詩，無蹙詞，無竭旨，人已欠伸，已方泰如。宕肆汪洋，仍自無盡，而渾厚沉著，畢歛鋒稜，如黃河曲曲轉注，緩帶裘也。譬如引弓，若體直志正。命而後中，海內當不乏人，使與先生曠強角力，恐不面張筋絕者，尠矣。如此而不傳後，卽先生甯信之乎？某目大腹空讀，並世人著作，少所當意，每誦尊篇，不覺心服，誠見夫學之非難，而才之爲難，此中消息有分寸不可強者然也。數年來，家益貧，親益老，且多病，依戀春暉，窮愁無似，無可爲先生告者！自度學不足經濟當世，抑又無從得之卽得之，強木不慣曲，膝鞠躬，亦隴種東籠而退耳，以故進取一念，直付東流，思有以塞先生厚望，初頗留意詩文，苦才力不給，亦懶從事，自笑天與我明經絕大頭銜，顧名思義，求無負厥

職斯亦可了此生矣，又何暇多求哉？所獨深念者，以先生有數人傑，相去只二千里，萬山間隔，尤不能來；欲奉一書，又未悉吟硯所在，計昔詩人如李杜韓蘇皆卒不滿七十，今先生已六十矣，恐一旦天以此例律之，竟使吾生抱不獲再見之恨，每一憶及，深用悵然。若明歲老母安健，竟贏糧訪先生於資湘之間，亦未之可知，惟省應接葆精神，是望諸郎克繼家學，知老懷於此興復不淺也。大集刻成否，宛轉寄一部，易到。

若復不棄疏狂，而賜教則幸甚不宣。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本年將應鄉試，先生於夏間到貴陽。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至息烽喜得大雨，有詩。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六月二十日晨雨降，有詩。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夏嘗出貴陽威清門，繞郭而西，村景可愛，有詩。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游雪涯洞有詩。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秋試不售，返里。據集經集 詩集卷二

八月二十七孔子生日，先生為子知同發蒙，每日：「我五十九歲，初見孩開口讀書，不欲其懶惰，又不欲其

太苦，汝教之當知有劉居正，又當知有王述。」據集經集 教錄

自貴陽還至遵義，有詩招黔西張珩。此詩可見先生治學宗旨，錄之：

「世儒談六經，孔子手刪止。安知口所讀，皆屬康成定。念昔諸大師，芻餽守殘賸。微公集厥成，吾道何由徑。衆流匯北海，乃洗秦灰淨。佛法千年來，儒者各涵泳。未聞道學名，自見忠孝競。程朱漸運生，力能剖其孕。格致豈冥恒，祖周實郊鄒。俗士不讀書，取便談性命。開卷不識字，何緣見孔孟。頽波及前明，儒號七佛

性。季世累藉古，小悟非大醒。絕學興皇朝，談經一何盛。顧閭實開宗，醇博亦莫更。後起復宏暢，賈孔妒且敬。近來經韻翁，照古有毛鏡。常遣明六書，羣碩莫敢諍。更待盧王輩，精識邈平竄。顧惟十數公，爛誦不計乘。其於漢前籍，字字經細證。精能固殊尤，細心亦天性。直聳高密堂，上與日月併。我無能為役，覺自此身剩。細傍先人牆，操戈助攻并。諸老啓旌門，後至許同盟。逝將及今去，祀血幾何凝。眷言念我友，短小悍而橫。招君執桴來，助我鼓聲勁。無為百年內，齷齪守貧病。」據果經集詩集卷二

霜曉過禹門寺有詩 據果經集詩集卷二

無事到郡游三日有詩二首。一見先生之落落寡合。一見與莫友芝交態錄之：

「入城恥人見，入店愁主憎。朝飯熟未興，夜鏡續還曉。默默但遊寢，與語殊不了。客似無一識，來者盡頭掉。勸客衣而冠，何家不堪造。渠門多貴人，無我未為少。亦未用彼敬，謝不相慟。」

「莫五似裴迪，邈然清妙機。喜讀不急書，堆按亂不齊。興來即相過，談諧無町畦。清坐或終朝，不避子與妻。黃花長於人，色勝金留犁。告我春種時，親送斤竹溪。大笑此言信，勞君十甕齋。我言亦妄耳，子試妄聽。」

奚 據果經集詩集卷二

十一月初十日 據果經集詩集及石頭山人遺稿按黎愷石頭山人詩稿除夕與子尹仲成襄城度歲詩有出門五十日句知啟行係冬月初十日 先生與仲舅愷內弟兆

興同入都山極口入安化，經偏岸省谿司放舟至銅仁；由銅仁登舟入湘銅仁江舟中，有詩六首。浦市舟中

黎愷與先生話舊，愷有詩 據石頭山人遺稿及果經集詩集卷三

至明口池，有詩寄鄧顯鶴 據果經集詩集卷三

半十一月朔泊樺源夜半，釵破水沒半。船翌抵武陵，啓箱篋皆透漬，烘書三晝夜。凡前所鈔述者，或燒或焦，

成殘稿，爲之浩歎，因有武陵燒書歎之作。寄情遐想，匪夷所思。錄之。

「烘書之情何所似？有如老翁撫病子。心知元氣不可復，但求無死斯足矣。書燒之時又何其有如慈父。怒啼兒，恨死擲去不回顧。徐徐復自摩撫之，此情自癡還自笑。心血既乾轉煩惱。上壽八十能幾何？爲爾

所累何其多！」據集經集 詩集卷三

白石橋驛行雪中，至四更追及於麗陽。至宜城值大雪，又車湯具茨山下，就民家買雞子，二百錢得六枚分

食之。又車臨黃城山麓，荒陞冷月，渺無人煙，但聞狼聲四噪，持分靜坐，飢至明午，乃出陷。據集經集 遺詩卷二

旅經公安松滋，除夕至襄城，有傷歌行之作。據集經集 詩經卷二

是年，次女章章生。據集經集 詩集

王引之於是年秋間卒。據本傳

是年作文，有上程春海先生書，再上程春海先生書；重修魁星閣記；斗亭記，與鄧湘皋書。據集經集 巢文集

道光十五年乙未（一八三五）先生三十歲。

元日至石岡有詩。

人日渡榮澤口有詩。

過邯鄲有詩。

湯陰謁岳廟有詩。

經稽侍中祠有詩。

望蘇門，懷孫鍾元先生有詩。

謁比干墓。龔畔有一石，與心絕肖，持以歸。故詩有「龔畔請攜卷石去，按間時見昔年心」句。

過南陽宿穎橋。以上據集經三

以正月抵京師。多識知名之士，取助益宏。據子尹府

至是，別恩澤七年矣。京師相見，恩澤為先生點定說文新附考。據點定原本

將歸，恩澤留卒漢業，介館學士王宗誠家。先生思歸切，別恩澤於兵馬司前街住宅，恩澤旋同步月送先生

至驟馬市大街。據集經二

王引之去秋卒，先生不獲見為憾，以謂今世應無可共語者。據集經三

伯舅黎恂，先生以待銓在京，至是留十日，先生遂侍恂歸。據赴銓日記及石頭山人詩鈔按黎恂別兄詩有

生借愷到京纔十日復侍恂歸

三月初十日，先生生日，沙洋有詩舅氏黎恂亦有句贈先生。據始石齋詩鈔及

自沙洋步至黃家林，就舟二十里，村景絕佳，有詩。

在公安見居民種菜，即以敗網為籬，以為奇觀，因有網籬行之作。

歸途過武陵覺家已近，念貧豫愁小兒女入門索包裹，因有詩。

舟行經辰溪山人崖狗足崖白龍崖奇譎可，玩戲為詩。以上據集經三

五月自京歸，攜有雙鈎石經殘字，因乞莫友芝書兩漢金石記，九月友芝依其字樣真寫一通，其跋曰：「乙」

未五月子尹自京師歸，攜有雙鈎石經殘字，云摹自吾宗所藏，搨本原，跋謂與覃溪著錄大異，疑是芝

萊閣洪刻，因乞友芝書此容相寄。曰來無他勢，卻為刺出，依其字樣，真寫一通，卷末二詩，亦是先生自

記錄心經及刻石原稿之作。一並書附鄭君附之摹本之後。道光十五年九月既望。寫畢。記紫泉莫友芝

據英友芝原書兩漢石記
第三卷跋原本今藏荀香室

黔西史牘書中據家傳按勝書字茨洲黔西州
人工詩有秋燈畫荻草堂詩鈔

雪中度吳橋至郡據集經集
詩集卷三

晨出樂蒙冒雪至郡。民生家計愁上心來。因次東坡江上值雪韻。詩寄唐生之作。靄然仁者之言。

莫友芝已先十日北上。先生作詩追寄之曰：

重安江前雪映。天知君此時到其間。兩夫昇之擔一肩。荒荒瑯懸山復山。子行七日我西還。播城雪夜雨似
線。以吾念子衣枕寒。知子於吾亦懸懸。人事乖迕堪浩歎。隔六十里乃天淵。舊約送子意頗繇。既去矣復
從何言。少年科第世俗似。一日聲名即聖賢。子兮織錦古研班。媚世復解渣壯丹。又始弱冠誰不研。金門
玉堂無子艱。念我才具未老堅。論戲遠媿鼉賈班。折腰屈膝又所難。自計豈能事上官。雖云汝墳迫周磐
密縫之心亦可憐。取彼償此心已酸。况又未操必得權。吾以此乃今閉關。縱有貴命膏弄捐。父母俱存兄
弟全。癡兒問字妻紡棉。詎免心勞身以安。但無遠別吾終焉。子今偕計趨春官。歷鍊酸骨閱山川。河聲嶽
色浩漫漫。吞納胸中同鬱盤。獨慨宿孫近頗慳。罕聚輦轂散若煙。阮蓋程海春二老海內觀。子往謁之問淵
源。必有告子乎勉旃。高堂雖老健加餐。長昆弱弟善承顏。及茲餘暉快著鞭。木天固有君舊旣。然藉止此
為親歡。得意慎勿受所牽。明年馳傳歸白田。阿爺攜子笑欲顛。阿孃撫子衣錦鮮。孺人見子屏風邊。我從
山中繫行纏。秋當與子對牀眠。聽子聞見勝今年。作詩一笑隨風傳。以上據集經
集詩集卷三

黎愷大挑二等補貴陽府開州訓導據沙灘黎
氏家譜

是年作父有外祖靜圃府君家傳

據巢經巢文集

道先六年丙申（一八三六）先生十一歲。

唐秀才成杰，字璋人，居郡西鴨溪側。先生昔往省先墓，常主其家。今年正月，先生過其家，似亦為省墓也。先生語杰，謂歸即赴滬，杰有詩二首贈別。

勇氏恂，知雲南平夷縣事。正月，先生往省，遂客墓所。將行有詩，却寄廉珏兩弟。

道經安順府鎮甯州，觀白水河瀑布，有詩。

白郎俗宿毛口，有詩。

自毛口宿花壩，有詩。

生日，在平夷，有詩書所懷。

一今年歲丙申，今日月初十。年是母生年，日是我生日。我年已三十，母年六十一。母老兒亦老，兒悲何由說。牛世求祿心，甘為古人拙。負母一牛力，枯我十年血。維母天地眼，賣命不賣術。但母得如此，又敢自暇逸。千秋非所知，兒死此事畢。

之卑浙廠，道中有詩。

月夜誦山谷江湖吞天之作，感次其韻。

端午憶卯，有詩。

在平夷幕讀日知錄，有詩。

自霑益至宜威，入東川，寫沿途苦况云。

「出衛更似居衙苦，愁事堪當異事微。逢樹便停村使宿，與牛同寢豕同興。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任詔東坡渡東海，東川苦到看公能。」

經行山中，皆地經行山皆廣而民稀，且窮，將終不能富庶，慨然有作。

到者海鉛廠，尤爲奇懷，所想不到不者。有詩述之，蓋不啻人間地獄也。

黎恂弟憐，先曾在平夷，今將歸里，先生送之城東雙穗橋詩以送之，有「我甯飢餓不出門，若負此心有如水」句，其愁苦可想。

中秋日飲韓錫

按錫字仲山

學博官舍，官舍多竹，有高樓，自云荒城勝賞。

莫友芝下第還鄉，有書來滇，先生有寄答莫五詩，錄之。

「南化三萬里，得歸便可喜。止當看山來，名心淡如洗。君才不一世，君心不竊比。水母目濛濛，爲識長鯨事。何必說高言，不入里人耳。自北此病藥，固讓漫勃使，且無觀古賢。誰能不駮訖，金待百鍊柔。木要九杓美。安知屢摧挫，學問不在此。邇來吳橋上，櫃塵光玼玼。左對而右弄，弟妹繞眉背。朝會小齋食，夜温比堂被。閒來擁寒氈，鉛槧伴鍼帶。富貴誠無權，茲豈不足恃。俗兒那可道，追羶若奔蟻。神血先未凝，尸蟲食其髓。可憐富當年，贏作昏昏鬼。念此聳毛骨，百年固無幾。父母七尺軀，責備寒天地。區區一科目，真不與榮靡。我今老復懶，貧賤不自恥。瀾浪適平夷，半載絆鹽米。叔夜本無蟲，把搔不自已。數月斷家書，鄉夢亂難理。未識今年秋，溪田有收否。又未識家人，御冬作何計。阿卯出門時，論語讀數紙。至乃知所誦，曾否到孟子。悠悠我之思，脹中轉輪似。各何接君書，亦復窮爾爾。下無繼袴襦，上無奉且旨。吾儕儻定窮，理也奈何彼。子貧且在家，我貧更客裏。客裏貧轉甚，春衣今未褫。日夕數來否，弟輩黔以俟。擬得一個來，茲事有人庇。依

然滿篋書，隨渡烏盤水；攜手慰離索，一笑愁城圯。翻甕飽黃霽，冷尋紅葉寺。更當出密籬，共讀梅花底。

平夷驛馬祖祠下柏將圯，先生命伐之，其擁掛諸石，不忍棄，移作假山於祠後庭。以上據巢經集詩集卷三

是年五月，長白德享字雲衢，自仁懷移攝遵義知縣。據梅福譜序

冬山陰平瀚字樹，任遵義知府。據梅福譜序

在滇度歲。據巢經集詩集卷二卷三

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先生三十二歲。

人日，在嵩明道中。

正月，往歸化寺看山茶有詩。此詩極膾炙人口，有曰：「……我來看花適正月，更有小妹相攜扶，眼迷不認

一切佛，興熱欲返巢經廬。口談樹高向母贊，指形花大為母娛。但恐此境未親見，鹵莽而言終未誣。題花

要令現紙上，正為此花天下無……」

往紫雲庵看海有詩。

過圓通寺，登補陀崖，詩。

泛昆明池，至近華浦，登大觀樓有詩。

二月初八，攜舅家弟妹，重上大觀樓，以明日啓行歸黔，應聘掌院。以上據巢經集詩集卷三

歸途，宿普定，有詩，却寄黎恂新平。詩凡四首，有「少小諸兒中，舅氏謂可語」句，於此見恂有知人鑒。據巢

詩集 卷三

抵遵義，長白德享攝縣事，延主啓秀書院講席，攜弟玉就讀。

先生自丁酉以後受聘住郡城，東里去郡城八十里，先生每年數數還鄉省親，是以先生詩曰：「丁酉以還，食於郡八十里，歲八九旋。」據巢經巢詩鈔卷六

德亨久耳先生名，知先生制行端潔，著作繁富，為黔中不易觀人物，思先生一至其室，而渺不可得。據蕭譜序

時遵義府知府，為山陰平翰，先生與之唱和甚歡，有次韻和郡守平樾峯懷陳省庵，玉劉研莊，陸兩前守詩

旋平翰次韻見贈，兼商輯郡志，先生有詩奉答，此為遵志權輿，有曰：「獨思有此邦，味味占疆畝。公能念

圖志，山川感嘉臚。此雖百和羹，成味非一嚮。父母苟作文，子弟爭繙典。地高聲易呼，袖長舞方展。請遂導先

路，茲事有人踐，我懷崔慰祖，事事皆愧視。」

遵義郡署，有八景，前守劉詔陞有詩，先生亦欣然各次其韻。

平翰得交徵明鳳兮，先生方以長生無極瓦當試莫友芝餉墨，因為翰作歌。長生無極瓦當為先生藏物，

遵義府志金石志曾著錄之。以上據巢經巢詩集卷四及遵義府志

程恩澤有橡繭十韻，先生追和之。據巢經巢詩集卷四

圭灣有梅其祖樹六月花一枝。據巢經巢文集卷三

遵義絲綢，始自乾隆七年，郡守陳玉鑿教民蠶織，遵民享其利者百有餘年，然苦無記載，久或淪湮，是以先

生嚮有樛繭譜之作，以貴州地十九皆山，宜繭繭，欲溥其利於民間也。至是郡之守令平翰德亨索諸山中，

由莫友芝音釋疏註而刻之，七月刻成，因自序以行，先生之注意民生，於此可見。據趙廷瑛跋語自序曰：

載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亂之本也；飽暖治之原也。

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堯命羲和，為此謀天也。禹八年於外，為此謀地也。舜治九官十二牧，為此

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爲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於栖皇，求善此之柄也。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日井田廢而食之路隘矣。雖名至治，無干戈而已矣。無災異而已矣。豪富者，無惡歲也。貧苦者，無豐年也。爲食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則倍於古矣。古麻絲葛而已。今則中士之古終也，西北之毛也。絨也，其名不可勝數也。而唯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猶僅蔽前也。古之桑麻，婦功也。皆自爲白衣也。餘始通易也。雖王后亦親蠶織，以供天子冕服也。今則男事也。非爲衣也，以謀食也。故古之民，上勸之而猶惜其力也。今之民，不惜其力，而惜其無地可施也。故雖堯舜亦無法也。有可衣食，任自爲也。今貴州地，十九山也。田不足食，居人也。無吳楚齊之利也。樹繭，先郡守遺以食遵義者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矣。皆樹也。但有山也。皆可樹也。樹則食矣。但蠶也。山之山，而亦食矣。非一遵義也，非一貴州也。此譜之所以作也。據巢經巢詩集卷四

秋；以應鄉試貴陽，旋領鄉薦，出新昌俞汝本房。汝本得先生卷，覺有意思，而謄錄錯訛，調墨卷對之，獲中人

咸指日先生爲遵義名士。據子尹府君行述及爾雨堂集

是科解元爲吳觀樂，思甯府安化縣人。善化賀長齡，以巡撫充監臨，正考官爲翰林院編修，閩縣陳文燾，副考官爲內閣中書，仁和王積順。同考官鎮遠縣知縣，新昌俞汝本，薦卷首場題「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次題「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三題「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

政刑。據貢舉年表及巢經巢文集卷六，俞月樵墓誌銘按俞字秋農，新昌人道，光丙戌進士。

賀長齡，有丁酉八月二十六日鄉試監臨事竣遵義例出闈摺，言此次鄉試，較往昔認真，貢院圍牆，多添茨棘，搜檢亦極周密，又值年歲豐稔，士子踴躍，共有三千九百餘名之多，比較近年數科，此爲最盛。又內外簾

官當堂分派，督同提調糧儲道任樹森監試，思南府郭鳴高在至公堂眼同將諸生坐號，截記攙雜令掌卷

等官隨手印用，以杜聯號之弊，而頭門搜查尤嚴。

據副庭
奏請

鳳翔鄭士範，字治亭，本科以印江縣知縣調簾充同考官。其舊雨堂集中有記道光丁酉科貴州鄉試事曰：劉梧岡之藹，丁酉黔闈監試，與余申同鄉之誼。余初看卷，一日夜五十有奇，梧岡勸余愛惜精神，倦即休息。然二三場卷子，究不能通看到底，此則由房官有數，而遺才收錄過多，亦通弊也。是科分校者，周鑑泉、洛、陳吉人、枚、俞秋農、汝本、彭桂舫、泰楠、周春舫、潞、嚴琴帆、口口、潘某，余忘其名字矣。蔣星坪、時淳、掌卷、校文之暇，隨章往還，步月聽雨，消遣詩懷，亦一時之樂也。正考官陳副考官王，皆循謹自持，草榜既出，發薦卷共看一卷批云：額消見遺，余語琴帆，此我十五日薦，不遲也。主考聞之，出欲有言，余默然而止。余意衡文當取其明理者，其嗜慾淺者，其天機深，將來庶有用，而主考揣摩風氣，只望明春多成進士而已。此卷後，知為蕭時馨開州新選拔生。又曰：秋農闈中得一卷，覺有意思，而謄錄錯訛，為調墨卷對之，獲中，果得遵義一名士。又曰：陳吉人，枚，舒城人，及共入闈，余過吉人，吉人笑謂余云：今科元出我房，我夢三女對月而來，元兆也。不知三女云何，舊例逢朔望，臨率屬立簾門外，房官從主考立簾門內，相揖畢，言不及私，寒暄而已，旋即鎖門，而監試密出一條，言有卷為中丞所賞，小講意如何，提股意如何，中後意又如何，請各房留意。於是吉人薦一卷，主考以為恰合中丞之意也。遂以定元揭曉，解元則為安化吳生觀樂。其大母楊曾割股愈姑病，而姑先亦守貞，吉人妹適鮑，家又有割股奉親事，三女之疑破矣。而中丞所賞，乃新選拔龔莊之卷，文字絕佳，仍在吉人房搜出，莊後朝考，知縣廣東吳觀樂後選教官，升沈豈有定哉。

據舊雨堂集周
正誼堂藏本

(未完)

重修貴州通志序

衛既齊

國有史省有志人臣受一方之寄民生物命係焉苟不知其溪山之險夷土田之饒瘠人物之繁耗習尚之淳澆與夫興革損益之由治亂得失之故即欲興道起化整敝扶衰亦何以措之膚膜見而後針砭可投灘湍熟而後舟楫可濟雖有聖智莫或易也蕭何入關先收圖籍因知天下阨塞馬文淵聚米爲山隴蜀以平朱晦菴所至訪求文獻以輯志乘前者後之師古者今之鑑也我皇上聖德神功并包六合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地過日月之表爲章亥之所難窮爰命禮臣纂修一統志貴州之志修於康熙十二年中更叛亂散佚無存余下車再四搜求僅得抄本數冊字漫漶不可讀慨然曰若此不修同於無志也况裁定以來又逾一紀皇仁益暢改衛設縣增學蠲租善政新綸美不勝述尤不可以不紀乃多方購得郭青螺先生黔記一書青螺撫黔十載政績著纂輯是書尤屬單心信而可徵惜亦殘缺八卷有奇遂僉詢布政司董君按察司冉君交推貴東道陸君董其事延老成積學之士各視所長分任星野輿圖農田戶口山川形勝貢賦物產風俗學校兵防武備等志余獨於名宦鄉賢二者親爲考校見夫通志多畧黔記多詳余則徵辰片善必謹志之有霄失之詳者蓋以貴州之名宦鄉賢非他省可比也貴州獲隸版圖才數百年秦之荊蹕漢之唐蒙鑿道經中不可謂宦元明以來建官稍繁于前又皆拓土開疆止有戰功可紀至明中葉官乃稱備顧以地處荒徼苗頑難馴筮仕得此方輒多瑟縮不前有能震厲風裁以功業自表見者可不謂之賢豪乎故余重嘉嘆之以見人臣立功報國無分近遠皆足不朽而况際今日規模無外之極盛文教武功照耀人寰者哉天下之鄉賢衆矣循名覈實豈容漫膺而或凶氏族之貴顯或因誌銘之粉飾濫竽其間者有之貴州風猶近古務質樸恥誇詐雖有碩德懿行恒隱而不揚加以數罹兵燹文獻落落耳目睹記勢難廣遠至有子若孫不能舉其祖父名字官爵者其間所登不過存什一于千百尙有掛漏之嘆矧可見而不收收而不詳乎此余所以尤至謹也余何敢比於前人也因此覽風土察形勢思民苗之雜揉睹生聚之艱難一一皆於已試之效家之庶知所以仰布皇人綏靖邊裔以報稱簡任隆恩於萬一已爾志修於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告成於是年十月共書三十六卷舉其梗概而爲之序

武侯祠

武侯祠，清一統志云：

在府城南門外南明河岸，祀蜀漢丞相諸葛亮。

閩興邦刻康熙貴州通志云：

在南郊外，舊爲忠烈祠。明萬歷間，改祀武侯，義王據黔，復以祠爲觀音寺，而遷武侯祠於瀾碧潭之東北，久而傾頽。皇清康熙二十八年，(二六八九)巡撫田雯捐貲修之，並新其像，侍以濟濟火。建兩廊書院八間，取所錄士，讀書其中，并館穀焉。後建宇三楹，名之曰又一草廬，以爲課士之所，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布政董安國重修之。

乾隆貴州通志云：

在府城外東南隅，明萬歷時建，祀諸葛武侯。明末兵燹，祠毀。後遷於瀾碧潭東北。國朝康熙二十八年，巡撫田雯增修，像旁侍以濟火。建亭於後，名曰：「又一草廬」，常課士其中。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復建於城南舊址，額曰：「丞相祠堂」

貴陽府志畧同，更續紀之云：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大水，神像爲水所毀，旋修復。

按武侯祠初址，本在今觀音寺，嘉靖貴州通志云：「武侯祠在治城南門外，舊聖壽寺。正德間，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胡瓊改爲武侯祠。清戎御史席春爲記」(錄後)然春記中則稱爲名宦祠，僅云：

「祀是祠者古今名宦一十六人，刻名碑陰」。並無一語及武侯，是蓋十六人中，必以武侯冠首，且其功烈，人所易知，故直以武侯稱之，惜碑陰未存，無可考耳。胡瓊字國華延平人正德六年進士巡按貴州有威

望明史附張日翰傳以正德十三年（五一八）巡按貴州，席春遂寧人亦於其時任清軍御史，祠之肇建，即其在時

。至康熙志所謂：「舊為忠烈祠，明萬曆間改祀武侯」之說，殆有誤。蓋在萬曆間，王緝撫黔州緝州人

進士萬曆六年來任黔撫會鏐武侯傳於祠，劉秉仁字子元貴陽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知德興縣有惠政擢主事曆工部郎中出為參政累官右僉都御史郎陽巡撫告終養歸卒祀鄉賢

為之記（錄後）。康熙志即本此，然秉仁記中明云：「南甯故有祠祀侯」，則武侯之祀於此，不始

萬曆可知。秉仁釋褐於嘉靖，見聞較確，證以嘉靖通志，其沿革尤可考。康熙志所謂忠烈祠者，

乃名宦祠之誤。考正德至嘉靖為時無幾，若有此紛更，嘉靖通志必有敘述。若謂正德以前為忠烈

祠，則原為聖壽寺，席春記可證，若謂嘉靖以後為忠烈祠，則武侯廟祀未改，秉仁記可證，蓋康

熙志之修，實未獲見嘉靖志，隔代傳聞，自易失真。至乾隆通志及貴陽府志，遂直謂為萬曆時建

，而罔知萬曆以前之一段史蹟矣。又此祠於明季孫可望據黔時，遷於涵碧潭之東北，其地今不可

考，或有疑水口寺即其遺址，據其方向，似乎近情，然尚未得確證。至雍正七年，復遷於觀音寺

對岸，此即清末猶存之祠址，所謂：「承相祠堂」者。然乾隆志謂：「雍正七年，復建於城南舊址

」又誤，此乃新址，舊址在隔岸，仍為觀音寺也。此祠兩經變遷，至雍正七年以後，始定厥居，

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蔣攸銛典試來黔，所作黔軹紀行集亦曾及之云：「出南門，經武侯祠，祀

像側立濟濟火像。乃南征時蠻酋為先行者，水西安氏始祖也」厥後紀載者尚多，不贅錄。其像至

清末仍存，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毀其祠以為電汽局，復更為電燈廠，今仍之。

易佛宮，崇名宦，胡子知化理矣。胡子曰：「祀典趨渥，民俗曠正，祛是邪惡，弘茲玄化，繫觀風者是寄。我弗遠俗任之，人其謂我何。知任之而玩愒弗力，我其謂人何。吾知之，吾冒爲之，人未必盡我尤，我未必弗白于衆也，是唯任我」乃觀諸佛刹廟宇祀典弗載者，悉毀之。且曰：「毀之重勞，曷稽諸當祀與官署無所者增飾之，力不費，事既功，我其何盡毀矣」於學宮得文昌閣，曰：「是可爲鄉賢祠已」。於城東得秦嶽廟，曰：「是可爲費寧道已」唯名宦祠無可爲者，既於城南得南菴，山幽林茂，地爽宇弘，且闕里孔中丞去思碑在焉，曰：「名宦祠其無可易是已」遂撤寺額，去佛像，庵僧徒而人之。乃取合省諸賢宦有功德在民者，置神位祀其中。君子題之。故曰：「胡子知化理矣」。孟子曰：「孔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不得其位，故修言以闢之。則得其位者，當行其道以黜之。得位而黜之者無聞矣，王化之不行，豈端佛者害之哉！貴州古鬼方，高皇帝設宣慰司，建軍衛以控其地。文皇帝又設藩省以臨制之，百六十年餘。易夷俗而文物禮樂與中夏諸大藩等，王化大行矣。然佛老猶盛，則鬼方者又易趨焉。胡子按茲土，去邪崇正，是之謂得其位，行其道，以黜之者哉，奚不可謂聖人之徒矣。春亦叨按是方，喜胡子知化理，故記之。胡子名瓊，字國華，閩之延平人。祀是祠者，古今名宦一十六人，刻名碑陰，皆記之，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御史徐文華，力任大艱，克不擾夷民，到于今賴其安，祀之不及，君子事定於身後矣。

見嘉靖貴州通志

明劉秉仁

武侯祠碑記

世傳諸葛武侯畧地黔中時，殆抵牂牁通金筑云。又侯所過，輒有遺迹付諸山靈，後人發得奇跡闕響，必謂侯所遺，蓋謂非侯其誰官爲也，今貯甲銅鼓兩崖，皆謂侯遺跡，蓋故老相傳如是，然不可考矣，南菴故有祠祀侯，前挹郡城，下瞰漁磯，煙水飄渺，翠微亦稱靡貌。我龍洲王公開府茲土，瞻侯祠宇，想見侯扶漢三分事，慨然興懷，低徊久之。乃手侯舊傳，增損校讐再四，刻之楔，貯之祠，以爲薦紳典型，以慰毗庶遐思。愚嘗反覆深維之，見公有遠意，匪直寓仰止之勸已也。忠武在草武時，欲宗蜀以瞰中原之變，志圖恢復，故其所經畧蜀地，務先警服桀驁諸夷之心，要在

之氣以藉其力，曰：「思維北征，宜先入南」是也。故夷俗習格鬥知兵，侯故兵威困之；夷善匿燧燎原，侯故烈燔燬之；夷巧避毒箭幽岩，侯故窮搜之；夷信鬼幻惑，侯故奇跡闖響以震警之。謂所過輒有遺跡付諸山靈者，蓋侯警夷之一端也。夷警而無變，然後得藉其力以瞰中原，此侯之遠謀也。閱千百祀來，我太祖高皇帝兼有區夏，削磬落而樹以郡邑，夷管洞而代以控改，戍守自黔達滇，皆星絡雲屯，已倍蓰什百於侯所措注矣，顧國家亦武侯意也。夫居今議夷不靖，則黔蜀滇不完；黔蜀滇不完，則非所以重西南之屏翰矣。然欲靖諸夷，匪得侯之才量，及侯之規畫，如侯其人者，未足以語此。今觀龍洲公之措注，則得之，公自幼挺拔，沉浸羣籍，馳騁今古，歷職方卿寺，於邊腹形勝險易，經畧事宜，罔不洞究要領，故撫臨遐服，譬之熟轅遊刃也。地之貨儲，利則啓，蠹則杜，途之梗塞，高則陴，涉則梁；兵之募畜，干則稱，戈則比；酋之魁傑，馴則懷，叛則兵；土之習俗，游則警，惰則戒。行逾年，夷無鼓譟，民無謹譁，有苗來格，在在帖寧，不與侯之遠謨曠世相孚耶！公所經畧，匪直全黔以完，滇及三蜀亦藉公以完，如侯之故志。侯所完蜀，雖未足窺中原，公所完黔蜀滇，則屹然爲中原一大藩鎮。衣裔曰邊，器羨曰邊，裔具而衣澤，器完而中好，他日舒國家南顧憂者，公力也。公之意遠矣，大都欲尙友於侯以繼偉畧，匪直寓仰止之勤已也。余於兩傳侯者。而深維得之矣，試持以諗公，將謂余知言哉。故不揣譴陋而僭記之。

見乾隆貴州通志

重修武鄉侯祠碑記

清田雯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建興時南征，此其平蠻畧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市衣，受三顧之知，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併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帝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祁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岌岌於南征之役者何歟？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鳧鴞叢爾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

與師動衆，驟議遠圖，被雍閩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製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僕聘吳，因結和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視於北伐，此侯之雄畧，亦遠謀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送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一，鼓吹各部，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而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嶲。又得會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圍悉平。聞孟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良坑佛光漾潭川而北，歷犛州慶旬而西，以襲乎驪國木鹿都魯普坎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而心歸矣。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柯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沾蒙，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成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平蠻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畧遠謀爲何如耶，是豈管仲樂毅之儔，所可比擬萬一者哉？嗟乎！卅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志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涪濱，作八陣於魚腹，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苦於山川險阻，且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即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初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威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尙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讐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跡闔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闕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考侯南征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是爲記。

武侯祠

林雪稀疎露石衣，偶尋仙侶到岩扉。綠堤瘦竹將寒住，夾岸枯梅遲月歸。鶴影半空窗際度，漁舟一葉鏡中飛。何年得脫風塵梟，來向溪頭覓釣磯。

見黔書府志同

明王杏

武侯祠

曾從羅甸運兵糧，七縱雄聲凜鐵衣。銅鼓雲雷經陸畧，祠壇草木亦天威。雕欄俯殿疊煙淨，畫杙遙連蜀日暉。鼎足未酬伊呂志，千秋空恨鵝南飛。

郭子章

見貴陽府志

諸葛武侯祠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小字犀禪直隸大興縣人乾隆舉人嘗從貴西道王朝梧來黔復入勒保幕尋歸着有瓶水齋集詳石韞玉撰傳及蕭掄撰墓志銘）

見乾隆貴州通志

若不南征竟東走，蜀道雖難不可守。侯豈真無應變才，黃雀蟬螂顧其後。後身未必是草莽，前身何意逢陳壽。讀書三歎心激昂，忽拜丞相之祠堂。當時五月渡瀘水，何異三年伐鬼方。七擒七縱非遊戲，要使南人知此意。南人懷德兼畏威，長戈利刃何當揮。遂收四十有八部，巾扇無聲干羽舞。但見壯士銷金甲，不聞邨民饗銅鼓。侯才勝曹甯十倍，侯祀留黔自千古。牂柯會帥濟火兒，齋漿篋食迎西師。至今配食侯廟側，青囊勝甲裝束奇。彼會生不識文字，矧又言語多支離。乃能從侯出險阻，拓境直至西南夷。陰平之險豈止此，恨無濟火相羈縻。嗚呼恨無濟火相羈縻，咄咄艾艾何可期。

見餅水齋集

祠旁有鄂公祠，祀大學士鄂爾泰。字毅齋滿洲鑲藍旗人姓西林覺羅氏康熙舉人雍正三年（一七一七）見黔南識畧。今亦併入電燈局。

鄂公祠

真庭芝

邊續堂堂說未休，崇祠長傍武侯侯。生苗此日還干紀，神筆當年亦費籌。

虎帳幾人同將畧，鯨鱗一柱截江流。願知好殺非公意。回首茫茫二百秋。

見青田山廬詩鈔

觀音寺甲秀樓 劉公祠附

觀音寺，又名水月寺，明名聖壽寺，亦號南菴，在省會南郊涵碧潭上，貴州圖經新志云：

聖壽寺，在治城南門外霽虹橋之東，舊南菴。前俯清潭，後負崇岡，羣峯列嶺，左右環繞；草木竹石，雜樹錯陳。論者謂郡中諸寺，據高阜之勝者，莫如永祥；而得山水之勝者，莫如此焉。

貴陽府志祠宇副記云：

水月寺即觀音寺，在府城南門外南明河上，去甲秀樓數武。前臨浮玉橋，橋上舊有涵碧亭，今圯。寺門有閣曰拱南，大殿三楹，殿中之前，有千佛銅塔一座，高可九尺。後有大士殿，旁為澹花空翠園林，內客廳數楹。又有翠微閣三間，騷人遊客，題咏頗多。省志稱琳宮璀璨，雲木蕭疎，山光水色，晴雨皆宜，誠為南郊勝境。

按水月寺舊名南菴，陽明曾有題詠。職方典則謂：「武侯祠舊名忠烈祠，明萬歷間，改祀武侯。後復以祠為觀音寺，而遷武侯祠於涵碧潭之東北」。是聖壽寺即南菴後改忠烈祠，更改武侯祠，終為觀音寺以至於今。惟嘉靖通志已謂「聖壽寺今改武侯祠」。則職方典謂為萬曆者未確。至何時遷祠改祀觀音，府志未詳其年。寺中現存石碣一，明、歷十年五月立，上鐫新建觀音寺記。惜磨泐已甚，僅識其半，畧謂：「貴陽城南，一水中分，峙其上者為來鳳閣，閣前水來自西北，環

城南折而入於巽維，逆之以閣之隄，歲且久矣。傍小阜舊有祠祀漢武侯，巍然閣峙於巽方，故國主新其閣，登之周覽已，指祠地，是宜寺，守宜觀音；另建祠祀武侯，存舊迹也。高將軍恩夙有願焉，建大士寺，請得國主俞命，囑某爲之記。據此則觀音寺之建，在永歷十年即清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時桂王在安龍，未至貴陽。駐省會者，乃秦王孫可望，陝西延長人張獻忠養子獻忠死歸臨川南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陷貴陽屠戮甚慘尋降明桂王乞封秦王復叛降清授爵義王罪惟錄孫可望傳清史逆臣傳及安龍逸史等書可證。寺有鐵鐘一，亦永歷十年鑄，上列有「火器營總兵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高恩陝西西安府人」，是恩乃可望鄉人，必其部屬。則石碑所謂國主者，即可望無疑，康熙志亦會謂觀音寺爲可望改武侯祠爲之，尤足證明。千佛銅塔則明末萬春及婦王氏由滇運來，與銅佛寺銅佛同時，今寺尙存王氏簿書，有運銅塔用費也。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塔中銅佛失去。寺後有松貞亭，宣慰使宋然建然水東土官正統時調鎮貴州宣慰司同知都御史孔鏞爲之記。寺前有去思亭，中有碑，乃郡人以紀念孔鏞者。均見宏治圖經，今皆圯。

南巷次詠

明王守仁

隔水樵漁亦幾家，綠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峯雨，楓葉秋連萬樹霞。其一

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借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岩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其二

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徐都憲同遊南巷次韻

岩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艷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

樹老豈能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着鬢毛。

以上見王文成公外集

淨度招提舊結茅，地偏應不近塵囂。山腰倒接城邊路，水口斜通關外橋。
深院落花無客掃，空門掩月有誰敲。忘懷好結蓮花社，分付山僧早見招。

見貴陽府志

水月菴訪友

譚瑞（平垣縣人康熙五年（一六六六）舉於鄉任學官詳平垣縣志）

自昔繚繚處，重來伴客吟。編籬花滿徑，傍水竹成林。
鐘靜僧初定，情空境自深。留連溪上月，採取滌塵襟。

見乾隆通志

尋梅水月寺飲樹下

李若蘭（字心晚寶筑人嘉慶五年（一八〇〇）舉人官廣文見黔風演）

遠香越澗來，引我驚磯路。疎疎烟林中，高淡見一樹。
不覺清人心，豈惟淨塵慮。疑有放鶴人，或信騎驢趣。
卻喜得閒逸，扶筇茲緩步。呼友坐花底，領客醉芳醕。

見黔風演

夜至城南觀音寺

黎庶蕃（字晉甫別號椒園遵義人咸豐二年（一八五二）舉人官至兩淮鹽大使著有椒園詩鈔雪鴻集詳遵義府志）

背郭隱招提，霜清秋夜淒。星河一雁下，露草百蟲低。
殿作綰衿峭，飯將睥睨齊。誰言市廛裏，來往自幽巖。

見椒園詩鈔

翠微閣

阮元（字伯元號芸臺江蘇儀徵人乾隆進士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總督雲貴十五年（一八二五）擢體仁閣大學士去清史入大臣傳）

水南小閣題名後，一段林巒未可忘。黃葉多時有霜氣，翠微空處即秋光。眼前畫意任舒卷，溪上詩情誰短長。莫怪關于人倚久，勾留清景是斜陽。

見石刻

甲秀樓，在觀音寺前，與浮玉橋相接。康熙通志云：

鰲頭磯在府城南。明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巡撫江東之巡按應朝卿駕石築隄，建甲秀樓於上，以培風氣。屹立中流，飛甍刻角，頗稱傑構。天啓元年（一六二二），毀於賊。總督朱燮元重建，更名來鳳閣。復毀。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巡撫田雯重建，仍舊名，有碑記。

田雯黔書云：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爲涵碧潭，煙雲演漾，風日遲回，穀軟鷗眠，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上爲鰲磯，石梁亘之，昔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爲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維摩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近遠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沚澄青，岸柳乍垂，芡芹正弩，覽漁鱖之泛泛，洗盃舉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

乾隆通志云：

甲秀樓在府城南鰲頭磯上，巋然卓立，爲中流砥柱。明萬曆時，巡撫江東之建以培風水，後圯

、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巡撫田雯捐貲重修，有碑記。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巡撫張廣泗，布政使常安增修。

按甲秀樓創始，康熙志及黔南識畧謂在萬歷十五年（一五八七）。然東之字長信安徽歙縣人萬曆五年來

任黔撫，在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至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卸事。應朝卿字子列浙江臨海人萬曆進士在

巡按貴州，府志亦列於二十五年，則二書所載十五年者，或二十五年（一五九七）之誤。至田雯重修

時，相距僅九十二年，而碑記謂爲百餘年者，蓋行文時畧言成數，未及詳檢。是樓至乾隆四十一

年（一七六六），巡撫裴宗錫宗錫山西曲沃人乾隆四十年（一七六五）來撫復重修，其碑記有云：「

康熙壬寅，先大夫開藩於黔，予髫齡隨侍，於焉嬉娛，山川林泉之勝，時時在心目間。昨年調撫

是邦，重過其地，雖風景不殊；而波濤震撼，風雨剝蝕，樓已朽不可復登矣！蓋距田先生修葺之

年，又八十餘載。且昔年規制過陋，非若岳陽黃鶴樓之華瞻堪垂久遠也。樓之前除立一鐵柱高丈

許，則雍正七年（一七二二），西林相國鄂公平定苗疆，將吏聚所收兵器、鎔而鑄之，以銘其功，此

余童時所未見者。壬寅爲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是時裴倬度爲布政使，卽宗錫父也。當宗錫

時，鐵柱僅一，至嘉慶初而勒保鐵柱始與並峙。黔語載之特詳。並謂：「樓額三大字爲裴所書，

已殘損臥廡下」。是可見樓又復敝矣。

鐵柱銘

帝德光被，臣功赫煜。八萬古州，生苗帖服。鎔于銷戈，鐵柱矗矗。表烈誦謨，載瞻載肅。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孟冬月上浣吉且鄂爾泰鑄

聖武維揚，誕及蠻荒。興義洞酒，捷伐用彰。功成錫爵，苗俗安良。制撫永制，錦柱重光。

嘉慶二年歲次丁巳孟冬勒保

今鐵柱猶在，與黔語相符。則裴記雍正七年，乃十年之誤。樓前爲涵碧潭，康熙通志云：「涵碧潭在南門外武侯祠下，南明河水之所匯，碧流萃澈，岩木蒼蔚，迴隔塵凡，舊多題咏，樓下爲芳渡洲，見黔軼紀行集。清一統志謂：「廣可百步，春來芳草晴沙，足供游歇」。洲昔日產香附，以入藥特佳，今無矣。其他紀甲秀樓者，如黔記，黔囊，皆錄自黔書，姑從畧。至所謂南明河水鳴則會垣必罹回祿，辭近語怪，通人所不道。惟包家吉滇遊日記所述，可畧見當日實況，據云：「甲秀樓卽當年鄂制軍爾泰記功處也。樓居南門外，相去不遠。過浮玉橋，橋環九洞，跨牂柯江，碧水沉沉，清澈見底。橋有亭，石鐫一聯云：「銀漢浮空星過水，玉虹抱雨雁橫秋」。過橋數十步，再度石梁，至甲秀樓畔，見閣三層，登樓北望，貴陽城中煙火萬家，歷歷在目。樓前有鄂公紀功柱，牛鐵鑄成，高丈餘，轟數圍。樓東有寺曰千佛寺。入門左首，別有洞門曰鶴梧欄，芳徑曲折，有亭翼然曰桂舫，依山臨水，晴漪疊翠，積岫送青，如入輞川圖畫中。楹聯云：「常倚曲欄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又云：「煙雨樓臺山外寺，畫圖城郭水中天」。紀實事也。樓畔有鈞鰲磯，坐磯四望，南映山光，北浮雉堞，有隄界其中，直北而達於城，宛似明聖蘇隄。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所不能及也」，府志謂涵碧亭已圯，日記尙紀載者，蓋同治九年（一八七〇）重建。今猶存。橋頭豎木坊，顏以「浮玉橋」三字。甲秀樓至光緒初，布政林肇元重修之，另書額。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燬于火，巡撫龐鴻書重建。

甲秀樓者，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湧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盪，烏得完樓哉。蓋江公而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年而一人焉，而不聽乎風濤洶湧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惰則妄，妄則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創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既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亡，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線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肆矣。然言誠，言敬，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顧氏灰燼之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藉，而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泄滯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甃垣釘於匠，興工於己巳之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漁磯煙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卜之，不盡係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是爲記。

見康熙通志

登甲秀樓懷江長信中丞

黃桂華（貴陽人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舉人見進志選舉表）

鐵邊陲，銷鑰三關肅漢儀。一點赤心惟主識，平生清節畏人知。則壓而易先破，卜築驚磯去後思。父老口碑猶載道，莓苔遮莫護殘碑。

見黔詩紀畧

咸有經營子

清郭爾泰

貴州文

第二期合刊 續著

一三

藝武維揚，其，芳杜洲前小駐驂。更上層樓瞰流水，虹橋風景似江南。

其一

其，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

其二

今鐵柱猶在，與

見乾隆通志

潭在南

樓和吳雨民制軍韻

劉藻（字麟兆號素存山東荷澤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授檢討二十八年（一七六三）來署巡撫後官至雲貴總督見

著獻類徵）

崢嶸傑構俯鰲頭，山自灣環水自流。四面天風入境外，偏宜嘯咏在斯樓。其一
霜花寥落不禁秋，雨後亭臺事事幽，何日登樓窮遠目，滿城秋色已全收。其二

見石刻

初夏登甲秀樓

楊文照（字劍巽貴陽人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舉人以通判分廣西著有芋香館集行世詳黔詩紀畧後編）
鰲磯灣下水滌洞，坐久涼侵石上苔。草色綠從春後長，山光青向雨中來。
平心煮茗觀棋局，放眼吟詩付酒杯。蝙蝠似知岑寂味，黃昏飛過講經臺。

見芋香館詩集

劉公祠，府志謂在水月寺旁，舊名龍門書院。祀巡撫劉蔭樞。

蔭樞陝西韓城人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進士四十七年（一七〇八）

來任巡撫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去明年再任尋調京又明年復撫黔至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乞休歸在黔政績年著吏民謳歌今祠尚存。

又按南明兩岸，明時別業甚盛：如謝三秀之遠條堂，楊師孔之石林精舍，越玉岑之南園，江

閣，李芳麓之西園，越其杰之溪園，薛文叔之西崖，李承明之吟望亭，蕭季律之曲溪，皆載於三

秀雪鴻堂集中。其散見於他人著作者尙夥，不勝紀述。又有江亭者，亦常爲文酒燕集之所，屢經

紀載。然其遺址今皆不可考。

觀風臺，職方典云：

在府城南里許。明萬歷間，巡按畢三才建亭其上，以鎮水口。

按觀風臺上有寺，據畢三才記（見後），成於甲辰，則萬歷三十二年（一六〇四）也。越其杰詩（見後），則以觀象臺稱之。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以作無線電臺。今其山麓闢為住宅區，汽車路周繞如環，域內古暮皆遷徙，惟張先璧先璧雲南臨安人應募隨傅宗龍軍官至副總兵後依何騰蛟隆武二年騰蛟分遣先璧及郝永忠為左右部率師迎駕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次，出蜀未能進桂王立封南甯侯係可望據貴州獨勅徵之永曆六年隨劉文秀，馬福宏治時任貴州術指揮使出蜀攻保甯兵敗文秀械先璧歸為可望所殺詳王船山水永曆實錄本傳。馬福見府志職表及明著舊傳。馬應龍福子萬歷時襲貴州術指揮見府志職官表等墓得保存。

觀風臺碑記

畢三才

昔稱人物志多繫乎風土。夫五方之英，成於天地，孕於山川，資為國用，地靈人傑，祥發符徵，機固不偶然也。黔甯萬山中，為西南荒服，稱不庭不貢之區。乃高皇帝開闢疆宇，列聖翊翔道化；迨我皇上御宇三十二年，車書禮樂，廓為大同，一時戶口殷繁，豪傑颺起，聲名文物，幾埒上國，夫非山靈使然歟？歲壬寅，余奉命按茲土，入境見山川構會，慨然有望雲物察寢祥之思。惟是行役不遑，事有所待，迄二年所，其於士民土俗形勝，歷覽益遍，竊疑黔風氣雖開而未甚開；人物雖盛而未甚盛。豈天運固然？或亦山靈氣脈未盡培植歟？暇日與中丞郭公，僧潘臬長，縱步陟遐。見黔山勢皆從北來，折而東，兩江磅礴西來，大匯於城南之漁磯，東山迤支回首而挽掉，圍坡大金，橫拖隴氣，上收衆水，此實火神。前中丞江公，曾築隄建閣於前。第水勢方奔，龍神未合，關鍵不設於尾閭，而腸腹障之壅，則壓而易潰，無當堪輿法。余既得茲山之陽，軒然心目，圖一標規，諸搢紳父老，益愆惠以進。余乃復申之曰：「人聚於地，氣聚於人，昔有慕富強者，觀山河而興思，歷覽名邦隘塞。往往營造以全生氣，非徒侈美觀也。爾士民既咸有經營子來之思，余奈何不為地方人才計」。於是量費捐資，擇日鳩工，公之諸執事，逾年而臺巋然落成，時甲

辰二月三日。余邀中丞郭公僧往以觀，是日也，雲蒸霞蔚，日麗風恬，登空中樓閣，芙蓉四面，環帶三溪，東壁帳屏，西清卓筆。郭公憬然曰：「茲其觀風問俗之一奇觀乎！」因類其臺曰觀風。余復以茲山奠位東南，考卦次爲巽，精星野爲文曲，圖史奎壁，實兆厥瑞，臺成，計黔人士必有從龍從虎，益響應於井鬼之分野者，余茲實厚望焉。諸大夫請余記。夫古今亭池臺榭，率多以遊觀逸樂，奪民力而盡之怨，如楚章華，秦曲房，齊晉強臺平臺之類，俱足永鑒。惟詩稱文王靈臺，謂其偕民同樂，故能令民歡樂而速之成。說者以爲臺池鳥獸之樂，無關人士；第張子有言：「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則靈臺之築，孰非周家作人地乎？余竊敢當文王，願一念作人之意，則文王我師，敬勒貞珉而爲之記。

春日登觀象臺詩

見廣熙通志

越其杰（字卓凡一字自興貴州宜慰司人萬曆二十四年一六〇六）舉人官終巡撫著有菴門白門橫壘屢非諸集惟屢非集四卷存）

春態鬱初晴，遊人看漸滿。乘間陟古臺，曳履破蒼蘚。
欲上身自輕，惜光步彌緩。松響朱絃鳴，苔斑錯繡展。
插漢袖稜妍，壓林湖色緬。登崖舒長嘯，坐石息微喘。
隱見樹纖濃，門減峯近遠。村遙臨岸孤，徑曲循山轉。
草淨露皆香，嵐深石疑輦。豪歌羨飲徒，密語同函件。
敞豁頗宜高，陰沈翻愛晚。家無一事營，日夕恣游衍。

雨後遊觀風臺

見貴陽府志

楊文照

亂草碧如煙，晴光落眼前。寺門緣路轉，河勢抱山圓。
密樹多藏雨，新秧半插田。斷霞飛一縷，脉脉上遙天。

雪崖洞，乾隆通志云：

俗名薛家洞，在府城西南里許。洞上舊建玉皇殿，有純陽呂真人題匾。其前爲三官殿，左有一亭，奉真人像，名來仙亭。歲久傾圮，乾隆五年（二七四〇），布政使陳德榮攬其形勢，有關郡風水，盡撤而新之。復於洞右累石爲臺，建來仙閣，又增建靈官閣，改山門東向，並設廊廡，其中題詠，出自仙鸞者甚多。

黔囊亦云：

雪崖洞在貴陽城南，雖出人工，頗緣天勝，蓋某刺史之所爲也，前有來仙樓，憑臨山水，殊有佳趣。曲沼迂迴，清炯深邃，柳絲下拂，弱不可勝。黔中山水奇峭，門怪自呈；獨貴陽平原迴野，郊牧坦夷，遠山環列，四插奇峯，俱在數十里之外，閣上軒窗四敞，俯挹風雲，敷寫沖襟，似對江南小景，坐之竟日忘歸。來仙者，呂仙頻來。其額云：『萬神來朝』，又云：『天上人間』，皆呂仙所署，鸞騰鳳翥，大似閣帖中李太白書，眞仙筆也。

黔語紀之云

洞在貴陽次南門外，深廣不過二丈，以在省會，且去郭近，遊人多，故其名著。洞中塑大佛，洞上爲來仙閣，有呂仙石像，旁有堂有軒，春秋佳日，爲嘉賓燕樂之地。下臨南明河，桑陰夾岸，灘聲遠聞，時有短舫穿艇，採魚煙水。憑欄靜眺，令人有江湖之思。

按雪崖洞下俯南明，景物絕佳。杜詮詩序云：『來仙閣辛酉夏落成，挹山光，吞石瀨，巍然巨觀

，其前後經營俱盡地勢。又增植竹樹，蔽翳青葱，遊人宛在閨風之苑。」楊懌曾使滇紀程亦謂：「洞下有清漣亭，延翠閣，清流環繞，遠峯對峙，桐梓松竹之屬，葱葱鬱鬱，頗有可觀。」則風景之綺麗可想見，至於傳會呂岳，頗涉怪誕，存而不論可也。洞有陳公祠，祀陳德榮，府志云：「陳公祠祀布政使司陳密山，在貴陽府城次南門外雪崖洞呂祖殿後。先未有祠，但設像於呂祖之右，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知府于克襄建。郡中人士又節畧陳公惠政鑄之於石，嵌祠壁間」。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〇）設公立師範學堂於中，後復改設優級師範，令爲省立師範中學校。

遊雪崖洞

陳德榮（字密山直隸安州人康熙進士雍正時任大定知府遷按察使乾隆四年（一七三九）擢布政使五年兼護總督印十一年（一七四六）去在任惠政極多詳貴陽府志本傳）

牂江聞道似瀛洲，爲愛清函覽勝遊。雉堞四圍山北去，羅梁雙架水東流。

別開雲路邀青鳥，暫息懸機翫白鷗。疑是桃源通柳市，風光占盡郭南頭。

玉虛開闕彩雲邊，下有維摩小洞天。鐘磬聲中清梵落，松杉影裏夜燈燃。

聞歌欲證三生果，微笑同參一指禪。會得西來無限意，碧溪芳草自年年。

層樓高矗水雲隈，掛斗橫參萬象開。碧漢乍疑槎泛去，青天應有鶴飛來。

夢中蝴蝶原非幻，眼底蜉蝣盡可哀。一辦心香迎絳節，欲將清淺問蓬萊。

入聖登仙各有因，萬緣澄澈見无真。須知臥雪餐霞客，即是吟風弄月人。

一念常惺虛白室，三花應現軟紅塵。羲爻妙義通河洛，洙泗源頭好問津。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見洞中石刻

雪崖洞小憩

洪亮吉

危橋背郭幾人家，石徑東西路轉斜。清淺深山浮曉日，冥巖閣樓散樓鴉。
閒吟乍懶非關病，春傘原醫不繫花。一帶壁龕藏古佛，幾回欲與論年華。

題雪崖洞

劉崖營傑閣，突兀傍城隈。曲磴盤雲上，朱欄耀日開。

遠煙清翠嶺，秋色在樓臺。隱約聞笙鶴，仙人自去來。其一

元洞何年闢，穿幽透碧穹。暗苔侵古佛，落木響晨鐘。

壁淨塵難到，龕深日可容。有人誇白雪，題詠最高峯。其二

納涼雪崖洞水亭

劉復向（貫筑）人修文學籍御史草子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舉人官教諭

地僻疑無暑，儻然臥石床。灑枝遇小雨，散髮得微涼。
把酒愁全釋，尋詩興正長。祇因非熱客，愛此水雲鄉。

雪崖洞

鄭珍（字子尹遵義人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舉人官教諭同治初詔徵赴江蘇以知縣用未行而卒著作甚富爲清

末大儒清史入儒林傳

秋風吹衣巾，飄然墮印壑。溪流沈洞門，白雲樹頭落。

昔聞回道人，於此駐黃鶴。日暮待不來，含情下高閣。

見洞中石刻

鄭一桂

見黔記

見石刻

見巢經巢詩集

洞側有黔軍昭忠祠，祀丁寶楨唐炯援黔軍之死事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建。又有丁文誠公

專祠。以祀丁寶楨。寶楨字稚璜，平遠人。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進士。平野苗及東西捻匪皆有功。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建。今皆爲師範中學校址。

丁文誠公專祠碑

黎庶昌（字蕲齋，暹義人）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以諸生詣闕，上書授知縣，歷任駐英法公使參贊，出使日本、大臣、四川、東道，以疾卒於家。著有拙尊園叢稿、詳續遵義府志本傳。

光緒十一年，四川總督丁公奏請建昭忠祠，祀公與中丞唐公炯，援黔軍之死者，詔從之。明年，衆議建祠於貴州省會之南雪崖洞之側。四月，祠未成而公薨，遺疏入，天子動容嗟悼，詔葬公山東歷城，與諸夫人合，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予諡文誠，躋於中興輔佐之次。未逾月，山東巡撫請建公專祠於濟南。維時唐公方以越南事繫部獄，庶昌丁憂在籍，乃走省城，集耆老耆紳大夫而謂之曰：「當咸豐之際，黔亂肇興，苗教並發，省垣兵饑兩絀，坐致困斃；各省方救死扶傷不暇，何有蚍蜉蟻子之援。丁公毀家起鄉兵，擊賊捍閭里，由近及遠，救安平，援貴陽，剿平越獨山、安麻哈，守都勻，馳驅五六年，事稍定，省城危而復安。其後北平捻匪，護援京師，中原肅清，撫山東，督四川，前後且三十年，勳業尤磊落動宙合。而其平日植躬儉介，志意皎然不欺，有禹墨之遺烈，使頑懦皆起。黔自建省以來，名臣碩望，接踵代興，考其勳德之隆，未有如丁公者也！且以本籍故事言之，李泰勳，尙書也，治行爲乾隆間最。湯勳勇，果勇侯也，平定新疆川陝。王壯節，朱勇烈，王勇壯，大臣死綬者也，或裂尸斷臂，或累世效忠。劉松藩，天下之清官也，教匪之亂，無役不從。唐威恪，則名臣而蹈節者也。以至石侍郎抗天津之難；陶文節殉都勻之守。然而通祀不過名宦，祠不過昭忠鄉賢，未有旌特殊異之典，豈朝廷忘之哉？母亦鄉人，簡忽無仕事之過也。今丁公勳德尤盛。若釀金，而建專祠，事既應法，且慰鄉人仰止之思，感發興起，欽嚮來哲，其於臣道未必無裨」。皆曰「公言是」。於是合四十八人，上言巡撫潘公。潘公以聞，得旨報可。其明年，唐公出獄，復以巡撫銜赴滇督辦錢務，道出貴陽，經理祠事，前敍永臨同知華國英佐之。又明年落成，吾友莫庭芝寓書來告。祠建於雪崖洞，與黔軍昭忠祠相屬。於是庶昌大書其事於麗牲之碑，並爲之辭，使可歌以侑樂。公諱寶楨，字稚璜，平遠州人，咸豐癸丑進士。辭曰：圖雲兮關

東，爛龍兮矐矐。紛龍蛇兮在戶，叛陸離兮新宮。豆籩陳兮咽簫鼓，露滿庭兮惜黔士女。公之靈兮互霄，晴笑維兮回翔以下。子弟兮八千，被犀甲兮誓戈鋌。勇氣兮昔日，相患難兮後先。孰爲生兮孰爲死，公之靈兮宜顯而喜。悲游子兮故鄉，魂魄猶思兮樂此。願公留兮勿歸，公歸去兮黔士心悲，撫瑤華兮延佇，建芳馨兮以遺我來者。臣有則兮士有師，我銘質兮公知之。

見拙尊園叢稿

南嶽山

南嶽山，貴陽府志山水副記云：

一名長連壽山。去城三里，上有仰天坪，古柏虬松，窅然深秀。山脈由定番州青巖司獅子山右分，逕南上里之楊梅堡，改毛井，擺郎苗，錢家寨而來。上有紅豆樹一株，大可五丈圍。

又洞字副記云：

南嶽山寺，在南嶽山頂，由石坊至寺門，五峯迴合，松篁夾徑。前爲關聖殿，正殿祀南嶽之神，後殿祀佛。旁有池，池南三楹，爲游人憩息所。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巡撫曾燠增修，道光時重修。

按南嶽山寺，通志未載：府志始列入。然僅言曾燠增修，而不紀其創建者。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因續修貴州通志，徵考古蹟，與文君彥生至山作竟日盤桓，拂塵看榜，剔蘚讀碑，薄有所獲，撮要於次。其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新建南山寺碑記畧云：「爰於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四月內分募於衆，聿新殿宇，復裝塑神像，永祀香火，謀設天燈，置田數畝，以供油費」。又有乾隆三十六年重修碑記。又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重修碑記言之甚詳云：「全黔諸峯，南嶽爲最，下

觀南明，光如白練。暇則發白席西，穴則結於吟南；左則文峯挺秀，右則富水生光。稽其創造之始，肇自明時。乾隆年間，藩憲陳游於此山，發心好善，委員往江西，買松杉三萬餘株，栽於此山，以培風景。崔府主給右印節告示，貽留至今，著識成林。又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碑文有曰：「南嶽山志載長道壽山左有一洞，其名純陽，堪作各廟主堂，是以培修，成爲口祠之地。」其他名人題識已無存，壁間縣有長白應均七律二，雖叶屬平庸，幸尙完好（後），綜稽以上各碑，則此寺肇基，殆在明季，惟規模未備，故爲載筆者所忽。洎乎雍末乾初，始加恢廓，琳宮梵宇，湧現山阿。艾茂游南嶽山詩已有「縹緲飛構胸次豁」之句，可爲證也。堂見寶珠詩集。碑中所謂藩憲陳者，卽陳德榮，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至十一年（一七四六）任布政。崔府主卽崔傑，乾隆十年（一七四五）署貴陽府。皆在會隴前。所稱南嶽山志，不知何人所輯，問之住持等均茫然。此山舊爲僧寮，至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改住道人，自會合幾始。府志所載紅豆樹，已無存。惟見松檜栝柏，攢擁諸天，清磬一鳴，鹿懷永滌。山間產藥艸，村人常採以問市。山麓平原數百畝，射圃所在，洪亮吉有詩紀之（後）府志亦云：「撫標教場在南門外南嶽山麓，爲兩營操演登山奪旗處，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參將常明：建」。清末練新軍一標，以建營房，俗謂之南廠，地卑苦濕，民國初廢，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另築營房於偏南較高地，以昔日遺址爲操場。

七月五日曉出南門三里至南嶽山下射圃校士回營小憩野人籬落偶成

洪亮吉

數月不一出，禾麻已盈囷。炎暑曾幾時，節序慨已秋。

離離瓜田花，黃桑露未收。日出鷄鳴鳴，沿溪飲羣牛。

射圃向北開，南北路苦修。旗門揭峯前，東西兩高樓。

迤左百尺瀆，觀者積上頭。山鵲噪不停，矢向巢上流。
馳道滌白雲，馬行亦遲留。回途改西南，偶作物外遊。
園扉映方塘，竹筍秋尚抽。防驚幽人眠，花裏停鳴驄。

甲午春遊南嶽山

直將塵埃擬離宮，春午閒遊近碧叢。塵俗事多如水月，步虛聲送有天風。

幾聲斷雁孤雲外，十萬人家一掌中。遙見寺門深箬裏，鐘聲敲破夕陽紅。

我來差喜日初曠，敢擬能開衡岳雲。古廟杉松高處出，天門僊梵靜中聞。

萬峯翠靄剛三月，四野黃花已十分。縱目郊原多感慨，幾家兒女祭春墳。

其二

五月四日陪尊生觀察携兩公子遊南嶽山

新雨歛炎曛，仲夏生微涼。使君值休暇，招我踰崇岡。

觚稜塞火維，深閭藏雲隍。舍輿入山口，蔚木交千章。

精廬亦瀟灑，疏欄約回塘。依依柳舒帶，郁郁蓮擎房。

雖非會稽集，凝徵實在旁。莓苔頗遂意，少長還相將。

坳中氣陰森，衣冷綿欲裝。回頭理歸步，城郭俯茫茫。

彌雲蔽東南，鸞風颭白楊。向來租賦地，莽莽荆棘荒。

庾與固不淺，志志應難忘。野檣照節序，遊子感殊方。

平生邱壑心，陪賞適所嘗。明日高蒲酒，爲公陶一觴。

尙希雲鳥陳，衛我芟荷香

見卷施閣詩集

慶均

見山寺題壁

莫庭芝

見青田山廬詞鈔

雨中遊南嶽寺填賀新涼詞

劉藻（字湘相貴筑人咸豐諸生官四川通判著有姑聽軒四六及蜀遊草見黔詩紀畧後編）

煙雨蒼茫裏。笑遊人拖筇著屐，衝雲犯水。踏碎苔痕臨絕頂，翠繞佛堂如几，看城郭週遭眼底。燕語鶯啼渾不住，一聲聲欲喚垂楊起。凭欄處，暮山紫。東風肯助吾儕趣。破空。中濕雲掠去，夕陽徙倚。十八女郎歌唱罷，報道天晴心喜。便催酒再三無已。緩撥琵琶嬌整鬢，令青衫司馬魂消矣。謂駭伯牙司馬在座想金谷，樂應似。

見姑聽軒詩鈔

富水

富水，方輿紀要云：

在貴陽城南一里，源出八里屯之龍井，東北流入南明河。

按富水其源雖小，而澄澈紆徐，沿途溉田甚多。至南郊，其上有橋，舊名南浦。貴州圖經新志所謂：「南浦橋在城南二里富水之上，郡人多於此觴別」者是也。明監生易紹有詩詠之，茲姑從畧。距橋未遠，有昭忠祠。府志云：「舊為接官亭，嘉慶初，改為祠。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貴陽知府周作楫重建」。現以設中央醫院。

觀音洞

觀音洞，貴州圖經新志云：

在治城東南三里許，地名新添關之東，崖石崆嶽，可以容衆，垂珠滴乳，思刻神剏，蓋奇境也。

水瑩澈無滓，當炎暑飲之，涼沁肝脾。龕左有洞，歷數石級以下，復平行，有石門焉，初甚狹，俯首側身入，則豁然開曠，其上穹隆，形如覆鐘，黝暗不見天日，須秉炬燔柴，始得窺其究竟。地皆沙磧，春雨至，則水泛如池，未久復潛消矣。陳鼎黔遊記云：「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從洞中行，秉七日炬，可達都勻境，從來少人窮其穴者。明有直指方君，曾盡遊焉。余有好奇之癖，因具十日炬，裹一旬糧而入，初數里甚宏廠，愈入愈窄，止可容身，若是者十餘里。及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則可馳正馬駕高軒矣。中有樓臺殿閣，人物花草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因循石壁以行，壁之畔有泉一泓，甘香如醴，泉之畔有銅釜一，可容十升。壁上有題句云：『隆慶三年（一五六九）錢塘方紹宗於此煮泉。筆墨淋漓，字畫勁適，大可蓋直指公所書也。余亦續題云：『康熙十年（一六七二），江陰人陳鼎亦於此煮泉』。行十餘里，則不復曠蕩矣。竟行九日半，乃都勻府之東盡境空麻地方，再五里則苗壘中矣」。言之確鑿，似可置信。最近當局搜求巖穴，徵工疏鑿，桃源舊路，渺不可尋。乃知洞天佳處，本屬文人寓言。陳君恒益爲名勝古蹟保管委員會撰記，紀開掘經過甚詳，特錄於次。距山麓里許，新建中央大學實驗學校，青燈橫舍，絃誦盛一時。

觀音洞開掘約實

陳恒益

筑城南三里許，觀音洞在焉。洞居山半，精藍護其前，歲久重飾丹堊，遊人隘至如昔，蜀人但懋辛曾摘取陳鼎紀遊之作，錄刊岩壁，益以故老傳聞，憲令五百餘里深通都勻之說，騰諸衆口，若信而有徵。比歲黔地愈臻繁盛，觀風問俗

者踵日接，名蹟闕藏，恐未能及時而顯。今歲春，爰承省府命，鳩工開掘，冀能抉發幽奇，以助山川之勝。施工數閱月，已深入十餘公尺，廣袤三四公尺不一。洞極幽黯，然炬約畧不見光，呼喚令人欲望。積溜涓然，滲浸石隙中，融合爲泥滓，著履滑不可留，諦視周圍，殊無舊迹。初掘時洞頂沙土時時自墜，尚以爲入門鎖鑰；及次第剝剔，覺上通仍非深入之路，固知圓然下覆者，出自天成，更無一竅一穴，可容潛行者矣。旋即陳請停工，並復其書。考陳鼎康熙十年來遊，迄今二百六十八年，然疑頓晰，傳聞者亦可以自歛其說也已。綜鳩工者歷次所陳，鑿然皆有其據，迴與搜神述異。神仙家之侈言洞天者不侔。岩壁所刊之文，揆其原意，殆有類於陶元亮之觀桃花源，託諸想象，遂令人無從探索者歟？

遊觀音洞

石贊清

大士生天竺，何人知去蹤。石梁縈澗轉，洞府過山逢。日布玲瓏影，花藏縹緲容。相看指楊柳，入望似芙蓉。啼鳥仍隨穴，歸雲時抱峯。地奇人境別，機絕道情濃。因物成真悟，苦心歸妙宗。棲遲觀自在，坐到夕陽鐘。

見訂假吟集唐詩

忠節岡，清一統志云：「在府城南二里。黔記：「高連山麓有忠節岡，那人徐資戰歿，其妻守節，合葬於此」。按徐資墓在今觀音洞山麓，昔有石榻，文已漫滅，近毀，惟巖龕僅存。蓋其地距高連山不遠，曹學佺名勝志有云：「高連山以其勢高而連絡天馬貴人諸山，故名」。今天馬山即在觀音洞旁也，資之殉難，通志載之，但未記所遇何賊。惟府志紀之較詳：「徐資其先不知何縣人，以事謫貴州，遂爲貴州衛人。資有勇力，慷慨尚氣節。正統末，貴州苗叛，圍新添平越諸衛。巡按御史黃縉，聞其名，辟置左右。縉出巡至羊場河，猝與賊遇，資奮挺直

前，厲聲叱賊曰：「螻蟻餘孽，敢犯朝廷憲臣耶？我今死此，明年此日，定當殲爾羣醜。」語畢，遂遇害。踰年，賊果平。鄉黨欽其節義，棺斂而葬之於遇害處，名其地為忠節岡。子節有政績，節字時中，成化八年（一四七二）進士授內鄉縣知縣，治行最一方，擢御史，厲劾萬安出為雲南右參政，連破梁山竹箐諸賊，正德元年（一五〇六）自布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以剛直忤劉瑾，為瑾劾，秩瑾誅，乃復官，人稱其有父風。尋致仕，卒年八十六。賜祭葬，著有蟬噪集，今不存。事具朱。考明史英宗前紀載有正統十四年（四四九）夏四月壬戌，貴州苗賊大起。通志亦載：「正統十四年，草塘苗龍惟保陷石阡，知府胡信死之，連陷平越衛黃平所及思南府。」府志亦云：「正統十四年，鎮遠叛苗苗金臺圍新添及黃平興隆平越諸衛。」資之殉，即在此次苗亂也。

圖霄關表賢祠 甘公祠附

圖霄關，亦名圖雲關。乾隆通志云，

在城南五里，舊名油榨關，康熙四十年（一七〇二），巡撫王燕重修，改今名，並修關帝祠，及紀思可憩二亭。

按關距城約五公里，扼城南要衝。通志既謂王燕字子喜順天宛平人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來任巡撫四十一年（一七〇二）解任去熙時重修，則關之始當甚早。貴陽府志謂：「道光元年（一八二一），改名圖雲」。光緒末，承平久，關廢不復修，其下即省南驛路，檀萃黔囊云：「關高踞山巔，有茶亭使館，所以迎皇華之使」。亭有石柱，上鐫一聯，傳誦徧里閭。梁章鉅楹聯續話：「貴陽城外有圖雲關，不知誰氏一聯云：一兩脚不離大道，吃緊關頭，須要認清岔路；一亭俯看羣山，占高地步，自然趕上前人」亦見道語也。按此聯與明田汝成題西湖南高峯聯同，惟「亭」作「樓」。考汝成字叔禾浙江錢塘人進士曾著西湖遊覽

本炎微紀 以嘉靖五年（一五三六）來任思仁兵巡僉事。是聯未知爲當時留題，抑後人錄自西湖，殊難臆斷。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創修貴南馬路，亭毀，惟圖雲關石碣尚存。

新建圖雲關碑記

王燕

貴州會城東七里，山勢迤邐漸高，當其隘有關，爲黔閩關。岡巒雄拔，俯視羣阜，西眺都會之盛，城堞烟井，歷然在目。南北胥峻嶺擁峙，獅蹲熊踞，東通一道，羊腸數百里，抵楚豫以達於京師。滇黔二行省車書玉帛之所會，西南蠻服之外，萬國之所由以朝宗也。舊制因山就險，鑿治未施，峯嶺崿芽，投足偏仄，上有小亭，已覆圯，弗事休止。既不足壯都城之勢；且輪軒所經，曾不得停軌延睇，以稍舒其行邁之勞而發皇華之詠。徵其故名，僅以居民作業，因沿陋俗，稱爲洞榨。於以昭歷世之弘模，示域外之大觀，豈不舛歟？戊寅夏，予奉命來黔，憩止片晷，躊躇四顧，慨焉興歎，不獨心陋稱名；而四牡駢駢，僕夫况瘁，憫其無息肩之地。思加剗治，以成坦途，蓋已心焉志之矣。夫成業平道，載諸傳記，王政之大端，不可緩也。顧蒞政之初，百務來集，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張弛，激濁揚清，飭綱振紀，其大且急，有什伯於此者，故弗暇以即爲；然未始忘於心也。庚辰春，予請建各州縣衙泮宮既訖事，因公捐俸給，庀材鳩工，命吏董役，芟梓其榛蕪，遂迤其礎城，險者夸之，隘者拓之，傾頽者平之，煙籠濛濛，氣象軒豁。復構亭其上，撤其故制，易以新規。木石堅緻，既宏且敞。其間清流潺湲，聲若琴筑；峭壁聳立，積翠欲流；雲日蔽虧，林木蒼鬱。遠觀近矚，晴雨景殊，晨夕態變。由斯路也，憩斯亭也，可以遊目適情，忘其疲困，由是使節之往來，行役之上下，翱翔坦蕩，靡所底滯。而黔南萬里之外，岩關雄固，標示中外，亦足以建威消萌，壯皇圖而昭盛化矣。是役也，一絲一票，不以煩民，告成於積月之間，而控制於四國之遠，舉王制月令之政，以畢予之夙志，是不可以無述也。至易其名曰圖雲，則又有說，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名關者似宜取諸形勢以示險要。然予聞之，虞帝歸于羽而有苗格，商宗伐鬼方而異俗化，率在德不在險。我皇上德化隆盛，蟠天際地，弘一統無外之業，修文德而綏遠方，足以跨商姚虞，載無取乎設險之說也。予不敏，承乏茲土，惟思所以致豐盈，易風俗，庶可報稱於萬一。君牙篇曰

是己，書又稱「既實方穀」，予與氏體仁員之效，必先之以農粟之足。以知事民者不可以遺教，而教必資乎養，施之固有其序也。貴州古羅施地，厥土磽瘠，無竹箭南金之產，蟻珠織綺之貢，民生其間，貧窶特甚。而苗獠居十之七，其性犷悍。化誨不易。官斯土者，視中土爲尤難。非刻苦自勵，不克有立也；非開誠布公，不能宜民也。亦樞在寓教於養，務先去民所苦，而與之以休息，俾安其業而遂其生。而又勸之務本以阜其財用，教之節儉以厚其蓋藏，庶幾衣食足而禮義興。由是激勵之，鼓舞之，使其自知感奮，講讓型仁，不甘爲墜世之莠民，何慮頑戾之習，不可以廉格以信乎哉？予願諸職司，一乃心力，同予睚勉圖其所易，以奉揚朝廷之盛德。則化行俗美，奠國於磐石之安，將在是矣，又何險之足云？此余名關之意也夫！是爲記。

見康熙通志

周起備

王子喜中丞建圖寧關落成爲賦二律

層軒架檜倚指巍，黠纒黔南亦壯哉。奇石千夫雲際立，雄關四扇日中開。時清仙客投繯過，天遠王臣叱咤來。萬里長城公等在，更于交頰置輪臺。其
玲瓏萬石破犀顏，設險探奇共此關。六詔風爐飛鳥外，三湘雲樹夕陽間。岩疆不覺征人苦，平世真教勝地閒。見說雙星臨益部，時時立馬爲看山。其二

見桐華詩鈔

度油榨關

查慎行（字悔餘號初白浙江海寧人康熙時以諸生隨巡撫楊雍建遊黔尋舉順天鄉試直南書房特賜進士官編修後告歸著有敬業堂集黔中風土記等書清史稿入文苑傳）

平明走馬出城圍，峭壁西風冷逼身。轉粟上天非易事，據關連棚復何人。雪填土窟埋屍淺，冰裂刀痕併血新。等是三災逃不得，驛場溝壑兩窮塵。

見敬業堂詩集

圖雲關紀別

侵曉離奇唱鷓鴣，雨絲風片最模糊。肩書劍從來慣，滿眼關山半語無。
昨夜酒樽猶北海，明年春又西湖。送者多。杭人。情誰解說相思者，寫箇天涯送別圖。

見蘇齋詩集

圖雲關

楊鴻勛（字麟閣，號儀卿，貴陽人，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進士官湖北知縣，著有鏡蓉軒詩文章詳貴州續通志稿）

一山高博翠微巔，突兀穿雲欲到天。轉過危城遙指望，萬家城郭起炊煙。（其一）

石柱樺峯峙一亭，肩輿來往幾回經。鄉關十里乘雲去，積雪關山徹玉屏。（其二）

見鏡軒吟草

關內名油榨街，民屋櫛比，旅客多過此休息。街左明代有表賢祠，祀吳倬，郡人湯昇為之記

（錄後）清初於其遺址建勁節祠，祀甘文焜。字仲明，一字炳如，其先籍江西豐城，後徙蕪湖，漢軍正藍旗，以兵部筆帖式入仕，康熙八年（一六六九）擢雲

貴總督十二年（一六七三）三柱反清遣，馬寶率兵入黔，文焜退守鎮遠，兵皆數自刎死。府志云：『勁節祠在貴陽府城南門外五里油榨關，

祀國朝贈兵部尚書總督雲貴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漢軍甘忠果公文焜，康熙中奉勅建

。公子國仁，筆帖式何善雅免俱附。勁節額，上所賜也，祠後圯，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居民

重修，復建福清寺以護之。又恭錄康熙二十二年御製碑文，二十一年賜祭祭文，立之祠中。祠內

別有貴州明提學副使吳公倬主。蓋祠本明表賢故址，故倬木主尚存其中云。光緒中，設墾植局

於關帝廟，大墾附近坡陀，廣藝羣材。以甘公祠建農業學校，民國因之，十六年（一九二七），改設

貴州農科大學。後廢為駐兵之所，蔓樞為炊，彌望瓦礫，曩植樹亦斬斫俱盡。最近復以設省立職

舒位

學校，並建中山林場，設備煥然，而林木亦漸葱蔚焉。

表賢祠記

湯昇

表賢祠，貴州衛站以祀憲副吳公也。公諱倬，字克大，浙淳安世家，登乙未進士，成化間僉事，尋陟兵備副使。剔政蠶，發吏奸，清介剛正，難以殫述。惟吾站設繁劇，舊制未設廩餉，公惻然，欲月食人米三斗。會侍御桂林包公裕按巡茲土，議合，馳疏上聞，報曰可。公又區畫贖金柴百兩有奇，購附近常稔之田若干畝，以助不給。今去公遠邈，吾人思公之澤，諱不容口。夫前乎公者，未必不賢於公也；後乎公者，未必不加志於吾人也。譬之荒墾，而畚鍤之功，實公伊始。按祭法有功德於民者祀之，吾人豈私公惠哉。乃就站境立祠專祀。額其門曰表賢，屬走為記。系之以詩、俾歌以祀公。辭曰：秀冠繡斧，溫潤春煦。賜以土田，膏澤伊傅。繡斧多冠，凜凜霜寒。遺我餘廩，百世不刊。祀事幸修，答公之休。在晉尹鐸，在蜀武侯。碩性清觴，薦公之堂。惟公降止，雲軒翱翔。我稼我穡，翳公之力。惟公歆只，享茲飲食。歲月孔長，頌聲洋洋。庇我佑我，惟民之慶。

馬路左有「萬里封侯」石坊，包家古黔遊日記云：『將至貴陽城垣約三里許，新建節孝坊二

十餘座，跨道駢立。東來第一座石坊，上書「萬里封侯」，係為果勇侯楊芳所建而新葺者。芳字誠村松桃

果人累官至提督道光八年（一八二八）以生擒回晉陟格爾功封二等。莫邵亭詩會及之。（錄後）

詩註中並謂關西有朱勇烈墓。朱射斗字文光會場人以功官至川北鎮總兵嘉慶五年（一八〇〇）今考

在太慈橋，距關尚數里云。

圖雲關

莫友芝

石磴旋盤東西迴，曉雲扶日度關來。濛濛繡堞千花遠，歷歷青山萬徑開

幹勇威名餘馬革，通侯勳業尚龍堆。書生不解匡時畧，獨立蒼茫感將才。自註朱勇烈公射斗勇號幹勇巴圖魯墓在關西其鎮蜀征達州賊名甚盛賊呼為朱判官戰沒後賊衆

常白日見公馳馬突擊驟呼朱判官來輒自相殘殺關下有奉勅為果勇侯楊公建萬里封侯坊

見邵亭遺詩

黔靈山檀山洞 惠泉附

黔靈山，上卽宏福寺，清一統志云：

在府城西三里，石徑嶮仄，鳥道一線，盤旋而上。山頂平衍，松篁茂密，梵宇琳宮，與棲霞山稱東西二勝。

李宗昉黔記云：

在城西北三里許，有一峯蜿蜒從西北來，爲杖鉢峯，水潺潺繞山麓，爲檀山澗，中峯矗立，卽黔靈正峯，山口有楊柳泉，甚清冽，又進有天生石橋，翠竹掩映，過此卽宏福寺也。寺北一小徑，可通樵牧，卽大羅木村，村前有溪，環抱山後。折而東轉，有岫參天，昂藏回首，乃獅子巖也。岩下有洞，洞下有溪，皆名檀山。自寶塔峯右特起一嶺，自南而東，綿亘內向，與獅子岩對峙如雙闕者，象王嶺也。又其外爲獅子山，昂伏爲案，上有雪蓋三臺，縹緲天際。登象王嶺，望貴陽城郭，歷歷如指掌，山後可眺聖泉。

吳振棫黔語又云

山足一澗，琤潺如環珮鳴，盤屈而上，或數步一折，或數十步一折。樹出石隙，濃陰障天，人行其間，巾履皆碧，清風忽來，幽籟徐起，山鳥上下，引吭作百種聲，幽寂之趣，殆不知此身尙在塵世。如是者數十折，地稍坦夷，則黔靈寺在焉。

府志祠宇副記則云：

在府城西北三里許，不知建自何時，石阡知府陳奕禧鐫有「黔南勝境」四字於石壁。其初路由

山後，今改由山前。磴道繁紆，山半爲古佛洞，又其上布政使陳德築建一泉亭，亭畔有池。寺門左有一亭，糧道長白伊湯安建，題曰亦雲栖亭。正殿一，翼以迴廊，寺左別有樓，樓下有山神祠。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巡撫賀長齡建，祠左爲客廳，祠外修甬道建坊，每歲春秋於此

祀山神，祈晴祈雨，莫不立應。

按寺本亦松赤松名道領潼川楊氏子生而好佛不茹葷飲酒爲臨濟宗三十三世創建弘福寺爲住持以終生明崇禎甲戌（一六三四）卒康熙丙戌（一七〇六）所著有由行草見黔南會燈錄

創建，據黔靈山志寺院篇：「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六七二）春，師偶策杖至山，因見萬峯環繞，中結

平原，心竊喜之。遂有羅氏妙德，同村善信，發心喜捨，永爲佛地。於是師乃去城入山，結艸爲

篷，植樹開徑，謀修建焉。而府志祠宇副記乃謂：「不知建自何時」。實屬可怪。若謂真不知黔靈

開闢之始，則志中釋道領傳言之歷歷，若謂前已有寺，則山志所述，其先本羅氏荒地，而闔與邦

氏謂康熙通志前無所謂黔靈。蔣寅江蘇丹徒人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來任布政三十年去「宏福寺記亦謂：「此山二十年

前。荒煙野樹，人跡罕至；固虎豹之宅，而狐狸之居也」。他書亦無言先有古寺者，是府志偶失

檢耳。至陳鼎黔遊記謂：「黔靈寺乃撫軍曹申吉所創，初荒山也」一節，是亦有故。蓋赤松於康

熙十一年創建弘福寺，是時曹申吉方任巡撫，殿宇之成，實仗其力。山志寺院篇會謂：「師於山

中靜坐：撫軍曹公申吉，欲爲師築室，次日減從輕騎，同司道諸公詣山，晤語之際：乃以鼎建之

事爲己任：時後山崩，有古木大材，可爲棟梁。村民好義，搬運到山，遂成大殿十楹，左右廂各

十楹」。故黔遊記以申吉爲創建，實有所據也。其他紀黔靈者，則楊澤會安慶人使滇紀程有云：

「黔垣勝境，西南有黔靈山，層岫疊出，樹木叢澗，循石磴盤曲而上，約百餘級，始躋山之巔，

曲徑通幽，忽然開朗。最高有觀音殿，其餘僧舍客堂，俱屬潔淨。四圍竹林甚茂，松杉滴翠，桂子流香，黔省靈秀之氣，實鍾於此。山巔有小亭，乃仰山少宰尊甫閣學公官廉訪時所建，題曰亦雪栖。亭中小憩，林木清華，正不減浙西幽勝也。後五里許有泉，名曰聖泉，又曰百盈泉，雖大旱時亦不見涸。釋曾以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奉使鞫黔滇獄。同行者有長白鍾昌，卽所謂仰山少宰也。又包家吉滇遊日記云：『蔣太守，陸刺史，劉別駕，殷大令邀余遊黔靈山，並轡出北城，旋出新城，西北行三里許，至山下，歷四百餘級。凡十三曲，盤旋而上，始達其巔，有紺宇焉。中間有洗鉢池，靈官亭，宿亭，諸名勝。宿亭者，石中有小孔三，以口接之，響應山谷，滿山竹木森森，不知幾千萬樹，山花滿谷，物色爭妍，黔靈寺深居葱翠圍繞之間，碧影飛流，猿號鶴唳，恍有天外之趣。佛宇後有屋三楹，爲瞿曇柱錫之所。庭前殘菊數十本，披霜含雨，幽景淒絕。拾級而上，有樓一楹，高而不覺其亢，幽而不覺其閤，侍者進茶，乃太華之精品。窗前石痕木蔭，映杉流霞，茶冽景幽，一時清供，令人神骨俱醒。茗談良久，徐徐下山，循路而歸。』家吉以光緒元年（一八七五），隨欽差陳福勳寶渠往滇查辦事件，此卽過黔時所記。至如許鑽增字鶴沙江蘇人順治進士按官雲南滇行紀程中所稱：『山中四月內石生花，如雲霞燦然』。則或出偶然，今已無聞。惟前人所紀臺榭諸勝，則皆可考，府志所載石壁佛字，大幾及丈，亦尙存。又山志所謂：『山雖峻極，而不乏美泉』。今考之果然，此實黔靈特點，而爲他山所難及者。最近建築馬路，由附郭以至山麓，復闢一徑貫山脊以達重椒，並建亭其上，煙寰櫛比，可鳥瞰無遺。山有志。爲赤松輯。邑人何素儒貴陽人康熙四十四年訂定，已梓。年久流傳漸少。近邑人于君止情，植鉛重印，佚詩一

卷，而補以後來石刻。是山名人題識，美不勝收，摘錄一二，畧見梗概。

黔靈山弘明寺記

王繼文（字在茲漢軍鑲黃旗人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任雲貴總督）

辛未之冬，余重撫滇南之又明年也。大司馬范公巡視黔州歸，告余曰：「黔靈爲新闢名勝」。工既竣，住持僧狀請記。詢其由，公云「欲余一言，用誌成事」。余奉公命唯唯不敢辭，謹拔筆紀顛末焉。黔靈峙貴陽西北隅，可五里，千巒拱翠，一水抱藍，以平疇坦壤，隱藏於卷阿之中。龍迴虎顧，異境獨標，殆天巧神工，爲飛峯卓錫耶！禪師亦松者，臨濟宗也。自蜀歷楚，携瓢至上，斬茅伐石，爲相提砥園計。土人羅妙禱靜觀，樂施其地；而山左曹澹餘，實經營之。厥後名公鉅卿，叱馭至者，前後相望：拓其基而增擴之，則有制軍蔡公，撫軍楊公，提軍侯公，余亦復其後焉。仍其舊而修培之，則有藩臬柯君，蔣君，李君，監司傅君，高君，而勦厥成功者，實大司馬也。當國家修和庠事，百廢俱興，公餘登眺之下，悠然有珠林寶地之思，分俸布金，地與時會。於是梵宮縹緲，龍象莊嚴，層樓傑閣，曲檻長廊，亭院齋舍香廚之屬，翬飛鳥革，炫日凌雲，且山林足以供懺蘇，溪泉足以供灌溉，園圃足以具果蔬，田土足以饗殮，規模宏備，爲金筑第一名區，鳩工庀材，積十有八年而工始告成。匪止金城香樹，追迹白社風流；實亦祝國祈年，黜綴太平盛事。矢願大而用力深，當不徒有漏之因矣。余自己巳過之，塵囂供叔，天籟自鳴，遊心縱目，不覺爽然自得。未幾歲華兩易，今之所聞，又有加於昔日所見矣。因是知崇法象而成選佛場者，日新月盛，正未有量也。敢以告後之遊山者。

黔靈山記

見黔靈山志

閻興邦

山川天地之秀也，有異者焉，則人羨之矣。有尤異者焉，則人尤羨之矣。然亦有晦於古，顯於今，若雁鴻之物色於家，西山鉅鐘皆因子厚而傳。要之：扶輿磅礴之氣，產在一隅，不遇奇人傑士，闢徑剪榛，表而出之；其滅沒不彰者，

正未可涯量也。曩於京師，值天子命儒臣修一統志，徵四方地圖郡邑之冊說，上之太史。予時往披覽，如貴陽一府，曰某山某山，無所謂黔靈者也。及癸酉移節斯地，適新地志初成，因閱山川條，而黔靈在焉，心竊疑之。如是者五年，而四方之賓客，在郡之有司，往往向余談其勝，且有以山詩示余者。而余也既無虛榮之癖，又不蹈潘孟陽之轍，孜孜乾乾，自蚤及暮，惟一方之利病是問；雖山林水石，笑余為俗，而余豈遑顧哉。今夏四月既生魄，與諸佐勸農於畝，遂過威清關，尋檀山逶迤而進，則衆山環抱，石逕險仄，一線盤旋，誠有若新池所云者，是日也，濃陰覆谷，雨師作祟，濃濃瀝瀝而不止。於是目益眩，路益滑，足益屢顛，宰相扶掖，始陟其顛，乃憩於弘福寺，寺則亦松上人所建也。因問山之始末於上人，上人曰：「此查大羅木寨民羅氏世業，康熙十一年，杖錫到此，愛其上有平原地，可以結庵，因乞之。至十二年，大殿兩廊告成。又五年，經樓五間，餘殿若干，次第畢工。辛未冬，又從巴蜀陟荆楚，下江湖，禮普陀，太白，天童。復由金陵達寧貢，循彭蠡，適鄂江，湖湘元而歸。乃得釋臧之全部，而貯諸樓，此僧一生之苦行，敢稽首達尊，為作方便，願大檀越共配之。庶黔靈一山，藉以益傳。余以不文辭，薄暮回署。明晨，上人命徒請記，余告之曰：「凡事不難於創，而難於守。余游天下多矣，曹溪一席地，已為羶爭之場；而嵩之少林，亦漸淪於風雨。今上人建刹茲山，如台之靡蕩，永之西山，自宋迄今，愈久愈新，斯為荷僧如來。非然者，山石有時而潮，像教有時而湮，皮紙骨串，豈能長留於虛空。誠悟及於無始無生，則一切功德，皆有漏之因；而木落山空，水流雲委，萬壑千岩，納之芥粒。茲山也，如舍衛城，固有龍象護之矣。」

見黔靈山志

遊黔靈山記

張介侯甘肅武威人以進士授知縣分發貴州嘉慶初歷官玉屏廣順著有續黔靈山志

古城李孝廉芬：逸曠士也，余引疾閒居，日偕遊雪崖洞，因為余譚黔靈山之勝，約共往遊，旋孝廉返鄉去不果，時屬初秋，炎都瘴埃，晔寓滌氛，遂乘輿步出陸廣門，石徑紆曲，形似書字，寒谿沙衍，靜無瀉瀾。遠樹空碧，哀蟬激響

蒼蒼如石壁。洎造巔，則阿不開朗，四徹中繩，若未始有山者。修篁萬箇，蒼翠成林，曠暉側注，金影瑣碎；延佇凝眸，青甯蠕動，綠痕上衣袖，茲獨出遊入淨室，茶飲少憩，由正殿側右至一院，斜峯入隔，曲沼環堂，樹響飛嘍，階叢花藥，則遊人匡坐之所也。壁多題時官詩，獨鄂西林相國近體二章，契予心，據石和之，擲筆舍去。抵寺後，見櫛木千章，圍繞如幄；長腳緣坡而舒翠，菌子附枝而凝紅；蒲錯振羽於草根，媚蚪引嘯於林杪，扶老之禽，與梵唄相禽，石竇之水，共松濤偕鳴，余亦乍覺其秋色之上眉也。徘徊者久之，日已入蒼林，禁燭漠漠，微辨來時路；望見朔月，宛如故人。曾遊者子弟叙也。

見續黔書

郭爾泰

過黔靈山寺慨然有述時已酉重午後一日也

弓衣馳小隊，紆徑入黔靈。隔岸竹林紫，舉頭天骨青。

芻尼剛上坐，梵貝理殘經。問訊峨嵋老，猿猴認祖庭。
主僧西川人 宗曹溪派

剎那車三乘，莊嚴草一莖。衆人殊狗句，吾道亦蠅營。

殺活從渠會，泥沙迴自頃。底緣返初服，安養證無生。

見石刻

查慎行

同赤松上人登黔靈山最高頂

統磴扳躋望已窮，忽穿鳥道人禪宮。雲端方丈娑羅日，井底孤城巖築風。

草木連天人骨白，關山滿眼夕陽紅。興亡何與閒僧事，一角枯葦萬劫空。

空谷西風晝怒號，山寒九月馬歸槽。路危怪石驚將墜，天縱諸峯勢競高。

羅甸一軍深壁壘，滇池千頃沸波濤。勞人何限登臨意，不向糟丘覓二豪。

諸將開邊振鼓聲，幾時京觀築鯨鯢。巴賈未脫金牛險，土貢長聞撫馬嘶。

事異汶陽休許魯，謀新曹沫恐輕齊。亂山中有豺狼穴，曲突何人議水西。

其三

其二

其一

渡瀟湘畔開新阡，瘦棘荒苔半石田。漸有疏煙生郭外，那無一雁到天邊。
蠻方對景憐佳節，客路登高感去年。落帽臺孤風雨暗，短裘長路又三千。

其四

見敬業堂詩集

初秋黔黔靈贈巖脈上人 巖脈號淨知四川內江且姓子冠年祝髮爲赤松法嗣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編主黔靈編者註

曹惟城（字价人貴陽人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武進士第一官雲南副將能詩善畫府志有傳）

黔山精舍好，相對有名僧。道悟無生妙，禪參最上乘。

茶煎澗中水，香鬪佛前燈。不許塵凡到，雲嵐護幾層。

見黔詩紀畧後編

白百盈 黔靈山寺

湯右曾（字西厓浙江仁和县人康熙進士累官吏部侍郎著有懷清堂集）

憶昔冒雨東山行，山寺粥鼓傳新晴。雲中黛色幾千尺，兩脚已韃芒鞵輕。

寒花修竹自閒麗，赤髭白足相邀迎。孤亭崔宰出林樾，下眺萬瓦浮連甍。

黔靈一峯隔嶺背，但見紫翠煙巒並。歸來合眼想娟妙，坐覺天宇開崢嶸。

今晨款門少賓客，襟帶蕭散帷齊清。公廚三日會僧去，十里肯惜避山程。

曉風緝雨引前路，小蝶豔豔繁秋英。道逢樵客看菖罷，亦有田父衝煙耕。

巖鳴竹裏淡日色，犬吠塢外喧溪聲。漏鈞亭中一泓水，晝夜百度無虧盈。

清甘未得借瓢飲，空負桑苧煎茶情。草中覓路轉叢密，岩頂踏逕頻迴榮。

琳宮突兀佛塔湧，古木上與闌干平。祇園弟子越千指，盡學寂滅談無生。

青山門外幾風雨，一縷坐看香煙橫。維摩方丈清晝掩，天女一笑花爲榮。

尋詩問法兩無礙，空手欲控橫江鯨。法華魚肉何足啖，自煮蔬蕪炊香秬。
萬錢詎抵一飽樂，盤餐秋已洗營營。野花桐草足瀟灑，斗穴未可輕山城。
他年林端發蒼筍，道人記我曾留名。

見懷清堂集

癸酉春初余方奔星里居偶偕友人登靈山高處見梵宇一新山水如故回憶奮遊忽廿年矣感而賦此

花杰（字曉亭貴筑人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進士官至布政使著有寶研齋詩鈔）

撥雲攀磴莓踐苔，小憩孤亭四面開。白鹿竟隨僧老去，青山依舊我歸來。

千聲佛拜千層塔，一首詩成一樹梅。到此風塵機已息，置身高處即蓬萊。

經樓百尺坐中峯，山外雲山幾萬重。犀角又添新出笋，龍鱗不改後彫松。

猶存古剝風前度，久別清泉照舊容。圓覺可能參妙諦，驚人誰打寺門鐘。

其二

見石刻及寶研齋詩鈔

遊黔靈山憩雲栖亭

鄭珍

去郭亦不遠，及麓方見之。每上覺徑駛，去際生轉時。

偶然入深處，初願忘前戲。幾年開初地，亭小幽可憩。

久坐絕聲響，林影澹無際。松風迴夕陽，蒼然兩峯翠。

見巢經巢詩集

洗鉢池

赤松

萬斛泉源一鑑明，閒來洗鉢有餘情。照心不待澄波月，鳥語松風趣自生。

見由行草及黔詩紀畧後編

唐山洞，亦名檀川洞，又名雲崖洞，郭青螺黔記稱芝巖洞，在黔靈山右後側。嘉靖貴州通志

云：『雲崖洞，舊名唐山洞，在治城西北三里。徐節有詩』，（畧）。今洞前有寺，不知建自何時。洞中藏石碑，高二尺許，鐫七律二，以章艸書之，字多漫漶，惟首末『白雲深隱一唐山：吾身來復入桃源』二句，尚可全識。後署嘉靖九年（一五三〇），鎮守貴州太監楊金。金無考。然明代奄豎之勢焰大可想見，詎能以謬託風雅恕之。洞中巖石奇古，作仙佛雲鳥狀，有巨石乳礮礪如麒麟，尤畢肖，俗因謂之麒麟洞。洞石一泉迸自岩罅，澄澈可鑑，卽檀山澗，歧爲兩溪以溉民田。今有馬路自黔靈山麓至此。

唐山洞詩

越英（字德充貴陽人安治十年（一四九七）舉人累官瀘州知州在官方直瀘人稱頌告歸卒年八十一）

風日晴和漾碧川，水光山色兩相連。人間尋勝儘斯地，洞裏乾坤別有天。

野寺月明禪榻寂，崖陰春至薜蘿懸。清流古洞無窮意，上智應能識本源。

見嘉靖通志

遊唐山洞次梧岡韵

萬士和（號履菴江蘇宜興人嘉靖進士來任提學副使官至禮部尙書著有履菴文集）

春遊逢勝宇，坐久白雲蒸。幻影搖孤壁，蓬心對古藤。

蒼歆天欲墮，石掛地何凭。貪賞不知暮，蠻村見遠燈。

見履菴文集

聖泉在黔靈山後。徐霞客遊記謂：貴州西十里爲聖泉。明一統志云：『聖泉在宣慰司城西北八里，泉穴寬可六尺許，又號靈泉』。貴州圖經新志紀之較詳，據云：『聖泉在治城西五里，自山麓湧出，消長不一。本朝鎮遠侯顧成瑩石爲池，覆以亭，亭中置一石鼓，以驗水消長，其流漑

田數百畝。亭側有觀音堂，郡人歲時灼觀焉。貴陽八景曰「聖泉流雲」，石阡知府祁頤有詩。

（畧）。考明史顧成傳，成自洪武八年（一三七五），調守貴州，在黔凡十餘年。始召還。燕王卽位，

封和遠侯，仍鎮貴州，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卒。則此泉發現，當在永樂以前，較黔靈唐山洞爲

早。井上亭幾經興廢，今已無存。惟餘佛殿三楹，殿旁有碣云：「嘉慶十八年，制府伯玉亭先

生玉亭卽伯麟滿洲正黃旗人乾隆舉人嘉慶間任雲貴總督後官至協辦大學士卒諡文慎清史稿有傳編者註及余與諸君子同來觀之，亭地咸復其舊，測

其消長，如志所言。因知山水之靈，實造化之大也。爰與諸公葺之，而書其緣起於石。撫黔使者

雲夢許兆椿兆椿字秋岩湖北雲夢人乾隆進士嘉慶十八年。泉畔復有一坊，顏曰，「聖泉觀」，上

鐫有「靈湫」二字較小。尙完好。泉以「聖」名，蓋美其盈虛有常。清一統志謂之爲漏洩泉者。

按爾雅：「井一時有水一時無水曰灑洩。此泉條漲條縮，有似漏刻，故以「漏洩」名之。黔書則

作「漏洩」按說文：「漏，屋穿下水也」，集韻：「洩，跳躍也」，此蓋假漏爲漏，洩則形容水

之湧躍而出，如濟南之稱洩突泉也。乾隆通志作「漏勺」者，則取中庸「夫水一勺」之意而已

。至謂泉之盈縮，日凡百次。始興記兪州錄及其他紀載，力主此說。其實泉之消漲頓繁，未必洽

協百刻，前人所謂畧舉成數者是也。又陳鼎黔遊記稱其「味甘而冽，久服可愈瘋黑髮，駐顏卻老

。未加實驗，無從斷定。舊籍又有謂：「中丞郭子章往觀聖泉，條盈條竭，偶雨集井溢，僕夫

趣言靈」，似此泉亦有溢出時矣。其他傳述之出於附會者，則檀萃黔囊有云：「一說此泉盈縮，未

有定時，遊人置錢，以下休咎，下錢有準，其水漸盈，及於肉好，卽主休兆。若水安如故，或且

下縮，咎徵應焉」。池北偶談云：「貴陽城西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滇逆將

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焜暨諸大吏，一日遊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幾亂作，甘死之。又陸鄰縣次雲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礮擊之。今泉上石欄礮痕尙存」。則傳者之過，未可信以爲實。要之：泉之盈縮，當證諸物理學，以求解答；若仍神祕視之，悖矣。

聖泉記

劉汝楫（字濟川貴陽人明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舉人官某府長史好學能文府志入文苑傳）

黔筑聖泉，遊者步自西郭，沿溪流，躡石磴，可五里許，磊砢疊嶂，中一泓自石罅迸出，匯爲方池，日每潮汐無停，好事者置石鼓其內，潮汐退餘，下至鼓之半而止，通晝夜計之凡百次。弇州錄名百刻泉，一統志稱靈泉，大抵泉名自人，其百爲期，則亘古無易也。余自曩年遊其地，每僭衆詫之；第私心又謂他境有然者，亦不其異也。迨後周覽吳楚秦齊之墟，歷考職方紀載，乃知聖泉靈異，獨黔筑爲然，允矣大塊中奇絕也！蓋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布約突諸類，洎陸羽所品次，靡可縷指；特壤界色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蠟潮，侯官潮泉，鍾山陽潮，連州潮泉，固亦消長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爲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潮泉，章貢三潮，安甯海眼，樂平風遊，荊門蒙泉，彬州潮泉，吾鄉蒲場驛潮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爲伍；第彼潔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橐籥者。則聖泉之靈且異，在別境甯有乎！觀者其故，莫測其由，或謂如漢陰丈人所云，其中有機械焉。余曰：「泰山磐石，莫當雷水，謂其久則陵夷也。按泉志迄今二百餘載，即機械竅中，石衝激，安能百年壽改，此其說無當矣。余意竄中地形，若人一身，其在西南，昆詔其首，中原其腹，吳越其足也。黔筑居首下腹上，當以吭名。夫吭於人身，蓋神明之關也，是故環四海，周八埏，精靈之竅，於黔筑發之，而有聖泉之異，理固然也！」或謂：「地域廣輪，罔知細極，聖泉勺六耳，何獨於此呈靈竅？」曰：「礎潤而霧霏至，壺冰而巨澤堅，小固可以驗大。且地與家躡躡龍狐，蜿蜒千里外紳所注，不越毫芒。勺水雖微，不函地軸耶？」抑又明昔人志水隔，繫以材品，測香辨味，則異產可卜焉。聖泉良異矣，將不有苞奇毓秀，丕顯地靈，俾之雄視西南 爲宇內一大式廓，而與斯泉相符應乎。即今省郡規模日恢，人

漏洩泉記

范承勳（承勳字蘇公濬陽人文程第三子康熙間任雲貴總督）

李未秋，余以代撫篆下黔，聞城西有漏洩泉即異，一日夜百盈百縮，又名百盈泉。視事之暇，秋光甚爽，因策馬往探焉，出城行十餘里，轉入山僻，見荒烟亂石間，一泓清淺，甫數刻，即消長數次，以一晝夜計之，約可百度，名之以百盈，信不誣也。於是偕同遊諸友共坐泉上，酌酒賦詩，日斜而返。翌日偶與司道諸公言及之，思欲爲之構亭植樹，以憩遊人，適旋瀆，匆匆未暇也。歸未幾，諸君走字來言，已結亭矣，且爲構亭索余言記之。余因概夫天下名山勝水，生於通都大邑，爲高人達士所賞而傳者，固不必言。若乃鍾靈異之氣，擅造化之奇，生於遐陬僻壤，沈淪於荒烟亂石之間，名湮沒而不彰，有如此泉者，蓋又不知凡幾矣！爰書數言寄諸君，俾勅之石，以告夫後此之探奇覽勝者。共物色而表彰之。

見貴陽府志

田雯

漏洩泉記

貴陽城西，岡巒稠復，石徑繁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澗然清淺，廣不數尺，輕風隨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縮以百爲度，中置一石以準之，真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鴻書之爲漏洩，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真測其所以，因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而茲泉則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洩泉，清泚噴吐，潏飛濤立，爲歷下奇勝。然潏水沃流，來自正屋，有本者如是，而此則旱麗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阿，烟涼草塞，既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憩遊人之屣。思爲登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携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遺流，間測暑於令史也哉。

見黔書

聖泉篇

楊慎（字用修號升菴四川新都人正德間廷試第一歷充經筵講官以言事謫戍雲南永昌衛著作甚富）
龍圖天生心，卷畫山出泉。陸茲感沸流，肇自混沌年。

盈涸在頃刻，消息同坤乾。塵刹變潮汐，燄埃無質遷。
帝臺森漿下，神漢靈嶺巔。冰雪姑射質，風露綽約仙。
寶真騰瀟瀟，泓月涵涓涓。蝦鬚穿皎鏡，蟹眼噉淪淪。
眠鷗衍游聖，瑣舟喻思依。迷蹤鬼方峯，蘊真羅甸烟。
詎逢陸羽品，那遇桑欽傳。名公紆勝引，嘉招陶芳筵。
折簡開香爵，飛觥延霧天。玉珂鳴重轡，金文明華田。
粵激灑柔翰，翠樹鏗洞絃。臨淵稱混混，倚谷望裕裕。
麗闌擘鼓動，迴谿翫燭然。荒塗欣長會，興言遂成篇。

飲聖泉上

歷算有時差，洞淵窮九容。天與設懸壺，一勺肇鴻濛。
盈虛應晷刻，渾蓋相參通。大哉造化機，奇出無終窮。
我從萬山來，襟帶含松風。獨酌此泉上，興酣呼白龍。
往來五色蝦，蕩漾青黛中。神魚尾尾出，閃映斜陽紅。
欲濯雙玉趺，乃恐搖蛟宮。許贊不許究，邈然天地空。

見楊升菴集

鄭珍

見巢經巢詩集

距此聖泉數里，過改茶寨，復有一泉，時盈時縮，俗謂之新聖泉。黔語紀二泉云：「貴陽城西五里，有聖泉，亦曰百盈泉，通志名之扁酌。道光丙午秋，與同人往遊，有石亭半傾圮矣，泉在亭外，黔書所言：『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為度，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者也。以余驗之，倏忽消長，一晝夜間豈止百盈縮耶？由泉西南行，過改茶寨數里，復得一泉，以石屋覆之，其盈縮與扁酌同，噴湧而出為巨澗，亦綠淨不忍睡，此蒙齋履齒所未到，故黔書不言。吁！同一奇勝，而見知於世也，有蚤暮，殆亦數耶。泉甘而冽，喬中丞見齋是日啜五甌，余夙病啖飲，一滴不敢飲，甚負此佳泉也。」舊泉距城，或曰十里、或曰八里，此曰五里，頗歧出。蓋泉在山間，徑徑曲折，未加測量，其道里自難準確；况遊者取道又復不同，宜所記之各殊也，新泉亦為時人題詠所及，雖不如舊泉之擅名。

傅玉書（字竹莊，豐安人，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舉人，選安福知縣，未三年即去官，善詩古文，著有竹莊詩文集彙

梓述聞等）

城市厭喧囂，況復暑方盛。縱觀且爲娛，跋履非所病。
童冠聊與偕，山自予性。三橋步逶迤，雙溪恣游泳。
潺湲聽不窮，葱鬱望若迎。層阿繞以幽，神湫澄可鏡。
前山旣稱靈，斯泉應名聖。百刻與漏洩，載記歷相證。
我來未移時，消長已屢更。或云是織牙，翁闢誰得偵。
倘非造化工，金石寧足信。不已至誠心，有恒君子行。
廟像猶尊嚴，繪事相輝映。雷電來響習，風雨赴零祭。
靈星位中央，民天實操柄。何年就漫漶，毋乃疎祈請。
首夏山溪漲，疑是老蛟橫。雄據鱗鮪驕，市樓盡阻併。
可憐半城氓，幾脫九死命。羣神豈鑒此，遂廢膏澤令。
連旬土膏竭，匝月天宇淨。高田猶一犁，下者泥苦硬。
昨聞良有司，禱祀輒相應。信不可誣，一沛萬室慶。
茲行從遊多，問途或迷徑。一村曰改茶，有泉奇頗競。
舒疾雖稍殊，優細未易評。相望數里間，山靈各爲政。
乃知扶輿理，奧秘良莫竟。何況世中人，顯晦豈重輕。
後先會黔靈，山態晚益靚。反照滿疎林，鎮好課觴詠。
山中讀書人，論詩辨雅拙。我腹已云枵，我筆愧不勁。
聊紀一日遊，藉以就商正。歸途勿秉燭，明蟾雲中迸。

過新聖泉

喬用遷（字見齋，湖北孝感人，進士，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來任巡撫）

輿夫解探勝，艷說新泉旨。攀崖任所之，苔蘚恣躡屐。
倏忽轉三橋，問詢逾七里。潺湲雷穿石，亭時尺有咫。
鑿池擬方流，塵靜漾清泚。可濯亦可沿，膏之味甘美。

見竹莊詩及黔風演

循事憑取携，靜契如洗髓。蠻語分雌雄，消長隨行止。
其實等潮信，祇祥安足紀。

貴山

見有恆齋詩鈔

貴山，貴州圖經新志云：

在治城北二里，孤峯峭拔，兀出羣山。鴉翻在其後，郡之得名以此。

曹學佺名勝志云：

城北二里有貴山，蜀道所經，一名貴人峯。

貴陽府志則云：

去城十二里，銳峯岌業，秀插層霄。相傳貴州得名以此。山腹有洞，麓有九十九泉。

按貴山距城，圖經及名勝志均謂爲二里，嘉靖通志，清一統志同。惟乾隆通志謂爲五里。而府志則謂爲十二里，據今道里考之，則通志較確。所謂九十九泉者，清一統志有云；「在府城西二十里，地名高寨，泉出山頂，有九十九穴，今堙」，則方向道里均與府志異。今泉已無考。相近有白崖山，圖經新志云：「白崖山在貴山麓，巖障如削，俯瞰免場，官道經其下」。又云：「讀書臺在治城北二里許白崖山半，郡人王訓歸隱時所築，臺下累石作院，引泉鑿池，雜植花木，有棋枰琴案，皆假山石爲之，訓嘗與客觴詠於此」。今臺已無存。

登貴山絕頂望南北諸峯

顏嗣徽（嗣徽字義宜貴陽人同治九年（一八七〇）鄉試第一官至廣西歸順州知州著有望眉草堂詩集見黔南六家詩選）

蘼蕪茁萌芽，野花歌淺紅。遠視不能辨，一色蔚籃中。
超舉形神釋，跋涉腰脚慵。懷抱五嶽志，追逐九老蹤。
手挈金鴉鋤，采采菖蒲茸。

鴉關

鴉關，貴州圖經新志云：

在治城北五里，羣山環疊，中惟一徑可守。洪武間，貴州屬四川布政司，故駟道經焉。貴陽入景曰鴉關使節。教授芒文禎有詩。（畧）

方隅紀要謂：

在府城東北五里鴉關山下，關西爲楊柳鋪，四川驛道所經。

乾隆通志云：

老鴉關，在城西北五里，四川驛道經此。鳳凰關，舊名大鴉關，清康熙九年（一六七〇）改今名。按貴陽城北有鴉山，卽方隅紀要所謂鴉關山，昂首天表，兩翼開張，其下卽黔北官道。有關二：距城五里者曰小關，卽圖經紀要所謂鴉關。通志所謂老鴉關。再由小關北行五里曰大關，卽通志所謂鳳凰關，舊名大鴉關者，今出關數里尚有鳳凰哨之名。鴉關雄據高崗，橫控驛路。由北至省，必攀躋石級數百，始可達關頂。故爲會垣北面之險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修築黔北馬路，以此地峯巒攢簇，陟降頻繁，車行不便，乃改由三橋分歧經陽關以出沙子哨。坦途別啓，此關遂形落寞，經過者不禁有叔望清流關之慨云！

見望眉草堂詩集

過鴉關

周文化(字元淑貴陽人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舉人官至鄧州知州著有鄂陵稿繁亭雜稿見黔詩紀畧)
列戟屯雲俯萬山，雲垂鴉翅馬蹏艱。一爲行省紆裳地，便是雄圖鎖鑰關。
使者銜恩通十道，中郎飛檄走諸蠻。棄繻叱咄無人說，何用長纓過此間。

見黔詩紀畧

老鴉關

田榕(字端雲陝號南村玉屏人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舉人歷官保山太平安陸知縣有惠政著有碧山堂詩集
十六卷詳李湖撰傳)

匹馬重嘶尾洒驛，漏天不漏見初日。袂衣當暑畫生寒，枹柸爐頭不敢出。
棧道凌空石磴懸，畫圖到處有攀緣。老鴉關上鴉飛絕，兩角孤雲一握天。

見碧山堂詩鈔

十月初五宿老鴉關閭壁間舊作有感

黎恂(字雪樓晚號拙叟遵義人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舉人十九年准士歷官桐鄉大姚等縣升巧家廳同知以循
良著稱著有蛤石齋詩文集詳鄭珍撰傳)

野戍荒郵夕照邊，寒煙衰柳寺門前。窮冬十月鴉關路，風景蕭條似去年。其一
躍馬西南萬里行，舊題詩處墨光晶。汗騰洩壁等閒事，不用旁人識姓名。其二

見蛤石齋詩鈔

唐炯

鴉關

晨登老鴉關，俯視見城堞。市廛猶復舊，氣象何衰颯。
住者縱寇盜，郊原血可喋。今茲困誅求，流離逝安集。
豺狼方當塗，狐狸何煩獵。不自我後先，吞聲淚盈睫。

見成山廬集

袁思韜

至小關望省城

萬瓦鱗鱗隱約間，湖陵迤邐抱城圓。三叉舊認頭頭道，九疊新開面面山。
曉踏白雲生兩屐，晴隨紅日度重關。庭前荆樹花開徧，爲報天涯遊子還。

見雙印齋詩鈔寫本

(待續)

遺

紫英



運銅紀程

遵義黎 恂雪樓

雲南以產銅著聞清戶部錢法堂掌圖法由滇貢銅年有定額分六起解繳委派州縣押運道光二十年庚子二月吾黔遵義黎雪樓先生恂以平夷知縣派委本年正運一起京銅於七月二十日押運起程於次年辛丑八月二十日銅運抵京交坐糧廳驗收壬寅二月初四日出京四月十九日繞道回抵遵義故鄉六月初六日復由家啓行於七月初十日還抵昆明銷差往還計時二年計程約一萬二千里沿途所經皆有紀述署曰運銅紀程蓋爲上下二冊存於家鄭子尹徵君撰雪樓舅氏行狀嘗語及之顧未梓行迄未得見也往歲楊覃生師出上冊見示謂陳君恒堪得諸荒肆者自是存敝齋者有年壬申春日先生從會孫柯互過余因根詢其先世遺稿柯互言世事滄桑運銅紀程只存下冊余聞之驚起笑與并會告以上冊原委囑電沙灘郵寄以來越日柯互以下冊至果與上冊相啣接紙墨亦一律延津劍合爲之一快其後更附有回黔日記赴銓日記二種似柴翁當時亦未經注及也柯互又言此兩冊者初由雪樓先生子季和保存季和以付其子若金若金又付其子景渠民國十五年景渠沒於興義權次遂致散佚余既獲其全因付劖劖以廣流傳而誌其緣起如此民紀第一丁丑五月貴陽凌惕安序

道光二十年庚子二月派委本年正運一起京銅以限期待七月住會城守候五六兩月辦理領文等事並領

自滇至瀘水脚銀二千五百兩銅運每年六起自瀘至漢陽各起水脚銀三萬七千餘兩向例一起官帶解至瀘水亦具文請領

七月中旬雇覓夫馬整理行裝計用銀鞘馱馬二十匹茶葉銅器馱馬八匹行李馱馬三匹隨人騎馬四匹眷屬歸家行李騎馬九匹赴瀘輿夫四名扛夫十二名眷屬歸家擡扛挑夫二十名計輿馬之費已數百金矣隨人爲田貴王福葉興王泰楊慶泊平彝差役晏發

二十日戊申午刻大雨街市成渠未刻雨霽啓行晚抵板橋眷屬至已及更深是日出滇城者甚夥旅舍滿不能容銀鞘行里分置各店住小店樓窳窄不堪計程四十里

二十一日己酉以馬價未清且前途宿站擁擠留住板橋另移一店未刻姚生世俊自會城至

二十二日庚戌陰途中北風甚厲御棉衣猶畏寒住楊林驛計程六十里

二十三日辛亥晴住易隆驛計程七十里

二十四日壬子陰晴住馬龍州旅店窗隙風透入枕席五更頭腦疼痛計程八十六里

二十五日癸丑晴途中東北風甚厲受涼四肢酸痛住霑益州延醫診視服藥又料理眷屬歸家瑣事疲憊甚署刺史高陶圃饋遣人送酒饌計程七十三里

二十六日甲寅陰命姚生護送眷屬分途由平彝大路回籍蓋年來兆熙兆祺兆淳兆普皆隨侍在滇上秋自雲州撤任回省冬間已遣兆祺歸今夏五月復遣兆熙泊隨人高照偕船戶先赴瀘州造船並遣兆淳兆普同行至畢節命家丁楊鴻等分途由黔西小路護送歸家茲行惟熙婦泊婢二人侍其姑歸耳是日余以道遠先行中途薄雲疎雨濕從者衣幸路潤而平坦往來遠鋪計程八十五里

二十七日乙卯朝雨午晴住宣威州計程九十五里署刺史梁君調簾入省未見由霑益至宣威途皆平坦惜地土瘠瘠歲云秋矣禾未吐穗高不盈尺山中惟苦蕎蜀黍亦皆歉薄買醃肘百觔夜多蚊

二十八日丙辰晴輿中苦熱宣城外數十里地勢開闊漸乃坡陀上下曲折難行住倫塘驛溪闊數丈盤江所發源也計程八十三里倫塘宣威屬可渡巡檢移駐此巡檢彭君承裕因病未見遣人送酒菜詢之土人云倫塘之上流五十里名放馬坪溪源所出又上流二十里名鹽塘口亦水發源處

二十九日丁巳陰晴山路陡峻行五十里至可渡河交貴州威寧州界溪濶不過數丈而水甚迅急橋壞以舟渡行者詢之土人云可渡上流發源處距渡口五十里又下流三十里至汭河倫塘水來入焉過渡里許有小市居人胡叟延待茶茗詢知五月杪兆熙兄弟亦於此小憩相距已兩月矣山行蛇蟠屈曲幸石路新修治易行山半有薰風亭可飲茶行者便焉住箐口鋪一名金鋪計程八十里

八月初一日戊午陰晴山路上下頗狹住威寧州貴西兵備道洎總兵官駐此近城山頗開展而多童又地勢高寒不宜五穀城外平地百頃被水淹沒入滇之海子然民間惟種蕎麥蜀黍作種甚矣斯地之窮瘠也聞

州刺史爲蓋君星階未往候計程八十里夜雨

初二日己未陰晴馬夫以馬力不勝另換馬匹留住威寧

初三日庚申山路尚不甚險中途值雨從者衣履多濕住清水塘計程八十里

初四日辛酉晴山行上下重複石路尚易行午後至丁巴山塘近南一帶山亂峯攢簇山半小石山疎密堆立

極奇山出黑鉛砂金銀昔年廠甚豐旺今衰矣廠民數十家淘沙爲業住七齊灣又名七灣計程六十五里自倫塘以東道左無稻至此始見溝水泱泱流田禾秀茂人家亦漸多

初五日壬戌晴山路上下重複住牛滾塘入畢節縣界計程八十里

初六日癸亥晴行十里上七星關關下有溪即可渡河之下流也爲七星關河疊石架木爲長橋上覆鉛爲瓦極整固天無片雲山行上下輿夫苦熱沿途負鉛者紛紛皆運瀘物也住高山鋪計程五十里店屋傾側不堪

初七日甲子晴午刻住畢節縣計程四十里縣令童君暈調簾去買髹漆皮器數十件昨夕感冒未愈延醫診視服藥畢節山秀而尖向來科名頗盛惜縣治前局面促狹無平原廣野之觀故建牙開府者寂然無聞

初八日乙丑晴山行石路上下途中遇吳紫樓司馬均自京旋旅店談滇事移時住孫家鋪計程七十里感冒猶未痊日中噁不止夜服藥四更咳嗽不能眠起披衣待旦

初九日丙寅晴熱甚山行石路上下甚艱午刻住白巖計程四十里身汗而袂衣不敢解猶覺畏風

初十日丁卯畏暑寅刻即行山路二十里許復下山十餘里渡赤水河入四川永寧縣界復上山八里午刻住判官腦計程五十五里赤水河下流入仁懷廳境河西駐千總一員河東駐守備把總二員兩岸山勢雄峻亦扼要地也是日暑尤酷肩輿中如處熱甑酉刻雷雨店屋上漏旁穿又苦多蚊雨後移榻始獲眠感冒稍愈

十一日戊辰晴未曙即行上山十五里至雪山關關門疊石如城闕上供佛及關帝像主僧冒茶飯以便行人當關顧盼西黔東蜀蒼山萬疊聳列晴空關居其中實扼險要於時曉霞初散紅日當空涼風習習拂襟袖令人心神俱爽卓午住摩泥計程五十里旅店頗雅潔夜月明乘涼擔宇下聽秋蟲唧唧聲悵然有離別之感

十二日己巳陰晴山行路頗崎嶇午後住普市計程六十里聞水寧久旱溪河無水舟不能行心頗憂之申刻雷雨涼爽

十三日庚午曉行遇雨稍頃而止黃霧漫漫四山蒼鬱移時開霽山路坡陀未刻抵永寧縣計程八十里永寧夾溪分二城東為絅永廳西為永寧縣川蓋舟於此起載黔鉛於此置局運瀘故市肆頗繁盛往候承司馬安恒大令泰並囑雇舟四隻以待夜熱甚通宵汗不息上次加運二起之項仙舟同日出滇城至板橋渠先行詢之恒君今晨方解纜去自滇城至永寧縣陸路共一千四百二十二里

十四日辛未辰雨移行入船巳刻赴恒君招同坐英參戎某黔局委員陳少尉鑄申刻入船開行晚泊雙橋子溪水漸涸灘瀨清淺舟人費推移力夜月明計水程五十里四更舟子起呼水漲尺餘聞之欣然

十五日壬申晴熱甚黎明解纜舟行甚速辰刻過天池巳刻過江門峽口水驛江門為永寧河險灘兩岸巨石响嶙長二里許竹箭奔流篙師放溜瞬逝晚泊彎灘計水程二十里微雲點綴月不甚明登岸納涼汗猶漬體舟篷徹夜不閉扣舷歌詠無酒無餽誰云不可度中秋也

十六日癸酉晴午刻抵納谿縣入川江自永寧至納谿水程三百七十里未刻抵瀘州移入公寓計水程一百五十里兆熙督船戶所造舟已成十三隻夜熱甚自永寧至瀘州水路共四百十里

十七日甲戌晴謁護永寧道呂太守延慶並候賀州判登署鄒吏目家模銅店演員夏鍾山大令銘修謔春泉大令厚澤時州刺史黃杏川魯溪調簾去護理州篆者納谿徐貧颯大令錫金也回縣不遇熱甚夜雨達旦

稍涼

十八日乙亥晨雨至午方止往申都司某護送王從九祖培沈從九鶴年監兌薛典史開科黔省委運一起京鉛

清鎮王對山大令

十九日丙子晴交帶解水脚銀赴州庫余本運應領六千餘兩扣存徐質颿大令來船戶以新漆器置寓齋
余素畏見漆遂受毒發瘡

二十日丁丑晴晨過徐質颿大令夜雨

二十一日戊寅陰雨終日發船戶甘長順價銀三千兩

二十二日己卯陰候石屏項仙舟刺史瀛

二十三日庚辰晴

二十四日辛巳晴遣人賜州店諸公土饌

二十五日壬午陰漆瘡漸愈

二十六日癸未晴赴局開秤兌銅六百斤監兌管少尉龍常州人也

二十七日甲申陰赴各舟查視船口

二十八日乙酉陰雨兌銅一萬九千四百觔

二十九日丙戌陰兌銅五萬觔

三十日丁亥陰兌銅七萬觔

九月初一日戊子陰各舟均修脩齊全計大船八中船十四

初二日己丑陰雨兌銅十餘萬觔諶春泉招飲項仙舟酒後罵坐與余幾決裂春泉鍾山爲解釋因爭先兌銅

故也局例先期開秤者候兌畢方及他運仙舟加運在余先開秤在余後以是兩相持是日兆勳自家至

初三日庚寅陰雨兌銅十一萬觔

初四日辛卯陰雨兌銅三萬觔

初五日壬辰陰晴兌銅九萬觔黔委員尹大令來

初六日癸巳陰晴因店員爲余及項仙舟釋爭自本日始讓渠開兌數日午答黔省委運二起京鉛桐梓尹曉

湖大令思 敬拜過春泉閒話

初七日甲午陰雨

初八日乙未陰雨與船戶議包辦自漢陽至天津水脚緣在滇祇議船戶承辦至漢陽而船歸余售今視其人

辦事可靠是以久令經理至津且以堅其志

初九日丙申陰雨

初十日丁酉陰雨黔省委運三起京鉛署都江倅夏理堂刺史來廷燮

十一日戊戌陰雨答夏刺史拜

十二日己亥陰雨候新署州牧邵小橋大令鎮邵君餘杭人現任成都縣曾任桐鄉訓導與宋小茗同事年餘蓋

在余離桐邑任後二三年座間談及舊事爲之惻然午後邵君來夜大雨

十三日庚子陰雨兌銅三萬觔江水漲高五尺

十四日辛丑陰兌銅十四萬觔

十五日壬寅陰兌銅十萬觔

十六日癸卯陰兌銅十五萬觔晚晴

十七日甲辰陰兌銅十四萬觔

十八日乙巳陰兌銅六萬四千四百五十觔又兌換尖銅二萬一千七百觔圓載共兌正耗餘銅一百十萬四

千四百五十觔

十九日丙午陰州刺史邵小橋招飲

二十日丁未陰措備祭江牲醴各物謚春泉來春泉平遠州人其從叔忠宣余庚午同榜其弟葆初厚光太守
余弟子元乙酉同榜鄉誼頗爲親切

二十一日戊申晴霽辰刻祭江神未刻移船賞犒船戶經工行戶人等酒饌錢鈔

二十二日己酉陰移行李入船

二十三日庚戌陰移器具入船

二十四日辛亥陰晴

二十五日壬子晴移寓入船兆勳雇舟由渝州歸去

二十六日癸丑陰姚生世俊忽自家至渝前攜兆淳來云隨侍至京自渝遣足致音余不可更靜即雇舟遣僕
陳二及來足星夜赴渝令姚生雇夫送兆淳急追隨兆勳仍歸家是日二起京銅運官慶寶齋通守彙至瀘

二十七日甲寅陰雨晨往各處辭行慶通守來候項仙舟來告別

二十八日乙卯晴霽加運項仙舟至幫開行午後乘小舟渡江遊大佛寺寺門俯臨江岸倚岩建立梵刹四圍
慈竹陰濃佛身高丈餘極壯麗旁塑十八應真像頗工緻僧廚後岩石壁鑄山高水長岩雲水月八大字寺

石岩壁鑄少鶴山三字大至三四尺許筆鋒甚銳復過沙灣步入二郎廟殿宇卑庫廟前爲二郎灘遙望隔

此書乃... 卷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卷之... 目錄...

爲呂光廟事符堅以破虜將軍平蜀有功後其子緝卽天王位登天之名或以此張船山集亦有合江西涼王廟詩愚俗不識此惟知呂洞賓聞之失笑旋下鉗口大灘復下六七灘風逆船行不駛過松溉至白沙鎮已值薄暮前船不知泊所乃令十七號以後來船均泊白沙對岸仍乘快划追尋前船中流黑夜一葉顛簸於浪頭更深抵五台山羣舟泊此尙有十六號船不知所在計水程一百五十里過石門場有大佛寺倚巖建立瓦屋高七層船山詩殘雲漏出斜陽影飛上僧樓第七層謂此也

初六日壬戌陰雨冥濛俟後舡至方發籤放各舟行仍乘快划尾隨過尤溪至鹽井石加運頂仙舟亦壞一船

於此過龍門灘一帶兩岸黃柑萬樹蔽嶺緣坡垂實纍纍此物載售直達荊州漢陽爲利固不少矣午抵江津縣往候張靜山大令其仁丙戌廉之太和人也囑以兵牌粘貼印花銅斤數目回舡張大令卽來

兼送酒饌解纜過銅確驛旋下貓兒峽峭壁巉絕余庚寅四月自成都歸過此遇風受險岩前僅有佛像今則岩下燒灰挖石炭者數十家傍岩亦有居民近岸以細石壘砌成路大非昔時景象泊朱家沱計程一百里距江津城三十里地名江口綦江水流入焉水出桐梓名夜郎溪又名南溪亦曰東溪又謂夔溪合流數里卽銅確驛也

初七日癸亥晴霽入坐船行過龜亭小石山楮長聳立江中孤特奇秀石上草樹蕃茂上有亭及江神廟過水銀口順江心石梁長二里許亦險灘也旋過鑽竈子二石梁橫亘江中舟由石梁之南行聞水盛時行舟誤觸石梁必敗復過魚洞溪九龍等數灘午刻抵重慶府泊梁沱計水程一百里姚生世俊來見力懇幫辦銅務隨同至京諭以長江多險不如歸家穩適渠必欲同行也勉從其請命移行李入船並知兆勳至渝已携兆淳歸去矣自瀘州至重慶水路共五百三十里

初八日甲子陰雨晝候黔委員王對山大令會江北理民同知福司馬珠郎阿赴潮音寺小憩寺在江北濱江石壁之上前臨城堞俯瞰梁沱等處歷歷在目銅鉛船幫祀江神演劇處也

初九日乙丑陰雨終日

初十日丙寅往候權巴縣楊寓農刺史需不值

十一日丁卯陰履小舟偕姚生沂江至鎖口督辦撈銅諸事泊魚洞溪計六十里

十二日戊辰陰過江津縣二里許孤舟野泊計九十里

十三日己巳陰雨晚晴夜月微明促舟子仍負繆行更深泊沙背距中白沙二十里許計行一百里

十四日庚午晴舟行灘瀨頗艱晚泊羊石盤計一百里是日立冬

十五日辛未陰過史壩沱有鎮市向來銅鉛船自瀘開行至此齊幫處也午刻抵合江詢之罐口撈銅已有成數是日北風甚厲晚抵上白沙對岸泊計八十里夜雨風稍息

十六日壬申陰行三十里抵鑽口撈銅方獲三萬餘觔其沉溺在急湍處水深不過二三丈而奔流洶涌用小舟八九隻下淀於洪濤白浪中水摸數十人輪流沒水一人上則一人下赤體以布橫結於腰而以長繩繫其間如獺入水捕魚然入者稍頃舟上人挽繩而出之或摸獲百斤或祇獲小塊或竟空手而出大約此輩恃打撈爲利藪銅沉水底彼皆審知藉詞不肯撈盡留到運官去後黑夜無人渠輩始入水取出私賣分肥乃沿江水摸之積弊也余駕小舟親視打撈半時晚宿灘側別舫中

十七日癸酉晴雨午晴留姚生在灘協同家人高兆楊馮經理撈銅余掉原舟回渝舟輕載銅二千五百觔鎮之抵合江候高大令囑以嚴飭全撈並出打撈全獲印結解維行晚泊史壩沱乘月明復行更深泊羊石盤

計一百十里

十八日甲戌陰晚泊魚洞溪計二百九十里

十九日乙亥陰晴辰抵渝所失一舟船戶已另購補幸歸幫矣夜寄姚生信遣經工純永壽持往

二十日丙子晴渡江謁徐梅橋太守澤 醇庚 進 士庚午同年也過楊寓農仍不值夜項值舟來

二十一日丁丑晴徐太守來遣人餽府縣廳土儀

二十二日戊寅過頂仙舟不值赴東山書院候黎藥階通守藥階聞中人庚午蜀元庚辰會榜任黔省州縣

署黎平府緣事鐫職年六十五矣又過巴縣候楊刺史寓農

二十三日己卯晴

二十四日庚辰陰黎藥階來

二十五日辛巳陰巳刻徐梅橋太守招飲階仙舟往晚舟入就舟前設臺棚迎江神供奉招優人歌唱飲酒銅

幫舊例也夜雨

二十六日壬午陰晴赴潮音寺祭江神召優伶演劇賞犒缸戶經工頭舵人等酒食錢鈔有差寫客推黎藥階

至護送彭芷灣少尉兆衡來寺即留飲

二十七日癸未陰雨黔運鉛三起委員夏理堂刺史來

二十八日甲申陰遣家丁田貴赴合江換印花答拜夏理堂

二十九日乙酉陰加運項仙舟掃幫開行余舟移纜繫仙舟泊船處

三十日丙戌陰姚生信至已獲沉銅四萬七千觔

十一月初一日丁亥晴

初一日戊子陰赴黎藥階浼借程賞晚姚生高兆等自饋口撈銅畢載剝船至

初三日己丑陰兌撈獲銅筋裝重買第八號般計少數千餘觔

初四日庚寅晴

初五日辛卯陰藥階遣人致湯姓借銀者來議與貸而允

初六日壬辰陰黔運鉛二起委員尹曉湖大令來渝見過往答拜并過夏理堂

初七日癸巳陰藥階招飲同坐尹曉湖鄭洽亭士苑風潮人壬午舉人大挑分渝人李張二君張曾

任直隸州縣家饒於財

初八日甲午陰霧冥濛申發開行文報徐太守囑便帶建枋三付至京此物關稅甚昂向來夾帶者皆藏匿漏

稅余以同年故難却渠交稅銀數十金即付之經工等令其度關納稅

初九日乙未晴赴府縣各處辭別貸湯姓銀一千兩發船戶

初十日丙申晴徐太守餽米肉等物復貸他姓銀一千四十兩發船戶

十一日丁酉晴點梢橈擊夫入船視瀘州有加向例自瀘雇役至渝復由巴縣江北廳飭夫行另雇送宜昌自

渝以下灘愈險用夫愈衆而渝州五方雜處應役尤多匪類此次由船戶自雇者半午刻全幫開行東風大

厲晚泊唐家沱即銅鑼峽口之上也計水程三十五里命兆熙住頭船家丁田貴侍姚生住尾船家丁高照

住兵牌船余坐船列爲第六號亦銅運舊例隨行益以楊鴻張陸二人皆自家鄉來者

十二日戊戌陰晴過銅鑼峽明瞭永忠引津師至此明玉珍出降處泊周家沱距扇背沱之下五里銅舟至此

向例荔支園齊幫發給神福錢文今泊於此防夫役登岸滋擾耳仍遣丁赴扇背沱市肉千斤給價四十金銅運犒賞之繁若是計水程一百三十里武營護送陳君來尾船銅幫稱船久不至登岩廣遠望之江水

較八月洄三丈許

十三日己亥晴下台盤子灘登岸鳴鈺揚旂放銃每一舟至以鎗銃助其勢謂之扎灘蓋下灘爭勝在須臾間每艇用夫數十名全恃險灘用力官在岸督視之則用力益奮稍有懈者其長立篷上鞭扑之衆聲鼓譟船上岸上鎗銃齊鳴箭發鳥逝瞬息已過一舟矣凡扎灘一次例賞夫役酒錢謂之打寬每夫錢數十文不等其頭沱夫長每名數百文計每次須錢數十千由此下峽扎灘有十餘處皆例給寬錢總計盡須數百金云此灘惡石盤江中長二里許水盤時艇必由江南王家灘行日來水漸落故不甚險五里抵長壽縣城在江北山頂雉堞倚石壁而建山水頗秀午刻泊芭蕉沱計水程三十里

十四日庚子陰晴午刻抵涪州涪爲漢枳縣地秦司馬錯從枳縣泝涪水取楚黔中地卽此涪陵江自思南府境流至州城東與川江會吳艇錄稱爲黔江其上流卽烏江也烏江卽水經之延水州北五里鐵櫃山俯臨大江山下爲北巖伊川先生注易處上有鉤深書院兆熙挈小划登岸往遊焉下羣豬灘水落時羣石如豬亦險灘也以水適歸漕易行申刻泊麻柳沱計水程一百肆十里

十五日辛丑未曉卽雨已刻冒雨開行江水頗平未刻雨未息泊泥沱子計水程六十里

十六日壬寅陰開行數十里江路頗平下嶮碑梁水盛時極險過鄧都縣漢平都縣也城在江北山下縣東北二里許有平都山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山有鄧都殿春月民人朝禮香火最盛吳艇錄云平都山仙都道

觀阪道數折乃至峯頂碑堞所傳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山得道仙去有陰君舟爐道家以冥獄

所寓爲鄴都宮羽流云是此地然則仙宮地獄均在此山矣自涪以下山勢彌雄秀氣不若長壽以上泊羊肚溪計水程一百二十里

十七日癸卯陰晴已刻過忠州州治在山半巖石上頗爲險要州以巴郡守嚴顏忠烈而名吳軋錄云有四賢閣謂劉晏陸贄李吉甫曰居易皆嘗謫此州者故迹不知存否城西二里有灘水經謂之虎鬚灘城東二十里爲折魚灘水勢衝激魚不能上往往折回故名今俗名折尾子余登岸扎灘以水方平漕灘不甚險晚泊坳雞母沱入萬縣境矣計水程二百四十里忠州灘石稠疊均以水適歸漕易行

十八日甲辰晴過湖灘兩岸巖石森列長七八里志稱水勢險急夏漲江西如湖此時水涸波平矣過天城山三峭壁漢昭烈帝嘗駐兵於此俗稱天子城已刻過萬縣三國時羊渠縣也後又改爲南浦申刻過雲陽縣城倚小山之半樓堞甚小城外江岸街市一條不及萬縣人家之衆縣在漢爲胸臆縣闕駟讀曰蠢閩即虻蚘也土地下濕多此蟲顏師古讀胸爲劬後周改爲雲安地有鹽利自漢以來皆置官司今湖北巴東以下禁川鹽入境而銅鉛舟向於雲陽一帶私載鹽斤入楚希圖倍售獲利關津查出運官往往受累余嚴切諭禁各船第不知能淨盡否城左近無泊舟所復行十五里泊新軍口江狹水急無沱第二三五號大船收覽不及已直下東洋子灘幸保平穩計水程二百二十五里是日家中爲兆祺完婚余旅泊荒江良可慨歎自忠以下江流迅駛灘石櫛比無數值冬令水落波浪稍平設七八月行此吁可駭矣治東江中昔人於石上鑿爲塔定行舟之則夜各船搖蕩通宵不成眠

十九日乙巳晴余偕兆熙乘划船先至東洋子登岸扎灘怒濤洶湧漚澗湫江面偏峽水勢不舒泗流倒衝第八號船轉入江南迴流盤旋不得出第九號續下兩舟幾至對撞幸八號船忽順急浪斜入江北洄流裏

袁九號船得斜行讓過岸上人爲之膽落小划一隻遇漩人船並沒漩起復出此人以一手把持划船得不死他缸急救之並小划亦救獲又一小划被漩半截入水復出亦無害舟人習於水出沒浪中頗不懼然亦太冒險矣於時客舟下灘入漩復起掣入洄流者仍不少距東洋子十餘里爲廟磯子已先遣船戶往彼扎灘余視各船過畢飛漿至廟磯灘頭衆船皆下盡奔流陡迅異常猶及見尾缸如箭弩之速幸江面闊而直故舟行無礙此二灘素稱極險聞水再高四五尺尤難行余來及水平尙爲穩適猶不免驚心動魄也下灘五里齊幫東風急不敢行遂泊散給頭舵灘錢十餘千衆夫雙寬錢數十千計水程三十里

二十日丙午陰下磁莊子亦險灘也石梁橫亘最易壞舟以水落灘平無礙大船各隻前去三號及座船以風大難泊三塊石後舟至亦泊焉三號船幾被風吹入石梁幸而得出計水程四十五里

二十一日丁未晴午刻抵夔州府計水程六十里入城謁署任宣太守瑛吉林人署奉節朱荇舫大令其覃太守之兄宣祥亭太守隣前在浙同寅數載其時祥亭任錢塘道光甲午冬祥亭由山西平定州任入覲旋余將入都遇於長興店談舊至宵分旋聞升任西江今詢之已因公鑄級家食久矣府城在江北山麓高原之上街市頗平坦然形勝不及白帝城城東角高處爲學宮卽永安宮故址也自重慶至夔州水路共一千一百十五里

二十二日戊申晴陳太守接任宣守交卸稅關缸隻攔不查驗

二十三日己酉陰晴關稅遣人查驗各缸畢余命田貴赴府討關訖東風甚厲不能行飯後偕兆熙姚生乘小舟往遊白帝城將抵灑酒堆卽泊岸登山由北面逶迤而上盤旋曲折方至山頂上有廟宇塑昭烈武侯關張諸君未遺跡無有惟明人題詠碑刻尙存白帝城本故魚國秦置魚復縣公孫述更爲白帝城故巴東郡

治此西南因江爲地東臨灤溪三面皆峭絕惟北面差迤平可上地形洵屬險隘灤瀨堆在其下突兀出江心水經注云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水二千餘丈夏卽沒秋時方出亦謂之猶豫堆此時水落堆出水十餘丈聞水深猶有五十餘丈黔運員王對山日前壞船於堆側鉛不能撈以遇風強行故也江關卽在白帝城對岸亦曰捍關古爲守險之地法孝直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良是下卽瞿塘峽爲三峽之門兩岸對峙中慣一江嶮巖絕壁如斧削下入霄漢仰視之驚心駭目洵壯觀也大灤東灤二水由東合流至白帝城下入江詢之廟僧則稱爲草堂河東屯河蓋古今異名耳東屯杜子美所居惜未往尋其地臨風懷古爲之憮然回舟至八陣磧登岸行磧中四五里一望平沙碎石杳無陣迹可尋揀磧石明秀者升許歸舟置盆養水仙已薄暮矣

二十四日庚戌陰晴解維下灤瀨堆入峽余乘快划行過瞿唐兩岸壁立詠杜詩入天猶石色五字始知善於形容過白鹽山水水經注謂崖高千餘俯臨神淵亦雅切眞景崖下有泉出石罅奔流入江疑卽放翁所稱聖姥泉者停橈抵岸汲一瓶烹茶味頗甘美崖下無風水平不波入蜀記謂平如油盎洵不誣也行三十里方出峽門有市鎮卽放翁所謂大谿口今名戴溪戴或係大字之譌音同使然耳吳船錄云峽中兩岸高巖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今所見確如其言又云峽中水性惡飲輒生瘰婦人尤多余在滇見瘰人不少茲行未遇項領腫起者豈古今水性不同歟復下灘數處高浪噴激令人失色未刻抵巫山縣縣治在江北山半遙望女觀山卽所謂細腰宮者旋入峽東風甚厲峽山北岸卽巫山十二峯煙雲掩靄林樹蒼蔚望之不甚分明舟行迅駛山水奇觀應接不暇神女峯下爲空望沱江水衝激近岸漩浪起伏無常三號舡至此遇漩起推排幾撞礮岸石賴大槳撐抵獲免三擊盡折亦險極矣吳舡錄云巫峽灘瀧洞險漬淖洄沓其危又過

夔峽神女廟之前灘尤洶怒盡卽指空望沱而言又云神女事今廟中石刻引墟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紀從祀有白馬將軍俗傳爲驅之神山中不問陰晴常多雲氣映帶飄拂然則仙靈所駐擁護風雲固理所應有乃宋玉一賦竟以入夢楚王肆行污巖斯亦又人罪過矣然其高唐賦刻畫山水形狀實爲曲盡其妙峽中石壁愈出愈奇文理橫斜層層皴折神工鬼斧不能爲不識造物融結山川時何以巧妙如此復行二十里許水急風壯遂泊橫石溪分江南江北各泊十一舟計水程一百四十里夜風彌厲各船震撼終夕有聲

二十五日辛亥陰雨大風頭舡強開行不二里而前梢折斷遂泊羣舟已開行者亦泊搜查各船私鹽搜出者拋入江中蓋巫山亦經工等攬載私鹽之地其鹽以小舟裝載順流附大舟行乘便移人偷收檢不嚴一經關卡查出累及運員矣夜風愈大各舡搖撼動盪篷上大聲怒呿檣竿掀簸走石飛沙令人震撼平生行江所僅見也

二十六日壬子陰仍守風

二十七日癸丑遣高照泝流至巫山縣報守風蓋銅鉛舟經過州縣境例有定限沿途兵役護送地方官載明入境出境時日粘貼印花於兵牌到部呈驗如守風水關壩等項羈延隨處呈報咨展此向例也午刻風息開霽發籤放舡峽水頗平將晚抵新崩灘急命後舟停泊余乘划舡下小灘瀕石更靜抵楠木園座舡及羣舟早泊矣計水程一百十里四更霜濃衾枕寒甚

二十八日甲寅晴已刻出門扇峽至官渡口停泊卡官查私鹽畢大舟先行余乘快划行三十里至湖北巴東縣呼吏至舟予以移知入境空白文結卽行大舟六隻均泊於鍋籠沱時已暮矣後舟仍泊官渡計水程六

十五里自巫山入峽至門扇峽出峽共二百七十里峽石崢嶸千疊萬狀不可勝紀江流促狹幸灘不甚險然所畏者惟風緣兩山偪束風易緊峭耳縣治在江南倚峻山之下沿岸街市一條又無城郭荒瘠可知峽內人家多倚高崖零星散處種山地自給汲水皆以盃負近江居者始用桶荷擔古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二聲淚沾裳而茲行未見一猿詢之舟人云懸崖間極多今天寒匿巖穴故無出者沿峽隔數十里亦有市肆居人數十或百家不等上水多無緯者挽以度危險可畏大概除上灘負緯外皆待風順乃行也

二十九日乙卯陰晴西風甚緊曉起命兆熙往扎牛口灘余往扎葉灘距歸州三十里古名洩灘入蜀記稱爲葉灘

二灘水均歸漕無大險又江水盛時新灘易下葉灘難行江水極涸時葉灘易行新灘難下故諺云有新無葉有葉無新各舡過畢余仍坐划舡行過歸州未至州數里有吒灘今名四季憚入蜀記謂在天慶觀下亂石無數吳舡錄謂險過東奔奔即奔皆實錄卽志所云人鮓甕也水大極難行今以水平無礙歸州志稱古夔子國又謂楚熊繹始封此東南七里有丹陽城卽熊繹所居篁路藍縷以啓山林後遂闢地數千里僻陋者正未可忽州在漢爲秭歸縣古治皆在江之古元徙治江之左今猶稱江古者爲老歸州城負山之半形勢褊小屈原宋玉皆生於此吳船錄云原有廟在州東倚郭傳爲王故宅今存否不知也過州十五里峽左有小溪入江名香溪又名昭君溪此溪出興山縣縣城前有珍珠潭相傳昭君洗粧處按興山古秭歸地王嬭生於此志稱距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今觀州東北濱江一帶山多秀色再入山當彌佳固宜鍾美於是也人蜀記載玉虛洞在香溪岸巖巖靈寺其水味美色碧如黛今過此見白沙清水溪上人家芳樹扶疎掩映爲峽中所絕無計其中大有佳境以不及尋訪爲憾香溪口卽白狗峽兩崖如削俗稱兵書寶劍峽入峽數里卽新灘舟皆泊於峽中南岸崖下距灘二里許余借舡戶等登視灘水駭浪飛奔望而生畏舵工云

瀨子石未現尙可放標蓋新灘爲峽江絕險處每年十月以後銅鉛舟至此例應起剝設同知一員駐灘岸專司其事惟起剝羈延時日各運皆冒險放標幸而無損仍由新灘同知出起剝鈐結申報然子石若現灘水陡立非剝載斷不能下也計水程一百里夜來風益盛興波助浪衆船搖撼篷上如陣馬之聲終夕不成眠是日冬至

二十日丙辰晴守風峽口並與頭舵人等議放標費

十二月初一日丁巳陰晴放衆舟下新灘昨宵灘水漲高尺許余及兆熙姚生甘船戶均登岸扎灘家衆舟以次標下飛濤洶立浪高丈餘自辰至申方下畢午後風漸大第二十一號舟竟由中流石上過舵板撞壞幸缸底無損按船錄云此灘惡名雄三峽漢晉時山再崩塞江所以名新灘石亂水湧瞬息覆舟上下欲脫免者必盤博陸行以虛舟過是此險千年前已然矣人蜀記云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余缸皆由北漕有二舟自南漕下亦平順衆舟下三灘即泊余往謁署同知李通判山陰人也初莅仕途妄自尊大乞伊結報索費甚奢歸舟給頭舵人等放標錢每舟六千計費青蚨一百三十餘千文

初二日戊午晴放各缸畢命高照往送署同知土儀議費往返數四百五十金始允出印結余不能待傍晚乘划缸先行風逆舟遲二十一號缸泊馬肝峽上余座舟已前去寄宿尾缸計程自新灘上峽口至此八里許夜靜風始息

初三日己未晴過馬肝峽懸崖上石如牛馬肝肺狀俗稱牛肝馬肺峽水尙平旋過空船峽江中石堆現出高五六丈船戶先在此扎灘余乘小舟至亦登磐石視羣舟過石嶙峋挺立水盛時最易壞船此時水雖落

江底尙有亂石舵工不善趨避舡觸暗石必壞每年銅鉛舟至此往往沉溺卽客舟亦常失事故新灘起剝必過空舡方歸載今放標直下獲休平穩私以爲幸空舡峽之名久矣俗乃訛稱通嶺云復過腰站河嶼灘稠疊卽志所稱流頭狼尾等灘也水大時難行午刻過黃牛峽巖上有石如黃牛狀又有石如人黑色荷戴箕笠狀仰望不甚眞舟子云須微雨時視之則悉見占諺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卽此然行數十里不見吉語亦未足爲據其下卽古黃陵廟今又有新廟馬廟前嶼石激水有富賈開祥興號者捐貲招匠鑿十餘年今嶼石殆盡水大時壞舟頗少此人於川江各灘石錘鑿險阻糜費多金誠有功於行旅矣得至明月峽峽在江之左巖畔有石如月又巖形如扇一名扇子峽江之右爲石鼻山亦名石簾峽古峽州治此懸巖千仞下有蝦蟆碛水自巖洞出流經蝦蟆背散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洞水清冷沁骨水品稱爲第四泉蝦蟆石圓徑數丈放翁所謂頭鼻吻絕類而脊背炮處尤逼真是也巖上又有石凸出如劍匣亦酷似大抵峽江兩岸高峯聳拔巖石怪奇千彙萬狀難於形寫實極造化之巧余停橈登岸履基背視洞穴汲水兩甕入船烹茗味頗甘美勝江水復過下牢關尖巖聳秀江路紆迴下至西陵峽巖石愈秀水亦平緩矣頭舡以下十一舟已至宜昌余座舟行遲將晚遂泊西陵峽口計水程一百六十里自離夔州下三峽水程共六百里余每行皆乘小舟尾隨或先往灘頭督視嚴寒風緊不遑避也三峽爲夔峽至峽西陵峽夔峽短巫峽長西陵峽多奇峽蝦蟆峽以下尤令人觸目怡情范石湖所稱歐陽公泝峽來遊正不爲黃牛廟信然

初四日庚申晴開行出峽口山開水闊始離峽隘辰刻抵宜昌府泊至喜亭前亭後卽江神廟計水程十五里宜昌故楚西陵地秦漢曰夷陵南郡都尉治焉周曰峽州隋唐曰夔陵郡當三峽之口爲上游重鎮戰國時

秦拔犇陵楚遂東徙昭烈帝討吳連營數十陸遜固守犇陵昭烈敗還晉王濬克西陵因而亡吳險要可知矣舊志在石鼻山上後徙治步闡壘即今府城也步闡吳臣以西陵降晉爲陸抗所誅壘蓋其結營處向例銅鉛舟至此棄大梢粗檣不周舡戶賃鐵錨張帆搖艫限期予三日自夔州至宜昌水路共六百里

初五日辛酉陰晴前營謝遊擊宜昌沈通判來船查鹽過事搜求於經工香盆中獲鹽十餘斤指以爲私余未出見舡戶跪求乃捨去聞向來川私盛行鉛銅舟過關例有規費今則弊絕風清渠輩無所獲利故挑剔不已苦差磨折遜處刁難可恨也夫

初六日壬戌陰雨謁程太守素 願未見候東湖高大令振 洛謝遊擊正 國沈通判耀 鑒同榜但敦五太守明 倫署荆宜施道以查挈案犯在宜亦往候焉歸州已暮矣是日舟人豎檣張帆

初七日癸亥陰荆關查船但敦五遣人送酒肴至舟並答拜

初八日甲子陰雨以時羊特豕赴江神廟祭賽並赴川主廟進香餽謝沈二人土物一受一拒

初九日乙丑陰雨午後赴但敦五乞借路資夜大雪

初十日丙寅陰但雲湖敦五貨三百金來舡午刻全幫開行申刻風雪復至泊白沙灣後舟因人夫未集尙有

遲留者舟 至宜 昌輪 送夫 役盡 去另 雇計 水程三十里夜雨雪

十一日丁卯雪霽開行人宜都縣境宜都漢夷道縣地過荆門十二碛在大江南岸其北岸爲虎牙山與荆門

相對巖壁嶄巖形勢高拔杜詩所謂羣山萬壑赴荆門是也志稱爲荆南山虎牙亦曰武牙未刻過縣治在江之南申刻風雪復至泊白羊市計水程八十里

十二日戊辰陰已刻過枝江縣城亦在江之南縣西有丹陽楚至秭歸之丹陽遷國於此仍曰丹陽枝江者以

蜀江至此分枝爲諸洲而名志云江西於縣西別出爲沱而東復合於江所謂江有沱也縣有數十洲盤布江中百里州爲最大下流至江陵境復合昔年銅缸由羊角洲行近年由董市行均雇灘師以近地人識水徑免舟誤人淺沙故向例索此處漁舟前引名曰引洪船因水手等需索無狀漁戶聞卽避匿卽遣小舟赴彼舟買魚亦飛漿而逃懼牽舡索費耳百里洲上有庾臺卽庾子山故宅今爲庾臺寺見道詢之舟人不知也岸隄上茅屋櫛比皆被水災寄居者晚泊江口下北岸計水程一百十里自枝江松滋至江陵者有九十九州

十三日己巳晴午刻抵沙市計水程一百二十里繕船口冊呈荆關沙市距荊州府十里許商賈雲集之地亦名沙頭市

十四日庚午晴住沙市舟中另易機夫

十五日辛未晴開行刻過郝穴將晚遇一洲羣雁飛集成陣以數萬計或立足水中或鼓翼沙上或止而復飛或去而復來橫斜曲折長七八里葦水落沙出陽鳥攸居眞江湖事業吾輩利名韁鎖曾雲飛水宿之不若矣暮泊石首縣對江北岸計水程一百八十里天宇澄潔空江月明如晝理琴鼓平沙一曲

十六日壬申五更月朗霜明羣舟皆解纜余披衣起視龍蓋馬鞍繡林諸小山錯列江濱平秀可愛志稱繡林山漢昭烈帝娶夫人處其下沙步爲劉郎浦浦又作沃讀同伏音謂洄流也江行無風柔櫓啞啞頗饒佳興晚泊江北岸計水程一百五十里江天明月船窩流覽幾不欲眠

十七日癸酉晴辰刻過車灣西距監利三十里未刻過懋杷口暮泊江中地名董家塘計水程一百五十里夜黑不知舟盡泊否月出來小舟上下數里間查視

十八日甲戌陰四更羣舟卽開行十里至觀音洲對岸爲城陵磯洞庭與大江匯流於此江南一帶山歷落橫斜蒼秀可喜水平無風舟行遲緩未刻過新堤市鎮繁富舟檣湊集屬沔陽洲境申刻泊茅埠口亦沔陽境計水程一百六十里

十九日乙亥陰四更卽開行已刻過嘉魚縣縣因魚嶽山得名其山秀麗前甲午經此盛夏水滿舟泊城外遙望雉堞依山今水濶江路不見縣城亦不見山晚泊簫洲猶嘉魚境計水程一百五十里

二十日丙子晴四更開行數日來更深解維因殘月尙明可見江路又連日風朗平靜故也已刻過金口鎮卽志所稱塗口水由此入江晉宋時置汝陽縣今有巡檢駐防並置金口驛鎮在江之南水盛時舟可由鎮上達湖南諸境沿江一帶秀嶺綿延江北岸一山迤斜蒼翠俗名大金山山頂有廟宇粉牆輝煥可觀未刻過沌口沌讀譌音在江之北自此入小水可抵沙市較大江爲穩捷申刻全幫抵漢陽江濱停泊畏風逆流挽入漢水內河戊刻始泊畢計水程一百五十里向例銅鉛舟至此修艚併載于限四十日蓋川江灘石之險於斯始脫矣自宜昌至漢陽水路共一千二百八十里

二十一日丁丑陰雨北風大作幸前數日星夜遄征得達漢鎮否則今日必守風嘉魚境矣王對山頂仙舟兩幫皆先到漢過候二君

二十二日戊寅晴項仙舟祭江招飲

二十三日己卯晴謁漢陽夏太守廷楨候趙大令德轍未晤

二十四日庚辰晴渡江至武昌謁伍實生中丞長譚未見復謁孫方伯善寶閱隄工未旋復謁武昌明太守後

陳東屏司馬坡何瓊溪大令謂珍師宗人午後歸夜漢口市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

二十五日辛巳陰雨具稟領藩庫應給水脚銀

二十六日壬午陰雨兵牌船未至別雇小舟令人往探

二十七日癸未陰雨夜大雪寒甚

二十八日甲申陰

二十九日乙酉雪花飛舞晡時高照乘小舟至云阻風不能行也移知漢陽縣抵境日期

三十日丙戌陰雨

(未完)

遺稿拾零(一)

在昔作者偶有文詞不自收拾隨手散置身沒之後或有集久佚或未刊集傳世或刊集而未及收入斷簡零篇所關文獻者最大年來本館由各方徵集吾黔鄉先達之著述成帙者除刊入黔南叢書暨本刊遺作欄外短什長篇猶屬不少茲萃集零稿陸續登載一以保存前賢之遺篇庶少湮沒一以備究心黔故者有所參稽俟積稿日多汰而成帙則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之作或可做乎戊寅秋九月編者識

文類

王訓

訓字繼善號寓菴貴州衛人明宣德十年舉人薦授儒學訓導陞教授卒年八十有寓安文集三十卷
孫子註解傳世前佚

東菴記

貴城東距一里許有寺曰東菴諸山盤旋叢林翳翳由林之外攀躋石磴以入可者百餘武而至山門其曲折

清幽之景可以澗滌煩襟迥隔塵世其間梵宮樸隘門廡迴迴儼可以庇法王宅緇來而已然其自郭不遠境界佳勝故騷人墨客多所遊詠公卿大夫亦頗往來粵自皇明有國之初貴始歸於職貢而是菴創於前人蓋有不可考其建置之繇者歷茲百有餘年而其殿宇傾頽草木蒙閉比丘散逸久而不居其不至爲孤兔之墟者幾希矣然而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成化丙戌總戎南寧伯毛公榮作鎮茲土乃於政治之暇往觀之既是菴迹古而地靈也樂爲修營盡撤其舊而易以新材木不取於有司輸輿悉資於鎮廩募衆鳩工以致完美適遊僧智燈以戒行端謹恪守清規允居空門淡而不斲公遂命爲住持以事佛闡教自是晨鐘暮鼓壯觀山門草色嵐光莊嚴法界豈惟興然而一新又將有加於往昔矣不幸南寧物故而鎮守太監鄭公志尤樂施予乃以己資購田密邇於菴者凡五畝以爲常住智燈又以雲遊者衆歲之所入無以充其日之所用乃卽東郊近菴隙地可爲畝畝者盡力懇之遂得田若干畝予以補其用之不足而智燈用心之勤亦可嘉尙也已自茲已往至於將來佛有香火僧無匱食經久之規於是而肇立矣鄭公旣歿燈復慮其久而無徵恐爲有力而貪得所効無以示證於後人乃具修建及置田之繇請於鎮守總戎巡撫方嶽諸公欲刻之石衆皆可之燈因請予爲文以紀之其常住田畝之丘壠四至溝澮之經繇租稅之定額詳刻碑陰以示永久庶爲之後者有考焉

忠烈廟記

唐忠臣南公以忠義保江淮之亂國步亦危遂死其英風烈氣炳耀汗青歷世茲多未有祀典貴州遠在西南萬餘里國初肇置方鎮居民乃建神祠處事惟謹靈爽昭彰捍患禦災赫有明驗景泰辛未貴州按察使合肥王公奉命廉問是邦肅政之餘祇謁神祠慨慕神之風節且有以陰佑于斯土也具以事聞朝廷嘉神忠義靈

既特頒祀典命有司以春秋行事儀文宣著萬世有光公慮其久而遺墜敬鑄於石以永其傳噫神宜廟食古今之公論也向非公以言請千載之下何以致此是誠昭代旌忠報德之恩而公之嘉言善政已足以與同其悠遠矣謹勒石下以志不忘云

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載在祀典其神贊天地輔國家功德至大而遠矣百神不侔聖朝制爲禮義自京都以及郡縣皆建祠設壇合風雲雷雨山川而祀之春秋祈報禮記有常又命之以主厲祭享之以誓有司災眚必告水旱必禱通於天下無地而不邇焉都勻衛界於甌貴間僻壤以險引一旅而制夷據孤城以獨守鎮守都指揮同知陳公原昔自爲衛卽以治人事神爲重於斯尤致謹焉若曰衛之所賴以爲安者城也城之所恃以爲固者隍也然旣有神以主之而崇於國典矣吾吏於茲其守土治民職表裏可不盡誠敬以答神意乎用是考禮命王弘構祠宇於凡廟謁必三肅而入步趨容止儼然如與神接四十餘年來未嘗少懈兵旅地方之重公府動作之微有疑必質焉近以夷醜弄兵近逼城市勢之緊迫幾於不支公復率軍府之衆禱之曰原不任致斯兵燹願以身殉竭私產以賑乏與衆效死勿去冀神日監愚盟守以待後幸而獲全則神之賜城在圍凡十月或戰或守動輿機合制勝圖全若陰有指示之者寇以是日餒消磨剗削率以消滅是蓋公素有以感動之神之闡靈敷惠亦宜也而其祠宇雄壯宮室麗美侍衛之森嚴居寢之稱潔視他祠無與爲比此皆公誠敬之至所當致孝於神非若不務民義而蹈瀆也尙俱後來者或不知而忽此其寧不有蕪穢門庭而狼籍几案者矣乃屬余書其事刻諸石知公所以事神之意而繼之以誠敬焉庶幾乎應不爽以永延神惠於無窮此則公之至也

按王訓另有大道觀記已見創刊號貴州名勝考畧

李時華

時華字芳麓會陽人舉萬曆十年鄉試累官監察御史歷按四川河南廣東及漕運遷太僕寺卿告歸卒

奉送大師相殿中丞江老公相致政還歙序

中丞江公祖以庭臣高等開府黔中幾四稔矣置田若干頃曰賑曰學曰藥局曰澤幽所費贖緩帑金以萬計又勦葺學宮數所又恤隱局數所築城南鰲磯一所費金又數千計庶幾哉爲黔謀日不暇給矣黔之薦紳髦士毗庶之倫自今世世有賴於公之渥澤僉不謀同辭剗之貞珉以詔來裔語其碑誌中不具論獨諸人士方戴煦公渥澤如赤子孺於慈母恐旦夕去又旦夕望公起握中樞持政柄以永惠我黔蒸黎殷殷跂踵也居無何會黔蜀兩酋爲釁我公忠憤亟欲兵之以尊國體坐策之已在目中矣不知異議者終忌公名又忌功成從旁沮之以主上之篤知公旣愈公所請而復漫應忌者之說也則何以故焉夫忘已量之所稱而謬爲譽議者妄也不譜任事者之猷而以勞窺爲確者不智也逞臆私以誤國無共濟之心非忠也動搖吾孔邇父母解蒼赤向隅之泣不仁也獨主上篤知公之忠猷碩畫足倚辦西南事顧不終倚之乃別議來代之何哉曾以警境以內臨敵易重臣非便有如猾酋不畏天憲倉犯順嚴吾近郊如吾民何乃公何以遽去吾黔於是父老謀攀臥留公公之大節嶢然難進易退必非父老所能留於是策之不得其要領乃反復思維則知忠臣去國已有碩畫後矣何者兩酋敢狂逞稱亂者在昔宜興師問罪乃任事者多持首鼠事姑息後曾已嘗知其情以是無憚乃公憤小醜稍干國憲卽裂眦指冠欲滅此而後朝食必往之壯已足褫曾之魄兩酋憑陵犄角不悛者又揣之兵食不繼且乏驍將肩之乃公儲餉徵兵檢將之請業已俞允曾已在股掌間繼來者有所受成卽

破竹之形成矣非公所爲碩畫也與哉則黔父老可安枕而臥無事矣然主上所爲聽公去則有羣情所未識者是殆未知公赤衷結主所爲聽公去者卽欲亟召公也當公抗疏權倖貴戚疏清屯剔蠹悉犁然當上心重驟擢公既權相側目主上亦聽公遭迴外吏者逾時然尋又賜環矣主上何嘗一日忘公之去今主上惠我黔土以公殿中丞開府於茲姑息養亂者公銳然剿討衿肘隱憂者公儲蓄不置俾主上叨照萬里邊徼知酋長有必不可原之罪知邊徼有必不可已之費未師而皇威已震國體已伸苟目前寢厝新者奚若此何負於中丞而遽聽公去也則已知公有全策不欲以戎馬煩公旋欲召公密勿樞軸可知矣然則吾父老終然邀我公握中樞持政柄以永惠我黔人士蓋在此時哉公爲振鐸長言汲汲以拯人惠物爲訓且望之章布一命之士乃其閭閻肫人近滲畿輔遠漉黔服而黔爲尤最此黔之尸祝公彌千况尙景曜也禹疏鑿控三巴到今祠祀尙相仍也公世世令黔人耕田而食卽荒饑無作溝中瘠者此視禹功明德已遠黔之尸祝公豈僅比於先炊哉將社饗之靈且陰隲公非久而皇上聞之逾式重公併食覃厚之報矣萬曆己亥歲閏四月吉文林郎奉敕巡按直隸河南廣東道監察御史治生李時華頓首拜撰

大中丞江公祖去思碑記

萬曆初主上冲齡御極揆璫竊柄時吉水鄒氏岳陽艾氏吳沈諸君子輩相踵抗疏逆鱗以襄順治我耽翁公祖崛起於時矢揭忠肝以匡朝宇一疏而摘元宰之姦再疏而除掖庭之蠹三疏而彈疆場之弊種種章奏皆人所嚙者公首發之一時中外凜然吐舌而驚偉節旣而屢以鯁罹中間尋謫尋遷遭回顯晦者閱十餘年公履之泰如也公旣臥瑞金山天子軫念舊弼特賜御筆召還大理會黔乏節鉞主上思黔在遠徼土瘠民勞諸夷時警非忠侃懇誠之佐無以戢邊圉舒南顧簡於延中特以公往公至則寢食焦勞恩威并懋百圖所以裨

黔萬禩者任勤與剔以肥其瘠而凱其警焉嘗曰撫亂以治鎮擾以靜又曰戡暴以武俾逆節無萌而四境安於磐石是故揚經略則奏處鳥撒而阿備之亂弭龕蕩麥新而高砦之捷奏杜微漸則定新貴以復附邑而調謀寢設天柱銅仁以控諸苗而統馭明歲捐供應以募兵而葦萑之警靖釐屯弊則各衛所之餘糧清出者數千石善權政則客關津之賦賦清定者若干緝除糴害則置公田以備賑而出納有方優饗序則置石又以瞻士而昏養有藉仁疾病有惠藥之田字嬰姪有恤隱之局哀窮賂有澤幽之祀訓胄胤有武庠之課他若纂通志以翼國乘而筆削必嚴造火陣以利攻刺而豫事有備編振鐸以廣善誘而六行八勸之教明登鰲磯以闢風氣而富水貴山之雄振筐篋不入都門俸餘悉爲黔用縷縷異政未易殫析蓋公之忠誠孝友仁儉清正篤於天性故以實心弼當宁而累勅皆訐謨以實心籌邊疆而興除皆至計誠國邇忘家者卽令吾黔永得公以司節制則生聚訓練以爲萬世治安計者當何如哉奈何贛者不規於時誠者不符於僞而哆侈者螫我干城去也黔更老黎赤何以叩閭而陳詞哉借寇而莫由亦攀轅而靡遂於是黔之士民相與遮臥於道周黔之縉紳相與樹坊於南浦黔之衛所諸官相與伐石誦功以志遺愛而屬余徵詞焉余曰昔召公南循而甘棠致思周公東征而衮衣志愛德澤在人莫能諉也今公祖之實心實政裨我黔士若是則寧第產於茲者觀石而懷瞻依之念卽宦於茲者亦覽石而興仰止之思矣遂撮其大都以付之貞珉者若此俾後之觀風者采焉碑在向明門復墟內有旂亭覆其上公名東之別號耽瑞直隸之歙人萬曆丁丑進士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巡按直隸河南廣東道監察御史李時華撰

陳尙象

尙象字心易號見義都勻人舉萬曆七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遷戶科給事中典四川鄉試

轉刑科左給事中復轉吏科右給事中卒贈光祿寺少卿明史附見李獻可傳

黔中疏草序

余嘗讀江中丞公未焚諫草業已擊節壯其骨鯁敢言再讀黔中諸疏益令人盱衡吐氣而繼之以長太息也中丞奏議故是爲名御史時風骨其論事似陸宣公而慷慨類治安策亡庸品隲姑以黔事言之夫黔余生長之地桑梓之區自昔西南酋長在蜀無若楊之放縱在黔無若安之鴛鴦顧黔爲專督蜀爲兼制事迥殊當中丞江公之下車也懸知屬地漢少夷多兵微餉寡惟是壹意撫摩務平戢而保障之諾所建白如安則欲復奪貴竹已改之縣而中丞屹然不可如楊則曰讐殺五司擾黔內地而中丞赫然驅逐此兩者於公皆不得已而應之蓋先是當事者大都務羈縻故智鯁鯁然以啓釁用兵爲忌諱譬之養驕子然父母之於子也思免其啼號百計以適其欲及其驕縱之性已成將至於椎父刃母矣矧茲有苗尤生而狼戾者哉故一順一逆一張一弛從古帝王駕馭遠夷之長策而今何能違之是以公之鎮吾黔也亦惟嚴疆界使知中外之防杜要挾使知上下之分獎忠良以作効用之氣捕姦宄以寢跋扈之謀破高砦以張戡定之威凡可以杜逆萌而消不軌者不遺餘力期奏輯寧之效以報主知亦旣駸駸成矣及公以夙疴陳乞天子予其致政楊酋遂爾蠢動侵掠我土地虔劉我人民有鎮撫之責者安得束手傍觀而不爲應敵之謀乎夫以去國之身爲籌邊之慮以一旅之師禦九股生苗之衆當此之時豈易爲力乎而奚以責謀者之不善也然猶幸公忠義素孚人咸效死無不以一當百卒之楊酋破碁江城焚掠諸邑敢於犯蜀而不敢再犯黔中斯亦足以見公之威稜矣向使公亦復工於自謀巧爲規避優悠曠亂長此安寧肆今轉餉徵兵擣酋巢穴歸我版圖者聖天子一怒安民之功也實公爲之嚆矢也人有病癰者治之於早則患可潛消已潰而圖猶可救藥若復諱疾忌醫苟延時日盧扁且

望而却走此可以知公之遠猷愬公之偉烈矣余嘗聞當日有說公者以公慧忤權貴誠勿任公曰事不避權臣之職也故名藩可辭荒徼不可辭吾何求哉吾惟致身以報國而已嗟乎惟公不薄吾黔而後有黔中之疏草而後見公之赤心是公雖死而有不死者在公不負黔而黔亦何足以辱公哉萬曆甲辰歲長至日賜進士刑科右給事中奉勅巡視京營元祿古雲陳尙象譔

邱禾實

禾實字登之新添人舉萬歷十九年鄉試第一成二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遷左庶子告歸卒著有循陔園文集八卷詩集四卷佚

奉送耽翁江老祖致政序

是歲京堂秩序報我耽瑞大中丞江公暫致政於凡縉紳士庶咸謂公勲華蓋天地吾民之獲毗實唯福曜之靈是藉茲咄咄異事違何說哉公惟時命如長鶴御風而不可留一時祖帳諸門外其在司庠博士弟子員濡炙道澤尤不忍一日去公者以贈言使載筆於禾實子爲公華其行不佞實以爲大臣之出制諸藩在安內攘外計安社稷而已我黔去京師萬里頃來兩酋論扈憑陵大爲中國患彼安酋則弁髦天子之命而毀其制播酋則魚肉民命僞置官屬格殺蜀官軍沂萬勘吏莫敢誰何黔蜀人併苦之於是當寧簡命殿中丞采羣議皆公以爲是嘗編虎鬚而不忌曉暢邊防者以斯耆舊哲賢往饒之矣遂勅賜大將軍威儀命嚴程開府黔都督制之惟有公以明甲科勛歷中外理學實際懸河決策獨得眞解甫至勁如雷霆炯如日星事舉其綱理得其腴創石文設公張修省志捐遞馬惠藥田開河道且也澤幽田置隱局革倉屯弊政印捕推餘未悉紀最其著也捐帑餼建鰲磯肖文武大神於上殆又副以石堤垂以雄賦以補山山未有之風氣以關西南再造之乾坤

觀者偉之諸所注厝良以建萬世之長策博修乎內爲攘外本不曰社稷計已乎而兩酋稔惡爲甚公不獲已走狀指闕大率以爲么曆羯酋謀爲不軌大索虜中蔡送渠魁而酋長則盤水加劍木不則出偏師討罪廓清迺已而兩酋怙終不悛煽養蠱養鵝牛場等寨兢相盜弄公續得上命走尺牘立降萬虜餘寨平無何播酋肆毒釜中倡五牌爲亂公命將提兵若雷電下擊而酋黨愈肆猖獗天心厭亂計旦夕當車轍矣此又攘正外夷以爲內固不曰社稷計已乎大內之修外之攘公也殫竭心力無少休廢此其勳華真能蓋天地不愧古社稷臣卽冊功賚賞酬之異數亦爲常典乃卒有此命社稷之謂何彼言者不顧社稷安危何足爲公病已昔周公元聖值時事艱難之會內修政務外攘四裔海口拮据又蓋草章如是乃遭流言居東卒之人定天勝几几還朝至今爲相業稱首初何損於姬旦也公今於百執庶府內外修攘事靡不兼舉無減於周公者之事顧重去吾黔亟有稅駕在野召入平章軍國吾黔平定偉烈將終賴之矣彼周公去東東人留之曰無使我公歸兮不知公之去楚蜀人留之以如黔人否黔人留之如東人否又不知公去時獨能忽然無周公之意否遂併及之於博士弟子員書此以送峻公之還於朝時萬歷二十七年歲次己亥孟夏閏月穀旦賜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治生邱禾實頓首拜撰

周起渭

起渭字漁璜號桐野貴陽人清康熙丁卯舉人甲戌會試中式殿試三甲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典試浙江督贊善擢侍讀簡順天學政遷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進詹事甲午卒年五十著有桐野詩集四卷

黔靈山志序

貴州文獻季刊

第二期合刊 遺作

東南山水之奇如雁蕩者鮮矣至謝康樂而迺發之西南山水之奇如鉅鉗潭西澗者鮮矣至柳柳州而迺發之天會稽零陵開於上古盛自秦漢以迄於今而佳山水蘊藏其間者且遲之又久而後得人以傳況國於黔才三百年聞其靈境之湮沒不章者可勝數耶始者密雲禪師卓錫天童中興臨濟宗旨後慈山紫柏大演法教由吳越而海南而楚蜀遂遍行天下今黔靈山赤松禪師密公三世法派也始來黔厭城市之喧闐思得空山縛茅習靜始望城西山之巔而異之乃闢爲禪堂其山岡巒四合自外眺之無所得及登陟至頂而後千奇萬變刻畫呈露自師居山士大夫日從之遊後先增飾今則林木日以茂遊人日以衆丹崖疊嶂日增而奇麗飛樓湧殿遍壓山椒矣師迺手輯黔靈山志十二卷而問序於余余以爲宗教之傳自密雲以及於師凡三世矣密雲中興臨濟於天童而師中興密雲於黔靈自宗教言之則天童祖而黔靈孫然而南戒山水自岷山跨夜郎界大江中走楚粵而盤結於吳越之間則天童之脈自黔靈出也故以勝概言之則黔靈祖而天童孫山亦自爲祖孫焉教亦自爲祖孫焉而茲山也自師未居山之前黔人無知黔靈者自師居山而黔靈遂爲黔山之冠是師爲謝康樂柳柳州也他日以師爲西南宗教之祖可也是爲序

劉子章

子章字闡然一字豹南貴筑人康熙辛酉解元選玉屏教諭遷鎮遠教授改襄城知縣擢山西道監察御史特命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卒著有豹南詩集又憶錄

節僕從以省擾累疏

卽惟我皇上恭儉立德視民如傷內外之冗缺盡裁侍衛之近臣有數卽有事巡必省騎減從自裹行糧傳諭官員充其迎送聖慮周詳誠恐屬從煩則供億多供億多則地方擾驛遞煩苦官民受累故躬自省約力爲澄

汰如此也在下諸臣乃不仰體多帶家口漫無節限累及地方喪厥操守謹爲我皇上縷陳之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數百人其赴任離任則有車馬盤纏之費在任則有衣食餼養之費而本官已不勝其苦當其入境出境驛遞有人夫迎送之苦州縣則有中伙供億之苦在任則行戶有官價市買之苦小民有柴炭力役之苦而地方不勝其累即本官莅任之初亦常思清廉自矢仰報國恩而居之數月千百名口嗷嗷待哺不得已取之所屬以供之一次滑手漸至再三久之則率以爲常而不顧於是地方之官民大困矣故督撫藩臬之家口多則本官必不能廉而闔屬受其累彼贖私之狼籍倉庫之虧空大都由此也臣讀漢書見永和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綺縠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又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三十人而貢禹言官奴婢遊嬉無事徒稅良民以養之宜免爲庶人由此觀之則奴婢之限自古已然臣愚不識大體伏祈敕部嚴加裁節制爲定數凡官員家口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則督撫止帶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州縣十五人有多攜帶者一經指參以違制論其過額之奴婢或罰入官賣或免爲庶人如此則地方迎送供億之費少而官民蘇矣盤纏餼養之用小而操守廉矣事有似小而實大極尋常而關係地方官民此也

黔靈山志序

天下名山多爲釋氏所有初有其山之人必巋然傑出手關榛蕪闡山靈之秘顯而爲未有之奇觀其山借其人以傳矣然後其人能有其山彼瞿曇之西域迦葉之峨眉文殊之五臺尙矣而達磨之嵩少慧遠之廬阜慧能之於曹溪近而密雲之於天童是皆山借其人以傳者非偶然也山川顯晦各有其時人傑地靈適相際會此大事因緣只可解人索取也環黔皆山而東之棲霞象寶亦既久豎剝竿矣出郭而西層巒掩

映之中谷深而逕窅回環而入捫石而上至其椒而羣峯四合中自開陽則所謂黔靈山也自赤松上人傳密雲三世衣鉢來遊於黔探幽選勝至止茲山以爲此吾證悟之所接引之場也遂詠茅而建禪關嗣是凡宦於黔遊於黔及黔之士大夫莫不蠟屐往遊興觸景發往往形爲詠歌以紀其勝數十年之間造化之巧經人工之點綴而益妍而遊人詠士又能喚醒山靈於是筆峯几案峭壁丹崖煥然改觀焉茂林修竹蕭森雅韻樓閣臺殿備極莊嚴棲霞象寶夫且見而妒之上人以經營之勞遊詠之勝不可無以紀之也又輯爲山志十二卷而黔靈由是傳焉矣嗟乎山之靈也云胡不傳自此以後黔及天下羣相傳爲赤松和尚道場然則上人之經營此山而復之志也其亦善自傳也歟若夫讀斯集也默契祖印大振宗風不負上人付囑不自密老人的脉俾此山遙映天童曹溪廬阜嵩少並傳不朽且卜續雞足峨眉直追西域是又在嗣赤松之法者

楊芳

芳字誠村松桃人以軍功擢鎮遠標千總歷官至湖南提督封一等果勇侯加太子太傅銜御前侍衛行走卒年七十七諡勤勇著有平平錄十卷續錄河洛要言惕慮要言青囊衍易三元透易導善錄三式入門壽世醫竅自錄年譜五卷

屯田記

考古屯田之制昉自漢鼂錯言募民徙塞下及趙充國墾羌田頗著成效繼而諸葛武侯耕渭濱鄧艾渠淮羊祜實荆襄皆祖其法卽三代寓兵於農之意也終南山爲三秦屏障毘連楚吳綿亘三千餘里餘關褒斜可通大路餘皆層巒疊嶂密菁深林少民居我朝重熙累洽生齒日繁乾隆年間始有安徽晉豫流民入山墾種始則茅屋依山繕且衝衢布嶺秦中大吏因聚日多不可無官彈壓乾隆四十五年奏准五郎地方設立通判巡

檢撥紫陽營千總一員駐紮十餘年來石田日關山民婦子恬嬉樂土自嘉慶二年教匪滋事藉南山爲遁逃藪大兵勦捕屢年始克藏事於是南山爲緊要之地不可不設立重鎮矣四年冬經大吏改通判爲同知添設總兵分寨十營以寓鈐制奉旨肇錫嘉名改五郎廳爲宵陝廳鎮卽曰宵陝鎮可於漢江南岸西鄉銅廠等處添設新營蓋以鎮撫地方且令隨征鄉勇卽有所歸一舉實兼兩善惟陝省各營兵糧折色爲多而例定折價山中不敷買食虜新兵之無以計長久也稟請大吏具摺陳請暫節馬乾銀兩置買地畝俾裕生計早垂久遠荷蒙俞允惟我皇上神聖文武連年平滅教匪無一不上煩廟算早慶凱歌茲籌善後復俾新兵鼓腹山陬以資捍衛從此南山二千餘里兵強民靖刁斗所驚無非永戴天恩之汪濊矣蓋新兵皆募自鄉勇及山野遊民不比平地各舊營素嫻紀律今旣已裕其生計卽可嚴加訓練以銷其鷲驚於前復警其驕恣於後以知山岷之大可用也往在我兵接仗多利於平地賊衆轉恃山爲固今旣以山中之人爲兵又卽因山中之田得食無事則耕鑿自如有警則崎嶇素習執戈秉耒素沐皇仁其爲有勇知方天良各矢當如何報稱芳以黔中下士投筆從戎六年之中由戎伍而擢任專閫特簡重鎮聖恩愈厚悚惕彌深茲與省垣各大吏商定此屯地章程悉心籌劃大抵利久則弊每易生兵戒弱而強尤可慮旣經因地制宜更在因時立法庶幾終南保障固若金湯而古人屯田之意可永奠秦疆矣爰刻貞珉而誌之以告後之來者

孝子劉琪傳

先生諱琪字治成號仙芝世居畢節縣父諱宗舒母陳氏先生生四齡父出賈於外久之不返先生時涕泣思父則問於母吾父形貌奚若每與家人語輒及父平日言動謹志之旣而請於母欲求父所在奉以歸母曰兒固孝也然幼穉無能爲盍姑待之至年十四乃泣而辭母曰兒行決矣母亦泣曰噫若父始服賈滇中今且

年矣不知所往兒能大索天下耶兒固孝也慎無去我先生臨而曰兒幸有兄有弟可以奉吾母母無念兒兒不得父不可以爲子兒行決矣則先求之滇足跡幾徧百濮地不得則之蜀之楚西踰桂林北走秦隴出入修嶺穹谷蛇虎無人之鄉蹈不測之淵險阻寒饑屢瀕於死終已不顧時距父出門時已遼遠訪問所及大抵傳言疑似然必窮其所道蹤跡必達其地望絕而後之他悲思悽愴爲詩四十章傳於人冀有聞而來告者則又之吳越之齊魯之燕趙如是十年卒遇父於國舅廠始聞其鄉音也因審其里居姓名並家道常舊事悉符合父子相持大慟道路聞者多流涕時則故禮部尙書長洲沈文憲公歌詩紀其事從而和者甚衆人皆曰劉孝子先生家故貧父歸母猶無恙勤儉治牛場力營甘旨孝養二親二十餘年及遭憂先生年已四十餘廬墓二年白鳥巢其丙舍人以爲孝感云先生以乾隆甲午卒年八十有二子皆賢其一舉於鄉孫曾並著文行今侍御最昌先生元孫也始以先生孝行聞於朝勅下巡撫覆按既得實乃命有司坊其縣之康莊並祠祀焉予嘗觀近世孝子以尋親聞於時者若吳人黃向堅自爲紀程一編其事最著名單父劉宏甲餘姚翁運槐運標皆求父萬里之外至行卓絕矣然黃劉之父仕宦知名其跡而求之猶易也翁兄弟偕行任有所分且三子者年皆已冠立又有程萬里黃良梧邵宏傑諸人勇義而左右之孝乃獲全未有十四幼齡至性勃發子身冥行犯危難甘死亡閱十年之久訪問之路幾絕堅持初念不少渝天乃鑒之俾其父子山山萬里懸絕之身一旦忽置之覲面以濟其艱傳曰孝弟之至通神明吾於先生信之矣侍御與予世舊相善又鄉人也屬爲家傳執筆敘次慨乎有餘慕焉

贊曰先生家居時歲饑出家粟以食餓者全活無算火災亦如之修建學宮及書院造輿梁平治道途好行其德者多矣他人舉一端皆可傳先生純孝餘皆末節也故予不具述撥其大者著於篇

頭品頂戴雲南巡撫部院前布政使岑公平苗紀畧

公西粵人漢大將軍舞陽侯岑彭之後先世由山左流寓江南宋時隨狄武襄平儂智高以功封越國公繼襲知州知府知縣等官以率其地元明因之今猶存知州一職公十九歲應童子試縣郡院皆取第一值粵逆倡亂納粟以縣丞任洵効力戎行累功至布政使督兵平迤東各郡東道獲通公之力也朝廷知公可大用同治六年三月奉特旨專勦畢節猪拱箐苗匪時逆首陶三春擁衆十餘萬擾掠滇黔蜀三省州縣被害十餘年屬勢張甚公麾下卒僅數千餉糈竭軍鎮雄函召邑紳周實熙往議熙間道走謁備陳輸餉情形公喜曰吾所慮者餉耳若然虜在吾目中矣遂夤夜進兵於畢先是苗逆之叛也烏合蟻聚無部伍無火器所至屯聚村落未有定處漢奸猥夷投入其中者輒見殺害故黔軍初剿時戰輒有功自粵逆竄擾後叛弁高某率叛卒二百及粵匪之降而復判者數百人先後合之賊始有礮隊解營陣並勾結漢夷各匪羣爲之助勢遂猖獗據猪拱箐等爲一邑形勝周迴十餘里四面壁立二河繞之官軍攻剿數年從無逼近其地者鎮威畢三屬被脅民皆咸供糧畜又遣賊渠分據海馬姑要害聯營幾百餘里公至數日卽拔海馬姑賊大懼欽援賊伐木爲城深掘濠塹併保猪拱箐由是被脅者羣得反正賊勢少衰公步步爲營漸逼賊窟賊奮死力拒戰無虛日四閱月始抵賊濠賊憑高視下矢石如雨落公前左右死傷相繼公神色自若指揮如故羣賊大哭曰岑公天人我曹無噍類矣六月十九日督隊仰攻賊酣忽晝晦雷雨風雹交作賊據棚死敵前隊將却公單騎沖突拔棚先登將卒隨奮戰一可當百呼聲震天地遂搗其巢殺賊萬餘人生擒男婦數千口投崖墜澗者無數逆首陶三春易服縋遁追至長沖舖獲之處以極刑猪拱箐平是役也公以羸師數千當捍賊十萬衆寡異勢主客殊形十年據賊一朝平之何成功若是之速哉公每戰必身先士卒麾下有功者必獎稱其勞而後已且知人善任兼聽

好謀故人爭効命算無遺策川督駱文忠遣密覘其所爲還報歎曰使柄兵者皆如此羣賊不足平也凱撤入城夾道男女涕泣跪迎曰活我者公也嗚呼公豈特活一邑哉三省防剿師老財糜非公則千里之民不得高枕而臥矣雖然此特一節耳滇爲回逆杜文秀竊據僭稱迤東迤西腥穢無隙地朝廷旰食者十餘年公奉命專剿竟奏虜功他日媿迹汾陽爲中興勳臣之首例有國史及通志詳載茲不備書

但明倫

明倫字天紱一字雲湖廣順人嘉慶庚午舉人已卯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監察御史道光辛巳戊子典試湖南浙江鄉試癸未充會試同考官授兩淮鹽運使卒於家

廣順州志序

郡縣之有志所以資治也其山川形勝人民風俗苟不能盡覈則不可以爲治譏者或失則繁流而忘返或失則畧漏而不賅求其文簡事備近代如武功朝邑蓋寥寥矣廣順隸版圖才二百數十年地近苗疆向無志乘國朝州牧劉君輯稿未見蓋始事尤難也且輿地初開記載散佚其不能詳者并從蓋闕其有可記者謹纂舊文條山川採風謠稽冊籍臚而次之惟州治居府西南重崗疊阜山廣箐深夷叢要地是維形勝志輿地第一夷漢雜居疊罹兵燹饑饉頻仍耕鑿是急麥豆秫稷各有所宜惟正之供厥彰定制志食貨第二經界既定保聚興焉城郭旣繕垣墉植焉孰經紀是孰鞏固是入其境而知其政是不可不諭也志建置第三民奠厥居飽食嬉遊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敦崇風化感沐教澤志學校第四文教旣輯武備是資有苗頑蠢莽利伏戎旣驅鱗介而衣裳之又剗砦落而守衛之無事則周防之有變則膺懲之與其懸作而僅乃勝曷若思患而預爲防蓋不於坎險之時而於既濟之日矣志苗防第五官職舉而民事治官職暇而民生偷或尸祝焉或巷議焉君

予觀於此可以矍然興惕然懼矣志官師第六王行之秀隨在而生一代之才乘時而見山山鍾毓風氣日開流譽含章實光邦國志人物第七牂牁古郡僅志范書考獻徵文繫其寥落國朝文運宏化天下斐然有作卓爾不羣志藝文第八左氏并存國語莊生乃列外篇綴拾謏聞亦資考覽雜記附焉文凡八篇遠近之跡沿革之宜土俗所由淳民生所共賴需不敢妄附古人亦庶乎可以佐理焉

趙以炯

以炯字仲登貴陽人光緒己卯舉人丙戌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典試四川遷廣西學政歸卒

味道集序

己卯秋闈炯卷出建廷師房得舉於鄉揭曉後執贄謁師卽荷吾師摯愛每造門牆輒留炯語移時不敢遽退用是習聞桐軒太夫子不慕榮利禮闈報罷卽決然捨去日窮究於道德性命之原意有所得則觸處闡發悉編錄成冊以詔後學故一時慕道而前者踵門請業無虛日而太夫子口講指畫語焉惟恐其不盡務期各因其材漸至於成德君子而無愧以故一時才人學士無不交口推服我太夫子獨惜黔去滇稍遠不得一親言論方用爲私衷之憾而太夫子亦尋赴道山矣去歲建廷師始函寄味道集示炯伏而讀之語約而義深理精而詞湛意惟先儒語錄能言之下此者烏見及此也因置案頭年餘時舉其語驗之身世間恢恢乎措無不當是所旨無不可起而行然則此冊殆後學之矩矱人人所宜奉爲法守者也謹誌數言於簡端呈之建廷夫子他日是集刻成凡讀之者果循是而實體之其卓然自立知必有大異於俗學之所爲是太夫子雖未出而圖仕其德教所被於世道人心豈有旣哉

羅文彬

文彬字質菴貴陽人同治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禮部主事改員外郎歷官至雲南永昌府知府卒於

昆明

誥封中憲大夫馬公嘉懋六十壽序

金石臺峰錦繡谷春紫煙麗日之鄉朱華照筆之里必有周主積著宛孔素封隱曜則善士噪於鄉閭餘慶則
駟馬高其門閭以故不階而上作高山者知造輒之艱遷地維良庇靈椿者卜本枝必茂也繁維我嘉懋封翁
嫻兄大人吐仁貢信繩已樞人門戶英英則弟弟式好頭角嶷嶷則長大威驚使其厲志縹緗研精鉛槧蟲雕
詞賦鵠刻文章何遽不唾手青雲芥拾紫綬而乃名噪五常家徒四壁豆觴屢置菽水何資雖復良最白眉得
毋悲深墨翟益粟五秉藹子華之執友負米百里作季路之養親於是遊輕萬里志在四方以童稚之年適夜
郎之域躡虞卿之屨絕太真之裾銅鼓山高金谿水遠亭皋漫漫漣漣則赤焰彤天萑苻洶膏血則紅流赭
地君惟道是仗在福則沖往往轉危爲安履險如易蓋大難不死必有大福不於其躬必於其人亦有言者斯
之謂乎已而榮名躡脫餘事籌持操斯奇贏懋乃遷化卜式心計豈曰欲官范蠡積居聊設爲隱如賈三倍並
足千秋君則用潛夫之晷光作老萊之嬉戲林鳥返哺常眷戀於庭闈車牛肇牽用孝養厥父母閒關定省門
閭時復歸來孺慕終身辛樹常親封植脉彼愆意晨昏希心醫笏託言遠志無事當歸者究何重而何輕抑孰
得而孰失又况蔡興宗之風概事嬖如母古君陳之友于令德孝恭資族衆還鄉助以三農爲務率子弟惟謹
雅飭萬石之操斯又坊行壇旨足以門律張氏規邈萬步無殊庭誥顏君者矣且夫小人以財適其力君子以
財行其德故爲富而不爲人者非方毅之義也能聚而不能散者非永年之訓也君則豪如季布吝薄阿戎丐
質必徇躬施靡恡親合九族祠俎豆之莘莘道通五尺貞履道之坦坦貸監河之粟則惠逮窮桑授館人之謇

則澤及枯骨鼎重一諾質鼎可質諸展禽金斷同心分金無慚於鮑叔延本支之宗祀赤子攜將給貧民之袴襦則黃綿共被凡厥行誼上薄雲天所謂河潤百里澤逮三族匪但揮金市德分財徼惠已也旃蒙協洽之歲著雍困敦之月君將花甲覽揆詰嗣方杏園翔步用名進士觀政銓曹捧鳳誥以邁歸晉兕觥而鞠臚榆星散采梓舍衣斑不以僕賤無文來丐俚言爲壽因得撮君生平用光閭里人第見雲璈隊簇畫錦堂開橋茂於山父兄彪怒玉旋於水子弟龍超富壽冠疇壬林錫嘏以謂自天降福用是多君而不知君之韜真匿采乃能蔗本回甘雪鍊冰陶始得松喬臨軌儻蒙莊所謂德厚信行荀卿所謂義意延年非可虛張華祝肝飾襍釐者乎

趙怡

怡字幼漁別號漢營生遵義人光緒己丑舉人甲午進士官四川新津縣民國初卒

清封夫人馬母劉太夫人六十壽序

費陽馬公良存前清乙未進士以部郎改官四川巡道嘗迎養其太夫人入蜀其爲政清譽時滿蜀東西人口馬公輒推美於太夫人之德教則然今年春始奉板輿去益都移家渝州已而以書告怡曰季秋朔七日我太夫人適週花甲之辰汝驥嘗與仲弟汝驊季弟汝駉謀所以爲壽汝驊曰壽言非古也晚近士大夫恆以是榮其親其所稱率多溢美之詞非儒者事親之道吾意謂恐不其然壽人以序雖曰非古不觀歸方集中此體會數數言之近世湘鄉曾文正公號能古文辭而其集存此者間亦不尠蓋賢者爲此誠有精意於其間別具禮勢要不失贈言之義豈苟作諛詞頌禱者可比且已果敘述以實而無虛美則以勸諸知言君子可也弟輩皆諾之無異詞於是畧述徵旨之請以質吾子怡聞而避之欣然而作曰公之意苦矣其事親可謂適道而有禮矣吾儕於此而無言其自處歟與道者安在謹按太夫人畢節劉氏爲邑望族有名鎮昌者曾以部曹出爲粵

南詔連道良能著績甚夥太夫人之從叔也太夫人以名門子歸封翁光祿君於時家微薄方事白圭計然術操奇計贏嘗遠遊歲晏不歸太夫人約身持家一軌於法度故居者無外牽行者無內顧外內井井而家道浸以勃興先是封翁前配萬太夫人遺丈夫子者卽良公也皆失恃髮卯齠齠間幼者且在襁褓太夫人鬻育慈愛骨肉恩勤如己出後則與己所生無幾微別異其與家人居旣接以禮又揆以義卽有不快惟默而自緘或刻嚴而自疚也用是門庭以內雍睦成象肅穆有儀識者謂其起家日昌基此矣封翁少壯以治生客四方多歷艱苦晚而患疑疾又患痿痺瘖瘵不良於言動太夫人委曲侍慰察省微眇調護至有難能故雖嬰重疾又久至一二年未嘗偶有以爲苦者而太夫人則愈久而彌敬厥後割臂和藥以進越日而疾遂瘳及公潛廉其事以爲問太夫人乃曰藥久罔驗或吾奉侍無狀致病者纏困綿艱我情窮而有此今但於病有濟斯已耳此匪幸事未足異慎勿聲言其至行雅不欲表暴者率多類此居恒教誡兒女絕不令身有遺行口多微詞務壹歸於純厚正大且曰吾不願汝曹俱爲達官貴人但能成讀書明理之君子勿墜先人家聲遺緒斯我志也自公爲建昌巡道迎養官所則祀居服御不肯少異平昔兢兢以享用過廝厚爲懼常曰能有是是亦足矣奚錦玉爲約其口與體以承祭祀以奉賓客以饒子孫自少至老實未嘗不如一也蓋自太夫人之歸家以康賈以贏學業者以有成至今門齒南明隆盛巨室豈非以其賢明慈儉之懿而謂漫有致然哉且其仲君又自好古力學志趣不羣成就正未可量必將與長公競秀壘篋而皆有聞於世者也今其兄弟志篤娛親而言敦古處謬以怡爲知言者徒屬而序之怡衰老不能文謹擇太夫人淑行嘉言之尤大其所以過於人人而後能篤其祐康其身者以揚馬公斑采之歡慶並以抒吾黨觥祝之敬忱至於世俗虛諛濫溢之詞則所謂不道不禮者又烏可溷此而塵彼哉

錦字季湘貴陽人刺史薛照南室

重訂春草堂琴譜序

粵自湘妃寫怨蒼梧留帝子之音蔡氏知絃淥水盡中郎之妙考新聲於北魏艷說虞姬紀韻事於西京爭誇趙后郵亭女子讖楚國之明光上景仙姝倡漢宮之絕調拍成雅操癖有落霞譜入樂章歌新子夜故絃調九拜香闈大有傳人亦琴鼓三終正坐猶嚴女訓然而文君心蕩綺靡相沿于嫂音微箏琶莫辨鳴鸞寡和疇環珮之迎風舞鶴不來空絲桐之佇月洋洋盈耳半屬淫哇詡詡師心殊乖古決安絃操縵羞艷李裊桃屢墮連篇祇諛災梨既棗求其曲操雅正音律詳明則春草堂原譜一書固後學之津梁元音之直訣也所惜者微分二閏尙誤曲中絃審五音微差位表吾師祝桐君先生爲當時伯牙將取此卷正之乃倉皇戎馬未操郢上之觚况瘁征鴻早返門中之駕余也撫琴動操指訓親承托雅揚風心傳願紹因女紅之餘暇細校微音合元律之精微詳加刪考神來意會每觸類而旁通激濁揚清務纖毫之無憾經年締閣既告成功反命絳帷用謀鉞板所冀三聲類聚與古爲徒若云千載賞音則吾豈敢

詩類

易 貴

貴字天爵貴竹長官司人明正統十二年舉人景泰五年進士仕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陞湖廣辰州府知府有詩經直指十五卷竹泉文集十五卷已佚

文筆峯

孤持山昭兔穎寒嗟哦雄勢逼雲端字題紫雁數行朗箋展青天一幅寬霞釀生花當夜夢霧攢覆白舊時冠
如椽好與羣英用節灑甘霖下舜壇

朝陽洞

谷龍名勝地崖洞號朝陽乳結琉璃柱霞橫玳瑁梁幽深知廣廈轉折類曲廊柯腐棋枰古珠亡石竇荒囊雲
過虎穴劍雨度漁防頂聳喬峯秀面環清泚長風蘿垂幕箔錦樹爛文章高縱巢由步弘開天地脏昔聞多悵
快今賞足徜徉

柳塘夜月

北園桑下緣楊池兔魄當頭景絕奇寒浸蚌珠棧存帶光涵蟹鼓掛苔絲貫魚影列波心葉拂塵陰沉水底枝
地下天邊人度裏清期雅興總相宜

梯嶺

路入中曹石磴宗瓊瑤界破碧山雄一條練邑拖銀瀑萬疊壽紋臥玉虹步步高臨霄漢府層層直接斗牛宮
天開當郡存何意要與郡英折桂紅

晚翠樓

鍾情桃李世情同過眼繁華次第空曾似遠樓種松柏蕭疎時節豐亦隆

鍾震

震貴州衛人景泰元年舉人天順元年進士任工部主事

草蔓平原景物奇
溶溶玉液洋洋芳
池花草薰灼玻璃
煖恍若楊妃賜浴時

徐節

節字時中貴州衛人天順三年舉人成化八年進士任河南內鄉縣知縣陞福建道監察御史轉直隸
太平府知府陞雲南右參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致仕歸

白崖山

先生嘉遯距塵寰何幸乘閒一躡攀
雪影天光池水碧竹溪松徑薜痕斑
敲詩剩得趣中趣縱目望窮山
外山試問幽棲似何處阿衡莘野呂公礪

周謙

謙貴州前衛人成化四年舉人四川成都府推官

仙蹟石

瑤池昨夜倒金樽
取鳳驂鸞出九闔
沉醉踏雲雲散去
獨留踪跡在雲根

周頌

頌貴州衛人成化十三年舉人四川富順縣學訓導

鳳凰山

鳳昔鳴岐山今化山
翠嶺穴結陸峒原足躡
崑崙石春花爛九苞朝霞緝
雙翼文王已弗興和聲久岑寂
聖人今御天奇祥蔚來集
何當返其真噦噦梧岡日

路義

義貴州前衛人成化十六年舉人

點易巖

老鏞將五馬乘碧山掃石究義經閑來崖下尋遺跡著草空餘滿地青

王韶

韶貴州衛人成化十九年舉人廣東市舶提舉司提舉

三仙洞

仙子何年下閩風至今遺跡在崆峒可憐徐福茫洋甚空駕樓船碧海東

易絃

絃貴州宣慰司人弘治五年舉人四川峨眉縣學教諭

來仙洞

攜酒來仙洞裏遊洞雲與客久相留朱顏醉倚春長在不信人間有白頭

次韻閱經堂

閱經堂據學西岡墳典相親歲月長盡別蠹魚功汗漫細尋蝌蚪義茫洋不妨竹簡章編絕且挹縹囊翰墨香
佇看五車歸腹笥眼空子貢及肩牆

袁栗

栗貴州前衛人弘治八年舉人

貞松亭

步步踏雲深青松鬱作林好山添與翠流水伴鳴琴選坐依危幹敲詩對碧岑操貞誠可仰共守歲寒心

吳迪

迪貴州前衛人景泰六年貢任直隸昌平縣知縣

折柳亭

柳邊離亭種亭因折柳名東風欲珍重爭奈又人行

榮珍

珍貴州衛人成化二十三年貢四川順慶府學訓導

銅鼓山

諸葛曾於此地過獨遺銅鼓鎮山河威稜千古猶生氣無復潢池恣弄戈

汪成

成字大用貴州衛人能文工詩隱德弗耀有訥菴詩五卷久佚

霽虹橋

蕩蕩和風積雪消漫漫春水漲虹橋來時迎梅千尋浪怒似錢塘八月潮況有脩鱗能變化寧無健翮快扶搖
想當送客朝天去高掛雲帆上九霄

何素儒

素儒字芝山貴陽人清康熙己酉舉人

邀乾御首座登山訪松師不遇隨晤於城西卽事二首

貴州文獻季刊 第三期合刊 遺作

頻來不登黔靈堂比到黔靈又空待黔靈猶是舊春光昔時龍象無多在法席弘開何處尊益綿衣鉢在兒孫
含情俯弄檀溪水不盡涓涓繞石門

聯步穿花徑尋幽轉上方交從傾蓋合行到論心忘爲我紆羊坂逢人問雁王城西歡晤處一笑破春光

登黔靈

洞壑平開聳一岑中藏蘭若有幽深踏殘花徑香來細坐徧松林色漸陰梵閣遙瞻天外景講堂靜讀壁間吟
無緣得授尊前偈明日還期舊路尋

重登黔靈山訪赤松和尚

不到黔靈寺於今二十年林深山愈古僧老髮蒼然携手青松下同遊白水邊快談生造化忘却日西旋

夏日送別赤松和尚還山

惟師化度不尋常曳杖從容覽四方春風桃李開生面倦遊拂袖歸山房杖履飄然莫可留作值炎天夏木稠
黃鸝碧樹供佳興嶽色湘雲望裏收黔南楚北心無隔願囑征鴻報九秋

赤松遊諸名山拜奠諸祖塔自南海由章貢回山追溯勝遊敬贈以詩

黔山之中靈山高千巖萬壑迴松濤複閣重樓何崑崙金繩行樹長岩嶢吾師特出傳心印去年別我錦江遊
慈雲雙桂報恩優峨眉婉轉千峯月魚復奔騰三峽縣八陣圖空霸氣歇三湘花發春光別濯足洞庭望八荒
巴陵衡岳爭稠疊扁舟直入五湖東雁蕩天台在眼中海內故人頻把臂方前雲水遠趨風迴翔取水過南海
大士高風曠千載頻伽共命好音交楊柳分垂甘露灑華藏雄文勒不磨天童祖院遠相過信宿還山紅日迴

繽紛回首白雲多
吾師德行常優裕
放下從前大事具
三生幸續箇中緣
一笑能教肝膽露
白雲紅葉兩無心
高山流水慶知音
翹首菩提重聽法
雨花片片落塵襟

遊黔靈留贈瞿脈和尚二首

松柏參天殿閣重
寶花台上幾從容
荷擔大力迴龍象
脍寫元音別鼓鐘
創業無憂親卓錫
守成何憚屬勳墉
法王有法隨機應
自在看雲欲盪胸
梅檀一半許誰分
握手黔山弄白雲
共信煙霞清有骨
何辭水月淡爲羣
遠公眞愛陶元亮
蓮社重來王右軍
別有知音具肝膽
拈花無事舉遺文

曹維翰

維翰字嵩尹貴陽人康熙丙子舉人

乙酉秋初登黔靈贈瞿脈上人

半掩禪關石徑深
山中未許俗塵侵
天花亂落霏霏雨
好句時敲細細吟
碧沼遠通寒澗水
晴嵐頻接小窗陰
袈裟跌坐閑情寂
明月一輪想素心
絕勝招提不遠城
投閑我欲探無生
行來古寺窗幽寂
坐對高人眼倍明
萬里碧天歸淨界
一泓秋水想神情
傳燈又見宗風紹
好聽當頭棒喝聲

曹維城

維城字价人貴陽人康熙癸未武進士殿試第一官雲南副將

初秋登黔靈贈瞿脈上人

居與佛廬近探幽不厭頻開來天外寺隔斷世間塵簷敞風煙細窗虛筆硯新白雲常在處此地有禪真

趙懋功

懋功安順人乾隆癸酉舉人授廣西馬平縣知縣任滿歸主講普定書院

清水井

石古苔生甃泉清露作漿源尋洙泗近澤被泮官長禱雨甘難竭烹茶冽更香飲和思食德汲處憶安陽

雪浪齋

若取波濤象齋因石得名黃樓何壯麗白地自光明牆畔春花發階前古樹橫此間風日好坐對有餘情

袁文祥

文祥普定人嘉慶丙子舉人庚辰進士入翰林館充會試同考官陞御史授甘肅平涼府知府旋署平

涼道卒於任所

張烈婦詩

節烈本一途生死有殊致苦節守其貞烈乃節之異安郡有賢媛從一貞不二三載奉蘋蘩好合琴瑟譬割肱
劑沈疴以身報所事無祿喪其天斑斑枯血淚沈痛迫中腸堅矢捐軀志有弟託姑嫜我自行我意含笑歸泉
台此心亦已遂我聞桓氏女雙耳甘自刎又聞王氏婦皮金剪香字孰如茲貞烈正氣留天地至性卽中庸可
以厲節義行路且感傷况我屬戚誼誰爲表奇行彤史吁可紀

登少岱山

山麓接城闈平臨一望了未覺天門近已看日觀曉磴曲盤旋螺道狹通飛鳥便當登東山俯視一縣小

洪範池

灑灑清泉涌石欄神魚宛在水中看螭頭噴出雪花浪爽氣逼人夏亦寒

前村

山圍四面非奇路樹繞一村半水田新麥漸黃禾正綠人家別有小西天

梅克芳

克芳字雨亭普定人嘉慶癸酉舉人已卯進士官內閣中書充覺羅官學教習後改貴陽教授有易經常解佚

京師太學石經歌

書出洛圖出河苞苻漸啓文字多經義昭垂光日月鐫勒貞珉永不磨漢之熹平魏正始創立石刻費削闢一字屬漢魏三體文分篆隸兼蚪蚪風霜剝蝕久缺畧湮沒榛莽毀兵戈開成唐刻猶完善或以蕪累遭譏訶聖朝方文重稽古辟雍遙對金鑾坡大開西廊長百丈穹碑排立勢巍峨三百六十周天數風斤月斧相切磋千萬萬言十三部字字燦列如星羅中郎邯鄲跡已邈字樣徒聞傳太和蔣君楷書有善本細分點畫磔與波筆力通神貴瘦硬銀鈎鐵畫誰規摩奉命勘定垂冊府禹穴孔壁無差訛森森更勝琅環地保護定有神靈呵憶昔棘闈發策問久思瞻仰未曾過竭來大學觀鉅製心怡目注手摩挲願揭萬本傳海內海絃戶誦共吟哦考定異文研精義從茲益振明經科幸逢臨雍御筵日圓稿觀聽起高歌

宣府新正竹枝詞

臘盡山城又轉年家家遍貼紙花錢從茲此地錢珍惜三百三十卽當千

元迎春喧鬧時聯裾結袂競奔馳絨花斜插貂皮帽不辨男兒是女兒

車轂碎匄響早雷迴風忽揭綉帷開相逢相識還相向笑說東鄰會酒來

滿街神鼓響丁冬長索斜飄彩勝紅各寺張燈更焚楮只宜祈雨莫祈風

王作孚

作孚字春亭綏陽人道光己酉舉於鄉咸豐癸酉成進士官兵部員外郎北洋事起奉命與英法換和約事竣授江西瑞州府知府改山東曹州府署鹽運使旋遷布政使著有金字山房詩稿及制藝

憶洞庭湖景

已歷灘流險湖心甚妍水平奩啓鏡舟疾箭離絃岸遠疑無地濤奔直到天長年禁遙指不語禁如禪

重陽招飲書贈黎伯庸別駕

異地逢佳節相邀有故人鴻泥十年蹟飲於會至此雞黍一堂春詩老彌求細官閑不厭貧陶然對菊叟

設菊盆萍水話前因

洞庭遇風

洞庭十日連天水扁舟曉發明鏡裏行行已過蕭公祠祇隔圓山十餘里頭上片雲黑於煤榜人大叫狂風來
桅影似醉扶不起卸帆急趁順風回風來如鼓洪鑪氣頃刻波濤有鼎沸回風須臾百里程一盃温酒冷猶未
童僕相看寂無言破膽好似凍鴟蹲舵尾空將全力用船頭時被浪花吞聲如萬壑松濤吼此時誰是迴瀾手
方驚茗椀詩筒翻又見船篷風攝走忽然水立欲陸天忽然勢退欲墜淵升沈一時紛萬狀始信宦海眞雲烟
事急我欲登岸避舟上苦無立錐地倏高倏下任簸揚御風疑作秋千戲曬網舟前忽被止舟子歡呼吾生矣

頓教一髮繫千金魂魄搖搖戰未已嗚呼天公似厭湖水平故顯奇觀使我驚從來文章通變化健筆能掃岳
陽城

晚步

衙散吏人稀後園行復止何處暮鐘鳴被風吹入耳紙鷲定鳥邊夕照明雲裏極目送飛鴻餘霞山後起
偶書遣興

俯仰皆陳迹奇觀在眼前地平遲落日山缺補青天草弱風難拆林高月似懸悠然心有得隨意入詩篇

姚伯颺

伯颺貴陽人庠生成豐中卒於滇

女貞子

女貞子子離離妾夫親手折贈妾初嫁時妾心之死死靡他妾夫一去不還家女貞離離在妾手妾夫還家妾
骨朽

樂理瑩

理瑩字頊成遵義人同治己巳舉人戊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改雲南宗師縣卒於官

爲友人題扇

淡墨秋山畫遠天暮霞還照紫添煙故人好在重携手不到平山漫五年

吳隆瑞

隆瑞字仲翔貴陽人官知縣

貴州文獻季刊

第二期合刊

遺作

汴梁懷古

漠漠平山接大荒金城終古傲斜陽乾坤浩蕩黃河水宮殿蒼涼白草霜千里歸心驚暮角一杯薄酒弔靈光
夷門老監今何處累我驅車訪汴梁

郭石農

石農自號研石山農安順人光緒中諸生以授徒終嘗主講習安書院有書名著有通情一卷詩一卷

手書付印

習安八景

景以天然為貴成於人者不與焉舊志內外各八然如試院校場皆列為景未免欠當閒與友人分詠

因更擬得七律八首

何來大筆勢摩天塔建圓通望儼然瀟向九霄沾雨露揮從萬象走雲煙鍾王隸楷當頭見燕許詞章信口傳

秀啓人文歸閒氣霓裳高詠會羣仙筆塔峯擬秀圓通寺也

視以微凹聚墨多井山片石竟如何池飛花點香彌遠篆結苔文古不磨座有奇珍佳士賞田無惡歲老農歌

祇今銅雀墮台瓦笑殺阿瞞一醉醜城石生香俗名偏石板在

甲樓高聳壓當中南北東西十字通引越控蠻聲教訖襟滇帶楚往來同才人據坐呼明月遊子作歌唱大風

自是五星歸會處黔州佳處此為雄甲樓十字樓名鼎甲下分十字樓所傳此論

東西二水作淵停會向南流字是丁祇以碰頭遭俗忌形家謂頭水遂因鎖口變焦形洲分白鷺中為

堰峽比黃牛下有汀積土成山山曰河虧一簣待增花柳即園亭地水已擅形勝本擬因丁水自東

俗名三盆丁字也

金山古寺綠陰濃遙有形如覆地鐘鷲嶺亭歇暑起鶯龍泉山有他泉池小詫飛龍石梯百級沿苔薜寶殿三

層夾檜松獨羨危樓西盼處萬家煙火望重重金鐘覆地山在東路旁去城三里

萬仙古洞絕塵寰望在雲煙渺靄間路有羣真朝北斗寧無隱吏俟東關芙蓉手把稱臣某咫尺威瞻近聖顏

寔罷歸來天路迥步虛聲專佩珂珊玉笏朝天今損其一原對鐵瑣橫江三盆鐵橋已歸普定

華嚴古洞本仙寰勵以讀書更號山修士但教泉比潔聚徒何患石同頑煙霞澗壑塵氛遠雞犬桑麻樂意關

再訪桃源無覓處此中幽隱不須還華嚴初學使洪亮吉易之曰讀書山去城五里

元從洪化紀滄桑海國煙波事渺茫此境原宜天外有伊人宛在水中央峯巒聳峙浮圖白殿閣周遮古木蒼

海客侈談何所是蓬瀛笑指說東洋洪化海國海子山也甲城六十五里相傳洪化元年去

感舊

儒素家風在生計託一氈所至因三失相感惟其賢矯矯楊三丈恢闊本自天崇學斯好士經訓以予傳一時
從遊者雋又集翩翩周易與楊同持敲門磚容齋不能容余將使無前公曰阿母爾來者不拒焉英才廣樂
育當亦欣欣然如以函丈狹更拓棧東偏樓高丈有八四面繪窗聯每於明月夜詠歌雜管絃一似蓬壺島高
會聚羣仙居停得所主館假至六年盛之三丈

運際勃然興新城來蕭氏戰勝在商場俾爛開風氣伯也幸西川虎榜聯叔季巨富擬陶朱視之猶不止橐駝
善種樹類培佳子弟卑禮厚幣招余乃以聘至初試濬采芹再試又食餼濬以從軍行星以饒使仕惟茲蒙學
生少長不一致主人竊議曰當為先生慮長者縱講改少者未能企少者方記誦長者弗屑視一以煩先生因

才難爲施我聞先牛家豫凡師叔□在家亦課徒接胡不伙簞簞既同豐几筵亦同備一塾兩師承爲子開其例星垣芝五兩兄

藕老人中豪詣極雲天高好客客如玉對應岡言勞公年長予倍當爲忘年交聞聲相慕悅遠聘教兒曹館以渠渠屋烹飪別置庖嗜惟其所需雞每割牛刀菜不遺菘笋果亦具李桃最是床頭瓮歲不斷香醪歐士爲世害力挽日下潮獨於予所在鑑每聽通宵公視予猶弟不啻縱之驕於公感愈深痛未報分毫嗚呼公已矣回憶祇長號乃聞仁者後世有阿龍超夏藕老

末吏隱風塵抱關有賢者疑疑龍門君生平見亦寡醞釀出詩書鴻博尤大雅旁通書畫禪煙雲恣揮灑詩力追上游不屑唐以下我自二水來與君得晤把知己當相逢談心借杯舉乃知君來黔隨兄筮仕馬兄歸君獨留官乃尺寸假君家有好兒家學優董賈將以試於鄉投文希陶治庚子變聯軍此事須暫舍大器抱璠璣洪鐘寧缶瓦昨遊書肆場見靖六書寫即次君仲明篆隸各種均有家法庶幾青勝藍予亦有榮也
張龍門少尹

吳本基

本基字蓉卿號樹堂貴陽人同治癸酉舉人歷遵義清溪清平等縣教諭棟選湖北知縣復改桐梓教

諭民國三年卒年七十

擬杜工部諸將五首光緒庚子年作

鐵聚神州鑄錯難內憂外患促征鞍勒兵盜似開門揖料敵人如坐井觀屬鏤忍教濤瀉怨傳車猶有淚添寒

海他切罪同歸獄莫怪模稜靴兩端

戈船礮械苦經營誰信良時起戰爭
囚辱那堪留後死誅求無復惜餘生
如花女子鴛鴦隊打草兵丁雀鼠爭
始禍不曾知彼已何妨因勢說連橫

自古佳兵總不祥殺機我欲問穹蒼
無煙霹靂陰流毒暴露屍骸慘裏瘡
已恨火攻居敵後空籌水戰替人忙
漏卮未塞還增款海內何因致富強

鼾睡偏貽臥榻憂上都人悔賣車牛
匡時計拙封章巧改制策疏論說優
宦輒分明愁黔幕兵機已暗割鴻溝
瑤池縱許留阿母黃竹悲風又一秋

孤注澶淵錯到今買愁何止萬黃金
願人在說兵能弭誤我無如寇已深
南內鹿遊花濺淚東陵虫齧樹空心
聞雞起舞男兒願忍看神州竟陸沉

柴作舟

作舟字星輔貞陽人同治癸酉舉人光緒丙戌進士歷官四川田知縣至道員民國初卒

留別遂州士民四首

宦海浮沈寄此身爾來北去逐風塵
一官屢易同漂梗百日流光似轉輪
洪福瀾迴波送晚清虛閣敞曙開晨
征鞍又向充城發俗吏奔馳可笑人

書臺講藝幾經過惜別殷勤一紙歌
以解任時多有我本無恩道北郭
邑偏好事壽東坡
板輿迎養兒童喜
迎養家父入境之日城鎮也泉府輸將士庶多
邑人知大義昭信欲上船山高處望安仁
離緒究如何

何

兩字公平守吏箴民情苦樂費推尋
弦歌敢詡追言偃直道猶思學展禽
但矢冰兢嚴履薄何嘗日暇治鳴琴

才疎自愧官無狀辜負閭閻愛我心

時局艱難百感繁微官今已誤儒生鳴蟬落葉悲秋意枯樹垂楊動客情北極朝廷需俊彥東川人士倍崢嶸

文端事業音誰嗣臨別蒼茫一曲廣

寇宗華

宗華字子春貴陽人舉丁卯鄉試官福建莆田縣知縣後改閩縣卒年八十重赴鹿鳴有詩紀事

丁卯重賦鹿鳴紀事詩八首

沿溯家風託楮毫吾宗譜系出秋曹蘇念生為周司寇以官為始世傳耕讀承先澤業紹箕裘懷素操

詩禮勿荒垂經訓科名遇順等鴻毛予先世祖與父叔偕會試中式父叔並藐躬薄德羌難繼平

地舟梯恨未高予試微俸後六上公車五荐不中

鵬鶚搏空六翮輕佇看雲路快長征臧淵本翼投珊網懷寶何期失玉瑛佛記無名慚螻屈農曹觀政有鶯鳴

捧檄邊疆筮錫擊操刀學割漫登壇多栽桃李心常切在閩口時屬當調卷差同考官得士較多

未靖荏苒志豈安閩中益風素織頗不易治予歷任皆濱海之缺尤庸吏敢希良

吏匹教民尤比養民難本來富貴非吾願何似乘時早挂冠味在閩值戊戌十年任五邑亦已管悉官

解組歸來賦遂初處無輪奐出無車食貧居賤誰知我世派時流日笑予與子辭官歸里後性耽岑寂浪

迹江湖聯舊好陳彼石制軍督兩湖時邀備員樞要愧虛譽中顯問官實則無所贊助不圖阿好

邀推轂更向鈴轅為上書期本各紳耆上適書賓長請予獎勵

各紳耆上適書賓長請予獎勵

彩雲一朵忽飛來，藻耀高翔絕點埃。省長和各種之請題蕊榜重復萃野賦，靈光翻映草堂開。

經阮運懷陳蹟感荷殊榮錫上台，許氏橋成通道好。唐許渾有劉郎今又看花回。

從來風雅重維持，艷絕江花筆一枝。知好楊君覃生提倡風雅名士有存能調水同人作啓爲徵詩縷

金錯采光華燦仙露明珠朗潤宜。各知好觀詩詞漢宏譽我過情增我愧，紗籠永護寄相思。

嘉話曾傳學士梁。前清梁山舟侍讀中乾應丁卯鄉科嘉慶時重賦鹿後先濟美復推唐。建唐

公鄂生中丞中道光己酉鄉科宜統初清班舊壓木天貴，大業還增粉社光。唐在川黔兩省南

年重賦鹿鳴蒙恩賞加太子少保銜清班舊壓木天貴，大業還增粉社光。唐在川黔兩省南

重巡撫里緬彼官成榮黼黻，憎予命達是文章。賓興剩有虛名在，往事如斯感餼羊。自清季變法後成

交絕蹉跎歲月幾窮通，舊調翻新類轉蓬。多士那堪惟我在，同榜一百餘人屈指喪亡殆孤標不必

與人同笙簧歌詠，思前日文字因緣惠好風。即徵取詩文一事同氣聊借俚詞抒胸臆，任誰非笑學痴

聾。

奉和黃漱蘭司馬洪山紀游原韻

躡屩層巒眼界空，塵襟豁盡迓天風。雲蒸遠岫嵐光碧，日射澄江塔影紅。艷說吳山曾立馬，希踪赤壁許登龍。

勝游未與情誰託，強付零篇短句中。

題陳衡山姻兄梧月山館圖

豈不志廊廟，藏器淵且深。豈不愛泉石，稿寂非素心。賢者寄高懷，俯仰觀古今。靈廬謝雕飾，結構堪寶琛。修梧

挺百尺，繞屋森碧陰。即茲契幽絕，况邀華月臨。稼軒辛子名，雲巢沈氏欽。迥哉雅士蹤，同與占苔岑。撫之作勝

圖時復弄孤吟淨意足娛悅更無塵慮侵羨君致超超可爲醫俗箴何當抱琴至相與訂賞音

尙節及幼兩堂紀畧

善化賀公長齡撫黔憫黔人之貧而嫠貞而困者乃議建尙節之堂籌費得白金萬七千九百有奇購地南門外河上即箭道街庀材鳩工爲月者十而畢中爲堂堂之外爲屋五所合百四十間堂自左下爲節孝祠爲一門門之外門者居之其前爲大門門之外爲義學三日柏舟曰中河曰河側堂自右下爲倉納穀千石義學以教嫠之子幼而穎者穀以備荒恐市傭居奇嫠食貴也市木棉教之紡製機具課之織懼其坐食無以自勵也姑老而病者子女之未及歲者許一室居以仰事而俯育也子三增一人食五則倍之出內董率以糧儲道領其事道光庚子堂成以某月日備肩輿鼓吹迎衆嫠入堂送者環於室觀者溢於衢親鄰相見不以弔而以賀又貴陽有及幼堂舊在南門內倉後街十八年移南門外候館後收恤幼童之無所依者以一百二十人爲率凡官紳捐白金五千兩有奇權其息爲餽粥衣被藥餌費門者一人宜畧識字童十歲以下俾教之讀治竹器者二人治樓器者二人治紡織者二人童十歲以上俾各授以業吏一人主簿籍役一人主支發米薪供雜事歲仲春官稽其年及十七歲者令其出堂藝旣成能自食也不費足條目定乃達之於朝而以令尉長其政令歲會月要糧儲道受其成焉堂之成亦賀公力其年則道光戊戌也

吳振械黔語

專載

道撰

明代貴州抗戰先烈事畧特輯

宋謝枋得云。此時要看英雄樣。鄭思肖云。時有忠臣國不亡。旨哉此言。有史以來。忠臣義士。爲國捐軀。皎然大節。不撓不屈。或則鼎命中淪。服勤以死。或則擲我頭顱。遂奠金甌。然皆節炳一時。功垂百世。揚大漢之天聲。扶民族於不墜。所以歷代史籍。必錄忠義。激揚褒厲。備極表彰。蓋以教後世之爲人臣者尙矣。天禍中國。暴日肆虐。焚掠我城池。荼毒我人民。民族血債。九世必償。然而勝利可期。歷程艱苦。年餘抗戰。雖陷敵益深。而我方創痛。亦日增鉅。所賴上下一心。共起創敵。秉節鉞者有勇知方。守疆圉者臨難不屈。出若力。輸若財。庶乎有濟。顧以年來經過。一察究竟。可泣可歌之偉蹟。固屬不少。而缺點尙多。無庸諱言。媚敵者有之。怯敵者有之。圖私利者有之。逞意氣者有之。處後方殘民者有之。似此則堅甲利兵。終恐無克敵之望。故有識之士。皆謂獎忠義。勵氣節。爲當前不可緩之要圖。我輩今日。但於吾族抗戰有利。無論何方。能盡一分力。卽盡一分力。殊途同歸。固自有在。是則輯此事畧之微意也。吾黔建省稍遲。有明一代。抗戰捐生者。頗不乏人。孤忠亮節。多可師法。彙而錄之。或足激勸。嗚呼。愛鄉有心。救國無術。瞻望河山。不禁涕下。輯成。識所感如此。戊寅秋九月。貴陽李獨清。

李盤

李盤。其先京兆人。襲思南副長官。明宣德五年。烏羅府屬詔古答意長官石葛野。聚衆出沒銅仁平頭瓮橋間。誘脅管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共爲亂。諸蠻相煽。聲勢甚大。總兵肅授築二十四堡環守之。兵力旣分。猝難禦。殘苗吳不爾等。後遁入管子坪。糾攻湖廣五寨。授請令川湖貴接境官軍士兵。分路併剿。盤隸爲大軍甫接。賊引匿不出。盤率孤軍深入擊之。遇賊數百。盤策馬奮擊。斬首數十餘級。賊兵四合。援軍不至。遂被賊執。盤有勇名。賊欲得之而甘心。及執盤曰。汝銅仁李耶。思南李耶。賊舊爲銅仁轄。銅仁李撫之甚善。故云。從卒以銅仁李始之。賊爲釋縛。盤曰。予思南李。豈懼汝耶。遂遇害。從弟百戶李邦政。告急於德江副長官楊潮海。潮海率兵至。已無及矣。初。御史葵川申祐。盤之姪甥。盤忘年與之友。每論及時事。盤大聲曰。身蹈白刃之鋒芒。血潤原上之野草。然後不愧舍生取義之道。至是乃遂其素志焉。

申祐

申祐。字天錫。葵川人。舉正統三年鄉試。十年成進士。除四川道監察御史。出按廬鳳安慶諸府。以蹇諤稱。十四年。瓦剌也先入寇。塞外城堡皆陷沒。巨璫王振挾帝駕親征。扈從數百人。至土木堡。敵已近逼。不敢動。守隘諸將多敗死者。帝倉卒命羣臣選貌似己者。衆推申祐。祐遂冒乘輿。師潰遇害。扈從得脫者數人。而帝蒙塵以全。先是。校尉袁彬。陰悉奄人喜寧通賊狀。告祐共圖之。祐與鴻臚寺卿楊善及彬密謀殺寧。祐尋死。善間得脫。而寧降也先。導之掠帝去。復奉也先命。還京索禮物。彬密書報邊臣。寧至獨石。參將吳俊擒送京。殲於市。其謀蓋祐先成之也。祐幼有孝行。十餘歲時。父俊爲虎所攫。祐奮挺鬥虎。虎捨之去。父子皆無恙。鄉舉後。肄業大學。祭酒李時勉與王振有隙。以言事件旨。枷示國子監門。祐糾諸生疏救之。或畏王振勢。持不可。祐曰。六館生何無

一人男子氣耶。遂獨與石大用各抗疏。搥登聞鼓稱冤。請身代祭酒荷校。六館生和者千人。因釋時勉。人皆難之。景帝立。降敕褒美。錄二子入監。兵阻未往。宏治中。禮部右侍郎程敏政上疏言。前土木之役。死王事者。雖蒙報禮。其間尙有遺珠漏玉。悲貽山石。如井瀛數十烈君子。骨棄鱗介之鄉。名落封簡之牘。致有血濺帝衣而不獲。頭指鼎鼈。人愁天恫。軫慧復熾。天順辛巳之變。曹欽五醜作孽。幸懷寧伯一掃妖塵。玉燭重輝。雖聖祖神宗。威靈炫赫。而釀此之禍。猶必有繇。臣伏思之前御史申祐。烈加稽侍中。而報不及一斷臂女子。國祀無聞。里中不嘗一豆。蔭襲忘其裔葉。此其故。臣甚竄焉。良以祐遠在天末。子孫望金闕高於天闕。當路不爲闡幽也。昔梁公滅淫祀。獨存忠孝廉節四祠。使申祐先梁而生。亦必在所深卹。懇祈敕下各道有司。籍其事實。俟奏使大典無殘缺。而追封謚。如吳瑾孫鏗諸臣。俾世風有激勸。而忠英亦與效靈。臣議至公。固不爲一御史鳴也。報聞。乃建祠鄉里。而謚廕仍未議行。萬歷中。邑人蕭重望劍斗。巡按宣大。見土木堡忠臣廟。尙無申侍御木主。復疏請廟祀謚恤。皆報可。而施行之議未詳。敖宗慶梅坡作祐傳。稱忠節申公。不知爲賜謚否。明史附王佑傳。

徐資

徐資。貴州衛戍籍。其先浙江壽昌人。以事謫衛。遂著籍焉。資有勇力。慷慨尙氣節。正統末。都清苗叛。圍攻新添平越諸衛。巡按閩縣黃鎬聞資名。辟置左右。鎬出巡邊。至羊腸河。猝與賊遇。資奮挺直前。厲聲叱賊曰。螻蟻餘孽。敢犯朝廷憲臣耶。我今死此。記明年此日。殲爾羣醜。賊遂殺之。鎬乘間得脫。踰年賊果平。妻何氏撫孤子節。至年八十卒。合資墓葬於貴陽城二里。周僉事孟中題其崗曰忠節岡。王巡按鑑之。吳學士寬皆爲之記。子節官至副都御史。有直聲。

楊瑄

楊瑄。鎮遠人。土通判。貌魁梧有膽畧。成化三年。茅坪賊作亂。隨參將吳經進剿。至江口。遇賊力戰死。事聞。有贈恤。

李藻

李藻。平越衛人。正德二年舉人。任四川江油教諭。鄆藍賊為亂。奉委督餉。守高城。親率勇士與賊決戰。歿於陣。城賴以安。有平越二忠詠。忠烈之氣。溢於言外。詠南總兵黨云。總兵威信若風馳。戰死尤能襲遠夷。十萬溪邊新廟在。果然南八是男兒。詠奚百戶云。垂危食盡一孤城。斫陣猶傳百戶名。父子死忠城獨在。至今含淚說奚生。

安民志

安民志。龍泉司人。為司長官。楊應龍叛。民志與賊將朱肇善。以好言結之。入省請兵五百。並捐資築堡自衛。應龍惡之。自率賊犯龍泉。民志力戰死。郭子章請於朝。以民志子襲土縣丞。以旌其忠。

王碩輔

王碩輔。字亮揆。又字斗瞻。畢節衛人。貴州通志 赤水人幼有孝子之目。年十二。補諸生。萬曆三十四年舉鄉試。除南

溪知縣。廉潔自持。南溪人為之語曰。黔右一輪月。照見南溪澈底清。天啓初。以主事內召。未行。而奢崇明叛。四川州縣破者極夥。亟募兵捍衛。并調馬家巖哨兵入城防守。會賊薄城。碩輔晝夜防護。不少懈。得間出南門。與賊戰於蕭家坎。擒偽總兵羅祖貴。斬首十七級。賊大潰。越日又戰於雞鳴舖。斬首十六級。獲馬三十匹。兵勢大振。永寧舉人汪澤。素通賊。伺碩輔出擊賊。舉火招賊入。城遂陷。碩輔聞變返署。衣冠望闕拜。端坐公堂。將縊。賊將黎子蠻。挺矛刺之。死。攘印去。崇月初攻城。有令禁殺王知縣。及入城。知碩輔已死。憾揮矛者。慮弗得。乃懸金

刀於庭。詔曰。殺王知縣者。受此賞。翠子抱印趨出。崇明遂使士人周鼎爲文。戮翠子祭之。葬於南溪。明年賊退。南溪人爲立祠祀之。事聞。贈光祿寺卿。予祭改葬。蔭一子錦衣千戶。子爾公當襲。泣弗受。有司強之不可。至崇禎中。碩輔孫瑛始改蔭。畢節衛中所千戶。明史附碩輔張振德傳。言賊入城後支解之。有誤。罪惟錄亦附碩輔張振德傳。言禦賊力竭死。甚合。

李忠臣

李忠臣。永寧衛人。舉萬曆十三年鄉試。由知縣升雲南順寧知府。爲政寬大。儉己好施。郡人并前守與隆余懋學。祠之。晉松潘參政。告歸。適奢酋稱亂。忠臣家在賊中。陰募死士。以書密約總兵楊愈懋。令率大兵薄城。已爲內應。事洩。台門遇害。明史附董盡倫傳。

胡縝張令

胡縝。永寧衛人。舉萬曆四十年鄉試。崇明未叛。驕蹇自恣。縝預策其必反。上書當道不納。賊起被執。錮獄中。備受嚴刑。弟緯傾家貲救免。乃糾合義徒。與僞將張令潛遁。執僞丞相何海若。部勒行陣。自當一面。斬馘甚衆。賊多畏之。既而爲火藥焚死。明史附董盡倫傳。令亦永寧人。爲宣撫土目。隨奢崇明反。後結縝及牟武等擒其僞相。率衆以降。荐升至川北副總兵。崇禎末。張獻忠至重慶。令與秦良玉扼之於竹菌坪。中伏弩死。乾隆中賜諡忠烈。明史有傳。

張大壯奇韜

夔升

景升

陞升

張大壯。赤水人。鳳翔侯龍九世孫。爲赤水衛千戶。以功升指揮。因事黜。兄子夔升。貴州通志作夔。殺敵有功。復大壯指揮。使致財。夔升代掌指揮印。大壯弟奇韜。亦會襲指揮。免。兄子景升亦襲副指揮。以隨操

居城中。奢酋之變。赤水官軍力甚薄。崇明及寅率其部落百餘營屯衛城東白馬坡。夔升首以濠兵挫其前鋒。阿六賊兵大集。力攻七日。城破。夔升督銳卒巷戰。身被六創。遂自殺。大壯再戰力竭。與母孫四人入空樓。端坐火中。火烈樓傾。四人皆墜。賊鈎出之。大壯極罵被殺。賊退。陛升景升逃出復歸。十一月寅率賊日蘇保復攻赤水。景升與叔奇韜率殘卒力守。城崩復陷。景升巷戰。奇韜助之。不利。奇韜死。景升負傷走還宅。環甲。遂被禽。景升身長八尺餘。聲如迅雷。力敵萬人。奢寅未反時。往來張氏。欽其才勇。既生得之。喜甚。謂景升曰。若壯士。且將種。能從我耶。景升張目大呼叱曰。爾殺我。天朝行殊爾。多言何爲。賊強之跪。乃跪向闕而不向寅。賊怒。叢矢射殺之。陛升携妻子走大鼓巖。復爲賊得。妻李氏投巖死。賊以陛升儒者且孝子。釋之。僅繫其二子去。陛升既脫。禍念父兄皆殉節。亦不食死。張氏一門男女死難凡七人。華亭宋徵輿爲作張氏五忠傳。陛升子常慶陷賊中。後祝髮爲僧。人石龍山。更名繼慶。有霜柏集。

袁鼎一修 見龍

袁鼎。仁懷人。任威遠衛指揮僉事。普遊擊。天啓元年。奢寅陷蜀州縣。鼎倡義馳兵救援。擒斬僞節度。招降僞巡撫。克復重慶。仁懷合江各地賊復熾。鼎拒之於仁懷屬地竹瓦寨。血戰三日夜。兵盡力竭。遂被生擒。寅欲降之。不可。大罵賊不絕口。乃支解之。子蕙芳爲諸生。痛父慘死。自請身臨前鋒。直搗奢氏巢。掘崇明先人墓。鞭尸雪憤。鼎死事聞於朝。贈明威將軍。於戰地立忠勇祠以祀。袁氏同時死奢難者有一修。先守封疆死者有見龍。一修爲威遠衛經歷與府推官馮鳳雛司獄蘇樸嬰城拒奢。遂力竭。城陷。鳳雛禦賊被創死。一修誓不污賊墜城死。樸亦同殉。明史附一修張振德傳。見龍萬歷三十七年武舉。爲土城千戶。四十年。總兵官劉綎討建昌。樸從征有功。加衛守備銜。四十六年。綎從經畧楊鎬援遼。請調川貴兵。并稱見龍精壯。膂力過人。技擊有膽畧。足當

一面。必不可遺。令隨帶本部漢夷兵丁與戰。明年二月。綈等已四路出師。及四川都司童仲揆以兵至。綈已遇清兵戰死。阿布達里岡。乃擢仲揆副總兵。督見龍等軍。充援遼總兵官。擢見龍都司。天啓改元。清兵逼瀋陽。見龍等馳救。次渾河。聞瀋陽陷。見龍等憤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爲。乃分兵渡河。結陣未就。清兵盡銳圍攻橋北。橋南軍咸潰。見龍等鬥益急。兵盡力竭。清兵萬矢齊發。見龍遂死。明史附童仲揆傳。且言遼左將皆望風奔潰。獨此萬餘人。力屈不降。可謂壯烈事聞。見龍等皆予贈廕。乾隆中。賜諡見龍烈愍。

周萬全

周萬全。遵義人。官參將。奢賊寇桐梓。保城拒守。力戰敗死。葬桐梓黑石溪。朱燮元奢崇明陷重慶紀畧云。遵義參將萬全同遇害。卽周也。贈襲不詳。妻李氏爲武弁所迫。閉戶自縊。子希賢。明末爲四川威茂總兵官。

儲至謀

儲至謀。錦屏人。知湄潭縣事。奢賊既陷遵義。湄土賊王倫道之攻縣境。至謀計敗之。城屢獲全。賊兵大麇集。城內兵少。不能禦。城將陷。至謀自焚死。

羅文垣文才

羅文垣。仁懷人。弟文才。並有勇力。奢變起。從朱燮元軍。授冠帶總旗。剿蘭州賊。奮勇當先。相次戰歿。其父乾象字紹治。初爲奢賊頭目。隨軍征剿。兵次成都。首先反正。計誘崇明至城下。圖衆殲之。崇明大潰走免。解成都圍。旋隸燮元部下。率二子同平蘭。功最高。官總兵。燮元建坊蘭州以旌之。榜曰平蘭元勳。明史見朱燮元傳。

龔萬祿崇學

龔萬祿。貴州衛人。不識字。有膽力。楊應龍叛。從劉綎征之。先登海龍圍。建功最多。署守備。戍建武所。奢亂起。陷

城甚夥。建武距崇明之巢百餘里。父老權推萬祿遊擊將軍。率兵守境。軍事悉聽處決。指揮李世勳。名位先於萬祿。服其智勇。願受節制。旬日兵集二萬。戮力固守。崇明謀成都。懼萬祿之躡其後也。遣張令設降。令與萬祿結。始崇明代鎮長官黃光昇殺之。賊驚懼。萬祿微服走敘州。說副使徐如珂曰。賊精銳犯成都。故巢所留皆老弱。誠假萬祿萬人。直搗其巢。賊內顧。必還救。成都圍自解矣。如珂不能用。會賊敗成都。走還。萬祿復請半道乘其敵擊之。又不納。己賊復振。乃悉衆先攻建武。萬祿於十里外邀擊。兵少賊衆。敗還。城遂陷。萬祿手刃兩妾兩孫。欲自剄。且己乃握稍馳出。大呼曰。我龔萬祿也。孰能追我者。賊措愕不敢近逼。間走敘州乞師。朱燮元以兵助之。復建武。會賊四面環攻。敗官軍於江門。萬祿力戰三日夜。不得出。與子崇學并死。詔贈都督僉事。立祠賜祭。世襲百戶。子亦世襲百戶。明史罪惟錄皆有傳。查繼佐論之曰。萬祿不識字。而攻其所必守。與擊其敵。與勞。頗合兵法。一室殉祿戰。則又有其家教哉。

管良相李應期 朱運泰 蔣邦俊

管良相。烏撒衛人。舉武鄉試第一。襲衛指揮。慷慨負氣節。人多重之。奢崇明之叛。約水西安邦彥共舉事。崇明兵起。邦彥猶未動。巡撫李樞召良相至。與籌軍事。良相曰。安氏必反。黔中無餉。猝有變。何以應。宜招兵二萬。積谷二年。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樞以將受代。不果從。良相尋以祖母病乞歸衛。臨行泣語樞曰。烏撒孤城。密邇水西。且與安效良相仇。水西有變。禍必首及。良相無子。願以死報國。乞建長策。保此一方。樞亦泣。逾月邦彥果反。安效良相首以兵附。併方攻陷畢節。遂圍烏撒衛城。良相固守九閱月。時出城與賊博戰。賊稍却。終圍城不去。城中食盡。外援不至。乃爲賊陷。良相自縊死。同官李應期。朱運泰。蔣邦俊。同殉焉。時稱四家爲四忠門。事平。皆予旌肆祠。明史有良相傳。應期三人亦附見。罪惟錄附良相於王三善傳。

祖允昌

祖允昌。烏撒衛指揮。安兵破畢節。乘勝逼衛城。允昌率兵截擊於望城坡。賊四面環集。不得脫。大呼馳騁。手刃數十人。力竭墮馬死。妻王氏。後以守節奉旌。

鄒近魯朝屏 陳尙節 毛朝宗 張允德 關大興 余近

鄒近魯。烏撒衛人。官知縣。致仕家居。城陷。普德歸站百戶。鄒道東。近魯近屬也。以站城不可保。收集漢人。分保清水溝。吳二溝。據險自固。誓不為賊用。賊至。吳二溝先破。近魯及道東守清水溝。約束其家。申以大義。屢出截擊。輒有功。忽夷目得勒及偽中軍將校三十餘人。會賊大至。叛人唐應臣。舊為水塘舖。知清水道路曲折。引賊入。清水遂破。道東走免。近魯為賊所執。脅降不屈。與子朝屏并遇害。站軍陳尙節。毛朝宗。關大興。皆有勇力。賊欲屈之。且問道東所在。咸不應。或奮前擊賊。與站軍張允德。市民余近。皆被賊殺。允德妻毛氏。賊調之。罵而死。大興妻劉近妻。闕相繼自經。道東繼母謝嫂。蔣女瓊瑛皆死。崇禎二年。請旌諸死節者。乃立碑清水溝表之。羅英有清水溝紀事。

楊廷明 樊甫 徐黔英 張佐

楊廷明。畢節人。官都司。安邦彥率部犯畢節。衆寡不敵。廷明力竭殉城。同死者里人衛千戶樊衛巷。戰死。事聞。賜祭葬。賊犯南箐。攻甚急。衛百戶徐黔英率兵救之。賊勢甚熾。黔英力戰。敗死南箐。赤水衛指揮張佐率兵護行人。遇賊力戰。受創甚重。亦死。土人祠之路旁。

謝名臣 羅仕儒 馬行健 行義

謝名臣。字兩和。畢節人。萬曆三十四年舉人。官知縣。以丁父憂家居。安賊攻畢節。助固守數月。城陷。賊手闔室。

自焚死。同自焚死者有羅仕儒。里人。萬歷十九年舉人。官學正。時罷歸在籍。亦闔室殉。馬行健行義。并衛諸生。城不守。兄弟相抱赴火死。

王明重。萬公衮。公袍。張大猷。牟嘉棗。

王明重。普定人。任衛指揮。安邦彥既陷畢節。乃率所部數萬。東渡陸廣。直趨貴陽。遣別部往攻普定。明重募兵修械。堅守城垣。得間出擊之。賊攻愈急。兵少不支。城破。明重抱印殉焉。後道光戊申。安順守胡林翼。洵城河至曹家街後岸。得普定衛印。印旁有枯骨。移葬城外。岸距舊署僅百武。人謂明重掌指揮印。抱以殉城。印旁即明重骨也。葛公衮。普定人。自洪武有名戾者。授普定指揮僉事。七傳至公衮。襲指揮僉事職。賊入城。公衮禦之。門甚急。弟公袍率衆赴救。同門死。公袍妻周。先携幼子三賓逃。長子三俊亦殉父難。女貞姑赴火死。里人張大猷。牟嘉棗同死。義。博士安上達曾爲之合傳。以彰其烈。惜不傳。明史附明重管良相傳。

邱述堯

邱述堯。威清人。任衛指揮。安賊攻陷普定。分兵取威清。述堯整軍擊之。不勝。賊騎已衝入城垣。述堯知不可守。慷慨殉義。賊追及。遂遇害。明史附述堯管良相傳。

金紹勳。簡登。劉安鼎。

金紹勳。平壩人。任衛指揮。安酋作亂。既陷烏撒衛城。乃分兵進犯安順平壩。紹勳守平壩。與賊劇戰。城陷死之。壩陽把總簡登同戰死。明史附紹勳登於管良相傳。諸生劉安鼎。平壩人。安賊圍衛城。城中人多遁逃。安鼎憤激痛罵。助戰守。賊入城。閉戶登樓。舉家焚死。其憤語云。生爲天朝人。死爲天朝鬼。安能披氈椎髻忘平生。屈膝逆課以緩一死乎。草部亭輯黔詩紀畧。謂安鼎憤語若有韻者。列爲一家。

劉泉。龍里人。衛守備。安賊既趨貴陽。遣別將王倫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洪邊土司宋萬化。復率苗衆助攻。龍里。泉登陣禦之。賊衆大噪猛攻。城陷。泉及子景死焉。訓導劉三畏。賊至不避。兀坐齋中。見殺人稱龍里三劉。明史附管良相傳。張文衡。吳忠。并里人。城破力戰。被執罵賊死。

白尙文

白尙文。新添人。以先世功襲衛千戶。安賊入新添。拒戰于甕城河。敗績死。贈指揮同知。立祠甕城。子孫升襲指揮同知。

郭鎮黔 劉應泰 繼位

郭鎮黔。平越人。世襲衛指揮。土苗叛。應安酋。鎮黔以兵往剿。遇賊隊。力戰被圍。遇害。祀忠臣祠。水西賊遂以是年圍平越。鄉人劉應泰戰歿。劉繼位爲潢水營把總。率兵與賊力戰。斬馘數百人。負創歿於陣。圍解。城獲全。

金燦

金燦。廣順人。土知州。燦父大章。萬歷中爲金筑安撫司土舍。四十年乞改土歸流。殺之。乃以金筑置廣順州。改授大章襲土知州。而管事則聽流官。大章死。燦襲其職。安賊兵至廣順州。尙無城。燦與知州事龍溪鄭鼎。督民樹棚實土以守。及賊入。共擊之。不利。燦與鼎端坐州堂。并爲賊所殺。明史附見徐朝綱傳。

周如唐

周如唐。白納司人。先世有名可敬者。明初從總兵傅友德平蠻有功。授白納長官。數傳至如唐襲職。安部攔人白納司。如唐拒戰不勝。賊殉難。加授服色。

黃運寧表傳

黃運寧。平壤人。歲貢。中萬曆丙午副榜。安會直趨貴陽。圍甚急。撫按知運寧才。以蠟書召入援。運寧領家資募義勇。得萬餘人。與姪衷惺夜馳赴。兵至太子橋。直突賊營。斫其柵門。賊悉力拒之。圍數重。不得脫。運寧叔姪并戰死。全軍皆歿。事聞。贈光祿寺丞。

劉國柱應翼

劉國柱。應翼。平越人。并諸生。貴陽圍甚急。參將黃運清入援。至龍里。兵敗。國柱應翼倡率義兵。赴省救子鋪。遇賊并力戰死。

楊鳴高廷烈

楊鳴高。都勻人。貴生。有浙江湯溪知縣。吾歸。安賊起。募兵。繼督。至谷龍。遇賊大戰。敗績。死之。子廷烈。年十八。娶吳氏。生子甫。一載。聞父陣亡。走省。謁當事。請募旅前驅。誓報父仇。當事者壯之。允其請。乃棄家召募義兵。從者甚衆。戮力擊賊。屢建奇功。晉參將。後轉戰至鴨池河。陣歿。

楊昌祚劉以仁

楊昌祚。鎮遠人。廩生。襲土推官。代其父領兵赴省救援。賊衆素懼昌祚。知其以兵至。謀先截殺之。昌祚率兵抵甕城河。結營未固。猝遇賊伏。力拒戰。遂死。劉以仁。鎮遠藥湖洞人。官守備。與昌祚督兵援省。後至遇賊。戰數日。力竭死。

陸德龍

陸德龍。字鎮陽。都勻人。鄧元標。諱都勻。與兄從龍共師事焉。舉萬曆二十八年鄉試。計偕時。元標與之書曰。吾

弟青年英俊。宜以古人爲必可學。願取胸中所最喜者。上嘉下樂。若只從今世人眼目過日。雖容易過。亦可謂負天之與我矣。世間科名不少。究竟與草木同朽。吾弟開此眼目。舉足再無了期。實地孫淮海。李同野。當時在入爭易之。今爲貴州人品。吾弟輩有一人向此路行。吾志遂矣。自愛自立。鍾陽得書。益自刻勵。不尙俗學。授新化知縣。治績稱最。旋致仕家居。天啓二年。安賊圍貴陽。營道以蠟書召援。鍾陽設家募兵。從者千餘人。將赴省。會新撫王三善至。解貴陽圍。三年。從三善渡陸廣剿賊。兵次黑石。渡渭河。抵大方。大戰屢有斬獲。四年春。食盡。軍還至內莊。敗績。三善被責。鍾陽殉難。從死者甚衆。事聞。贈光祿少卿。錄一子入監。省志忠義傳。誤爲其兄從龍。黔詩紀畧會正之。

李紹忠

李紹忠。貴州前衛人。世襲衛千戶。中萬曆四十七年。流進士。擢都清守備。調征安。戰死。贈二級。子孫升襲。擢同知。

王建中葉鳳雍

王建中。平越人。官參將。天啓二年十二月。王三善將二萬人。與建中等由中路當安賊鋒。抵貴陽城下。賊解圍去。三年正月。陸廣官軍敗。積賊復蓬起。圍青崖。斷定番餉道。賊將宋萬化。吳楚濂爲左右翼。復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令建中救青崖。建中燔賊四十八莊。定番路始通。又遣建中搗楚漢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薄而攻之。賊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兵敗。倉皇中出應戰。被擒。邦彥大恐。氣爲之奪。四年正月。盡焚大方廬舍。賊躡其後。建中力戰歿於陣。明史罪惟錄。皆附見王三善傳。葉鳳雍。亦平越人。衛百戶。以功升龍新參將。從王三善征水西。遇伏死。建中風雍并從王三善祀忠烈祠。

樊體坤

樊體坤。都勻人。衛指揮僉事。調征安賊。兵次大方。力戰被創死。題紱有負英雄之志。探虎狼之穴語。祀忠烈祠。贈襲未詳。

孫英

孫英。清平人。調援省。死安會之難。其子枝榮。字奕葉。聞耗。日夜號泣。氣絕復蘇。携僕往尋父骨。時賊匪遍地。道阻幾不得行。枝榮從僻徑夜行晝伏。半月始達。至一官署。見封甕上書清平衛弁孫英骸骨。泣負歸葬。人以爲孝感也。

黃如龍

黃如龍。鎮遠人。萬歷間。從平播州靖黎九股。勻哈。甕壩諸苗。累功授參將。周仕達。鎮遠人。衛指揮。調征安會。如龍仕達同殉難。并贈都督僉事。祀忠烈祠。

許國柱

許國柱。偏橋衛人。爲衛指揮。安賊破水西。隨父攀龍往征。遇賊力戰死。祀忠烈祠。

邱懋廉

邱懋廉。新添人。衛指揮。調征安賊。奮勇前驅。遇賊大戰死。祀忠烈祠。其子爲嵩襲衛職。

王達

王達。遵義人。貢生。官浙江湖州府判。奢安相繼叛亂。達請從事戎行。當道嘉之。允其請。改官貴州都勻。恢復遵義功最多。從王三善征安會。戰死。照本職贈二級。襲升二級。祀忠烈祠。罪惟錄附見王三善傳。

黃運遠 運久 運景

黃運遠。平壩人。以遊擊隸總兵魯欽部下。屢戰克捷。調征安賊。與弟運久同戰死。并祀忠烈祠。弟運景。以武生從戎。授剿夷守備。聞兩兄戰死。涕泣誓滅賊。賊圍普定。以伏兵破之。聞賊決其父墓。憤率所部截擊。全軍皆覆。運景為賊所執。拘至大方。罵不屈死。其事未上聞。贈襲不及。

周懋德

周懋德。思州人。都坪司正長官。萬歷庚子。討楊龍喜。從征播州。有挽運功。討安賊之叛。血戰死。贈襲并未詳。

李毓陽

李毓陽。貴陽人。貢生。家居。王三善剿安邦彥。招致之。隨軍至大方同殉。祀忠烈祠。

周思稷

周思稷。字育寰。貴陽人。白納長官可敬八世孫。父世用。字念山。舉嘉靖三十一年鄉試。除蒙自知縣。愛民有清操。思稷舉萬歷十三年鄉試。除新會知縣。升夷陵知州。未上告歸。家居。邦彥圍貴陽。助城守。經年未下。妻薛抱女赴水死。思稷擬同殉。王三善至。圍解。見三善於澤溪。三善勞與語。使贊帷幄。從軍返內莊。為賊邀擊死。

李國棟

李國棟。字承明。貴陽人。萬歷十六年舉人。累官鄧州知州。卸任歸。囊橐蕭然。家居。閉戶著述。王三善辟贊襄。從至內莊殉難。事蹟多湮沒不傳。

孫枝衍

孫枝衍。貴陽人。萬歷二十八年舉人。官知州。贊王三善軍幕。同殉內莊。

楊之寧

楊之寧。貴陽人。隆慶四年舉人。官同知。從王三善討安酋殉難。之寧。新寧知縣。檜孫。知縣文煥子。檜宏治十六年舉人。文煥嘉靖十年舉人。檜字希祥。母曹有心疾。曲盡其孝。父歿。始謁選。仕新寧有政聲。文煥之寧以孝友。世其家人。并稱之。

胡仰極

胡仰極。貴陽人。萬歷二十五年舉人。官知縣。安邦彥圍城。方家居。新撫王三善至。迎之。澤溪。從其幕。兵火內。莊同被害。仰極為文。艱澁成體。留傳者特少。今僅見送長信江中丞。還鄉序。時亦灑灑。僅見送江東之。還。一。律。父元平。隆慶元年舉鄉試第一。官長史。亦有文名。

田景猷

田景猷。字敬野。思南人。天啓元年舉人。二年進士。安邦彥方叛。請齋教書。宣諭。廷議壯之。即擢職方主事。詔往賊中曉諭。時賊方圍貴陽。景猷單騎入賊營。曉以禍福。令釋兵歸朝。邦彥不聽。留景猷營中。欲屈之。利誘威嚇。皆不為動。賊復遣其徒。悉以危禍。景猷怒。拔劍擊之。其人走免。繫賊中二年。會三善解貴陽圍。景猷乃間道。馳至軍中。以賊虛實告三善。遂大破賊。而三善乘勝追賊。至大方被圍。倉皇還內莊。遇害。兵皆潰散。景猷下馬。嘆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憾矣。賊至。猶奮力格鬥。遂被殺。事聞。贈太常寺卿。錄一子入監。罪惟錄附見王三善傳。

安上達

安上達。安國人。萬歷四十六年舉人。謁選得良鄉縣教諭。崇禎二年十二月。清兵薄良鄉縣城。上達率諸生與

知縣三原黨還醇。醇導李廷表等。會同士民。嬰城拒守。敵兵不至。力竭城破。并死。上達聞門殉難。事聞。予贈。給驛歸其喪。已而吏科上言。還醇城亡與亡。猶曰有守土之責也。上達等微員末秩。亦能致命遂志。有死無隕。宜破格褒崇。以爲世勸。朝廷必不情今日之虛名。作將來之忠義。乃僅贈國學教職。於聖主優卹之典。謂何。疏上。下部更議。乃贈上達廷表五經博士。配祀還醇祠。勅宗周時爲順天府尹。極稱安教。識得死難之正。復上言。請贈上達殉死官坊。不報。鄉里以其死事。亦稱之曰安良鄉。明史罪惟錄皆附上達黨還醇傳。

楊燦

楊燦。銅仁人。知灤州。崇禎二年。清兵破灤州。燦拒戰力竭。城陷自刎死。贈光祿少卿。燦一子。明史罪惟錄亦附見黨還醇傳。

周鎮

周鎮。遊義人。歷功任北直遵化參將。天啓初。奢酋之叛。劉時俊守渝城。鎮在軍中。奢酋逼圍。城陷。俊使鎮傳諭石永高。永高使其親信土目欒富出降。殺欒龍。恢復重慶。鎮功最多。見劉時俊渝城功罪紀畧。崇禎二年。清兵博廣溝橋。鎮與滿桂力拒之。血戰數日。負創死。事聞。封墓贈祭。乾隆中祀烈愍。妻汪氏借之任。聞變。瀝血作雉經歌八章。偕其姑及夫妹若嫂。投繯自盡。閤室俱焚。

鍾肇元

鍾肇元。黎平人。選貢。知澈浦縣。升沅州。清兵入沅。肇元拒戰守城。清兵甚衆。猛攻城陷。被執不屈死。

鄒國棟

鄒國棟。思南人。明末貢生。初知河陽縣。明亡。桂王立於肇慶。召授中書舍人。清兵入粵。拒戰力竭死之。

司顯枝

司顯枝字玉達清平人官清平衛指揮明亡清兵入西南抗戰不利被執經畧洪承疇慰而釋之令復舊職慷慨太急曰國恩當有所報也至家自縊而死

許光達世英 世常 世璧 世傑 斌 翔 耀

許光達字嵩岳新貴人諸生崇禎初奢安餘黨猶時蠢動光達捐家貲充餉後從巡按御史胡平運征平香黃草壩諸苗以戰功荐升至四川夔州營參將總十三隘軍事流寇亂起多拒守功永曆立於肇慶進都督僉事參將如故清兵寇川貴光達及其叔父世英世常世璧世傑子斌翔耀力戰並死許氏先後死難者十二人失其名者尙多英常璧皆諸生斌指揮僉事翔千戶

王紱

王紱貴州衛人貢生崇禎十四年官湖廣邵陽教諭十六年流賊張獻忠遣其黨寇城紱與寶慶知府李振珽邵陽知縣何三傑等拒守賊衆城破皆不屈死當賊黨入城官吏多倉皇逃避學署舊在東郊賊未及來或勸紱速逃紱曰我輩讀書學道數十年今日正見危授命時也邵人祠之曰三忠乾隆中紱賜祀忠義祠

龔國瑄宏盛

龔國瑄天柱人貢生官茶陵州訓導正己率人士林重之崇禎末流賊寇茶陵助固守賊入城正衣冠自縊於學宮子宏盛同殉乾隆中並賜祀忠義祠

何忠

何忠綏陽人貢生官成都府教授崇禎十七年張獻忠陷蜀成都被圍甚急忠率士助守城及賊陷城忠夫婦

對溢於署。惜省志失載。故證祠弗及。

狄琨

狄琨。字瑞石。興隆衛人。天啓四年貢生。任平溪衛教授。升知四川中江縣。未往。聞甲申之變。北向涕泣。賊尋至。幾陷城。遂絕粒死。

盧聲先

盧聲先。興隆衛人。天啓時歲貢。任貴陽州學正。郝寇逼城。謂家人曰。茲城不堅。人心渙散。必不能全。我職分當死。汝等可暫避之。皆泣去。獨女金姑年十五。不肯行。城陷。賊至明倫堂。聲先衣冠坐。賊執之。罵而死。金姑亦投井同殉。

朱萬年

朱萬年。字鶴南。黎平人。萬曆三十七年舉人。知山東定陶縣。行取授中城兵馬司指揮。遷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員外郎郎中。出爲山東萊州知府。有惠政。崇禎四年。授浚將孔有德李九成叛。連陷州郡。萬年召同城官帥士庶。條約二十四軍。修戰具。嚴壁壘。以禦賊。賊抵萊。見有備引退。山東巡撫余大成聞變。託疾不出。遣將又皆散走。欲主招撫。而薦有德等之登萊。巡撫孫元化亦同余議。上本兵熊明遇決之。賊所過無敢以一矢加者。登州陷。大成以兵駐萊。萬年屢問攻守具。皆默默不應。五年。部郎張忻自京師至。萬年請發兵。因委武德兵備道徐從治監軍。時人心搖惑。多易裝逃者。萬年於南門爲木樞以絆馬。復示於衆曰。共此城。卽共此城安危。無論權豪貴要。敢有先去以爲民望者。本府決不與之俱生。合郡凜然。逃者猶不能止。誓死阻巡。按范復粹及浙藩張忻之去。逃民乃定。朝廷聞登州之陷。革大成元化職。擢從治巡撫山東。謝埏巡撫登萊。共受事萊州。萊州道以

憂去。萬年遂署道事。二月賊至萊。萬年率諸將士禦之。斬賊若干級。賊衆大恐。會武營參將彭有謨以步卒來援。教萬年多聚釜沸油。貯石灰灌賊地道。賊死者數百。賊秘發紅衣砲。碎城樓之半。萬年適在樓。顧無恙。乃與有謨訂議。更爲重城。甫畢事。夜城崩丈餘。賊蜂擁入。中箭砲死者無算。衆驚退。卽繕完如故。又以計毀賊砲臺。時出死士襲擊。斬獲甚夥。而熊明遇惑大成之說。遣主事張國臣爲贊畫往撫。移書城內。毋出兵壞撫局。然賊攻益急。焚掠無已。四月從治中彈死。人心尤惶恐。萬年日夜督士民巡衛柵。不辭勞苦。穿緞圓領。汗背成黑色。右袖因書寫撫物。遂短一塊。帽紗與竹胎離而不合。面乾墨。髮須焦短。一日在街心分派事務。有王生前致詞曰。宗師面目。恐將致病。萬年曰。吾若自愛。汝輩死矣。流淚上轎而去。未幾。城中食盡。至啖井泥。人胥痿痺。侍郎劉重慶御史王萬衆交疏言萊守朱萬年守死不易圍久力竭狀。請調斬國臣關甯兵以解萊圍。報可。時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僞禮之。宜陽還報言賊已受命。總督宇烈乃手書令賊解圍。賊持必又武官出城開讀。圍卽解。謝璉等從之。有德乃僞爲悔罪狀。明日又請。且以必得朱公要我爲辭。萬年曰。叛兵殘郡邑。殺命吏。自知不赦。必無降理。且未經大創。其志甚驕。知府食祿爲王臣。此身不敢惜。再往。徒損國威耳。璉強以行。出城賊猝執之。猛攻城。萬年始之曰。徒執我無益。速以精銳從我。呼守門者出降。賊果以精騎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被賊欺。誓必死。彼精騎盡在此。可發礮殲之。無顧我。總兵官楊御蕃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賊怒亂射。刃萬年。大罵不絕而死。城上見萬年已死。始發礮。賊精兵死者過半。事聞。逮宇烈大成下獄。罷明遇。棄元化市。萊人拘屈宜陽餓死之。以朱大典代從治督關甯兵。解萊城圍。明年贈萬年太常少卿。賜葬。廕一子位元入監。命有司建專祠。乾隆中賜諡烈愍。明史有傳。罪惟錄附張可大傳。誤萬年爲山西人。

何承光。鎮遠人。萬歷四十年舉鄉試。崇禎中。歷官夔州同知。七年二月。流賊蠡起。張獻忠別部渡漢水。由荊州入夔門。直犯夔州。副使周仕登在涪州城中。賊至。倉猝無防禦。城已危。通判推官知縣皆遁去。承光權攝府篆。率吏民固守。賊攻城。與搏戰。援兵不至。城陷。承光整冠帶危坐。妻趙氏謂之曰。男忠女烈。理也。先自刎。賊入殺承光。投尸於江。事聞。贈夔州知府。乾隆中。賜諡節愍。明史有傳。

董三謨

董三謨。字羽皇。黎平人。天啓四年舉於鄉。知陝西山陽縣。流賊盡趨秦中。勢甚猖獗。城危如累卵。三謨時催輸在外。從者戒勿入。三謨曰。吾與城共存亡。安所逃乎。馳入。多方捍衛。賊攻甚急。度不可守。率士民一戰被執。罵不絕口。賊撲殺之。父嗣成。弟三元。妻李氏暨隨任子女皆死焉。詔贈光祿寺丞。立祠肆坊。賜節烈可風四字。子廷獻。廕戶部主事。乾隆中。賜諡節愍。明史附龐瑜傳。

袁世琦

袁世琦。黎平人。崇禎六年舉人。授山西平陽推官。知北直涿州。未赴。流賊至。拒戰死。

劉英

劉英。貴州衛人。歲貢。崇禎十三年。知遂平縣。十五年。流寇李自成再陷河南州縣。英督衆死守。城破。力戰被執。罵賊死。乾隆中。賜諡得烈愍。明史附許永禧傳。

程春化

程春化。貴陽人。貢生。有孝友稱。崇禎中。知仁壽縣。十六年。流賊陷仁壽。拒戰力竭。整衣冠向闕拜。白縊死。其父聖訓。字心魚。以歲貢知巴縣。賊破城。抱印投水。流三十里不死。歷遼義府。有惠政。卒官。貧不能斂。仁壽十三十

七兩年。皆為賊陷。知縣劉三策。顧繩貽。先後殉職。時與春化稱仁壽三烈。春化妻竇氏。撫子桂奇。桂蕃。奇死。又撫孫珣。有節行。乾隆中賜諡春化節愍。

劉一麟

劉一麟。定番人。崇禎十五年知邛州。尋禦流寇死。子早卒。惟一孫。其女嫁戢氏者。為之授室。孫又死。女選劉宗子為嗣。以田宅分授之。人稱劉孝女。

李科

李科。開州人。任副總兵。崇禎十六年。白蓮妖賊黃邦民反於涇潭。寇開州遼義境。科禦之茶山渡。戰沒。乾隆中通諡烈愍。

金鎮貴

金鎮貴。開州人。從征積功至總兵。乞致任。崇禎十六年。狃苗叛攻城。鎮貴及知州鄞縣黃家衡。吏目聶禁守城拒戰。城陷死。乾隆中通諡節愍。

何國瑾 歐陽昌東

何國瑾。平壩人。天啓七年舉人。知安岳縣。調守重慶。張獻忠寇蜀。禦賊死。獻賊以崇禎十七年六月圍重慶。二十日夜賊開地道陷城。自瑞王常浩巡撫陳士奇及副使守令外。州縣官之聚守重慶者凡二十八人。皆被執。罵賊不屈。遂被戮。國瑾及歐陽昌東。即在二十八人中。而史失之。歐陽昌東。定番人。官知縣。乾隆中昌東賜諡節愍。

鄭安民

鄭安民。字敬修。思南人。以選貢歷蜀府左長史。獻賊寇成都。與副使張繼孟少佐巡撫盧光世拒守。安民分守南城。城破。獻賊僭號。欲用諸人備百官。衆不爲屈。蜀王赴水死。安民走王府大慟曰。今日忍令我王獨死乎。亦躍入水。屍死。乾隆中賜諡節愍。明史附張繼孟傳。誤著其原籍浙江。其先蓋由浙遷黔之思南也。

單之賓

單之賓。平溪人。以選貢爲中江教諭。攝劍州事。獻賊破城。整冠帶罵賊以死。贈國子學錄。乾隆中賜諡烈愍。明史附王勵精傳。

劉湛

劉湛。鎮遠人。以貢生明末知湖廣宵鄉。縣流寇掠湖廣。連陷州縣。十寇應之。前鋒及宵鄉。湛出請兵。遇賊拒戰。被殺。

梅運昌

梅運昌。安順人。崇禎己卯拔貢。十七年知四川江津縣。獻賊至江津。拒守連旬。力竭城陷殉難。妻李氏。撫子建。有節行。

孫開先

李蔚

劉澤遠

張守佐

楊德昌

孫開先。平壩人。貢生。歲丙戌知梁山縣。時姚黃十三家賊。縱橫四川東南隅。明年五月。城陷。拒戰被執死。李蔚。平壩人。亦以歲貢知資陽縣。甫莅任。卽爲姚黃賊執。不屈死。劉澤遠。中江知縣。張守位。雲南教諭。楊德昌。宜賓縣丞。並平壩歲貢。爲桂王授官。皆禦賊殉城死。諡祠弗及。

冷陽春

冷陽春。石阡人。崇禎十二年舉人。桂王稱號。授晉甯知州。丁亥。聞流賊孫可望。李定國等入雲南。率州舉人段伯美諸生。余繼善。耿希哲等守城。定國部衆奄至。拒戰死。伯美等亦同殉。乾隆中。陽春賜諡烈愍。

白必勝

白必勝。普定人。爲桂王霑益知州。丁亥。流賊屠城。拒戰殉難。州人葬之龍華寺後。

劉之蘭

劉之蘭。平越人。崇禎十五年舉人。桂王擢臨安通判。賊至被執。脅受僞官。大罵不屈。閤室遇害。乾隆中。賜諡烈愍。

楊永泰

楊永泰。黎平人。崇禎十五年舉人。赴試時。客責逆旅主人價急。將以女償。夜母子哭別甚哀。永泰解囊助之。女得不行。歷官湖廣。未陽縣。永明王立。授四川重慶廣西平樂知府。督平樂道。監廣西軍。紅夷爲亂。單騎往招之。遇害。郡人葬之廣東龍門鎮。並建祠祀焉。

戴崇召

戴崇召。平越人。父璇。以選貢官河南鄆州學正。崇召以鄆州官籍舉。崇禎六年河南鄉試。適流寇攻城。崇召助固守。時賊衆麇集。城內兵少。尋破。崇召被執。罵賊死。

邱懋樸

邱懋樸。字若木。新添人。舉崇禎六年鄉試。知廣東徐聞縣。擢湖廣上荆南道僉事。以廉潔稱。己丑。清兵入楚。屢招不應。拒守尤力。城陷死之。荆人士爲棺斂。葬阜角坪。康熙六年。其子爲章始歸。柩葬小峯塘。贈太僕寺卿。諡

烈愍弟懋素。字若水。崇禎二年鄉舉。歷官河南南陽知府。八年。流賊李自成再陷南陽。若水拒戰被執。罵賊不屈。閹門遇害。土人立塚以表其烈。十六年。子爲恒歸柩葬之牛場坪。乾隆中。賜諡烈愍。明史附見。顏曰愉傳。懋樸一女嫁王師吉者。皆寇難殉死。

楊文驄鼎卿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舉萬曆四十六年鄉試。崇禎七年。謁選華亭教諭。有治聲。縣西盜起。禦却之。遷青田知縣。搜訪逸書。梓劉景易齋集以傳。尋移永嘉。海上用兵。以知縣監軍。崇禎末。移知江甯縣。御史詹兆恒劾之。奪官。方候訊。闖賊陷京師。莊烈帝殉煤山。國內大亂。福王立於南京。文驄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監軍京口。請築城金山。控制南北。從其計。明年。遷兵備副使。分巡常州鎮江。監總兵鄭鴻逵。鄭彩軍。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領兼督沿海諸軍。清兵率攻。鴻逵等軍悉潰。文驄走蘇州。南京破。福王出奔。清將遣鴻臚丞黃豕。竄往蘇州安撫。文驄襲殺之於嘉定。間走處州。唐王聿鍵立於閩。文驄遣子鼎卿奉表稱賀。唐王與文驄夙交好。乃拜文驄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加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時魯王以海自立。浙中。以令印招文驄父子。皆不受。日明其僭立之非。唐王獎之。擬以漢朝大小耿。因薦職方主事吳江。吳易。唐王授易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晉尙書。清兵至。與易共敗之。旋走處州募兵。入龍泉山中。聞故人桐城孫臨挈家至台州。以書招之。薦授職方主事。監其軍。臨條晰震澤狀萬餘言。文驄爲上之。唐王授文驄浙閩總督。臨福建兵備副使。監軍如故。尋移軍龍泉。練卒勵士。屢有斬獲。清兵大舉入閩。文驄急移軍衛仙霞關。清兵已間道入。力戰負創甚重。退守浦城。被執。清將屢諭降之。不屈遇害。孫臨同殉。文驄妻妾四子女及子婦僕從一家同死者三十六人。死以八月二十五日。時年五十。長子鼎卿就刑時。神色自如。餘失其名。居人瘞各屍大樹下。大

書官爵姓名以識之。孫臨兄子中章。間關走建陽。求得瘞處。發之。兩體敗不能辨。囚並焚於東峯僧舍。分裹置衾枕中負歸。同棺分殮。合葬桐城之楓香嶺。爲祠三楹。奉兩木主。土人呼雙忠墓。文驄嫻文章書畫。精劍術。在南京日。與當時名士。結社角藝。酒酣耳熱。抵掌談時事。意氣橫傑。一座盡傾。孫承宗極重之。贈以在邊克敵所製人頭杯。文驄爲歌以謝。時出傳飲。客或繙眉不敢舉。吳偉業畫中九友歌云。阿龍北固持戈矛。披圖赤壁思曹劉。酒酣灑墨橫江樓。蒜山落月空悠悠。以文驄與董文敏王太常等並稱。可謂傾倒備致。所著有洵美堂集。山水移集。久逸。近始爲陳庸菴尙書訪獲刊印。文驄明史有傳。

盧安世

盧安世。字環水。赤水人。舉萬歷四十年鄉試。授富順教諭。天啓初。安酋作亂。遣賊逼取縣印。縣令棄城走。安世收印。率壯士擊賊潰之。無何。賊數萬猝至。安世單騎門。手戟數人。突圍詣上官請兵。復其城。以孫承宗荐。超擢僉事。監軍討賊。戰功最著。四年。督師復遵義。留遵巡守。奢崇明父子竄水西。借兵。安酋復以一軍來窺。破走之。不使渡渭河。復分兵屯巉。招撫流移。搜剿佚賊。遵地乃安。總督朱燮元上其功。進貴州右參議。遷四川副使。遵義監軍。嚴隘守以防餘賊。崇禎元年。賊復熾。燮元起總督。五省討賊。進安世右參政。復留守遵義。趙國政獻渭河水下西岸地。安世納之。請建馬場爲懷遠衛。未幾告歸。張獻忠犯四川。乃起安世四川兵備參議監軍。十七年。赴援成都。比至。城已陷。被執不屈死。福王時。贈布政使。乾隆中。賜諡節愍。明史附朱燮元傳。

侯良柱

侯良柱。字朝石。桐梓人。明史云永甯衛人皆就其官地書之未合天啓初。累官四川副總兵。六年。晉總兵官。鎮永甯衛。崇禎二年。朱燮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復赤水衛。安奢二賊傾全師來爭。成名退走。永甯。良柱偕監軍

副使劉可訓出戰。稍却之。賊據五峯山桃紅壩。良柱乘賊無備。與副將鄧玘侵早霧逼賊。潰其衆。追奔至鵝項嶺。地狹而徑長。不能容人馬。賊蹙死者數萬人。崇明邦彥皆授首。時稱西南奇捷。熒元上功不及良柱。遂相計。奏解良柱職候勘。久之。川中巡撫及御史毛羽健爭上其功狀。始進左都督。世襲錦衣指揮僉事。尋復充四川總兵官。十年。李自成過天星等陷寧羌。分三道入寇。良柱拒戰錦州。衆寡不敵。陣歿。賊遂直逼成都。朝廷未知良柱死。追奪其官。越三年。其子指揮天錫請殺賊雪父恥。立功最多。始復其官。明史有傳。罪惟錄附曹文詔傳。

聶文啓

聶文啓。字緝江。遵義人。從盧安世復富順。又復遵義。戰功卓著。妖人張國興結數千人。以魔術爲亂。擒斬之。獻賊之敗死也。賊將馬寶竄入遵。畏文啓威。計圖之。招飲桃源洞。妻石氏請嚴備。拂髯曰。孺子何能爲。携子世昌單騎至。諭以大義。聲色俱厲。中伏兵。父子並遇害。犬帶血還暎於門。石氏驚曰。事變矣。孫思聖方晬。抱匿蘇林中。得脫。寶至。屠其家。郡人立碑紀之。

陳王謨

陳王謨。遵義人。總兵一龍子。崇禎中任四川撫標中軍參將。十年冬。流寇猖獗。自陝陷蜀。血戰死之。事聞。附祀忠臣廟。官其弟王政千戶。

張奏凱

張奏凱。桐梓人。天啓四年。復遵義有功。授遊擊。崇禎中。進川北副總兵。以拒李賊功。晉天柱總兵。張獻忠寇成都。奏凱守東門。城陷力戰死。

劉鎮藩

劉鎮藩。字屏山。畢節人。諸生。襲千戶。從軍授官。征奢安大小數十戰皆有功。洊升至副總兵。崇禎中總督朱燮元築大方水西比郡三城。各遣重將鎮之。以方國安守大方。袁桂芳守水西。鎮藩守比郡。未幾。十一目沙化作亂。三城盡棄。鎮藩等旋還貴陽。遷總兵官。鎮貴州。旋移四川。十七年。賊圍成都。鎮藩禦之。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剝長數丈之大木貯火藥合之。纏以帛。植向城樓。鎮藩及劉之勃等勵衆奮擊。賊却二三里。咸喜以爲將去也。黎明火發。北樓陷。賊遂入城。鎮藩赴水死。明史附劉之勃傳。

譚先哲

譚先哲。字光美。平壩人。舉萬曆四十年鄉試。累官戶部郎中。於時事利弊多所陳疏。告歸十餘年。以植人材維風教爲己任。孫可望率衆破遵義。入據貴陽城。官民紛紛逃避。賊黨四路搜捕。平壩龍里威清等地殺戮無算。清兵西征。可望屠城西遁。連陷所過城邑。先哲聞賊逼平壩。度勢孤。率衆走保衛東長沖。賊大至。拒戰不敵。率家人南向拜永曆君。嚼指血書數語寄弟先召。圍破。先哲與妻劉俱被執。罵賊不屈而死。舉家若干口同殉焉。惟子瑄在先召所得免。先哲與劉合葬蝦蟆關。里人呼爲雙節墓。明史附見張耀傳。乾隆中賜諡烈愍。

石聲和

石聲和。平壩人。天啓七年舉人。歷官甯前道。兵備參議。監軍遼蘄。致仕家居。聞流賊至。率衆保栽秧寨。圍賊衆攻。親冒矢石禦之。會大風起。賊四面縱火。圍破。聲和與子生員吉舉家數十口。及村民千餘皆死焉。弟聲正之女。立危崖上罵賊死尤烈。明史附張耀傳。

張守和

張守和。平壩人。魁偉有膽畧。官柔遠營守備。丁亥春。衛城不守。與駐平壩之安順同知朱由櫟率衆保李子山。

寇至。砲石如雨。兩關並下。守和見勢已不支。殺其妻子家屬。揮大刀連砍數十賊。力盡而死。由櫟舉家同殉焉。

劉瑄 蔡紹周 胡修超 王孫齊

劉瑄。字子佩。貴陽人。萬歷三十四年舉人。崇禎中累官南戶部主事。以遇事剛直與上官齟齬辭歸。孫可望陷貴陽。與貢生蔡紹周胡修超王孫齊等共闔鄉兵於威清。扼賊滴澄橋。屢敗之。賊衆大至。不敵。俱被執。不屈遇害。明史附張耀傳。

楊元瀛 李公門 李世甲

楊元瀛。字蓬山。貴陽人。天啓元年舉人。官同知。致仕家居。貴陽爲孫可望所陷。賊兵四出竄擾。與同里李公門李世甲等集團扼之不利。被執罵賊死。公門。萬歷四十六年舉人。官陝西分巡關西副使。世甲。萬歷二十五年舉人。官知州。明史附元瀛張耀傳。

吳子麒 中蓋

吳子麒。字九達。貴陽人。萬歷四十年舉人。天啓初。知興寧縣。以幹吏稱。安邦彥叛圍貴陽。九達以母劉在圍城中。倉皇棄官歸里。崇禎十年。夷日阿烏逆陷大方城。遂守將。稱兵反。總督朱燮元屬子麒。詣六廣走書召諸日。曉以利害。賊大悅服。遣日把白舍等乞就撫。燮元以其功上。優旨獎之。丁亥。孫可望寇黔州。郡震恐。子麒謂邑紳劉瑄。楊元瀛等曰。吾儕明之老臣也。坐視賊起屠戮鄉邦。何以見先帝。因共率兵截擊。敗賊於滴澄橋。賊悉衆來攻。力竭被執。不屈殉難。明史附張耀傳。乾隆中賜諡烈愍。少子中蓋。依桂王肇慶。清兵西征。以兵勤王戰死。

陳富良輔

陳富。字君輻。修文人。以勇力著稱。官至副總兵。曾調援遼。以安賊叛徵還。遂自京師齎巡撫印馳授。王三善於湖廣。從復貴陽城。崇禎二年。擒新安賊。三年。從鄧玘勤王。皆有功。以老乞解官。居州之扯浪堡。孫可望南犯。至扯浪。富率鄉勇禦之。力竭死。子良輔積功至副總兵。鎮定廣。艾能奇犯定番。良輔率兵與戰於青崖長田。敗還定番。城破戰死。

蔣勸善

蔣勸善。字夢范。威清人。舉萬曆四十三年鄉試。主司竟陵鍾惺特賞之。知孟津縣。清苦自持。請蠲民間積逋萬餘金。縣人得蘇喘息。遷河間府同知。忤上官。拂衣歸林下。二十餘年。流寇入黔。助守城拒戰。城破被執死。幼有孝行。今清鎮人呼其墓爲蔣孝子墓。乾隆中賜盜節愍。著有秦遊草。峨石齋集。并佚。

尋鼎張一熊 宋懋功

尋鼎。安南人。其父治本爲衛指揮。征毛口六陸叛苗。迷道失利。與鎮撫余維敬力戰死。鼎嗣爲掌印指揮。孫可望來攻。時永甯州亦寄安南城。鼎與知州榮昌會異撰訓導黃元正及異撰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龔茂勳等謀曰。衛據盤江天險。控拒全黔。棄之不守。事不可爲矣。相率登陴。督民兵拒守。閱月糧盡。城遂陷。皆死之。同殉衛人張一熊。歲貢。謁選除通判。以親老不就。母卒。哭幾喪明。事父益篤。賊攻助守城。至是父子俱遇害。宋懋功廩生。事孀母鄧盡其歡。年八十餘。賊至戰不勝。負母奔避。被殺。

伍石文

伍石文。安莊人。天啓七年舉人。官參議致仕。賊圍鎮甯城。率衆拒守。城破被屠死之。

張珣黃祚承

張珣鎮遠人。授普定訓導。賊至破城入。逼授僞職。罵而死。黃祚承亦鎮遠人。官衛千戶。寇陷城。被執不屈死。

趙富

趙富印江人。官思石營把總。戊子。張先壁部將有叛者。率兵入印。富守秀實關。報城中令居民皆遷徙曰。吾以身代羣命矣。守關拒戰。屢挫賊。援兵久不至。被執死之。

徐登高

徐登高鎮遠人。官都督同知。鎮守平越。孫可望之叛。自滇遣白文選寇平越。拒戰力竭。城陷被擒。脅以官不受。大罵。遂遇害。

尹思民

顧人龍 黎維垣 胡允中 龍在田 龍起潛 龍飛 陶世顯

尹思民定番人。崇禎中以貢官上杭知縣。致仕家居。孫可望既破貴陽。分兵襲定番知州。長壽陳新弟聞變。集紳民於公堂商堵禦策。思民及鄉官顧一龍等條陳事宜。新弟大悅。會張耀會益陳瑞徵等至定番。募兵謀恢復省城。乃備器械。儲糧秣。合力禦敵。飛檄韋番爲守城。小程小龍爲左翼。方番洪番爲右翼。金石羅番爲應援。築壘扼之。以威遠守備陶世顯爲右師。軍上橋。大龍土官在田佐之。勇士簡成書爲左師。軍洞口。臥龍土舍龍起潛龍飛佐之。新弟思民等坐中軍。調廬山木瓜等四司由椒山出水軍。抵青巖。繞賊後。斷其糧道。正月土官龍在田敗賊於小山。土舍龍起潛敗賊於長田。二月。陶世顯龍在田龍起潛龍飛血戰死。城遂破。思民從容賦詩。引繩死。顧人龍謂妻李曰。我曾爲命官。爾命婦。皆不可污賊。相對自縊。子大元抱尸哭。爲賊所殺。黎維垣城上督戰死。胡允中冠帶坐庭中叱賊遇害。皆州紳也。乾隆中陶世顯賜諡節愍。思民等並賜同張耀祀忠義祠。

饒謨

簡成書 程民悅 章帝臣 章之福等

饒謨。定番人。貢生。陳新弟集紳民公堂商禦賊計。謨與焉。多所策盡。助守城其勞苦。及城陷。賊轟滿巷。謨大呼曰。我輩宜死戰。與男士簡成書。士官程民悅。章帝臣土舍章之福。及諸生王道中。顧從龍。黃文芳。李一龍。夏朝卿。李二龍。毛一練。尹湯。傅尹湯。卿熊化。唐璉。賈翰。王新建。王仰王。基昌。楊東明等。奮勇力戰。至學。琪。謨及成書。猶格殺賊數十人。與百五十餘人俱戰沒。同時殉城者甚夥。舉人毛琛投井死。教授艾養中。諸生周卜年。尹湯。賓熊。鍾隋。鄉約杜凡六。赴火死。諸生謝賜。璠。黎應陽。江山秀。潘達。黎應辰。投泮池死。貴州前衛千戶蔣薦。百戶向宸。向琪。分駐定番。俱閣門同殉。張承祖妻吳氏曰。我等義不受辱。相約而赴蓮花池者數十人焉。乾隆中謨等。賜祀忠義祠。

何騰蛟

何騰蛟。字雲從。黎平人。天啓元年舉於鄉。任山西榆次教諭。歷介休。汾陽知縣。崇禎九年。補河南南陽縣。縣地羣盜出沒。騰蛟戰守有備。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臬山下。旋行取兵部職方司主事。升員外郎。出爲淮徐兵備僉事。調山西口北道。十五年。授鄖陽軍門。明年。以史可法荐。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十七年。遣惠登相復德安。隨州。明社既屋。福王立於南都。加兵部侍郎。晉總督湖廣四川雲貴廣西軍務。僞太子事起。左良玉藉口反。劫持騰蛟登舟行。乘間躍入江。自楊邏竹牌門逆流至漢陽門不死。漁者拯之。間道抵長沙。招集屬吏堵元錫。章曠等及部衆。痛哭誓恢復。傳檄遠近。會李闖死九宮山。其部下劉體純。郝搖旗。袁宗弟。蘭養臣。王進才。牛有。及李錦。高必正等。率衆來降。旬日增兵二十萬。軍威大振。南京破。唐王自立福州。加東閣大學士。兵部尙書。封定興伯。令規取江西及南都。乃置十三鎮。銳意東下。而諸將觀望不至。未幾。唐王被執。永明王立於肇慶。授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時劉承允挾帝自橫。騰蛟謁王及太后。請封爵以羈縻之。旋加騰蛟太師。進爵侯。

清兵克復湖南諸州縣。攻桂林北門。騰蛟分門拒守。敗之。盡取全州諸地。清兵懼。入黎平。擒騰蛟眷屬。脅其降。騰蛟不顧。以書絕之。方與諸將議取長沙。而堵允錫私怨馬進忠。乃召李赤心於夔州。使進忠以常德讓之。進忠怒。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崗。他將皆效尤。湖南千里一空。騰蛟聞大駭。以吏卒三十人護行。趨湘潭。不知其空城也。人居之。清降將徐勇僞爲反正。請騰蛟觀其兵。刦之。羅拜勸降。騰蛟怒叱。勇遂刦持至營。屢誘不屈。絕粒七日未死。乃縊之。時永歷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也。事聞。贈中涓王。謚文烈。葬湘潭城外。唐興菴。後歸葬黎平西佛岸。乾隆中專謚忠誠。明史罪惟錄皆有傳。

張問德問謨

張問德。字惺初。黃平人。幼有神童之譽。年十四。入州庠。崇禎三年。題門榜曰。雄才已就。三都賦。太史行看五色雲。是秋鄉舉。知漢川縣。有治聲。晉順天昌平州知州。以病解職。間關南歸。及清兵入楚。土賊藍二投誠。共清兵肆掠。涓甕餘黃崗。先破甕安餘慶。挾兩邑人共圍黃平。問德助知州黃虞龍守城。會有內應。數日城陷。虞龍殉難。問德與弟問謨共賊格鬥。皆被縛。至元真觀。賊諭之降。不屈。兄弟相繼觸柱死。問謨。字顯文。歲貢。

馬士升

馬士升。貴州衛人。性癖潔。喜讀書。少爲諸生。意不樂。棄去。屏跡山寺。一榻蕭然。淡泊無營。日以篇什自娛。寇亂助學。畫城守事。及城破。被執。罵賊死。乾隆中。賜祀忠義祠。

解立敬

解立敬。字念顯。號誠齋。興隆衛人。舉萬歷四十三年鄉試。天啓四年。知陝西華陰縣。狗賊萬餘人犯境。禦却之。時議於嶽廟爲魏忠賢祠。立敬以去就爭。事得寢。璫勢敗。台司亦免罪。秦人祀之三賢祠。崇禎元年。遷知雲南。

趙州寇猝至。修城築堡。數日畢舉。民賴以安。奉檄監軍討普酋。入道進。諸監軍者率納賄冒級。故皆無功。立敬與裨師盟。嚴立法令。共士卒甘苦。所向克捷。普賊平。遷山東青州同知。改廣東廣州。與平海寇劉香。尋丁內艱。服闋。補惠州同知。平定八排土獠。遷江西廣信知府。十六年。擢湖東道按察副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廣饒衢徽等處。提督軍務。以目疾劇告歸。蓋二叛亂。圍興隆。立敬毀家與參將武邦賢鄉人狄通判宗尹周副使洪德等。募死士力戰。斬俘無算。城獲全。孫可望入黔。據興隆衛署爲王行府。改衛爲縣。置僞官。勒立敬任四川巡撫。抗節不屈。絕食死。

胡其仁

胡其仁。興隆衛人。襲衛指揮。撫士卒有恩。十五^年。苗叛圍衛城。幾陷。其仁挺身奮力擊殺。賊衆遂奔潰。城賴以全。孫可望據衛。脅受僞官。不屈被殺。

陳一德 李仕林

陳一德。字純初。興隆衛人。襲指揮僉事。崇禎初。破蓋二有功。晉冠帶指揮使。管衛事。孫可望挾永歷帝播遷。一德憤起。謂同官曰。吾儕世受國恩。今君父在顛沛。百姓罹湯火。不能救。生何爲。慷慨泣下。及可望入衛。勒署僞職。一德面數其脅王改制加賦諸不法事。可望怒殺之。千戶李仕林亦極口痛罵同殉。一德後諡忠節。

鄔昌期

鄔昌期。都勻人。明末以選貢官廣西知縣。永歷卽位。晉柳州府同知。尋擢湖廣道御史。從王走安隆。馬吉翔龐天壽附孫可望。構殺吳貞毓等十八人。遂握大權。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時詣一人家。昌期患之。與光祿少卿高勳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倖之門。恐滋奸弊。復蹈秦王轍。疏入。吉翔怒。矯王命各杖一百五

十。除名。定國偕文秀入救。乃復官。清兵逼雲南。昌期等從王奔緬甸。緬王遣使迎。請從官勿佩戎器。昌期等極諫曰。猛虎所以威百獸者。以有瓜牙故也。奈何自棄其防。以啓戎心。不聽。至井棟。緬酋請諸大臣議事。王遣昌期及馬雄飛往。酋不出。但使驛人傳問。皆神宗時事。二人驟不能答。蓋明於神宗時與緬絕也。會威陽侯祁三昇帥師迎王。緬人請敕止之。昌期泣諫曰。臣等無狀。不能宣威遠夷。使有輕朝廷心。三昇表迎。正君臣出險之一機也。不用其言。三昇遂痛哭撤師。旋改升昌期河南道。掌六科。十八年。李定國來迎王。大敗緬兵。緬人因謀盡殺從官。並縛王獻吳三桂以自效。乃圍館驛執之。昌期等奮力衛王。皆遇害。乾隆中賜諡節愍。明史附見吳貞毓傳。

陳正心

陳正心。字知先。黃平人。崇禎壬午舉人。藍二寇黃平。助守城。賊衝之。及入城。執知先將殺之。有賊酋何姓。曾受其父智恩。乘間縱去。遂請師滅賊。永歷王召爲太常博士。從王奔緬甸。還。王遇害。知先殉焉。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連鎖十二山架八牧人入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道畢節七里關而注於安南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湍激迅悍類天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蹻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墮溺明天啓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仿瀾滄之制治鐵爲緝二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緝長則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緝輒因之升降身亦爲之撼搖眩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涉岸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臥於兩崖水次鎮以巨石拄以強幹層疊而加參差以出鏹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尺有四則又選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鑣貫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幃之以板屋塗之以丹雘梵宇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爲西黔勝概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緯索耳況於沈江之咽耶

西山毘盧寺訪碑記



西山毘盧寺訪碑記

任可澄

民國二十年八月。老友桂君自息烽來。誦西山林壑之美。免歎儔侶。爲汗漫遊。徧攬鳳池。羅雲諸勝。縱浪山水外。並及山阿篆刻。半碣殘礎。摩挲殆遍。顧諸山石刻。厪上極清初。卽語嵩禪師梵塔銘。錢開少撰文。字畫亦頗荒率。予笑謂諸友。茲行極遊觀之樂。差恨竟無韓陵片石堪共語耳。山行嚮盡。抵寺曰毘盧。同遊王君天梯。謂有永樂刻石。虞淵已薄。未遂過訪。翌晨。乃羣趨碑所。則巨石枕巖。中泐萬古叢林四字。字徑三寸許。額字二。右日左月。外作圓形。後一行曰永樂五年正月盟誓。筆畫蒼秀。如出魏晉人。諸友相顧色喜。顧疑於盟誓之義。予曰。此奇蹟也。殆必有異。夫萬古叢林。恒語耳。然盟誓云者。是非僧侶所爲。爾時地屬水西安氏。謂於此詛其部衆。如滇南宵段氏三十七部會盟碑之比。則必著所以約誓之詞。而曰萬古叢林何也。吾意永樂五年。正老佛微行西南時也。當時遼國靖難幽光表忠諸記。野乘流傳。勿慮十數。王整薛應旂錢士升許相卿輩。並有稱述。陳繼儒錢龍錫喬拱璧尤致美史氏。朱愚菴雜作。亦謂其鄉父老言之鑿鑿。雖王世貞頗斥楊應祥之僞托。猶未敢謂傳說之全誣。至錢謙益乃以十事斷其必無。朱彝尊更据正史以決致身錄之由於妄作。要出懸斷。未叶人心。且謂史遂可盡信乎。矧宮中火起。史本傳疑。故永樂元二三年間。鄭和侯顯等中使四出。徧於海外。

胡澆之蹤跡張儼儼并乃窮邊。史以爲皆爲建文發也。而僧溥洽且以嫌疑故坐繫至十餘年。則當日不知所終。噉然信矣。一時遯荒泣斲。夫豈盡構虛詞。又若割股納肝。湛九族。瀕萬死。而不一顧者。古有其人。亦豈得謂二十二士之皆屬子虛烏有耶。清乾隆中。詔以葉布賢程濟等人祠。下至燕山衛卒。樂清樵夫。雲門僧。衣葛翁。補鍋匠。皆令列祀。謂不忍聽其湮沒。寧過而存之。故傳維鱗明書忠節隱逸傳中。並載從亡死遁諸臣。夏燮明通鑑。直書建文爲僧行歷之事。而斥朱彝尊立說之非。亦見人心之未能忍也。惟諸書稱建文往來湘蜀滇桂。歷歷有序。獨不詳在黔事。而羅永牢落西南之什。實題於滇武定之龍隱菴。故疑建文未嘗至黔。然邵遠平後紀。有癸巳夏行至金筑渡馬嶺遇盜之語。蓋周行西南。寧能不一至黔。特一宿名溪。三詩鏤石。則出後人附會。如道家之言黃帝耳。然則是碑所言。安知非從亡諸人。秘密集會於茲土。共矢銜石移山之志。故爲指天誓日之詞。又姑以萬古叢林云云。逃偵者之目。觀碑首日月合爲明字。所以志也。或謂苟出諸臣。當如靖節之絕筆義熙。胡復以永樂爲記。予謂樹石而不著時王之號。尤易滋疑。直書永樂。猶揭檠萬古叢林意也。且碑字絕非村俗所爲。持斲寺內安氏天啓時立碑。工拙已相懸絕。黔方是時。山川榛莽。慮無能爲此者。遂出史彬程濟諸賢。未可知矣。是誠臆測。要非竊語。他日續有尋獲。倘得有所證明。姑以此券焉可乎。諸友曰善。遂記之如此。嗟。興王之際。史有難言。草野之傳。時存真相。既難指袞袞瓶鉢之妄。而帝屍之必眞。寧忍盡沒。蘇山野井之烈。并臣節而不著。彼虞山秀水。振振之辭。於人心實有戚戚焉者。此則茲記之微意也。

鶴山老人傳

陳廷棻

往歲彭漢章氏率師東下。行之前日。遣部將馬某楊某。籍口辦嚴。索鉅款於商會。彭氏因易師故。憤激出走。於地方已無所愛惜。二人故緣鉢果。用假誠。得圖長。野心未戢。以恣橫無理著聞。其至商會也。勢洶洶。實挾其殺。

人越貨之氣焰以俱來。商會當其衝。應付稍不得當。則焚劫之患。可以立見於市。歷故市。歷之間。商民惴惴成。翹首企足。以觀商會之所爲。時則有商會會長。不爲威武所攝。排衆而前。揖兩團長而坐。陳年來商業之衰弊。商民之疾苦。激昂慷慨。朗朗作數百言。懇之以情。開之以理。而又隱劫之以勢。意若謂市。歷之間。將軍一日未去。治安一日唯將軍是賴。苟有萬分一。商民懦弱。誠不敢離何。願將軍獨不爲來日計乎。言竟。繼之以泣。二團長者大感動。卒不得一錢而去。去而稱歎會長之聲。乃闕起於市。歷間。會長者。鶴山老人文君式如也。君名明鉅。式如其字。晚年自定壽域於鶴山。因號鶴山老人。嘗輯所爲詩文成冊。曰鶴山存稿。其先世居廬陵。明季遷湘之東安。清康熙間。有名生貴者。始遷貴筑。數傳至君父清封中憲大夫國禎。世有隱德。中憲公積善好學。爲世儀型。嘗以勿墜正氣家風訓子孫。生子三人。君次三。天資穎異。秉性誠篤。恪遵庭訓。肆力於學。甫弱冠。文辭斐然。爲前輩所推許。補貴筑縣學生員。家計甚窘。出就教館。博修脯以供菽水。暇則讀書窮理。以書生迂腐爲病。於人情世故。尤致意焉。七試秋闈。屢危得而屢失之。遂絕意進取。營商業。歷數十年。家日以豐。而君亦稍稍老矣。性孝友。聿兩親。恒如赤子。時長兄明欽。以進士官廣西藤縣知縣。母就養於藤。君數往省覲。經歷蠻煙瘴雨之鄉。艱苦備至。恰如也。遊匪肇亂。藤縣被圍。千里急難。出入匪區。生死一間。至則兄已以母喪去官。匍匐及之。擗踊哀號。毀幾滅性。既與兄扶柩回鄉。時當大亂之後。伏莽遍地。行旅戒嚴。而逆流上溯。灘險水惡。久之始得抵家安葬。其勞瘁蓋可想矣。嘗一就桂撫丁振鐸幕。未幾。丁父憂歸。清末籌辦新政。大吏延充農工商局及諮議局籌辦處議紳。參贊宏多。得獎中書科中書。旋偕唐慰慈任志清諸君。創公立中學堂。監修校舍。規模廓大。卽今大學校也。民國初爲官錢局協理。從容籌劃。應付裕如。嗣改爲貴州銀行。復任協理。與總理華君延儀。整頓行務。調節金融。有聲於時。自是以後。當道重其人。傾心延訪。君亦遇事敷陳。於地方多所裨益。云。君有莊

在西鄉聯合鄉人訪古遺法。組織保和團。詳定規約。互相保助。趣農桑。息爭訟。裕倉儲。廣樹植。行之期年。熙熙有康樂和親之象。至今西鄉人土感之。爲資善堂協理。與總理錢公肯甫等。集金添修尙節堂房舍。擴充節婦名額。以惠孤嫠。年六十七。卒於家。配楊淑德懿行。親黨稱之。子宗濬宗澍宗潮。宗濬宗澍畢業中學。服官本省。皆能率君家教。有聲於時。宗濬宗潮先君沒。

論曰。君天性和易。與人言煦煦若恐傷人意。一旦當虎狼之劑。科頭編鬚。顧能勇決。如古所稱壯者不殊。夫豈倉卒所能辦哉。亦有讀書窮理之功。醞釀於中者久。偶有所觸。遂一發而不可遏耳。雖一事。所全者大。足不朽矣。

寄傲山房詩存序

何麟書

丙寅冬歸自滇南。李君忠敏出其先甫耀初先生寄傲山房詩。乞序於余。始讀之。誠其文采之富艷。及卒業焉。益歎其聲律之工細。如八音迭奏。五色相宣。而皋牢百家。鼓吹羣雅。浩乎無流派之可拘也。莊生云。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王充謂居不幽者思不至。先生左圖右史。寢食其中。研精學思。老而彌擊。其篤嗜如此。宜其造詣之邃乎。莫可及已。先生以名進士。官遼左。稱循良吏。遼人謳頌至今。其卓然可傳者。當自有在。不僅尋聲按律之末也。將付剞劂。敬以數言爲嚆引云。

心太平盦詩鐘選序

平剛

楊子雲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夫所謂小技者。一藝一長。所謂壯夫者。大丈夫也。聖賢豪傑。凡立身行事。能以天下爲心。垂萬世爲法。斯其選矣。反是。則能繫於一家一人。一時一事。卽或事精覃思。而於國家社會。人心風俗。無所輕重得失其間。縱令善其言文。著之物則。要不過爽人耳目。博世美譽於遊覽談笑之際。或能流人

於喪德喪志。此所以謂之小技。而大丈夫之所以不爲也歟。曠觀秦東遠西。近三百年。非競唱物質文明乎。近三十年。非鼓動機器電化乎。溯其源亦不外雕蟲小技。而演籀而擴張之。其始也。何嘗不震驚世智。攝折人心。由作奇技淫巧。以窮盡夫眇小丈夫之官能。用取一般玩人玩物之男女。其終也。放僻邪侈。使吾儕參贊化育之人類。不恤爲磨牙吮血之禽獸。是壯夫而爲小技以作之備也。可深痛哉。故孔子歎之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行小惠者。必好小慧。皆不務道義之謂。不如博奕之爲賢。誠以弈之爲道。可以布權巧於方罫。挽殺劫以秋平。人羣之中。虛邪之氣。於是乎散矣。猶之大丈夫不能達則兼善天下。視天下之飢者溺者。以手援之而不能。於是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乃假諸杯酒嘯詔之場。宣爲騷。輒筆陣之用。或且以爲高文快唱之猶足以賈禍也。更偏而促之。斷章截句之間。取於牝牡驪之外。則使文不足以犯禁。義乃止於消閑。曰有詩鐘焉。其事致可樂也。其意亦良苦矣。嗚呼。吾友彭君公武晚年之生涯。優遊於是已。夫以公武生平之爲人。雄才大畧。應迹乎西南三省。文治武功。昭著版策。不待言也。乃其臨終之三數年。甘願伏頭刳心。豈刻鏤於詩鐘爲藝。豈眞將軍之不好。欲效稚子之所能耶。夷觀其自銘居室曰。心太平。蓋可以窺主人之志矣。今者。有高於風義之青年。李獨清其人。爲之搜而輯之。欲以傳君之遺志於後人。然則後之覽者。又烏得以雕蟲小技而目論之曰。非壯夫所爲者哉。

彭處士明之墓表

夫覃思研精之士。多不用世。方潔介立之倫。多不習羣。乃若備物一身。而兼施不倍者。其惟吾黔處士彭君明之可當斯選乎。何以言之。民國六年秋。予從餘杭章師太炎先以事入昆明。於南陽舟中。先生嘗語我曰。貴陽有邊學之士彭述文者。汝識之乎。予曰。先生胡爲問及斯人也。彼卽最初與予倡革命者。茲則數年亡命。鏃

翩歸來。偃蹇家居。無人齒及久矣。先生乃喟然而驚曰。是何言哉。夫彭述文之名。徧傳吾江浙人之口耳。凡有識者。莫不欲一瞻其豐采。計至今幾二十年矣。當清光緒之葉。江南金陵之會。創開教育展覽業者。中見數術發明最高品。以木彫乘方板。自三乘而上。爲當時名家李善蘭所沈思冥構而不能得者。彭君乃能繪圖刊形。表而出之。衆服其學術之深造。要眇已如此。不謂斯人又能究心於改革塵紛之務。豈不異哉。予於是約舉明之生平以對曰。述文者。君名。明之其字也。先本湘南人。遷於黔之黃平。兩世以積善聞。至述文而入省會。故又爲貴陽人。其詩文則學韓。得其奇警。而皆有屈強氣。其書法襲寶子。無出其右者。以品行則在伯夷柳下閭。隘而能施。固異人哉。初黔之人不知其有科學也。亦更無小學之設者。自述文無師而悟。能致力於理化數實。開茅塞已。癸卯之交。復獨創立樂羣。傾家無怨。豈恒人之情也哉。至若奔走南北。徒步風塵。不奴人力。不取非財。古之人所謂大德不踰閑者。述文則更進於小德不出入焉。今惟日糶升米。妻子云亡。兩女相依而已。先生既聞予言。愀然不懌。間乃拊髀而太息曰。吁。有是哉。斯人也。何爲而生斯地也。又二十年丁丑夏。卒於家。女澄。衷澄真葬之於東郊煙墩坡。丐予爲文以表其墓。嗚呼。予何足以表君者。爰錄先生語以詔後之君子曰。龍見於田。或躍在淵。是爲彭公之阡已。

清黃平舊州巡檢葛君墓表

聶樹楷

君名槐。字蔭堂。紹興山陰人。清道光中。以總兵守定海。抗倭兵殉節。予謚壯節名雲飛者。君從父也。君幼從壯節習拳術。喜任俠。年十七。里豪陳阿容。劫沈湄生女媳。君爲不平。夜入阿容室。刺之死。奪湄生女媳還之。遂離鄉。作汗漫遊。咸豐八年。在蘇州。適太平軍攻踞蘇台。君以拳術爲承天福許。貴所知。委充教師。授五級參軍。京口告急。命君率千人往援。能以少擊衆。出奇制勝。破清將都興阿馮子材軍。論功升天將。授軍令使。統御前

右翼六營。十年任南匯主將。同治元年。蘇撫李文忠公率淮軍至上海。命劉銘傳唐殿魁規復失地。已下川沙。逼南匯。相持數月。外援絕。殿魁屢函招君。遂以城歸清。編所部爲槐字四營。歸殿魁節制。下蘇台。克金陵。君悉參其役。屢著戰績。六年正月。殿魁剿捻陣歿。其弟定魁接統其衆。君仍隸焉。隨征東西。捻。馳逐淮北。山東直隸。河南各地。每爲軍鋒。七年九月。捻平。銘傳督陝西軍務。君代統銘右軍。隨入關。歷鳳翔隴州。剿回逆李德昌。積功甚多。歷保至副將。賞達春巴圖魯勇號。十一年。隨陝督左文襄公進駐蘭州。旋出長城。至草地。復返西安。十二年。隨定魁回駐徐州。光緒元年。日本藉口台灣生番爲亂。派兵進襲。督辦沈文肅公率兵往援。調君部以隨。君至台。募熟番千餘爲開山營。躬自訓練。討平番亂。使日本無所藉口。和議成。文肅上其功。晉秩總兵。五年。率部西歸。因在台時。內地消息阻滯。有誤傳君死者。定魁不察。遽白督撫以上聞。甫奉卹典。而君適歸。赴江陰見定魁。請正其誤。不久。君忿甚。出手槍擊之。定魁跳而免。中巡捕江巨川仆地死。遂走匿太倉。轉避上海。時名捕甚急。二三摯友爲謀避禍策。更名逃青。捐巡檢分發至黔。易笏山按察陰識其非衙官中人。嘗刮目視之。六年。署四十八溪主簿。兼帶練軍一營。九年。補黃平舊州巡檢。嗣調署遠口錦屏縣丞。水城照磨。代理水城通判。及遊義牛塘釐務。署札佐巡檢時。適值辛亥改革。年已逾七十。遂流寓貴陽。不復歸。老而彌健。時有客至。談及當年戰事。猶有據鞍顧盼之概。一生經歷。悉紀以詩。輯集二冊。名曰血海餘波。生清道光戊戌十月十二日。卒。民紀第一乙亥四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八。配許夫人。承天福。許得貴女。生子埠生。繼倪夫人。無出卒。繼配邵夫人。先君七年卒。生子倪生。殤。女二。長適姚聲虞。次適嚴鹿泉。均紹興人之幕遊貴陽者。側室任氏。女一。適許雪樵。塤生。遠宦新疆。數十年。絕音耗。外孫姚廷生。嚴長齡。紀君喪。卽以其年六月某日。葬貴陽城南河南莊邵夫人兆域中。其戚文君彥生。刺取君集中行實爲事狀。屬表其墓。余纂省志官職。於佐雜中得三人。一印江典

史吳松莊。一興義府經俞愉山。一羊腸巡檢張龍門。其道德文章藝術。均可稱述。顧未有若君之振奇者。太平軍降清。諸將如程學啟張國梁陳國瑞輩。結局雖各不同。然身後姓字。同一嘖嘖人口。又烏知脚靴手版。逐隊衙參中。有馳逐萬餘里。大小百餘戰之嘖。借宿將在耶。表君墓。不禁英雄末路之感也。

華君延儀墓表

楊恩元

君諱之鴻。字延儀。先世江西臨川人。清康熙中。遠祖以醫術遊黔。卜居遵義之團溪。代有隱德。考諱聯輝。值同治之亂。遷居貴陽。以鹽業起家致富。擅經濟才。黎蕤齋爲作墓誌。世所稱權塢先生是也。君生十四歲而孤。叔父健庵公教養成立。應試入泮。時際承平。鹽業愈益發展。健庵公遊宦於蜀。任官運鹽局總辦。黔中家計商業。皆交君經理。雖在少年。而心思細密。事理通達。已有老成氣度。健庵公爲余妻父。宦轍紛馳。天各一方。故余向未與君謀面。辛丑。余遭母憂入川。健庵公駐節瀘州。君亦任仁懷教職。相距僅兩日程。健庵公命余至仁懷與君相見。會當盛暑。未帶袷衣。數日後。天時陡變。急風暴雨。驟感嚴寒。君以平日所服爲余更換。蓋無一非粗布者。則知君雖處豐裕。而寒素家風。自安淡泊。已少成若天性矣。仁懷地居僻陋。耳目阻塞。君則通函合江重慶。購閱報章。留心時事。正值兩宮回鑾。力圖變法自強。人才興奮。大有朝氣。蓋滿清三百年來。禁止結社集會。不許民間談及政治。立法頗嚴。自此始稍稍弛禁。而一切學校報紙。風起雲湧。如春筍之怒發。君雖嚴守家風。不預外事。至時亦因風會遷移。所謂謹厚者亦復爲之者矣。回省後。與諸同志倡辦公立中學。捐資數萬。於南明江上。二水匯流之區。特闢基址。親往督工。晨出暮歸。無間寒暑。逾年校舍落成。崇宏壯麗。爲全省冠。由是優級選科。憲羣法政別科。相繼成立。皆以君爲中堅。雖忌者多方阻撓。謠詠繁興。君則任勞任怨。專爲地方謀進化之心。終不稍改。清廷獎以分部郎中。迄未就職。辛亥改革。人心浮動。公口林立。城中一夕數驚。岌岌不可終日。

衆推君爲官錢局總理。時庫空如洗。軍隊索餉者時虞譁。君以家資累萬。扛赴局中兌現。舉國屬目。始免動搖。雖楚子文之毀家。殆無以過。滇軍定亂。復公推爲財政司司長。兼銀行總理。仍出鉅金調濟金融。而軍需浩繁。艱於應付。乃發行紙幣三百萬。以資流通。而躬負其責。自民國肇造。數年之間。黔中所以較爲平靖者。皆君於財政獨當其衝。不多取於民之效也。蓋君之出也。本以救一時之急。素性淡於榮利。迨接替有人。卽辭去所兼各職。反我初服。未幾而時局遽變。凡居樞要者。多懼其亂。而君則脫然無累。得以林下優遊。使稍戀浮名。以爲我有功於黔。黔之財政非我莫辦。而聲望爲輿論所歸。亦無人敢議其後。則禍變之作。必致牽連而及。不保身家。然後知君之遠識。善守老氏止足之戒。誠有大過人者焉。黔以貧瘠著稱。每歲外資輸入不下數千萬。而輸出者別無大宗物產。惟鴉片一項。徧地種植。賴此以資抵補。歷年煙商成鉅富者。指不勝屈。君以多財善賈。使兼營此業。必較他人易於獲利。君生年總以煙爲毒物禁品。不屑一試。惟念黔中文化落後。思有以光大而發揮之。故於祖業鹽務之外。創設文通書局。從事印刷。遣派熟手赴東洋搬運機器。爲大規模之組織。二十餘年。補助社會。聞風興起者日多。近年排印通行。不下數十家。皆以文通爲嚆矢。無形中聲教所被。造就日宏。厥功甚大。其後經營紙廠。廣運圖書。損失頗鉅。而君當創議之初。本以梓桑受益爲前提。成敗利鈍。皆非所計也。君篤於根本。尤切首邱之戀。故凡先塋所在。悉置田廬。招徠佃客。以貲保護。耐郭獅子山。尤所措意。近墳一帶。坡隴連綿數里。皆在範圍之中。自民國六年。君卸職後。種樹萬株。今已成林。於峯頂起瓦屋數椽。不設墻垣。以便觀山。十餘年來。幾於間日必往。汲水施肥。剪枝除草。皆躬任其勞。人以爲有沾塗之苦。而君自適其蕭閒之樂。晚年感於時事之劇變。究心佛理。於城東建大覺精舍。有五層高閣。規爲藏經之所。而連年兵燹。世運紛然。終未能移居其中也。余於庚戌歸里。時時相過從。稔知君於時俗聲色玩好。凡朋輩中所易犯者。皆一無所染。

惟素耽杯酒。而君家冠黔人國出品。有以助其風趣。憶君在銀行日。衡宇相對。每餐必召余入座。把盞暢談。遺
奉佛後。點滴不沾。而君亦家居不出。無復曩時之興會矣。君娶夫人寇氏。生長于永源。次子懷仁。皆能恪遵矩
矱。善承先志。幼于熾昌。聰慧過人。出家茹素。研究唯識宗之學。饒有會心。降年不永。先君一年卒。尚未令君知
也。女五人。長適唐。次適藍。適陳。餘二人潛心佛理。未適人而殤。孫男三人。女六人。君生同治辛未六月十四日。
卒民國甲戌正月二十二日。年六十四歲。門人會議。私謚曰端毅先生。永源懷仁以余至戚。知君深。乞表其墓。
因撮舉大端。以備史乘採錄。其他善行。悉數難終者。皆在所畧云。

民衆圖書館募捐啓

伊昔子游作宰。徧被絃歌。蕭何入關。先收圖籍。良以灌輸文化。啓迪新知。海不擇流。有容乃大。山不讓壤。積漸
爲高。故必有鴻都闡明之觀。始能收蛾子時術之效。人才蔚起。然後知禮樂之用宏。風俗淳良。然後見詩書之
澤遠也。我貴州介居邊徼。遠隔中原。五服本在要荒。萬里復多險阻。郡縣雖由於漢代。偉事羈縻。版圖式廓於
明初。宏沾教澤。顧以山路崎嶇。車轍不至。水流湍激。舟楫罕通。行旅視爲畏途。踟躕疲於奔命。此圖書之所以
難以購置。而圖書館之所以未能成立也。然而永樂建省。嘉靖開科。學官之所頒行。書院之所講授。亦何嘗不
研經推史。托雅揚風。共樂乎殫見洽聞。足資乎朝稽夕考。洎乎清代。更啓鴻圖。田山薑賀。耦庚李次。青諸人。歷
任監司。洪北江程春海嚴範蓀諸人。遞膺學政。莫不徧搜載籍。嘉惠士林。千萬間廣廈。共慶歡顏。五百載宏規。
于焉大備。典牘未墜。絃誦相聞。遠追菁莪棫樸之休。造成杞梓梗枿之選。迨至民國肇興。邦人聚議。爰將臬署。
闢作公園。臨夢草之芳池。傍齊顛之古樹。亦嘗有圖書館之設焉。畧具規模。粗分條理。雖非然藜普照。坐擁百
城。亦復鼓篋偕來。勤探四部。惜乎遭時不造。阻力橫生。俎豆化爲干戈。冊籍投諸水土。從此憂深覆瓿。禍逼揚

灰當載胥及溺之秋。凜不殖將落之悲。欲旁搜而遠紹。宜廣益而集思。此同人等所以有籌備之舉也。溯我中邦之立國。悉本先聖之遺型。不尚武功。專宏文治。觀天地之法象。一畫初開。啓河洛之英靈。六書繼作。歷年八百。周家郁郁之風。受業三千。魯國彬彬之彥。漢立博士。特重經師。唐創制科。兼崇詩賦。然以習久成乎專制。禮不下於庶人。天祿石渠。謂之秘府。西園東壁。望若仙班。既不普及於民間。徒爲珍藏於柱下。譬諸錢餘朽貫。渾忘率土之艱難。粟聚陳紅。甘聽編氓之槁餓。其何以溥大同之盛治。樹平等之良模。至於私家所搜集。獨力所雕刊。如崑山傳是之樓。甬上天一之閣。海虞汲古之編。羊城粵雅之刻。亦惟聚於所好。安望施及無窮。任重門之洞開。許羣流之縱覽。況星移物換。時有飄零。瓜剖豆分。復多散失。通都大邑。尙不乏會萃之區。遠徼遐陬。遂絕少流傳之本。加以環海交通。強鄰崛起。科學進展。藝術改觀。極物質之文明。更儀器之賅備。四庫標目。大異前規。百國寶書。侈陳新樣。若不俱收並蓄。博採旁求。烏能應時世之要需。啓專門之智識。惟因地勢所限。財力孔艱。雖以輻輳會垣。冠西南而樹幟。竟無嫺嬛福地。取左右而逢源。斯文將喪。誠爲後死者之憂。大雅不作。抑亦在鄉人之恥矣。同人等不揣顛蒙。引爲責任。集議既定。詢謀僉同。欲興大廈。非獨木所能支。既屬同舟。期衆擎之易舉。伏望蘭臺俊彥。粉社英賢。或踴躍輸將。或殷勤勸導。注半勺於滄海。亦是靈泉。投一粒於神倉。皆爲至寶。庶幾聞風慕義。計日程工。增纂組合錦之光。壯富水貴山之色。此日裘成集腋。得致力於玉軸瑤函。他年刃美發硎。必歸功於石室金匱。有厚望焉。謹啓。

李恭勳集敘例

張昭棻

敘曰。清代二百六十餘年間。以資郎位至總督者。礪山李敏達一人。以資郎秩躋九列者。吾邑李恭勳一人。敏達不甚識字。見袁枚。李恭勳仕而後學。見翁同龢。政事之暇。發憤爲詩文。所著有南征草家山紀事

詩各一卷行世。光緒壬寅癸卯間。遵義黎孝廉汝謙。採入黔詩紀畧後編。未梓而沒。貴陽陳給諫田。據其原本。選刻恭勤遺詩若干首。續成汝謙之志。大抵家山紀事詩。光緒中求之已不可得。故黎陳兩氏所選。詳於金川險要。論者謂其有裨治術。文無存日。奏議則散見皇朝奏議統編及南河成案。雜文則散見黔西州志及畢節韓氏族譜序墓誌銘。余生距公百餘年。兒時聞父老談其遺事。多詼詭怪特之行。心竊異之。壯歲慮鄉先正勳蹟湮晦。思欲彙集成書。矜式來哲。而吾邑自消成後。迭經兵燹。閭里爲墟。無從考訂。邑乘漏劣。甚至以武進管世銘所作墓誌銘爲公傳。騰笑有識。邦人恥之。竊不自揆。十餘年虔心搜討。初稿定矣。不幸辛未冬。與臚書萬卷同被回祿。四方覓食。以爲不可幸成。乃二三年來。僉壬肆志。遂絕政聞。拜賜時局。仍竟初志。茲共編爲卷首一卷。附錄詩文各一卷。竭數日力。自寫成帙。因有感焉。夫恭勤起家承倅。先後爲陳文恭阿文成公所激賞。遂致上結君知。勳歷中外。垂五十年。以見清至中葉。政治休明。苟有裨於國家。固不以位崇卑而有所軒輊。恭勤本經世宏才。毅然任天下之重。故其忠愛也。見之南巡扶駕。見李禮親王昭榘書其精勤也。見之秦州理訟。其縝密也。見之章谷督糧。其機警也。見之隨軍轉餉。其應變也。見之還臺擊賊。其慮深也。見之河防成案。其急難也。見之督川發粟。總制兩江。則不齒隨園。入爲尙書。則不阿權相。身無姬侍。律已極嚴。食不重味。持身特儉。天下以名臣歸之。晚歲衣錦家山。於吾邑書院義田。文峯石屏。建設井井。至今利賴。詩文特其餘事耳。况並時如洪北江覺羅昭榘。降至馮桂芬黎庶昌諸賢。或書其軼事。或稱其政蹟。早已震鐸今古。洋溢中外。顧值此喪亂之極。當闢於近代名賢。有令徵集。闡揚勳德。冀回治代。倘再嚶爾無聞。既虞湮晦。尤未足仰副府令也。乃合公像公書。印而行之。俾國人知恭勤當朝政清明之際。尙自砥礪躬行。以成治平之盛。似非敏達可同日而語矣。敘既曷成。例於焉附。

一黔西自道咸後送經兵燹。恭勤遺像實不可得。然吳道子繪孔子像於千餘年後。嚮往徵微。歸有光先妣事畧。謂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形神相似。感而遂通。茲據傳狀所述。謹繪公像。載之簡端。以志景仰。

一畢節一品坊恭勤榜書。熙朝碩輔四字。極晉唐之妙。影印篇自。前見公精於書法。

一清高宗予諡文。諭祭文。爲恭勤定論。時代雖曰不同。今昔殊無二致。載在目錄前。以便覽觀。

一史寇官書。不及備載瑣事。故清小本傳所不詳者。取公家傳墓志銘詩傳行狀錄爲一卷。

一恭勤爲鎮江知府。創建寶晉書院。爲安徽巡撫。創建中江書院。總督兩江。再督四川。入爲尙書。所至整興文教。勲業爛然。條教鴻文。鉅製必多。今則郵筒所到。隻字無獲。滄海遺珠。古今同慨。

一黎汝謙編輯黔詩紀畧後編。已稱恭勤家山紀事詩久佚難求。本集所探。乃據黎氏原本及邑志悉錄之。

一附錄各文。以見公勳庸偉績。實爲有清名臣之冠。無關文字。概行從畧。

一附錄各詩。旁及公孫媳節烈李涂一。及公會孫女貞烈李瓊芝諸什。以見公正家之法。久而彌光。

一本集始編於庚申辛酉。脫稿於丙寅。被焚於辛未。再成於甲戌乙亥。自編自寫。哀爲一。海內鴻博。幸垂教焉。

蕭協臣先生墓表

龍汝鈞

清季廢科舉。興學校。明達士夫。競以育才爲急務。庠序遂如雨後春筍。徧於寰區。黔雖僻在邊陲。而文化未敢後人。今屈指黔垣先進之校。蕪莫不稱正誼。其首創人則有蕭協臣先生焉。先生幼卽有聲譽。序於時所謂新學者。尤酷嗜之。故與同志經營擘劃。卒使正誼蔚然露頭角。乃東渡扶桑。習數理。購校具。力求所以發皇校務者。寢假而擴充女學部。而增辦中學部。教學之餘。孜孜研鑽。學于化之。故人材輩出。新傳正未有艾也。凡學校

邁困難。莫不盡力紓解。犧牲榮利。不辭勞怨。三十年如一日。今石標歸然。校中紀念先生且不朽。豈倖致哉。先生董理正誼。既卓著成績。於是各校爭延聘之。公私立各中小學。咸被其教澤。黠者或曰。學校躋青雲。先生視之漠然。終身未嘗離教席也。自奉儉約。而與人必豐腴。君恒默默。而偶發言論。輒傾四座。其容靄如。其中退如。而大義所在。獨能閱議碩謀。凜不可干焉。於學無所不窺。晚年尤契心內典。以西方哲理參唯識。故見解圓通。嘗集同人作詩社。雅好香山。自謂所作如韶秀老女。時有餘妍。庶幾與平民文學者近。不屑逐時尚宗。向光體也。弱冠讀仲景書。特多卓識。嘗簽存疑處。予偶得古本傷寒論。以質先生。先生大喜過望。謂爲空谷足音。立出所讀本相校。則凡簽處。皆與古本相侔。予極佩其精到。力贊整理所著傷寒醒目。金匱醒目。先生頗不以予言爲謬。今春已殺青。囑爲紱定。庸詎知遽歸道山。不及見此書之問世邪。予髫齡受知先生。年來過從如家人。既爲先生作傳。勒諸貞珉。蓮舫復以墓表見責。何敢自文譎陋。爰撮其行誼風節。及爲學大要。敬誌之餘詳傳中。故不贅云。

坡公生日詩序

馬汝驛

予三十以前。學爲古文辭。韻語未措意也。後讀韓蘇有韻之文。觀其縱橫駛轉。無不如意。心善之。愈肆力冥探。默索。雖稍識塗轍。然從不操筆一學爲也。壬子蜀旋以後。閉戶讀書。偶思吟詠。又苦無題。春秋佳日。邀客賦詩。亦畧效放翁之山居村居。夏曰秋日。卽事遣興。了却詩債而已。歲戊午爲重九之會。時座客爲陳崑山。衡山。昆仲。李仁宇。楊覃生。樂稼泉。章詒生。諸公。崑老詩先成。同人續作。予亦勉作七古一章。諸君子皆以鄙作爲可存。崑老尤獎藉不已。謂精進甚速。其時功力過淺。不敢自信。比于古人。萬萬不逮。自後有興輒作。亦存稿。從不輕以示人。自署自鳴。不得意軒草。蓋鄙見一日學不到李杜韓蘇諸人。皆在不得意之列。去臘約詩鐘同人集陳

恒盒所拜坡公牛日。是日因雨雪載途。社友或輿阻未至。後露園先生有詩。予亦率賦一章呈同座。不圖諸公嗜痴賜和。相率依韻。不旬日間。佳什林立。衆美畢徵。前率社外詩友。爰付印人。謹依投稿次序。存吾黨一時興趣云爾。回憶數年前。吾友章君詒孫。曾詔予設饌壽蘇髯。爲文酒之會。因循未果。今詒兄久病新愈。聞之欣然。援筆和韻。予得詩尤狂喜不自禁云。丙寅正月。介公序。

歐陽薌蘅先生墓誌銘

梁時憲

民國五年冬十月辛酉。都勻歐陽薌蘅先生卒於古州。權差吾竊引爲知己而師事者也。六年二月。歸葬於勻城北十里之柳黨。其門人鍾氏英相萬氏大章具狀請銘。爰序而銘焉。先生諱朝相。薌蘅其字也。少儻讀書。顯悟過人。其先自州而黔。世業農。至先生始以經術由人。寒拔貢生中光緒丁酉舉人。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入寨都勻。凡十年。時科舉猶盛。其教人。言行交修。日以古聖賢立身大節詔諸生。卽以所指授纂次爲程。不屑制藝。經師承者。多洵貫能文章。蒞事恂恂有法。其善誘類如此。是後一以興學牖民爲己任。嘗一就徵。巡視郡學。他雖優給。弗樂也。民國二年。都勻中學成。守令禮任校長。兼修勻志。日則部署校務。夜則丹黃鉛槧。校讐不輟。以勻地僻陋。難羅致羣書。乃於乙卯冬。裹成編來筑搜討。時帝制難作。滇黔首義。粵桂相持未決。黔督劉公以榕江黔南鎖鑰。慎選守吏。又以地遠。非得資望爲地方信仰者。因地爲守。不足恃。故以古州權務屬先生。冒萬難赴差。卒保無恙。亂定。方議紓翊贊功。而先生沒矣。先生嗜學。秦漢前書無不讀。羣經箋注。務搜覽。無漢宋門戶見。折衷至當而後已。初嚴範。孫文宗督學黔中。鑒科舉之弊。學者多遊談無根。而黔尤甚。爰創經世學堂。錄各屬俊秀。講習其中。所課一以致用爲歸。惟先生潛心經史。不隨俗爭近利。丁未旅京。文宗館諸私邸。爲署職籍。時文宗方拜學部左侍郎。十音先生將擢用。而文宗益勵以百世業。不欲以一官尼。先生亦未嘗以不次

千越二年告歸。越十年而已卒。年僅五十。三子嗣。聚徒授業者垂二十年。幾不識人間可樂之富若貴。抑其中自有至樂存也。所著詩文。皆恬淡和衷。稱其性行。以不自輯。故佚泰半。沒後。鍾氏英相為編次。得美延堂詩集若干卷。与志建置等若干編。娶潘氏。續娶姚氏。妾桂氏。于氏。桂氏生子早穉。餘皆無出。遺囑以族姪延嗣。嗚呼。晚近士習奔競。不以出位為嫌。有大力能推挽者居高位。輒相互攀援。遇變則棄所守以去。清苦若教育。多鄙夷不怒為。以為亦覬以階進。而弗克久持。視先生居恒恬退。為國家培治本。初終不衰。於人情駭汗。異稟却顧之時。裁處毅然。百折不撓者。其賢不肖相去奚若。吁。可風也已。銘曰。豐於學而嗇於遇。試之艱而靳以年。羌拾次其著述。僅存斷簡與殘編。惟教澤方未艾。將名山俎豆之長延。山陵時其崩萃。斯銘歷萬劫而弗遷。

哀江南賦用庾子山韻并序

鄒質夫

自鶉首據險。秦興天下之戎。魚腹埋忠。楚蹙江南之地。讀一篇招魂之作。覺三字寓意彌深。蘭成製賦於前。湘綺繼美於後。夏存古鴻辭。獨鑄王仲翟鳳骨。高鶩同以翰墨告哀。譬之瑾瑜輝映。慨夫赤烏割據。司馬播遷。三國之局甫終。五胡之難遽作。南風雖曰不競。北伐亦自有人。然而桓温席秦蜀之威。枋頭敗績。褚裒帥徐哀之士。河朔無功。庾亮臨邾城以頓兵。殷浩至山桑而資寇。幅員之大。離合有時。胡羯之構。古今同慨。乃者東彝構釁。上將興師。劉仁軌之飛渡熊津。戚繼光之森嚴鴛陣。能除倭寇。誰似古人。當以百千萬億之身。挽回浩劫。何論四百八十之寺。皆澆胡塵。然彼之易蠶食為鯨吞。激雄飛於雌伏。車衝之害。鼓掠所亡。江波不能洗。佛侏之風。臺柳不能繫。繁褥之景。瞻烏奚止。故屋難存。春燕偷來。空林亦燼。昔侯景亂太清之世。多鐸覆宏光之朝。獼猴驗於夢中。猓貅整自關外。皆未足喻其憤辱。方此暴強。既寇深而國危。必家喻而戶曉。茲以冬學有暇。春農未興。欲抒忠憤於普天。宜破局固於僻地。念草木皆兵之故事。合芻蕘習禮之諸生。共入鄉村。俾知世務。要使

衛社稷。執干戈。徵調不辭。租庸有託。余也濫竽。饗校。睿步里閭。見聞雖隘。於南疆。精誠欲填夫東海。詫苻堅之
投鞭淝水。思冉有之用牙齊師。當捋虎鬚。韓致光於焉寄概。自鳴蛙吹。孔穉圭聊以寫憂。其辭曰。
大哉江南之爲地也。虎踞龍蟠。翊形勝於天塹。民殷物阜。奉威儀於漢官。青蔣山而翳樹。碧秦淮其汎瀾。大命
惟集。夫洪武名都。昉始於建安。六朝駐佳麗之春。半壁守偏安之主。吳畏水中之龍。陳駭門外之虎。南唐則天
水碧兮無情。衆山破兮難聚。傳車雖走降王。奕國乃歸藝祖。無塞北之腥氛。指江南曰淨土。昔劉裕起於丹徒。
正桓玄盜乎天府。反正功高。攘夷智竭。電掃旃裘。雲迎幢節。討慕容而義申。執姚泓而武烈。封狼居胥以止戈。
勒燕然山而樹碣。明逐元人。保障吾民。風翻羗幕。日返重輪。兵鋒破竹。史筆書筠。刼移龍漢。功竟虎臣。愛親覺
羅之有天下。太平天國之起潯濱。彰頤者方志伸鴻鵠。中興者已像畫麒麟。坐使湘軍得志。惜無宋武其人。黃
花披甲之日。絳縣書亥之年。緬武昌之首義。戴中山而企賢。讓帝則虞賓就席。大軍則凱唱開筵。當塗稱帝。塞
人上天。南詔師起。東華夢圓。遂令虜使喧呶。連城求壁。日本提出從此強藩割據。帶甲控弦。喜車書之混同。
仗領袖之神武。民物暢其由庚。軍務勞於旁午。裨海比鄰。盟壇有主。完我金甌。息我旗鼓。詎知齊欲五旬取燕。
吳以百牢徵魯。求勝禱徐福之祠。架入闕黃歇之浦。遽動地以驚聲。誰擎天而作柱。於時偉畧籌邊。真氣驚戶。
特拔鯨牙。肯摧鳳羽。行人則弋雁傳書。壯士則聞雞起舞。不同讐國戴天。共盼興師時雨。苦哉當局。慎於將事。
載書猶憶葵邱。睨柱能容趙使。謂川讖雖紕四國之旨。志不奪三軍之帥。玉珠瓦全。鼎有羹沸。師十萬以待匈
奴。卒五千而從都尉。豈無典兵頗牧。抹時管樂。幽燕忽淪。軍旅未學。陣雲與蓬島陰連。兵勢和蘆溝月落。氣不
齊於雁行。竟陵史懷曰曹公萬里行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屍乃伏於蝸角龍城失而飛將何
歸。蜨夢酣而他人自樂。太原震驚。語達抄畧。大鳥秦來。枯魚市索。坐視者忌華元之羊。死綏者化令威之鶴。狼

噴煙濃。鯨翻浪濁。羣虜吹昏。啞人履尾。我能拔旆投衡。御旌摩壘。風退六鷁。城堅百雉。阿蒙則鐵鎖斷江。潤岳則朱衣行水。儻非拊其臂而扼其吭。早已被吾髮而左吾衽矣。荼火表軍容之盛。鞭策承元首之命。當道則爲老熊。反隣則懲破鏡。搃倉庫而感泣人心。殉寶山而忠勇天性。惟淞滬之功多。得天地之氣正。亦有弛志無爲。好爵虛糜。如狐畏虎。與兇謀皮。馬旋薄而去如慶鄭。車曳柴而遁媿嬖枝。以致長轂雷動。廢帳風吹。麋鹿循蘇臺而上。佛狸臨瓜步以窺。儻使衆志令湯。忠信甲冑。兵如脫兔之奇。師不多魚之漏。連雞況有諸軍。匹馬當無還寇。則薦食之長蛇。皆垂斃之困獸。歲星在吳。垂光列宿。自易驅除。詎疲戰鬥。而乃塵汚庾扇。隄沈禹甸。人或拔木塞源。敵迺跨州連縣。巫臣竊逃。吳師訓練。貪饕寧殉貲財。河海安能清宴。於是妖虹繞車。流星駛箭。蒼鵠戾天。黃龍墮殿。劍三尺以何誅。棋一局而遽變。然而焦瑕之設版拒攻。句踐之競渡習戰。動則姬光之窟室甲兵。靜則韋濬之麾幢繳扇。遠若歸綏。曩亦解圍。謀河山之四塞。遏海水之羣飛。奈何地憂幅裂。天驚柱折。蓋自奉吉黑熱之離販圖。東西南北之分車轍。丁陽九之阨。內訌者惟假敵資。未統一以前。構議者莫捫朕舌。茲既閱牆息兵。正可犁庭掃穴。遐邇同仇。華夷有別。又何必籠蕭淵明以帝號。假齊寶寅以帥節。死灰復然。燭火其滅。彼乃激金風之井。選白題之將。板屋涕零。陽關曲唱。慘其色而不驕。愛其身而恐喪。風蕭蕭以送行。水瀼瀼而悽愴。閨中日暮。江南道長。蜮沙含射。虎落有防。天可羅而地可網。鐵其壁而銅其牆。誰謂燕巢魏幕。不愁魚爛梁亡。故其盛也。精神煥發。氣機鬱勃。筆蓋啓其山林。鳧藻戲乎士卒。嚴鐵牡於天關。亘瓊樓於月窟。玄試湖光。誌公塔骨。靈秀得之天然。流覽至於日沒。何況締造方新。名器誰假。士奮於朝。農興於野。共圖賈而履豐。亮歡多而累寡。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青雀舫之歌扇舞衣。濯龍門之鑿車珂馬。共誇玉宇無塵。詎信金陵解瓦。及乎京闕既覆。市場有鹿。萬騎憑陵。三靈驟躓。史亦難言。天何比酷。但牙角之森張。不輔車而輯睦。豈

積羽之沈舟。非羣輕而折軸。問碩果其誰存。炊黃梁其未熟。鶴唳遙空。鳥啄大屋。雷塘螢飛。孝陵鬼哭。青楓瑟瑟。懸兮江天。黑氣漫漫兮。關塞。章莊之秦婦悲吟。周顛之楚囚泣對。顧影難留。命駕安稅。尊拳則雞肋。何堪。跬步則羊腸多碍。仙洞未通漁舟。神壇惟見虺游。魴尾赫而室燬。鴉背紅而水流。城精墮地。山鬼升樓。犬銜人首。鷗嘯虎邱。棄兒載道。嫠婦泣舟。血已碧於萋叔。骨未青夫蔣侯。露下朱雀之桁。雲昏白鷺之洲。訛言之興。市尙譁於三虎。奇任之重。首但回於萬牛。死牛異路。武漢斜趣。不擊楫以渡江。且揮扇而臨渡。鋒車寒於大旭。晴茄歇於寒戍。醜奴欲種櫻花。鄧尉都刪海樹。饜張翰之鱸膾。江蕪。應郭璞之龍荒桑梓。東流不歸。北固何恃。兀朮立馬。雨花之臺。曹彬置酒。干之里。往往羽車人雪。鮫函出水。飛礮鱗碎。生人駢死。必至覆事之終。方悔興戍之始。謀擯老成。情繫祿仕。年少冠軍。臭遺穢史。方且左畧。管齊。右規河洛。千里爲墟。萬族靡託。太剛則折。繁榮必落。徵調頻仍。閭閻蕭索。怨讟興於草野。和庸迫於荆扉。第黷武以移魁柄。疇效忠而補衮衣。爾乃虛擁辱王。南面當陽。不親與。遂開明堂。蘭錡之聲。中仗。樓船之蟲牙牆。謹諱遠島。照耀長江。在彼固爭雄一代。在我必雪恥百王。且彼無知者。謬託腹心。有識者。橫集涕泗。期門之宿衛先空。償臺之末日其至。矧列強犀燭神姦。鼎圖魑魅。奈飾僞之萌生。絕和平之希冀。鉅鹿坐觀。投鼠忌器。咎始違天。敗知塗地。同有博浪之驚。不湧如山之氣。盟會斡旋。僕夫况瘁。秦之具囿。鄭之原囿。利之所歸。事必師古。博望幾見。害於使槎。謂英使許閣森及美船之被擊新息仍保境於銅柱。泱泱之風海鳴。桓桓之士雪聚。我則有大帥指揮。羣公翼亮。挽狂瀾以俱東。干青雲而直上。肯使京畿。竟淪榛曠。赤縣攸歸。蒼生有望。希世之捷必洪。出羣之材斯仗。古有少康邑綸。一旅宣勤。烹滅寒泥。倚界靡臣。况吾之遠適巴夔。今應勝昔。瞞彼之苦爭隄鹿。夢以爲眞。誓返汝陽侵地。毋謂秦國無人。鸞叢魚鳧。卽之非遠。犬逐狐兔。顧之未晚。凡有逗遛不前。功罪顯然。殿後而旌之以爵。籠東而撻之以鞭。段成公梟十七人於

槩許仲康帥百餘士在船。必守堅陣。斯葆餘年。參軍之失街亭。大爲國恥。中丞之殉雒陽。水隆廟祀。惟執法之如山。罪作備於其始。顧頡以違令伏辜。揚干以亂行辱已。三軍之命寄焉。一國之興決矣。精騎散屯。異軍突起。顧或謂五千人之保越。二十年乃沼吳。今欲伐大國。去妖徒。收燕冀。出巴渝。推朱轂。剖銅符。復兩京於李郭。留八陣於夔巫。駒門見長狄之戮。龍庭嚴老上之誅。箭抽金僕。旗揮蠶弧。使百城迎鶴鵝之隊。從三島取虎狼之都。竊恐來日大難。變幻萬端。豈咄嗟所能辦。愈躑躅而未安。是烏知履仁陷義。去暴勝殘。但持久於攻守。必解紛於急難。嚴飈掃籜。峻坂走丸。旄頭夜落。敵膽晨寒。率其子弟。還我河山。又或謂彼器精新。當之輒殞。甫蹟前車。又囂來軫。地覆孟而赤青橫生。天倚杵而白雲無盡。萬骨齊腐。衆生多冤。嘗細載以誇富。極蹂躪而難言。芝房蘭地。蟻聚蜂屯。龍文百鼎。魚肉千門。士女塞煙花之窟。金銀滿書畫之船。又烏知周興百里。秦亡三戶。興者如龍。亡者如虎。大業始岐山之遷。王氣鑿吳江之浦。試問防胡者之銷兵。何如剪商者之幹蠱。射鼯鼠以千鈞。王爺。尤肯審機。淬龍泉以百鍊金精。未堪斫柱。然使此伏山城。彼犯敵營。如隔岸之觀火。非舉國之皆兵。或三窟成而免顧。或五技窮而鼠行。或棘門兒戲。或河橋數鳴。或趙普瓜金之受海物。或王翊糲食之噪軍聲。甚至中行走胡。督亢獻曲。降表李世家之辱摺紳。宇宙大將軍之尊虜帥。虎嘯偃迎。爵逃鷓鴣。百計梯榮。衆怒泉沸。任鄧國之隘臍。不秦庭而灑淚。凡此流爲濁涇。固已險於巖際。國人宜棄諸市。野史特書於亭。羣呼害馬。光驅流螢。自滌黑白。誰信丹青。故必鴟哥革泮。蟬聯不散。共扶精識。同籠禍亂。支廣廈以衆材。運破舟於彼岸。偷生笑白首之褚淵。效死學青塘之韋榮。僉云在莒母忘。不獨微管與歎。自當抵黃龍以痛飲。誓蒼兕而渡河。功收大樹。名顯伏波。官府之舳棧彩煥。國家之鐘鼎勳多。來遠賓於日竊。洗重甲於天河。顧仇讐雖後先剪滅。而兒女有離別悲歌。羽檄宣威。羌笛聲微。樓頭曉望。柳色春歸。君信盼河魚不至。妾心逐關雁以飛。相與救炎靈之

運否。識天驕之禍始。君既負弩而行。其且投杼而起。春衫留撲蝶之痕。疊鼓了先蠶之祀。匏瓜爲獨處之星。紅豆非相思之子。劍氣如生。鼓聲不死。買鞍買轡。東市西市。由是女愛木蘭之勇。男重杞梁之亡。破浪有懷於宗。懋。華年不嫁於王昌。皆精銳之部伍。非顛顛之姬姜。有剛鐵之詠秦女。無烏羅之張宋王。昔之折柳贈行。御車無位。之子遠行。不我遐棄。化石泣風雨之聲。織錦吐文章之氣。安知國事所關。只覺春心如醉。今則與敵週旋。有同慨焉。往觀壁壘。涕淚山川。金石申其信誓。陵谷亡其變遷。橫行兮出塞入塞。歡笑兮今年明年。何幸藁砧之許國。寧傷破鏡之飛天。義聲所至。生氣凜然。不佞懼戰征之失紀。爰敷陳於歲始。未磨眉鼻。又加馬齒。不能策鼇於海天。空戀銅駝於帝里。生者慟於牛山。死者慘於鶴市。每誦從軍之行。愈羨持戟之士。所聞固得諸耳。郵。此事當鐫之心史。指曰勳隆漢業。周亞夫乃真將軍。讓他曲翻楚騷。尤展成是真才子。

霍翰爲副都御史侯位母夏氏百歲請優典議

古者聖帝明王之御天下巡狩至於方岳詢百年者就見之敬老也天下有百年之老天下和平之氣所徵帝王所以申敬也漢文盛德之主其在位日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絮帛此敬老敦孝之實也皇上登極屢頒恩詔民高年八十以上俱令郡縣有司給賜米肉布帛有差凡以風天下而敦化基也今副都御史侯位母夏氏壽躋百齡是皆我國家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壽况夏氏孕和協瑞產自楚邦實我皇上龍飛之地又聖德造命無疆之福侯位自任巡撫凡財賦之稽核百姓之存卹利弊之興革竭力效忠地方甚有賴焉今拘於例雖准侍養仍望勅賜本官照舊供職仍行湖廣撫按申敬老之制於夏氏加酒肉粟帛之惠則厚其親其子益以勸移孝爲忠侯位將感激圖報無窮厚一人民德因以歸厚風化益淳政治

益有裨矣

按位字世卿玉屏縣人明
止德進士官至都御史

詩錄

烈井吟

姚大榮

為明季安廬副使蔡如蘅賢妾王月作

嚼舌碎如糜。淚血瀝如水。娟娟葛姬不畏死。孫郎仰天笑不已。阿二今日登仙矣。烈魄忠魂照青史。那知更有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余澹句嫁得夫君蔡湘渚。隨宦停橈箏笛浦。強寇方張勢難禦。官軍戰敗逃無所。蒼黃入井避兇鋒。不圖雙雙竟為虜。副使羞作降將軍。誰云壓寨有紅裙。男兒斷脰尋常事。女子臨危豈愛身。罵賊聲高賊愈怒。羣兇刺刃血如注。氣涌如山不可傾。貌尚如花身如樹。烈皇御宇十五年。蕭條環境盡烽煙。臣妾死忠全大義。身名埋沒最可憐。幸有陷賊歸來者。目擊情事為傳寫。莫云野史或無文。直筆一字不容假。嗚呼。胭脂井上長城公。一繩引

上三人同。究竟叔竇無心肝。到此一死尚艱難。土人

爭說狀元井。合肥城中有狀元井因郡此

井狀元曾引纜。王月為珠市名諡以烈井愧辱

井。名士美人雙照影。我今為作烈井吟。監軍副使同

一心。月兮嫩兮同一貞。聊為余郎改短評。

續烈井吟 井序

前詩據李越縵丁卯日記載野史無文之說。訂板橋雜記傳聞之誤。補明史及黔詩紀畧小傳所未詳。惟如蘅係貴陽籍。天啓七年舉人。日記誤云四川。應改正。前詩歌詠成篇。後嗣閱明人貴池劉鑾五石瓠。記香君死獻賊之難。妻妾殉焉。井引合肥何允騰詩注言香君死城外。夫人墮井死。王月被執死。據以推勘香君之死。明係禦賊力竭身殲。故

死於城外。妻聞夫死。携妾投井俱殉。妾因年少貌美。賊力拯之出。故被執。是死於井者。其妻也。妾則罵賊被戕。事實如是。惜其友許石疏所作傳無傳本也。以皖人紀皖事。追悼殉城皖吏。人懷去思。詳畧異同。可以互相訂補。完此公案。則烈井吟當為香君夫人作。而其妾副之。固不必專美一人也。

匹夫匹婦溝瀆死。凡民莫知猶可以。効忠抗節立人極。應書史乘表宅里。闔門殉難名弗彰。明季乃有蔡副使。烈皇莅政十五年。涇渭合流同一川。既乏智珠燭幽隱。何來膽鏡辨媼妍。造成分爭互訐局。此迎彼拒兩囂然。輿論罕有真是非。任情毀譽倒復顛。書之史冊難憑信。舊時惡習迭相沿。論世知人誠不易。讀史至此百感牽。見聞歧出事恒有。對觀互證庶無愆。三占從一古所訓。副使晚節諒彌堅。通鑑輯覽成

除年所載明崇禎十五年五月張獻忠陷廬州通判趙興基經歷程元綬指揮趙之璣皆力戰而死則其備副使蔡如噲其知府鄭履祥之死則其不書莫喻其故

古井無波夙所誓。刑於化洽稱快婿。備兵淝水偕

城亡。部民欽仰賢伉儷。載入說部暨野史。余友為作佳傳。許石紀以詩。何允衆論僉同小有異。身後追錄信無私。副使孤忠不惜灑赤血。夫人貞潔可以盟

白水。王月捐軀攫賊鋒。生氣凜凜同嶽峙。論者以比孫武公。公得盜乾隆中。孫臨字武公乾隆中追諡節愍百年

而後尙阿好。廷議排斥楊文聰。乾隆中追諡節愍百年文聰本無助惡迹。如蘅更無黨

惡隙。以馬士英未嘗為惡修明史者必欲以衆惡歸之並認及文聰此意自

生疑議甚矣修。祇緣宦轍共一方。仕履俱雪貴

州籍。以此知見別忠姦。管中窺豹頻一斑。執小議大

違公理。操史筆者誰能無汗顏。嗚呼烈井之吟可以

續。褒獎貞烈勵風俗。絕無私意袒鄉人。不平則鳴奏

此曲。
寓吳門
任可澄
老來避地常為客。愁裏局門大似菴。不負晚年鐵石
意。雪香如海在江南。

舟過九江適夏歷重九卽席示同人

寧知佳節重陽日。又泛滄波一葉舟。世事幾回餘涕淚。江山如此况清秋。且呼濁酒酬陶令。漫向新亭泣楚囚。指日西南天萬里。不堪回首望神州。

漢江晚泊

秋氣愈寥沈。洪流自吐吞。孤帆天際卓。一鳥浪中翻。江漢思無極。煙波日又昏。未關天下事。佇立欲無言。

江行

舟行如讀書。長卷似華原。木落山逾古。沙平浪有痕。遠帆移近岸。叢樹辨遙村。頗媿閒鷗鷺。行藏試與論。

沙市晚泊

新漲三篙水。輕帆一路風。遙天接蒼翠。落日散青紅。醉叟人_{袁中郎有醉叟}識_傳。孤懷世豈同。會心殊不_{袁中郎有醉叟}涼。雲際有冥鴻。

早發沙市

噹噹初日散晴氛。山色波光兩不分。詩意每從愁裏著。江聲忽向靜中聞。游魚脫水成驚浪。野鷺羣飛似

亂雲。極浦遙天空悵望。青楓落木已紛紛。

船未至宜昌閣淺夜坐船舫得句

萬籟闐寥夜氣沉。蕭蕭落木楚江深。離騷難寫靈均怨。搖落真悲宋玉心。近岸菰蒲明淺水。遠船煙火隱繁星。凭舷獨愛成孤坐。爲寄多愁向苦吟。

舟抵宜昌夜聽南京播音電訊不至

憂樂關心事事非。河山滿目一沾衣。澶淵已是傷孤注。中路何堪詠式微。老念艱危思強起。生憐仕宦竟成歸。局中刼急君知否。日盼京朝信已稀。

廟湖夜泊

峽急峯危月半江。懸巖野屋夜燈雙。宵來清夢知何處。永夜秋聲滿石瀧。

入峽

奔江欲突羣山圍。江來山拒相喧喧。空嶺東江江愈急。一舟搏浪千縈迴。我聞在昔苦昏墊。山陵震汨驚襄懷。巨靈愕眙五丁死。是何神功山爲開。傳聞玉女親授冊。威靈震疊斬龍台。惜哉有作後無述。神淵終

古賦蛟能。大川未能占利涉。往往橋樑愁傾摧。側身

西聖天下險。一生九死誰能來。放翁詩人地來西士

乃有蒲與立。英人蒲德謂茲畏途可通。如彼

帆檣未足用。惟氣機力水能排。幾年鑿空告成事。颺

輪從此狎風雷。明德遠矣不可作。彼二子者亦奇孩。

所惜此出外人力。借材終歎楚無材。黃陵廟祀自千

古。藍田碑石同崔巍。我歌禹功還太息。已報輕舟過

秣歸。

涪江

人家村舍忽明暗。江上晴雲自往還。一抹青蒼煙外

樹。幾重濃淡畫中山。靜觀流水心無住。午枕灘聲夢

亦閒。晚醉更邀千里月。老夫無興一開顏。

新新社囑題時監賑蜀中

西流天漢誰能挽。東注長江未可回。我為蒼生乞霖

雨。颺輪日日走風雷。

蠶老桑枯劇可憐。半由人事豈關天。煩將萬幅新聞

紙。盡寫荒書蜀難篇。

題會君慕韓詩集

沈沈大陸獅醒候。青眼高歌自有真。一例杜陵憂國

淚。可憐稷契是詩人。

護國軍興二十三週年紀念日旅謁會澤唐公

墓感賦

新華夢噩鈞天悲。易民而君如奕棋。九州萬馬齊瘖

日。異軍突起天南陲。觥觥會澤眞男子。橫刀叱咤風

雲起。邵陽蔡亦一世雄。手提義軍同決死。此心此理

本大同。四億萬衆皆從風。自古英雄造時勢。豈曰人

力非天功。書生恨未親前敵。遂遂磨盡眉鼻鬚。篋中

猶存曲突書。海內爭傳愈風檄。竭來不覺廿之年。故

人天末多寒煙。豈意鮫鱔起橫海。竟教豺虎遍中原。

西來還逐回流水。又聽軍聲動三迤。卻看同輩能幾

人。自憐伏櫪無千里。下馬陵荒涕泗流。河山滿目又

西州。祝公風馬從天下。爲剪長鯨東海頭。

充耳吟

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夜三鼓聞鄰寺對兵有杖朴聲甚慘故吟

平剛

古人貴擇里。貴取鄰有仁。借伊祥惠澤。保我太和春。

不幸今遭亂。徧地軍如林。我適介其鄰。鼓角夾點兵。
朝夕置塵上。最惱是非刑。一兵起夜深。問誰溺失聲。
彼長忽震寤。呼杖怒雷鳴。榜者交杖下。痛叫入幽冥。
初聞稱連副。繼聞求弟兄。哀呼無人應。但聽莫徇情。
移時氣似絕。再絕復再醒。漸漸聞無聞。呼來用水噴。
悠悠忽有聲。慘然叫娘親。已料奄奄斃。猶聽杖彭彭。
最後鏗爾折。仍叫換杖行。借問杖何物。扁擔俗所云。
韌木厚一寸。長尋任百鈞。吁嗟乎。隨山伐木杖。易得
耶娘養兒兵。亦人一落營伍中。軍令輒殺身。生爵猶
如此。擾民何太橫。此理莫復問。且作充耳吟。

國軍師長謝晦如在鄂西陣亡賦此悼之

戰鼓三通畫角催。角聲悲壯鼓聲雷。三軍號令摧山
岳。大將旌旗擁背嵬。報國何須回馬革。埋公亦自有
龍堆。男兒死耳春秋義。喋血沙場志肯灰。

同門友黃季剛卒遺七律詩一章因步其韻卽

以挽之

三十年前兩少豪。師門攜手興何高。才華愛子吟春

草。器識推予愧羽毛。回首都成蕉鹿夢。驚心卻聽塞
鴻嗷。安仁愁緒方縈抱。悼子方那禁山陽感又勞。

讀史吟評

徐承恩

序曰黃氏鵬揚所著讀史吟評自漢迄宋得八人
高吟偉論寄託遙深讀之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據
感時之遐想洵傑構也惟不及女界人才衡諸現
代平等之義不無遺憾丙寅之秋端居多暇爰仿
其體例約取女界中有本有文行誼可風者自漢
迄明亦得八人日課一詩繫以評論凡八日而脫
稿雖與黃氏吟評之人物（張浚除外）顯分性
別而高風亮節慮無不殊途同歸仍名曰讀史吟
評聊爲女界取法之資閱者倘類推而引申之則
歷史中巾幗幽光必更多所表現云

漂母漢

窮途進食惜王孫。雅意憐才豈市恩。不吝不貪明且
哲。高風足使薄夫敦。

韓信之知己有二一蕭何一漂母然蕭何薦信於

深談投契之餘其為知也易漂母周信於窮途落魄之際其為知也難夫箕帚詎許壺殮德色婦女之恒情漂母見信饑飯信數十日慷慨不吝固已難能及信謂必有以重報亦出於感激之誠母復怒拒以示其無所貪殆幾於內典所云佈施不著於相者其言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落落數言非惟自崇其人格其所以警惕策勵信者尤深使能體會之如張良之受教於黃石公則他年本其國士無雙之才畧佐高祖成帝業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又何至以逆謀為呂后所戮而宗族亦遭夷滅乎此則信負漂母之教也噫漂母之識量侷乎遠矣

緹縈漢

漢文下詔肉刑除。囚感淳于少女書。一片孝心能錫類。訟庭慘酷變寬舒。

古之肉刑有五曰墨曰劓曰剕曰宮曰大辟刑雖設而慎於用所以使人自愛而重犯法也自秦以

來則濫用肆虐人人自危誠如文帝之詔所謂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痛而不德設使緹縈為一尋常女子必不能伏闕上書述其父為吏之廉平而陳為婢贖刑之痛語則文帝未必加察豈惟淳于意無自新之路而肉刑且流毒無窮文帝卒因緹縈一書惻然興其為民父母之意廢除肉刑仁及萬世有文帝豈弟之仁愈顯緹縈純篤之孝詩曰孝子不匱水錫爾類緹縈有焉

班昭漢

大家風範在人間。參政才高史筆嫻。慷慨上書明主感。阿兄生人玉門關。

昭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是為婦女修史之創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為大家是為婦女作師之異數鄧

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是為婦女參政之先河

力爭參政權自謂先覺自謂文班昭
國婦女為附庸為奴隸盡觀漢之班昭

其在參一政千數由百年前已取不得更參政之明權乎
者今願益培養才識以女為參政時之表見

所著女誠賦頌書論顯於當時傳於後世尤為巾

幘楷模女誠七篇頗多嘉首推現既昌其社

一言不子除盡行夫男有女均為別外凡人家格之

心獨尊學問子智獨倫男諸子獨大端不子能謂弱男

其生而積習有弄璋弄瓦之姑以班昭論重男

伯名假博通書史弱才學識亦與一兄固瓦相

磚不過師耕與織婢立不伍之安能續乎漢

况今萬國婦女者四萬數育上女居其上半

此治上法臥牀下力其均磚之舊說甘與卑待

遇值困於臥牀下力其均磚之舊說甘與卑待

弱以自棄此附庸之安得自存於各不

失為男子之附庸之安得自存於各不

係婦能各取所題之新會化前此故附

論之凡讀此特舉今耳宜昭又以兄超

久在絕域老思故土遂慷慨上書陳請其書聲情

激越氣勢軒昂孝友根乎至情忠盡發為譁論所
以為超還者意猶顯所以為漢籌邊者計甚深

宜其感動帝心徵超還國然則超以壯年遠徵絕
域之塞皓首生入玉門之關者豈非大家一書之
力乎

李秀晉

深閨早具匡時畧。明達居然有父風。繼領寧州籌戰
守。平夷竟奏五荅功。

晉李毅為寧州刺史寧州頻歲饑疫五荅夷強盛
遂圍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領州
事秀獎勵將士嬰城固守伺夷稍怠出兵掩擊破
之君子於是歎秀之謀勇克敵而衆之破格推任
為得人也方刺史李毅之病卒也圍城無主人心
恐惶外無鄰郡之原內無素儲之餉秀以隨父蒞
任深居閨閣之女子衆服其明達推繼其父之任
秀見其情急勢迫為保全州城計為維護父極計
遂慨然出任艱鉅而不辭當是時敵衆我寡困守
孤城惟以誠信團結民心以忠義激發士氣先自
立於不敗之地以待敵之可敗乃能以守則固以

攻則克秀之明達其知之矣觀其固守既久城中
食盡至炙鼠拔草充饑而士卒絕不稍萌怨叛視
張巡之守睢陽無以過此及夷兵久不得逞氣阻
力怠有隙可乘秀出其不意開城掩擊敵兵潰逃
此其兵畧運用之妙又豈徒讀父書之趙括所可
同年語哉

木蘭梁

十年百戰凱歌旋。代父從軍氣凜然。奇事奇情奇女
子。至今傳誦木蘭篇。無名氏木蘭詩樓
側禮郁千秋紀調

木蘭為花氏女郎僑裝壯士代父從軍往復於燕
山黑水之間馳驅於鐵馬金戈之際歷十二載人
不知其為女郎其孝其勇其貞固豈乎向已迨奏
凱而歸見天子辭爵賞浩然還鄉重與父母子弟
敘天倫之樂其緇塵軒冕成功不居之態度尤有
古烈士風不意南北兵戈擾攘時梁之草莽中竟
有此奇女子以視秦旄仗鉞之將大率愧則怯爭
功則勇或且枯萬骨以成一己之功幸受爵封驕

侈無度家庭閭里為之誇耀而龐然不知內慚者
其賢不肖為何如也豈山川剛勁之氣有時鍾於
閨櫺而號稱鬚眉男子者遂不覺虛有其表邪

長孫皇后 唐

仁儉修持見理明。古今商畧讀書精。度人大赦知非
計。一病激然了死生。

史稱后仁孝儉素好讀書或疑為虛美之詞不知
事實可證非虛也后常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
則三十卷其讀書監於成憲實事求是可知也又
常與上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宏多其讀書切
於實用的古準今可知也及病篤與上訣公而忘
私條舉均關治道是其仁孝儉素之美德皆從讀
書修養而來亦可知也方其得疾太子請大赦度
人入道設貧富貴之妄緣必將從其所請后以死
生有命非人力所支終不行大赦而壞懲罪安良
之法強度八而啓蠹國病民之端疾病死生之際
此心激然不惑苟非讀書修慧深明聖賢修身俟

命之大義而參悟佛家有妄歸真之微旨者曷克臻此故英毅如太宗亦有入宮不聞規諫失一良佐之慟惜也抑吾尤有感者讀書本無階級之限救國要以實用爲歸今社會進化婦女皆有讀書機會并有救國呼聲故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爲現代宣傳之名論若現代優秀分子皆以讀書救國爲急務較之長孫氏處專制之朝以讀佐治孤鳴於宮闈其力量尤大然而國難深矣眞能奮膽勵治努力前進者甚少讀書救國乎口頭禪耳是以長孫氏性仁儉好讀書見諸實用彰彰可按而猶有疑爲史冊之虛美者不亦深可慨邪

陳堂前王氏宋

堂前美號一鄉誇。幹蠱能如子克家。節操嶙峋風義篤。澤流五世播聲華。

王氏節操行義爲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年十八歸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

舅姑無財產夫妹尙幼此其家計之困難卽令安節不死亦苦不易支持况貧孀一少婦乎而堂前堅貞自失舉幹蠱克家之事負以一身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年稍長延師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咸篤學有聞夫夫死不以貧苦改節事舅姑使忘其爲無子教子均以學行顯三者有其一已稱賢婦堂前兼三者而有之其賢過人遠矣尤難能者堂前教育夫之幼妹及笄以厚禮遣嫁舅姑亡妹復求分財產堂前無靳色不數年妹財爲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爲置田買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并以孝友儒業著聞嗟乎堂前一未亡人耳竭一身之力澤流五世上奉舅姑下教子孫旁及夫妹諸甥遠及親屬男女散勤苦所積之財與共享之不以慨其心殆禮運所謂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者邪推是心也天下爲公可也吾觀世之服儒

服認爲士大夫非不侈言民胞物與而自門以內骨肉之間刻薄寡恩錙銖計較不可以告人者其亦聞堂前之風義而返其本心乎

馬皇后明

一生恭儉襄明業。天下同歸不殺仁。有疾無求醫藥效。長孫知命是前身。

自子輿氏言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證諸歷代興亡治亂統一紛爭之故其言若燭照著卜歷歷不爽後世不察以爲迂闊而天下紛爭無已時矣明之馬皇后獨能深悟其旨常謂太祖曰方今豪傑并爭惟以不殺人爲本人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若殺掠以失人心雖其身亦難保也太祖嘉納遂成帝業帝以威武治天下后常輔之以慈仁又勸帝保全功臣勿俟外戚皆能深明治道通達政體帝比之唐長孫皇后洵無愧色矣史稱后有疾不服藥年五十一崩其詞簡畧讀者遂但惜其年之不永而於有疾不服藥則忽之不知此所

以表見后之生有自來死無所憾也后之平日以恭儉爲天下惜物力以慈仁爲天下培元氣修身俟命之義見之甚真故有疾之時自知其疾之不起不復乞靈藥物以自擾其湛然之神明而世間一切富貴尊榮更何繫念之有此與唐長孫后得疾時洞然於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同一明睿所照語其究竟可以了生死以視多欲之漢武貴爲天子猶不足尙欲求神仙求不死之藥沈迷於外道之術而不悟者何如也

丁丑仲夏偕文獻徵輯館同人謁修文王陽明先生祠分韻得闕字 聶樹楷

維古龍場驛。今隸修文治。其地富洞壑。千古穴妖魅。文成忤權璫。南謫一驛吏。山坳得石室。風雨聊托庇。遂令荒州奇。一旦啓幽闕。緬維悟道年。茲焉實初地。學理通禪機。已得平等智。滿街皆聖人。生佛本無二。融會儒釋說。獨樹良知幟。自利兼利他。教澤漸異類。洎今四百年。邊邑嚴祀事。我來扣洞天。石狀吳古酋。

白鹿那羅延。那羅延窟在東海半山明高下

難品次。其上建祠宇。遺像肅冠帔。敬持一瓣香。瞻對

起遐思。左爲君子亭。叢竹發新翠。右爲何陋軒。貞石

尙留記。惜哉玩易窩。徑僻未克至。祠旁築蘭若。莊嚴

佛三世。先生儒者宗。兼證四禪位。身後佛爲鄰。正治

生前意。闍黎打晚鐘。銀銀促歸騎。

生日自述

羸蹶劉顛世幾更。聞根漸斷目猶明。百年鼎鼎渾如

夢。四海紛紛正苦兵。窮谷漸容充小隱。佛門大可寄

餘生。殊方爲致延齡藥。敬章錫適自儻駐衰顏俟

太平。

村居四首

傳烽日以近。避地此焉宜。狡兔營三窟。焦鷄借一枝。

人生如寄耳。老者願安之。國事羣公在。潛夫不用知。

室小能容膝。簷低不打頭。蔬從霜後摘。茶是雨前收。

貸米先分雀。編茅足蔽牛。地偏心更遠。於世復何求。

誰作同遊伴。荆妻挈稚孫。谿回喧水碓。木落現山村。

日定團焦影。雲連野燒痕。道逢樵客過。一笑互寒溫。

賃得三間屋。莊嚴作道場。香花龕左右。相好鏡中央。

跌坐風舒席。經行月遶廊。禪人期過訪。夙約儻毋忘。

塵空上人約見
過已掃榻待之

感事

再六年成八十翁。世間萬事等飄風。安危詎肯輕天

下。勝負誰教墮算中。此日不妨三舍避。他時應覓九

州同。老夫縱老吟毫健。勉爲諸君紀戰功。

問疾呈四偈

莊尻忽欲化輪飛。蘇股無端感刺錐。四大根身原假

合。此時痛癢却關誰。

佛無我相無人相。支體憑他割截來。觸刃剛剛血濡

縷。未教左股失蓬萊。

養癰自古多貽患。剗肉何人善補瘡。一味伽陀無上

藥。刀圭還乞大醫王。

我比維摩乏辯才。棲心一榻外形骸。衆生不病我獨

病。慙愧文殊問疾來。

白木耳歌

趙愷

遵義山山可青欄。樹樹金錢明夕陽。枝頭不實酒與肉。材身變化利千百。往年儘葉飼青蟲。獲利倍蓰已從容。而今生繭亦塵土。但使精液凝形吐。拱把神全皮白筋。橫排堂子趁十五。一晴一雨乃佳時。蒸潤勿露勿燥宜。朝看茸茸並頭起。暮易白金盈筐匱。今年誇我新山強。且喜陳山亦豐穰。一斤兩斤足山本。三斤四斤利無盡。數月之間廣田宅。開州挖金嫌遲鈍。吾鄉有此富民木。秘之千年今發育。為濟世人益華蓋。為利窮夫崇稼穡。富庶要使全黔利。津津樂道如遵義。嗟我窮黔幸有此。貧富循環天之理。果能足食皆佩犢。材智馳騁民亦足。率我妻孥返墓廬。垂手山林待時局。

龐君得鄭先生題鹿山詩草一首併自訟一首

墨稿索跋其後因次題詩草韻書以還之

先生作詩時。六六今又訝。豈意見真稿。能使飛鷗嚇。

况此自訟章。亡一得之乍。是唐詩又為高兩本所無對此今喪吾得毋藐姑射。細觀指畫肚。一一求點畫。權諸聖壁間。坐臥忘晝夜。細思蕭夫子。比之管蕭亞。國若齊楚勝。同列固小大。然其自樹幟。取徑無憑藉。手抱羲皇書。闢義鬼神怕。鈎取許之義。刊成理勢謝。摘千三百文。屬辭何閒暇。成書自鏗鏗。居之呂朱下。先生晰禮經。說許成善話。箋注及補遺。考訂堯灣舍。此外溢為詩。經學家者詫。更驅龍蛇筆。彘鼎參變化。每得一手迹。傾拜鳧藻寫。琅琅讀自訟。此詩烏有姥。得隴又得蜀。以補遺詩缺。時印經集遺詩未成即自訟補入今瞻兩前輩猶如睹王伯。妄自作論評。學拜忘笑罵。自誇福來適。入眼不論價。我履先生菑。應慚把耕糶。君得先生業。如錦纏腰胯。書尾汗其跌。還瓶如初借。

初試車至團溪

一聲兩聲牛鳴。紛紛道途人爭讓。云是汽車得得來。頃刻塵飛前山上。此車遠自洋海來。塹山壠谷真快哉。山國僻鄉那見此。喁喁滯盼長增哀。何期十年

關此路。萬千邪許宵堅固。今看車如流水來。衆頰欣
欣矜一顧。車中雄視極可娛。過眼溪山澹澹無。戲言
古有神仙術。風雷鼓盪機輪驅。下車俛倪醜父老。舉
日山猶舊時好。言此豈是閉塞時。鄰國雞犬聞相了。
君不見。缺軌乘輪勢尤使。漢湘一日馳海甸。冀茲湘
沅梧桂通。富溢江南眼中見。躊躇故里日將哺。齊民
無術鳴歸車。作詩火急時彙筆。心貧豈富如猿刷。

和恒菴觀西冷畫展原韻

桂詩成

仙姿何處着塵埃。疏影翻從畫裏來。欲向空堂成暗
索。得親妙筆也低徊。情深竟遇離魂女。渴酒偏逢化
羽杯。徹底相思驢子背。幾生修到可尋來。

重九日與百鑄登西望山宿鳳池寺 王延直

凭高西望煙濛濛。一山橫亘當息烽。山脈磅礴望不
極。層巒爭出摩青空。桂侯寄境獨曠遠。山川形勝羅
心胸。更次歷險飽眼福。一一寫入新圖中。我來正值
重九節。邀我西山登高峯。仰望直指鳳池寺。不謂猶
隔山千重。沿溪越嶺復直上。路入陰僻林木豐。窺天

瞥見高鳥影。攀岩竟絕遊人踪。賈勇更登數百級。回
視下界皆丘封。羣壑寂寂忽已暝。一聲到耳驚清鐘。
老僧扶杖忽相遇。爲我前導趨靈宮。殘碑道旁半埋
沒。廢殿空洞生陰風。僧言迭次遭兵燹。致令寺產囚
之窮。撥火夜坐話往事。得聞飛錫來語嵩。關地結廬
在於此。至今猶念開山功。中間歷史不可紀。喟然長
嘆心忡忡。夜靜忽覺動地籟。倚榻失眠愁秋蟲。來朝
起視霧如墨。地天不辨疑鴻蒙。吁嗟乎。此身何幸凌
絕頂。豈知適墮煙霧叢。我欲對盼天空復晴霽。千里
萬里豁然通。

大霧中自鳳池寺曉發往遊瞿曇寺

曉發鳳凰池。云往瞿曇寺。前行未數武。黯然不見地。
山高入霧深。况乃當秋季。石氣分外濃。日光無從至。
聞聲疑豺虎。穿林防魍魅。同行十餘人。迷路出不易。
木葉戰風中。令人魂魄悸。久之霧始開。迎面見蒼翠。
羣巒俯足底。層雲盪胸次。眼界爲之豁。誰謂山如睡。
淙淙澗水聲。爲我滌塵累。佛寺聳當前。仰望殊深邃。

入寺訪古蹟。藉以補遊志。不謂寺中僧。往事不能記。
剔薜搜殘碑。幸有未沒字。事實縱不詳。猶得供擬議。
意者明亡後。遺老多隱避。結廬深山中。謝絕人間事。
藉佛了餘生。開山卽斯意。時閱幾何年。殿宇半廢棄。
古人不可見。百感一嘯寄。遊倦方下山。薄日亦西墜。
沿途復盤桓。所見輒紀識。有林皆幽深。無石不怪異。
快哉此一遊。忽忽已心醉。歸來話遊蹤。系念不能置。

丁丑重九劍魂使君招飲棲霞嶺賦謝

憑高眺望皆秋色。目斷長安去路遙。徧地寒花愁點
點。滿天落葉響蕭蕭。吟邊懷想心如碎。劫後形容髮
漸凋。差喜東皋風日好。憂來忽向酒杯消。

丁丑九月十有九日履夫孟純詠求諸君招飲

東郊蟠桃宮作展重陽賦謝

霜落千林葉半傷。登高聊作展重陽。煙塵滿地關山
暗。烽火連天道路長。猶許說詩來白鷺。翻憐歷劫過
紅羊。言歸未盡清遊興。喜見秋花處處黃。

戊寅三月三日與履夫百鑄夢純劬雪蔭軒諸

君珠江酒樓小集分韻得年字

時艱孔亟不成年。敵騎長驅路幾千。編戶細民知禦
侮。登樓諸將苦籌邊。洛陽烽火銷何日。建業鐘聲泣
暮煙。聞道漢廷今獻捷。應留銘語勒燕然。

竹孫二兄生日賦贈

故人漸寥落。老健似君難。今雨開三徑。浮雲視一官。
讀書會得用。勵志敢求安。持此堅貞意。相期在歲寒。

戊寅季春初九南明江岸高中學校學生覆舟

多數脫險死十二人賦詩紀事 楊恩元

水性懦弱人狎玩。過涉幾忘滅頂患。譬諸躓墜不躓
山。此在青年尤易犯。會垣衣帶南明江。一葦可航觴
可濫。隔江設校三十年。印須我友成習慣。手挽鐵繩
去復來。瞬息卽可登彼岸。釁起三月九日辰。散學爭
先歸。用膳人多載重已欹傾。中有狂童尙挑戰。底翻
作盞頃刻間。競逐波臣全不見。惟餘制帽滿江拋。急
求援手慘呼喚。尺木何曾救生圈。一索皆爲延命線。
紛紛多數慶更生。悲哉十二歸冥判。承十二人爲

何克剛常學誠文學張世俊鄧德馨
邱純仁鍾在祐蕭開運陳賓舜曾德馨

是日閣城奔走忙。家有子弟恐同難。兩岸行人如穿

梭。呼親問友神先黯。傍晚存亡始決知。哭聲慘惻天

地變。一抹青山帶夕陽。餘哀猶繞河之畔。最傷苦節

只單丁。最痛寒門甫弱冠。載胥及溺當奈何。此責究

歸誰負擔。若云失在不修橋。年年穩渡人何限。若云

教者應申禁。警告隨時皆傳徧。門前碑語痛針砭。未

必人人不熟看。刊辦學校門外有水漲即停渡

渡人語示敬注籍已在龍伯宮。數定安得由人算。

禍因多藏於隱微。人之所忽輒發現。必謂降爵有專

屬。孺子何緣叢惡貫。除是幼安自責詞。不外科頭與

起晏。管幼安赴遠海遇大風浪船將覆

繼思之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日晏茫茫天

意未可知。付與宣尼川上歎。

斗染霍亂入醫院施治稍愈倚枕無聊賦呈同

館諸君子一粲

寒暑從來不易侵。六旬養就息深深。那知病至如山

倒。頓覺神昏似陸沈。海外靈方傳急救。城中活命報

佳音。餘生未遂流年度。聊和秋蟲奏苦吟。

高懸橡管一竿扶。水瀉銀瓶合寸膚。直令周身通脹

理。快如灌頂得醍醐。膏肓未許藏凶豎。嘔洩何能困

老夭。杜甫北征詩老夫情八法神針添創例。洵

堪新紀補靈樞。

病雖稍開尚嚴防。休養依然守一牀。幾度體溫勞試

驗。隨時脈至贊端詳。醫院每日視體溫脈

惟飲仙家露。每日滋養液寶篆頌添侍史香

士來復已周方脫險。生還愧匪在疆場。

喪盡盈千累百人。據醫察局報半月來六街

聽哭尊親。威靈已失空方相。唐焰橫施止疫神。縱有

青囊治自舊。信知丹鼎應從新。相憐同病惟吾姊。竟

為年高邁不辰。

戊寅八月二日敵機初次襲貞陽感賦

高枕羲皇入夢裏。報盡曉壽呼不起。一聲霹靂降自

天。驚退睡魔二百里。此聲胡為乎不載。經年變境倭

寇開。吾黔天然有保障。萬山雲氣接蓬萊。豈知彼族殊狡獪。母艦橫越北海界。機聲札札徧九州。不容一

省獨例外。果然疊後受以臨。八月有凶來見侵。易卦臨

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石破天驚投巨彈。恍如啓蟄聞雷音。

轟動閭城競奔走。老幼扶携徧郊藪。先生縱有不惑

三。試問此時心動否。美色財也故以名齋叢殘

著述半零星。况兼公事有期程。暫覓柴翁寄孀地。宵

惟棄墓吾未能。鄭聲近村各驚避地詩土賊日臨

亦作寄風鶴訛言日數至。投杼能令慈母懼。一顧

傾城談笑間。拍手倭人誇中計。倭乎莫謂國無人。贖

武由來伏禍根。須知一成可興夏。仙餘三戶解亡秦

君不見女真雄據中原鹿。幽蘭軒下悲窮蹙。元兵取洛金

主奔蔡州自緜於幽蘭軒。蒙古威棱震亞歐。夜啓北門遁沙漠。

惟有前清運祚長。人心豈是真悅服。不忘春秋九世

仇。揭竿倡義乃光復。方今衆望集梓柯。安貞之利西

南多。努力神州勿自餒。終期還我舊山河。

花溪分韻得到字

塵海作勞人。撫膺苦煩燥。不觀風景區。安知化工妙。風景出天然。非由人力造。譬彼佳麗質。傳神在顰笑。縱不御鉛華。何損傾城貌。尤賴文字靈。闡發乾坤奧。兩相輝映中。聲華成絕叫。蘭亭無石軍。作序追典誥。清湍與修竹。汨沒憑誰報。吾黔處邊方。仙境饒壺嶠。自昔阻交通。深藏若在窖。明清兩代來。漸摩盛文教。先後來游人。一見即傾倒。稍稍露頭角。猶是管窺豹。近歲馳道開。山林闢阡徼。倘使在歐洲。當蒙瑞士號。筑垣更恢奇。隨處堪游釣。近郊三十里。花溪名久噪。縣宰樹宏規。善任岑公孝。省費又速工。三月奏奇效。車路便飛行。瞬息即可到。吾友聲園翁。曾應華箋召。縱觀滿意歸。縷縷詳相告。上沂南明江。黃梁剛一覺。山勢豁然開。萬綠遠籠罩。水自山中來。崩騰穿石竅。平田千頃寬。清流曲折繞。橋臥虹腰長。路轉鯨尾掉。直上清暉樓。地勢尤扼要。四面拱北辰。矗立千峯峭。歷歷幾村墟。落落安井竈。方野龍起伏。蒙茸開奧竅。如布八陣棋。如列七星礮。或以麟爲名。角端形逼肖。

或以蛇爲稱。常山頸曲拗。中權獨號龜。曾入宣尼操。
 人踏背上行。登樓堪寄傲。軟草鋪錦茵。晴雲披絮帽。
 煙景一望收。良辰豈空耗。聞之投袂起。恍如親臨眺。
 此願定須酬。尅日邀同調。證以意中云。一一如所料。
 是日天氣佳。休沐逢却掃。履屐數風番。共二十人
 隰經雨膏。昨日有如舞雩游。風詠偕長少。豪氣擬元
 龍。才華洎謝眺。或爲梁父吟。偶試孫登嘯。散步各分
 途。留影快攝照。望族在前崗。世德仰禰廟。英才善樂
 育。東西觀兩校。倦飛隨鳥還。偏西已夕曜。仙備乳菽
 餐。愧無斗酒勞。逝者歎如斯。徒用供憑弔。鴻泥不印
 痕。定被攢峯誚。爲我語山靈。且暫從俗好。清越廬山
 鐘。容與西湖棹。換著時世妝。洋樓相炫耀。遂令避躡
 人。無地容高蹈。疇昔閉關策。今知不可靠。旣成桃李
 蹊。已歸荏苒盜。猿鶴莫漫驚。蜂蝶且勿鬧。願賀茲邱
 遭。牛先十二犒。巖壑爭獻奇。山陰何足較。名蹟自有
 餘。由來非倖冒。但使此詩傳。可作先路導。

和聶尊吾先生重陽原韻

空中警報動林林。尙憶機張急難臨。萬里乾坤須着
 眼。杜詩乾坤重陽風雨又驚心。尊鱸信美年俱老。
 稻蟹無遺寇已深。那復登高吟眺興。四山寂對暮雲
 沈。

和陳恒安君重陽原韻

百端交集茫茫感。欲作重陽病未能。空對落暉思杜
 牧。已無豪氣賦陳登。海疆風緊濤頭惡。山國雲深戶
 口增。加倍題餞原所望。鄭子尹詩來年如何時
 奏凱賦懲膺。

和柴曉蓮君重陽原韻

往歲登高欣蠟屐。今秋登緒獨蕭然。非關皂帽風吹
 落。空負丹楓晚鬪妍。多難萬方同一慨。此生百事總
 隨緣。吟情不似游蹤嬾。珍重題餞笑昔賢。

和李獨清君重陽原韻

滿城風雨驟增寒。移火興謠歲漸殘。老矣雄心成弩
 末。悲哉秋氣入毫端。粵江駭浪千層湧。楚塞連山萬
 仞蟠。唐詩連山太息金湯終失險。黃花濺淚忍重

看。

和獨清聞廣州武漢警報原韻

百粵文身地。編氓擅重沈。史記其為人忽聞封海
口安敢問天心。鶴觀驚烽火。惠州有羊城咽鼓音
一奇誰獻計。史記浮萍一奇也南望陣雲深。

明妃生楚境。計拙恃和蕃。鶴去宵忘返。狼貪且任奔。
南樓秋月黯。西塞戰塵昏。江漢滔滔逝。興亡竟不言。

長沙大火感懷

南帶衡山北枕湖。臨衝自昔建名都。萬家屋宇承堂
構。百丈城垣壯版圖。豈有預徵愁賦鵬。于誰爰止歎
瞻烏。而今方羨扁舟好。穩伴煙波作釣徒。

一炬成風土盡焦。火維分野應丹霄。衣冠黼黻歸塗
炭。宮室邱墟付黍苗。峯近祝融先稅駕。宅尋賈誼漫
無禱。由來卑濕人難任。除舊更新古訓昭。

拒絕將軍先請罷。南粵王詩龍長沙兩書辭回上

客共臨場。霞烘嶽麓朝騰彩。月照湘流夜掩光。門戶
凋殘徧王謝。道途憔悴走姬姜。此弓縱落他人手。徒

抱烏號不可張。

翼教難禁衆楚咻。演成赤焰肆虔劉。幾番導線猶延
命。萬劫飛灰此盡頭。文武道從今日墜。顛危局爲後
人憂。背城誰可收餘燼。借一還堪展壯猷。

黔陽觀沅無二水會流舟中放歌 萬仿韓

丙寅秋仲有湘鄂之遊取道劍江以十月二
十二日抵湖南黔陽縣灘劍二水會流處也

河面劍江爲大居民稱之大河感而有作

劍江水經我手圖。劍江水道我足濡。近歲二十卷

今不誣。爲遠江正源嘉慶間洪北江學使
作貴州水道考始以自來儒生多結習。說經一
都勻之劍河爲正。以

字五車書。我承其流仍不免。旁溝剛水最模糊。沅江
於漢爲且蘭旁溝水即都勻水之詳
轉獨山江舊稱爲古牂牁江。輯勻志時

從此春菴有旁證。亦爲老柴彌厥疎。洪集言劍江
源流遠不言其大鄭子尹徵君晚號老
柴其最條不貫之牂牁十七縣考仍以

江遠為無水於水正源且指都勻人當客寄感
寂寞每遇得資發狂吁舟中率賦那可誦寫付遊記
當盤蔬

癸酉孟冬父喪歸里取道都勻楊家冲距冲十

里得平溝於水經旁溝之名恍然有會因診

其出受歌以識之

撫棺歌狸首言文不可訓我忽破前戒漢水喜得證

旁溝紀桑欽邦版申莫鄭水經稱沅水出牂牁

鄭子尹先生有都勻府南齊以上地理考

史地理志今都勻邦水亦版元文創旁海說

承流亦可信吾友文君彥生近有貴州水場

是沿舊名惟是溝命名忽然久無問我歸因父喪

插翅苦不競桂車不相直閒道期過迅乃緣送故人

民生亦冀探親訊由省歸里以江肘間道

道住省五十里時士章弟任奮度楊冲山

嶺首極天峻三道均踰南嶺脊貴定之峻

上下各十餘里然狹徑斗起山陽有平溝山

貴州文獻季刊 第二期合刊 詩錄

陰邦水迸。陰陽雖有殊。分割在尺寸。山巔多瀉澗溝
名寧不應。古號從可求。旁平聲尤近。懸流四五均

在道旁鄉人稱為山巔天池所瀉平溝

後世援邦入平之訛。從茲考舊文。形勢瞭不

案且蘭今似昔。千載良一瞬。更問山下人。平溝出老

命益尋今古聲。明苗密浪良。土人稱平溝下流

盤江者也。貴陽志又稱之為古浪水。命

源良然則旁溝南出粵晚出於多水經所稱沅

桑氏未及楊冲以安知非且蘭定縣境固亦為

會蘭山經浪也。姑並存以備考。至平溝所

名經浪水其詳。漢晉論成所不具者。同抽筆記所

見將以稽黔乘。痛哉父已逝。不復慰觀聽。

黃葛樹觀瀑 余志明

雁蕩之瀑谷東西。珍珠噴出碧玻璃。龍門之瀑白雲

齊。餘流流出萬斗溪。更有匡廬甲天下。石樑三條長

虹跨。耳既聞兮足亦經。盪胸層雲還大化。十年隕馬

尋歸路。歸來城郭仍如故。西去習安上鎮宵。地當瀨

黔分道處。黃葛村中卓午初。邨頭西出一左顧。下枕寒流白河水。上接雲端之瀑布。旁睨俯瞰初未奇。路折關嶺青屨屨。停鞭小憩望水亭。中有斑斕古二碑。

一鐫學使陳公記。一勒柏臺若伊詩。蘇季既無柴翁死。文章之妙幾人知。凝眸正視景矯絕。宛如巨靈仙掌列。白馬下犇千丈坡。石作蜂窩怒撐裂。驚崖急轉

晴天雷。浪花高飛炎日雪。萬樹梅花倒地開。一激不嫌經百折。風塵久客暫徘徊。靈犀隱迹亦神哉。若使

茲水出泰岱。經眼飛泉皆涓埃。若使更有縮地法。湖海遊人俱到來。水簾不捲深莫測。雲山羅列費安排。

至今龍門東去流成恨。鴈蕩匡廬水鳴哀。佇看神州重奠定。此亭著我心顏頤。

戊寅三月十日值鄭徵君生辰文獻徵輯館同人補致木主於扶風山尹公祠並釋奠焉用

巢經巢平夷生日詩原韻 嚴仁珊

柴翁經術深。席能奪五十。詩亦自成家。逼真盛唐日。尹祠豈配位。十亡休問一。誕期思薦醴。無主焉用說。

神貴有憑依。不計手民拙。要備詩書氣。消弭玄黃血。出郭無安車。緩步真妙術。天色苦陰沈。我心自閒逸。此會擬山陰。至喜羣賢畢。

丁丑初夏偕文獻館同人遊花溪分均得有字

馬道穆

駮車隆隆聲如吼。匝地塵囂量逾斗。聞道城南好溪山。欲往從之滌塵垢。祓除剛過莫春初。今年上巳

水口相攜況有同心友。勝流遠集四方賓。謂孟東

琳諸兄看饌物成非旨有。我輩一意趨登臨。醉翁意固不在酒。振衣同上清暉廬。四望雲峯齊俯首。江山未了文字緣。一一認取字名某。乘興出遊町畦間。喜見叱犢耕石耦。嘉禾雖未判良莠。新秧初已插陂畝。此邦近時苦旱祲。澤澗無復在梁筍。昨夕一雨蘇枯芟。始信天公意良厚。不然四野啼饑寒。盜無餘糧哀甕牖。曖曖村中有望族。鄉賢遺直在人口。謂周奎

耕讀猶能世其家。祠祭尙型百年後。麟山一角誇墓宅。周氏先人不能傑地靈否。歸途未及墟里煙。

爽道但存新種柳。城市誰識山林幽。大笑此樂亦不
朽。蘇詩此樂真不朽

丁丑夏仲偕館中同人謁修文王文成公祠遂

遊陽明洞分均得洞字

貴州故多山。形狀各異衆。或覆若釜鐘。或尖擬角稜。
亦有翠微間。濛瀼呈石甕。郢斤不能斲。良工謝磨礪。
石膚承巖漿。玲瓏結乳湏。蛟龍非其窟。飛鳥時一哢。
偉哉船化工。妙手此搏控。天遣待賢豪。地靈茲為貢。
有明正德中。政實不由統。餘姚王夫子。上書彌其空。
一朝謫驛丞。枳棘植鸞鳳。三載此淹留。工夫下愈痛。
玩易既名窩。何陋適自訟。兀兀倍致知。眞理窺澈洞。
膏沃光自晡。遂鬱爲時棟。後來轅粵功。康衢騁飛鞚。
揮斥等天人。百發竟百中。夫子信人豪。稟資實天縱。
勛名方管樂。文章邁姚宋。始信儒不疏。經術眞致用。
我來值炎蒸。微雨未成凍。小憩石壁間。好風遽吹送。
夏清而冬溫。里人此交氣里人以此洞中作詩誌景
行。未要後來重。

戊寅三月十日值鄭徵君生辰釋奠於扶風山

尹公祠用徵君平夷生日詩韻

徵君生嘉慶。丙寅暮春十。平夷計所得。萬有八百日。
百年風塵中。已具三之一。慨然念所生。感歎成言說。
抗懷希遐蹤。吾道固用拙。先生盛文藻。善斲指不血。
文章例憎命。亦自傷蛾術。明年登寶書。稍稍償無逸。
但期到古人。一生精力畢。

重九集小西湖水明樓分韻得飛字 李德暉

往歲重陽苦風雨。最難今日對晴暉。登臨幸預羣賢
集。寥落還看舊侶稀。龔歲同集斯樓者知白雨琴說農均已下世

游興不關人老去。鄉心欲共鴈南飛。予籍酒闌更定
明年約。醉折茱萸插帽歸。

輓廬公

盤州三載共晨夕。劫後同游復廿年。風雨名山留翰
墨。莊嚴淨土證人天。如君矍鑠應長在。感舊凋零爲
愴然。憑弔西原埋骨處。孤松挺秀鎖寒煙。君葬於西

柯郊一松

戊寅三月十日壽鄭徵君子尹於扶風山尹公

嗣用徵君詩平夷生日元韻 吳道安

維年日戊寅三月日之十。春雨郊垌淨。值公覽揆日。

雍容隨衆彥。嚮往心如一。昔釋高密奠。公集有康成生日釋

奠湘川亭書院公詩張其說。今者來奠公。徒慚詩筆

拙。此地尹王嗣。分庭牲薦血。公生兩公後。冥然契道

術。早歲輯公譜。予於十年前蒐討多遺逸。殷殷仰

止心。耿耿情未畢。

昔在五年前。猶憶月爲十。走訪望山堂。寒雲翳冷日。

拜墓見荒草。手植百無一。所種花木爲披榛尋遺

址。檢集存空說。其中所記巢經巢鳥柏軒

人事修葺。義舉自非拙。此是大賢鄉。豈忍祀乏血。田記

已被盜賣邵人議公詩光萬丈。而况擅經術。駘

斬當時賢。駸駸絕塵逸。黔學久銷沈。後生事豈畢。

雷公山八景歌並序

潘詠笙

雷公山之遊攝景凡八其一遠睇屋脊若者

爲幹其二三雷公坪一角落將臺鞠爲茂草

倚樹以思其四就賊巢宿大藤如峽立其五

六撥霧入積翠其上黃央頂而我獨尊其八

夕照一肩則大兒慈與採藥還也景雖名入

實出乎一坡公所爲虔州八境賦者近是余

既得紀遊文二千餘字意餘於詩忽聞雷聲

撼壁三日夜不已是浦猶未了千山靈怒耶

爲作此歌既而大霽

一事平生膽最雄。手提快鞭走雷公。雷公有約如交

舊。怪底山雲懶出岫。馬蹄得得竟來遲。若爲相思延

頸脰。元自嶙峋山有就。羞隨頑石補天漏。獨立披髮

下大荒。要從高屋作菜廬。追尋往事亦復佳。豐草長

林一將臺。伐鼓撞鐘樹未死。爭傳萬骨委成灰。斷藤

明月來相照。更報築巢昨夢纔。拚已忘形到爾汝。山

中魚鳥漫相猜。平明撥霧臨無際。緣知真宰有深意。

不因身墮五里中。何緣摘得千重翠。便欲憑陵叫莽

蒼。諸峯誰霸竟誰王。十年一杖瘦枕榔。冷然御氣度

黃央。掃却眼前萬秕糠。過耳天風鳴鳳凰。下視歷歷

臥犬羊。頑劣競走仆且僵。我思一語欲寄將。其黃央
乎大父行。但汝山頭莫漫狂。客比汝高一尺強。却憶
高人古若此。埋將名姓長安市。松際白雲深復深。也
應採藥須童子。大兒聰明到杜不放一肩收暮紫。懷
抱得好開。長鏡白柄從茲始。君不見。烏東東。夜來飛
夢掛長松。長松裂皮欲倒地。何聲隱隱來空濛。鳴雞
三日愁上屋。欲語不得發笑紅。山靈於我顏色好。不
着一字應惱公。雷公雷公且休惱。更看催勾走蚪龍。

跳鼓詞

余來丹江之明年。盜賊無警春燈既罷。民復
跳鼓爲歡。花影笙聲與鼓赴。應世之侈狐步
舞者瞠乎後矣。謂余不信。試覽此詞

歡聲一片響如雷。簇簇春城夾道開。要擬巴人賡白
雪。未妨腰鼓鬪歌來。

六幅湘裙妥地青。襯胸珠玉自娉婷。對門一座飛來
佛。却散天花下百靈。

當場第一鼓聲敲。是燕欲來舞翠翹。恰比羽璫詩句

好。四廂花影怒於潮。

漫燃蘆笙欸欸風。聲清不用錦熏籠。尊前試奏無腔

曲。縱擬雙成恐未工。

繞場三匝怯還羞。狂煞千人笑語稠。最是村東楊妹

子。學將瀾鵲起汀洲。

亦有眉鬚數輩狂。風華老去尙郎當。幾回與作婆娑

舞。撲朔憑君細較量。

舞罷桃枝復拓枝。渠儂心事沒人知。衆中掠眼偷回

首。預忖他年隨狗雞。

曳步瑤台散衆仙。笙聲益越鼓聲填。舊歡重拾君須

記。屈指春風屬虎年。

盤江鐵索橋

車行眞跛驚。橋勢忽飛虹。孰與仙翁古。摩挲鐵杖功。
十人述鐵拐李擲杖
成橋因建像橋左 奔流千澗雨。裂石一窩

風。去去攀天夢。仍應哈馬雄。

滇回爲雨阻。黃果樹還往於此。凡三度矣。不欲

爲瀑布作詩。忽有似夢中促起者。三韻誦乃

就

匡廬夢不到。界破此青天。玉女洗頭已。思君望眼穿。也知到海日。無復在山年。若與荒村暮。瘖音叫杜鵑。

挽王漱蓀先生

君才何止了千人。得氣多於季野春。捫蝨功名爭借箸。屠龍身世亦勞薪。江山許到生文藻。雲雨何曾露爪鱗。非爲其私臨一慟。狂飈搖海震天垠。

貞豐遣興

木末僕來問水濱。搏沙若與認輕塵。困牛不起餘孤嘯。李蔡生地李家壘飢雀相爭又一巡。往事紛傳從井子。斜陽歷亂趁墟人。望南底物猶堪憶。銅斗敲塗說打賓。

清鎮花紅

清鎮何可寫。可寫花紅耳。人間乞巧久矣不。陳及此物奈花紅何哉。七月八日歸途附記

臣朔持歸遺細君。東坡嶺海爲朝雲。肉味不知荔枝死。凝血一碧此奇芬。人間兒女自癡絕。河漢盈盈又

此夕。悵望黃姑不可語。花也無分況於葉。纍纍其實日加饜。臭味之同到汝難。三千九百又六十。去日堂堂愁肺肝。

長沙大火感賦用昌黎陸渾山火韻 鄒國彬

長沙卑溼江流渾。鵬鳥哀鳴思禍源。虜勢雖欲雲夢吞。豈無戰士驅戎軒。老上龍庭猶未燔。况嗑蜃氣腥中原。大哉維乾至哉坤。覆載異類無垓垠。一從涓水失藩垣。鎖鑰不守開北門。冰雪慘慄移溫暾。洞庭夜泣猩鼯猿。大江晝走蛟鼉龍。侯景可磔無羊鷗。曾軍其火占鶉奔。牙纛高擁方自尊。衆議蛙吹華林園。閭閻撲地歌吹繁。訛傳寇至人聲喧。唱予和汝箴應損。止亂徒舉騶虞幡。衆生火迫蝨處禪。血以沃而屍坐臀。百靈執熱洪鑪掀。闕伯手戟腰囊韃。祝融赤舄乘朱轡。電幢虹剗形雲帟。焦土血肉非脹騰。倘使滅竈精兵屯。敵智詎足炤覆盆。諸君痛飲酒一罇。度尙耿純功可言。焚營燒舍戰局翻。案竟鑄鐵誰能反。當軸橋舌曠日暖。罪魁被逮窮其根。請族郭解來公孫。魚

服思通緹騎跟。三人駢戮終辜恩。傷哉煬燼哀黎元。
海不澆熒溺誰援。維楚之富人尙論。門有車馬。僅司
閭。蘭茗翡翠香巢痕。金粉蝴蝶花國魂。俄成新鬼皆
煩冤。高臺已傾惟礎存。生者瑣尾饑絕餐。村荒時廢
朱陳婚。喬木無復蔭後昆。石化劫灰殘獸躡。南山獨
好無爾騫。誓與國人同復怨。鵬舉肯作潛淵鯁。上扶
靈景昇崑崙。下斫扶桑東海昏。楚雖三戶秦宮焚。我
作此詩宵憚煩。豐干饒舌舌莫捫。

修文謁陽明廟分韻得磴字

凌惕安

不遭遷謫憂。何緣見儒行。從知冥冥中。玉成出天定。
舉世尊王學。於焉此發軔。沾溉匪一方。知行得驗證。
餘事樹功勳。手扶明社正。權璫勞日拙。大節自堅勁。
至今龍場驛。流風有遺韻。人傑地亦靈。名蹟待訪問。
飄輪止。下撥雲復攀磴。廟貌肅拜瞻。鞠躬如折磬。
平生嚮往心。對越愈感奮。誦公洞天詩。聲響山谷應。
花溪分韻。溪子

山川與文字。顯晦理難稽。當其欣所遇。身價增品題。

相彼化谷鎮。深藏保天倪。一朝開光耀。美證日花溪。
士女爭命駕。刮眼賴金篦。余亦投袂起。勝侶相招携。
果然山水窟。雲嵐入望迷。平生富行具。萬里印鴻泥。
倦懷得慰藉。到此欲雲棲。况邇鄉先生。見賢應思齊。
溪上有周鄉賢祠

丁丑重九集東山

李獨清

滄海橫流忽至此。登高爭忍望中原。最憐秋氣常先
感。來對羣峯黯不言。就菊題糕都結習。攀天盪夢有
孤喧。斜陽影動簾旌外。一驗霜杯酒尚溫。

仲慶返里賦贈

麻鞋忍說奔行在。辛苦賊中見子來。攬鬢各驚非昔
綠。捫心不定似寒灰。龍吟風雨將何謂。牛角山河大
可哀。暫喜鄉園能一聚。樓欄燈火與徘徊。

宿大地寨不寐

一枕諳秋味。薄衾不夜眠。孤燈容鼠噉。短牖怕蟾圓。
夢外何天地。劫邊有歲年。羈愁爲觸撥。鐘動廢樓前。
長沙大火中央軫。念災黎措欸濟粟籌辦善後

復處決禍首以正大法敬步 覃生夫子元

韻四律

龍去纔山泣鼎湖。旌旗一捲陷王都。城留故尉終來襲。虜溯湘江未改圖。列陣不云奔燧。焚林詎解恤。仁鳥。燼餘收合寧。非計三戶亡秦率爾徒。紅爛還。頭已焦。天閨欲叩卜攀雲。憫災又報官輸粟。望賑真同雨潤苗。龍漢萬年人竟遇。阿房一炬史曾標。此邦殘破嗟無極。地險必爭理甚昭。顛危未可作兒戲。驚措寧能赴敵場。邊委貝州彈李聽。與謀燕事少出光。南風不競知傾楚。適火初占利伐姜。斧鉞令嚴誅犯命。一軍震慄戰威張。尙尋鈎黨衆咻咻。袒左人多豈爲劉。事勢正愁騎虎背。道途頻唱爛羊頭。接隣漸覺嚴烽逼。爲虜倍增吾屬憂。燹後餘生天倘赦。濡毫佇盼紀新猷。

觀宋槩琬琰集感賦

邵亭莫叟萬卷讀。知見傳本必著錄。杜大珪編琬琰集。云有宋槩曾入目。我生好古蝨邊方。未獲宛委發

秘藏。摩娑錦罽來筑。開卷餽黥黷燻香。簡端序題無名。首趙普。崇御製。上祀律隆迄紹興。一代名臣事畧。全書一百又七卷。頗多缺頁後增繕。書口上下雙魚尾。鏤丁姓字可丘見。憶昔熙寧全盛年。點畫無訛慎雕鏤。一自胡馬南侵後。鏡本精不逮從前。此卷開板淳熙季。縱爲坊刻亦可貴。何時流入壽松堂。仰曾孫氏千金費。翰林院有大印存。四庫館臣賞手翻。應詔進書復賜殿。爛斑猶染御燭痕。赭寇擾杭喧鞞鼓。兵燹兩遭物易主。展轉竟歸楊器之。重葺樓高燦今古。故家零落秘笈散。歲除無米索價半。孫氏再獲緣甚奇。如返趙璧裝帙換。繪成歲暮歸書圖。陳豪潑墨妙且殊。兩浙名賢遍題詠。藝林佳話播寰區。逾年光緒丙申歲。德清俞樾有題記。石台仙館得借觀。序末一行十六字。攀髯長泣鼎湖龍。民國肇建清社終。孤山舊址新闢館。玉軸瑤籤四部充。廿年搜訪償夙願。複壁珍籍劫後現。校訂尤稱張慕騫。俗體缺筆詳審辨。無端倭奴戰禍開。衣冠文物化煙埃。兩京

已陷逼浙境。避地倉皇捆載來。鉅帙并徙文瀾閣。列架疊窗地久拓。大好河山同浩劫。觸事增悲涕已落。君不見祖龍無道秦火烈。守尉雜燒書一厄。歷朝兵亂更佚亡。藝文志在每從闕。又不見敦煌寫本希世珍。發見翻屬斯坦因。秦婦吟本韋莊撰。搜求海外往來頻。中原坐看落人手。公私藏書棄不守。賸聞劉氏嘉業堂。連艫渡江絡繹走。健兒百萬在前敵。禹域堯封指日克。煌煌載藉輝吾族。散失湮沒難再得。文獻無徵憂杞宋。典章法度所關重。禮義邦豈淪夷狄。摧殘文化心滋痛。春秋不忘九世仇。天聲大振奠金甌。倘有鬼神爲呵護。鉅製鴻篇亘古留。

比歲日讀鄭子尹先生詩近獲觀先生携琴載酒圖賦此志仰

陳德謙

不精三禮籀蒼雅。是豈能讀公詩者。皮相規規說杜韓。特薰結習寧所專。唐賢格調那足限。哀時遘亂差同然。君觀清咸同。何異唐開寶。不作元和聖德詩。苦聽無家沙野老。蜀隴麻駮潮州謫。寧逾子午山堂毀。

羣賊。縱出餘緒作詩人。猶遣窮通罹一厄。冲懷高致書畫兼。三絕峻嶒無老度。書名直齊邵亭叟。八分眞淳篆樸厚。豈曰冰斯至小生。上凌三代開尊卣。垂露縣鉞與畫通。肝肺竹石爭寵。一水一山畧點筆。宛讀象形文字覘古風。睥睨二李驅荆關。元明勿令萌豪端。燈開英爽盜眉宇。淋漓元氣摩空盤。其法甚疏神則全。厥書則名畫則潛。此幅珍弄出成山。夢硯家世公熟諳。當時挈往南溪南。攜琴載酒山復山。冥想翁對鄂老。得由驚天發清獻。生憎佳境落言詮。故將畫本翻詩稿。媚人巖壑比花炫。萬朵紅芳愁不見。澹拖青螺襯墨痕。畫中空虛傳其眞。讀公畫。愛公詩。畫出渾然無端倪。迴不猶人儔敢師。公詩妙如疊瑤瑰。又如蓬壺閬院垂丹梯。欲往從之絕攀躋。進德力學潔襟期。醴鬱經史容庶幾。披圖重下巢經拜。詩淵只尺雲煙外。

論詞三首

詞必嚴四聲。縛住苦難耐。宮調雖盡亡。厥聲不可廢。

徑徑吟諷間。宛宛吹彈在。宋賢有通脫。從之尙堪貸。

但勿事鹵莽。其如自由輩。近人陳柱尊 倡作自由詞

籀詞如籀經。舊雨張皋文。談詞如談禪。今雨曲園孫。

謂伯迷離與牽合。於藝或不倫。二妙吾久要。而非

情所敦。何如隔不隔。一叩觀堂門。

水雲爲賦體。轉覺高比興。謂復堂 蔣鹿潭 語鋪陳苟得當。

直書未宜病。要使千豪張。一制千軍勝。矧茲激慨辰。

層深非所問。觥觥龍教授。謂龍生立以辛劉進。

是爭

是事尋思覺可憂。陸沈未必驗神州。扶危政爾須人

力。不死無煩赦縛囚。貞卜遠操棋局算。端居獨懷故

山秋。愁心不共飛鴻滅。自觸西風念轉遒。

園鶴

從知剪翮意難平。忍向重笈學鳳聲。覓地可堪容一

啄。聞天孰爲斬孤鳴。不成夢化名休問。未託仙家世

屢更。縞袂生慙較花雪。乘時偏解向人明。

深秋雜書五首

暗敷陰晴獨繞廊。沈思何事怯衣裳。秋風不阻枝南

北。并作桐雲一樹涼。

寒芳頗復關人意。何處籬邊欠一尋。想象名花有深

恨。開時無地不秋陰。

累汝秋蟲抵死鳴。不知機上手難擎。沙場亦有還家

夢。親見征衣織得成。

葉葉霜華信意題。溝流揮手任東西。目成枉自驚姝

絕。祇作春紅送馬蹄。

丹林碧嶂盡荆關。着眼爭誇費百圓。如此天涯真畫

本。有人剗外買秋山。

詞錄

汝鈞



雙雙燕 唐 園玩月

聲 園

園亭秋暝。漸簷掛疎星。廊空香霧。冰輪洗出。照我昔
會游處。忽忽華年暗度。喜月色依然如故。一層近水
樓臺。不在昆池劫數。延佇。畫橋微步。聽何處簫聲。
玉人偷譜。疎狂杜牧。撫鬢漫傷渾暮。只惜無聲冷露。
正狼藉一庭桂樹。仰看玉宇高寒。忍說乘風歸去。

疎影 贈蕃錦山莊主人

且蘭妙手。間殘明畫派。瑤草龍友。勝國光豐。道豐光屈
指書家。要數柴翁。昨叟。漫嗟老輩。風流歇。公等是後
來之秀。壓高齋錦繡。贖纓。漢榻秦碑同壽。寒具慎
防誤觸。儘熏檀碾麝。寶玩珍守。貴許通神。化定通靈。
高價忍教輕售。一船貫月同顛米。縱萬戶千鍾何有。

笑竹垞依樣標名。祇把纖詞釘飯。

齊天樂

董 旗 編 觀 梅 用 張
鐵 光 壽 志 公 韻

峯回路轉車初換。迎人冷香先散。十里溪陰。萬株琼
玉。儘許乘間游宴。行吟佇念。疑鄧尉繁英。移來山縣。
一白迷漫。海浮香雪去塵遠。尋幽版脚尚健。奈詠
花才弱。大不如願。且讓江城。譜成新引。吹入鶴樓仙
管。歸途趁晚。偷刦漏鄉園。明年重見。老態雖增。想花
會識面。

瑣陽臺 用原韻酬暉君獨清

百 鑄

鬢綠垂肩。額黃點頰。巷陌齊卸行裝。藍橋電折。何處
着雲娘。深怕焚琴煮鶴。還說甚雪個清湘。藏身計欲
行又止。幾度攪詩腸。寥寥空谷迴。足音忽至。韻叶

宮商更雄談抵掌。起舞雞窗。打疊琴心劍膽。搔首問無限悲涼。明年健。青溪結社。相聚讀書堂。

滿庭芳 再疊程獨清韻

詩減匳香。筆投眉黛。金屋都着戎裝。濺濺流水。莫似喚爺孃。多少戰場鵑血。隨波泛濁。渭清湘。思鄉久。寒城悲角。歛淚滴柔腸。茫茫身世感。臨邛酒肆。溢浦茶商。更風淒寒。管雨暗蓬窗。別有深情難訴。擁衾臥夢也悲涼。生平願。金戈鐵馬。桴鼓陣堂堂。

百字令 和稼軒韻

年光荏苒。過隙駒。歷徧春秋佳節。一片吟情隨逝水。畫到旗亭情怯。南浦愁波。白門怨柳。處處傷離別。劇憐飛燕。春來春去難說。良夜放眼長空。東山延佇。天際懸孤月。幾度停琴留情影。無賴流雲重疊。擎雨殘荷。經霜傲菊。露重瓊枝折。羞看明鏡。幾人搔短鬚髮。

齊天樂 董第琪觀梅和志師韻 質夫

是何鐵石腸都換。花穠也應愁散。瑤席聯吟。翠樽欣

賞。雅稱西山遊宴。塵紅肯念。好儲潔園林。韜光山縣。幾屢崎嶇。坐看瓊樹不知遠。爭春雪中愈健。使萬花低首。羅拜都願。甚處移來。大家留取。莫弄笛師羌管。雲歸戀晚。冀歲歲蘭昌。與花相見。說與花知。這回初覲面。

一萼紅 并序

山茶一花鮮有佳本春華雖競風骨不飛 志師寓齋蒔花多種一枝紅豔高出衆芳含睇解翠生香活色爲黔中所僅見 師言不觀此花十餘年矣根柢詩書草木婉平泉之盛輿臺桃李冠冕推香國之榮相對怡顏率吟成調

蕊珠宮。讓飛瓊獨步。環珮下天風。香現花身。彩含霞暈。仙骨還又玲瓏。人間玉茗都減色。肯嫵媚輕寫一枝紅。久閱奇芬。難逢巨眼。誰適爲容。猶念主人。燕趙有豐臺芍藥。太液芙蓉。攬秀牽愁。思歸動操。如何遙隔芳叢。算添了動華絢爛。步微陰閒觀畫欄東。拙政園邊。寶珠遜此清空。

滿江紅 疊白石韻 白水河觀瀑布

河伯揚波。却把臂來此助瀾。水仙子靚妝相對。鬢髻皆山。五百道流花濺乳。三千丈髮玉籠冠。到晚涼欲把粉胸遮。綃霧環。能含蓄。方耐看。紅巖外。索橋南。擁滿川晴雪。髣髴藍關。窺見縞衣飛鶴過。弄來珠顆睡龍瞞。肯讓他鷹卓瀑鳴。高林谷間。

前調 秋拆

漏永宵長。重門外有聲清越。傾耳聽勁風掀幕。峭寒侵骨。燐鎖庭柯。棲鳥定。露團籬菊。吟蟲咽。是甚時催老柳關人。添悲切。百年晷。如過客。千載局。翻棋劫。引畫樓淒唱。睡壺敲缺。砑礎皆秋衣。正擣星河欲曙音纔歇。到五更猶自照新霜。玲瓏月。

瑞龍吟

倚清眞調 贈仲慶

恒堪

鄉關路。還是一抹寒雲。半城霜樹。依依逃劫。生涯暗携俊侶。旋題醉處。但遙佇。因念舊人都杳。素塵侵戶。連朝淚閣斜陽。秣陵不見。興衰怕語。聞道江皋分珮。斷魂潮尾。猶耽殘舞。莫放玉蟾羞人。眉翠非故。

泂溪沙 唐園步

遮姑天

微霰連宵響畫簷。春人纔覺舞衣單。關山猶是飄春雪。豈僅重樓說嫩寒。思遠戍。斷書函。開紅池館到應難。棠花半落。辛夷瘦。珍重瓶枝護兩三。

木蘭花慢

懷芋翁 重慶

春城花亂發。同舊賞。故人疏。問漢口夕陽。巴山夜雨。詩味何如。階除又生芳艸。數王孫去後。幾榮華。寂寞離宮候館。飄零寶玦珊瑚。名都南北。盡愁燕。佳俠半分裾。賸歡唾離痕。拋殘織錦。莫話當壚。雙魚爲君頻寄。正小園多麗。碧成朱。一片蒼苔。屐齒。三春淡墨紗廚。

浣溪沙

唐園步

絕似柴翁感舊經。苔花林樾認荒亭。鄭子園詩先有生。微石重摩。應識我。帶微石獨坐。久規天之句。微波無語解搖人。芳

片定誰先後落。香泥故作淺深痕。背飛雙燕貼春雲。

憶江南

寇深國危莫紆積憤落花不
節倍念江南思來無端情不
能已為章十九偶符古
關零星姑寄沈綿耳人

江南憶。歷歷似珠痕。斷續難將愁緒貫。纔看成串又成塵。不信是今生。

江南憶。何資續唐賢。消盡東風懷故國。更無佳語寫天然。忍淚話銅仙。

江南憶。第一是淞濱。拳慢乍能通一顧。收鏡兀自夢傾城。影事未全真。

江南憶。歇浦雜夷船。蠻語吳音初趁拍。官衣島服自為仙。何必武陵源。

江南憶。回首望京華。巢幕可憐新燕子。化萍無改舊楊花。腸斷門風車。

江南憶。佳句任人拈。白下有山皆繞郭。女牀無處不栖鸞。獨夜恨春閒。

江南憶。二客舊曾偕。玄武湖邊尋棹去。雞鳴埭口擷芳回。潑茗話蕭齋。
仲慶藻章
同客金陵

江南憶。佳景比姝容。揭遍江南羅綺色。西湖纔露美人胸。波膩不禁風。

江南憶。桐桮舊曾經。留得廣寒名句在。幾時添作廣

寒人。天上是湖心。周漁璜先生有欲把西湖

極之一句傳誦

江南憶。悵悵不如歸。花片擲殘流到海。相逢萬一逝

波回。重見更堪悲。

江南憶。彈指送三春。不到揚州魂已斷。當時惟愛杜

司勳。誰分作蘭成。

江南憶。莫唱望江南。虜騎成雲山色黯。彈丸如雨落

花殘。不忍問衣冠。

江南憶。拋却舊吳宮。暫借荷衣來楚澤。猶隨夢雨下

巫峯。春水映驚鴻。

江南憶。殘舞任婆婆。艸色青青思遠道。亂山深處旅

人多。避地古牂柯。

江南憶。何處勝江南。虎阜獅林憑斷夢。蠻花犵鳥共

春妍。圖讖應何年。
黔勝江云五百年後雲
貴勝江南今果驗賦

江南憶。萼綠信音疏。數遍鈿車君不見。雲生衣上肯
來無。花下老相如。

江南憶。甚日掃天驕。一霎紅羊新轉劫。千軍白馬怒
如潮。凝恨豈能銷。

江南憶。青史盡煩冤。莫弔建康哀建業。要憑江北復
江南。終見定中原。

聲聲慢 七月十日
登黔靈

鋪茸別徑。吹籟危欄。憑誰費淚登臨。不是春時。邊峯
恁逗眉痕。拳裳密林斷處。哢疏枝總當鵲聲。擲絕頂。
問無名亭子。可是新亭。 怛悵。蒼松何世。瞻蛛絲殘
榻。澹墨苔青。怕觸興亡。輕颺不度簷鈴。回腸暗通路
轉。到斜陽欲怨山深。尋斷句。帶鳴蟬。人在翠屏。

齊天樂 送楊孝先參軍 倦 盒

帽檐花壓春風換。無多聚時偏散。酒潤離襟。琴飄別
恨。薄醉圍燈清宴。家山在念。正夜燭籠城。陣雲迷縣。
抱劍過征。一鞭殘照客途遠。 知君負才俊。健。挽回
瀾既倒。纔了私願。去國無方。封侯有志。我愧饑寒拘
管。郵亭唱晚。問何日歸裝。酒邊重見。悵望臨歧。儘飛
塵撲面。

瑣窗寒 至日集飲敝廬飯塔有作同用清真韻

翠幙香殘。紅爐火小。冷侵簾戶。形雲四斂。一霎滿庭
微雨。正銅龍漏墮。煮茶燒燈。幾個酸儒語。歎中原一
髮。何人咽淚。年年兵旅。 將暮。移眸處。又弱線添多。
綉紋壓五。歌離弔夢。零落舊遊朋侶。且莫矜我輩能
狂。簫心劍膽如昔否。鎮無慘。喚酒澆胸。有凍魚登俎。

吾國之翻譯外國文字，以印度爲最先。而吾國所譯之印度文字。又往往於吾國文字中別成其風格。世傳四十二章經及蓮華楞嚴諸經。多被以震旦文學之色味者無論矣。卽其他經論。經積年之漸漬混凝。亦遂別成一種體裁風調。故吾國文學所受印度之影響至大。而佛教中之歌詩頌讚近於有韻之文者。譯成華文後。其傳播力亦轉宏鉅。說者謂由吾國文學家加以調整。鈎勒渲染。斬合吾國讀者之心理所致。然此固任何人所應肯定者。顧自宋以後。斯道曠絕。中印間文化。因以失其互助，抑彼中數百年來。無大師魁壘崛起其間。足致吾人之興慕致力者。其寥寂亦非偶然也。民國十八年之夏。徐子志摩以姚一鄂五言飛鳥集相示。乃取印度詩家太戈爾飛鳥集之詩。而悉節爲五絕者。此在吾國翻譯界。不能不謂爲異軍突起。蓋近年吾國人於拜輪俞高諸人之詩。頗有譯爲五七言者。第連綴至百十首。哀然成集。固未之有也。抑吾國六朝之詩。斷推陶謝爲極則。依臆見所及。則以其深究佛教。因以開拓其智量。故太戈爾之作。未知視吾國陶謝何如。要其深湛哲理。俯仰人生。發爲詠歎。固猶多東方詩人之襟抱。而一鄂之加以調整，鈎勒渲染。遂使其色味益近於吾人。而精神易於契合。因以觸發其無涯之興趣。蓋可斷言也。吾人生於今日。惟苦文學界無可新拓之領域。若姚子之作。抑可謂善收徑者。若以此法推而至西方諸詩人之作。吾知吾國文苑。必生至劇之影響。一如六朝唐代。作者其有意於斯乎。吾知較之言文學革命者。功或日倍蓰也。

館務撮要

福廬
圖

一、校印黔南叢書第六集

本館刊行之黔南叢書，第五集業已出版。茲經第一零五次館務會議議決，繼續排印六集；并擬定排印之各家文集：孫應鰲督學文集四卷，江閩政在堂文集六卷，陳法猶存集八卷，莫與儔真定先生遺文四卷，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四卷，按孫應鰲字山甫號淮海，清平衛人。明嘉靖內午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起刑部右侍郎，晉南京工部尙書卒。賜諡文恭。督學文集久佚，光緒十五年黎蕤齋得之日本，刊入黎氏家集中。本館據原刊本校印。江閩字辰六，原籍歙縣。康熙癸卯，以新貴越氏籍中貴州鄉試，後選授益陽知縣，擢均州知州，調解州知州，旋署平陽知府，升員外郎，未上而卒。平生撰述多佚，政在堂文集，先生所著也，據馬氏綏齋所藏莫邵亭手批本校印。陳法，字世垂，一字聖泉，晚號定齋，安平人。康熙十年舉人，是年成進士，授檢討，歷山東登州府，擢河東運河道。乾隆中以言事遣戍軍台，歸主講貴山書院，旋卒。所著猶存集，刻本已少，本館據嚴氏所藏原刊本校印。莫與儔，字猶人，號傑夫，獨山州人。嘉慶三年舉人，本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徙監源縣知縣，選遵義府學教授，卒官。所著真定先生遺文，本館據原刊本校印。黎庶昌，字蕤齋，

遵義人，以廩貢生應詔陳言。稱旨，發江蘇以知縣用，隨使歐洲，派充出使日本大臣，還授四川東道卒。所著拙尊園叢稿，本館據原刊本校印。俟六集出版後，七集擬專刊鄭莫兩徵君詩文。

二、續印文獻季刊第二三期合刊

本館文獻季刊，自創刊號出版後，即擬隨出第二期，因經費支絀，時間延遲；經一零一次館務會議議決，以第二三期合刊，現已出版。

三、函復民政廳遍查志乘均未載貴陽城區三丈內之土地爲公地範圍

案准民政廳治字第二三二二號函囑查復貴陽城區三丈內之土地是否均屬公地範圍一案。本館當即遍查各書，均無是項紀載。復函云：「逕啓者，案准貴廳治字第二三二二號公函開：案據省會警察局呈送清理附城公地辦法第二項載，根據地方誌乘所載，凡依附城基三丈市用尺以內之土地，均屬公地範圍等語。查本省貴陽府志，貴陽城記，僅有乾隆六年總督張廣泗請帑改建外城爲石城，城身高二丈，頂厚八尺，底厚一丈之記述。是與所稱依附城基三丈市用尺以內之土地，均屬公地範圍之說，大有出入。相應函請貴館，詳查其他誌乘上，有無記載，迅予函復，以便辦理爲荷。等由。准此。本館以事關人民經濟，較爲重要，若無確切依據，必至引起糾紛。准函前由，徧查諸書，如乾隆貴州通志，貴陽府志，黔南識畧，黔南職方紀畧，大清會典，皇朝三通等。均無凡依附城基三丈市用尺以內之土地均屬公地範圍之說。此種根據，究竟見諸何種地方誌乘？在何篇章？其書價值若何，與夫沿革變遷之歷史，是否足爲發布政令之根據？似以飭令原呈機關，詳晰聲敘爲是。相應函復，請煩查照。」

四、函省政府請保留勳臣張先璧墓以慰忠魂

案據修文縣民張岳崧等呈稱：「爲勳臣古墓，情形特殊，呈請鑒察，轉請政府准予保留以慰忠魂而便追遠事；緣氏等籍隸江南，始祖張先璧字盟玉，在前明崇禎及永曆時代，曾任總兵官職，旋以軍功，勅封爲南寧侯鄂國公，并掛七省將軍印，入黔平亂。維時明運將衰，盜匪蜂起，氏等始祖張先璧，奉命帶兵於思南印江等處剿匪，詎意明社淪亡，先璧卽在思南營次殉節，本擬運柩回籍安厝，時因道路荆棘，兩袖清風，遂卜葬於貴陽觀風台之麓，以作張氏祖塋，歷代昭穆。附祖安葬者，現有二十餘塚之多，子孫春秋祭掃，三百餘年均無變易。惟念始祖先璧奉命入黔勦匪，卽祖之在立功省分死難，揆以朱邑之葬桐鄉，尙無不合，民等家中現存有永曆勅書及崇禎三誥封，均足證明。方今共和建造，五族一家，朝局雖各不同，究其以死勤事，公忠亮節，實足爲末流所矜式。刻因政府以觀風台一帶，劃爲住宅區，本應遷讓；伏讀 委員長蔣通令，各地方古物古蹟及先哲先烈祠宇墳墓，均宜妥爲保存，不可毀損等因。民等始祖張先璧爲前代功臣，所有古墳，應亦同在保存之列。若謂古物古蹟，尙邀特典，而於死勤事之勳臣古墓，任意發掘，當亦孝子仁人所爲惻然難安也。現查氏等始祖張先璧祖塋，係劃入住宅區東方之邊隘，距離界畔僅七八丈之遙。伏祈鈞館鑒查垂注，請予轉致政府，變通辦理，准將住宅區地址，縮減七八丈，如此廣大無垠之地，在公家縮減無多，對於建設工作，并無妨碍；對於民等始祖張先璧古墳，則幽宮永奠，銘感九京矣，所有勳臣古墳仰懇保留以慰忠魂各緣由，理合具文呈請鈞館鑒核示遵。除呈省黨部及省政府民政廳建設廳外，謹呈貴州文獻徵輯館。附鈔粘一件照抄勅書誥封於左：「皇帝勅

諭勳臣張先壁：朕以西氛未靖，海逼邕新，去冬倉皇南幸，備極艱危，賴秦王朝宗，發兵迎邕，獲次安隆，漸有寧宇。卿遣官迎駕，忠義凜然，朕深嘉賴。朕方痛螻積習，勵志薪膽，亟藉二三勳舊，各揭股肱，襄茲大業。况卿艱難百戰，威震虜廷，偉績純忠，更所倚畀，今秦王親統大師，東下恢剿，卿其偕勳臣進忠，同心協力，與秦王早夜圖維，共張撻伐，務期蕩平羶穢，肅清故疆。使朕得旋軫舊都，展謁陵廟，惟卿之績，祖宗實式憑之。其仍契膚功，慰朕至望。欽哉特勅」，「永字壹萬陸百陸捌號，永曆六年三月日。印文曰「制命之寶」，「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人臣善則歸君，人子賢亦歸父，本厚業昌，有自來矣。古人名行交修，內動天子，外傾四夷，矧懿趾在前，忠孝貽後，篤生令嗣，爲予元勳，爾累贈特進光祿大夫總兵官太子太保前軍都督府左都督張騰鶴，乃總督四川廣西雲南貴州湖廣河南江西等處地方提督漢土官兵仍掛援剿七省將軍印太師南寧侯張先壁之父提躬端謹，作法莊嚴，何叔度風流，芳堪奕世；萬石家遺範，澤乃型家。仁人之後必昌，武畧開於文法；賢者之慮可式，儒行大以通侯。本嚴光隱士之星，具丁固封公之夢，能生李晟，以爲社稷；乃降申甫，維及嶽神。有子百捷功成，因忠作孝；惟親九京光賁，雖死猶生。茲以覃恩，贈爾爲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南寧侯，錫之誥命。朕聞之：孔子曰：「制節謹度，長守能保，諸侯之孝也」。尙其啓祐爾男，有嚴有翼，徒御不驚，俾朕得還蹕舊內，望紫諸陵，爾子亦衣繡故鄉，焚黃親墓。制曰：「夫伊尹空桑，文不傳於信史；將軍大樹，母實知有中興。嘉爾元功宗社之臣，良繇慈惠詩書之教；咨予熊罷，念彼裳璋。爾累贈一品夫人段氏迺總督四川廣西雲南貴州湖廣河南江西等處地方提督漢土官兵仍掛援剿七省將軍印太師南寧侯張先壁之母。

歛福歸平，凝函式吉。言告師氏，鹿車作賢婦之型；占以大人，燕頤產封侯之嗣。雙麟宜趾，兩武開家；三鳳濯毛，一文靖節，詩稱君子，閨真樂只堪歌；易係嚴君，母道正中有象。髮膚不毀，古孝今忠；依鞠何人，臣心母德。茲以覃恩贈爾一品夫人。夫反本復始，不忘所生。以爾爲康侯之母榮矣，功臣之母益榮矣。尙念爾子岳名巡姓，夢叫桓侯，罔卑前人專美，予一人實嘉賴之。天字柒百貳拾號。崇禎三年四月日印文曰，「制誥之寶」。本館當卽據情轉函省府，請予以保留，藉慰忠魂文云：「逕啓者，案據修文縣民張岳崧等以勳臣古墓情形特殊呈請鑒察轉請政府准予保留以慰忠魂一案到館，除原文業由該民等逕呈不錄外，查該民張岳崧等之始祖張先壁，據明史及王夫之永曆實錄張先壁傳。先壁初隨總督尙書傅宗龍軍前自効，積功至援勦參軍。加欽依副總兵。迨南都陷後，隆武嗣立何騰蛟開府長沙，先壁服役騰蛟，抵拒清師，轉戰湘桂川黔各省，授總兵官都督同知。永曆卽位肇慶，先壁迎駕有功，封南寧侯。旋被調至貴州。劉文秀出蜀攻保寧，先壁從征，因弟先軫斷後橋事械還，爲孫可望冤殺。揆其行歷，雖與呈所云先壁思南殉節者微有不同，（其附鈔誥勅爲崇禎二年亦有誤，蓋永曆三年，或其子孫懼清廷搜查所改）。然當滿族南侵，蹂躪華夏，張先壁誓死抗拒，率隊攻剿，忠勇可嘉，當不愧民族英雄。際此暴日侵畧，民族抗戰開始之時保護前代抗戰先烈之祠宇墳墓，用以激勵士氣，亦屬必要。特函奉達，卽希查照，准予變通辦理，縮減住宅區地，以安毅魄，而奠幽宮。則該民等當銜感無暨矣。所有轉請保留勳臣墳墓各緣由，可否之處，仍希見復爲荷」。旋據張岳崧君來館稱：省府已直接批復，予以保留矣。

五、函復民政廳舊通志并未重印請轉廣西省民政廳

案准貴州民政廳警字第八三九號公函，准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函，聞本館通志重印，囑見贈一部一案到館。當即函復：「逕啓者，案准貴廳警字第八三九號公函開：案准廣西省政府民政廳二十七年十月二日函開：「逕啓者，本廳爲欲明瞭鄰省一切概況起見，特分別搜集各鄰省通志，用資借鏡。茲聞貴省通志，經已重印，可否見贈一部；如須備價購買，即希示知價格，以便匯上，相應函達查照見復爲荷等由。准此。相應函請查照見復以便轉函爲荷等由。准此。查舊有貴州通志印本，現已極難購獲，敝館僅購得一部，以備應用。至重印乾隆所刻木版貴州通志，敝館於去歲本有此擬議，但此項木版，因屢次紮兵，頗有殘缺，須先補刻木版，方能付印。所有應用補刻木版片數及價值，經敝館列臨時概算，函由貴廳轉請核准在案。旋准貴廳函復，概算委員會於此項概算，未經核准，因而重印舊通志之議，就此中止。茲准前由，相應據實函復，請煩轉爲荷」。

六、函復北平圖書館俟緩代覓擬購各書

案准北平圖書館函稱：「敬啓者，故都淪陷，本館奉令遷滇繼續工作，刻正搜求羣籍，擴充度藏前會托任志清先生寄上敝館需購書目一紙計已達鑿，用款若干，請函示知，即當匯上，專此奉懇即希查照賜覆爲荷。」附贈人著述畧目三紙。「如市上獲見該書，懇爲墊款購取寄下爲荷，并及」道光季年——同治十二年黔人著述畧目

莫與儒 貞定遺集

黎 洵 蛤齋詩鈔 大姚縣志 千家詩注 四書纂義 讀史紀畧 北上紀程 運銅紀程 農溪

素問集注

史勝書 秋燈畫荻草堂遺詩

戴粟珍 對床聽雨詩室詩鈔

唐樹義 夢硯齋遺集 夢硯齋遺詩

孔慶齡 體訓堂遺詩

鄭珍 遵義府志 母教錄 集經集詩鈔 集經集文鈔 播雅 輪輿私箋 汗簡箋正 說文逸字

說文新附考 鄭學錄

莫光芝 黔詩紀畧 遵義府志 聲韻考畧 過庭碎錄 邵亭詩鈔 樗蘭譜註 唐本說文木部箋

異

陶廷杰 陶文節公遺詩

傅壽彤 澹勤室詩 孝經述 古音類表 孔庭學齋 汴城籌防備覽 歸德塞堡圖表 湘軍別志

十六國春秋年表 吳越游記 吳越歸程記 澹語 眞靈篇 古文辭 傅氏庭訓

楊文照 辛香館詩

蕭光遠 鹿山先生全集

李蹇臣 守拙齋詩鈔 守拙齋訓語

李寶堂 格致論

趙鳴枝 愛魚堂稿

楊培國 醉墨齋詩稿

徐元禧 周易理揆

黎愷 石頭山人詩稿 石頭山人詩鈔 教餘一教子錄

黎兆祺 息影山房詩鈔

黎庶燾 慕畊草堂詩鈔 依硯齋詩 琴洲詞

馮正杰 野人堂詩集

黎兆勳 侍雲堂詩集 石鏡齋詩畧 葑煙亭詞鈔 詞林心醉

黎兆熙 野茶岡人學珍

汪光憲 藕汀詩館詩鈔 十峯草堂詩鈔

王作孚 金字山房詩稿

易爲霖 自省齋文稿

趙旭 播州詩鈔 輯健爲文守雅法 桐筌

黎庶蕃 椒園詩鈔 雪鴻詞

石贊清 飭餽吟

黃彭年 陶樓詩文集

蹇閻 權彭平番援黔日記 淨庵雜著

唐炯 成山廬稿 援黔記

胡長新 籍經堂文鈔 籍經堂詩鈔

鄭知同 屈廬詩鈔

何亮清 蒼澹山房詩稿

黎庶昌 拙尊園叢稿

章 康 瑟廬遺詩

廖景燧 髫齡集 秋冷蟬吟 竹雅齋詩鈔 修竹軒詩鈔 癡吟小草 水雲山人詩鈔

謙德波 古柏堂詩鈔

高以莊 怡怡樓詩稿

鄭 璣 悅坳遺詩

宦懋庸 播變紀畧

韓 超 南溪四種

趙德昌 枕戈草堂詩鈔

張亮基 退思齋卜訓

黎培敬 黎文肅公遺集

張日崙 龍溪草堂詩鈔

本館以擬購各書，一時難以盡獲。復函云：「逕啓者，頃奉惠函，讀悉種切。附書目單一紙亦收到，囑購各書，目前貴陽不易搜求，亦無專售處所，當俟緩緩物色，以副雅命。如能購獲幾種，即隨時函達。敝館纂輯之黔南叢書，現已出至五集，每集十冊，寄來單內，所開書目，頗有採入

者，似不必另購。昨志清先生赴滇，隨身攜有此書，未識貴館見此否？盼覆。又貴館收藏圖籍，極爲宏富，於吾國文化有關，此次外寇北來，貴館南遷，保無損失，黔人亟繫懷想，願悉顛末，所有圖書能否完全運滇，或僅一部分；抑格於事實，盡數委棄，請函告詳情，無任企盼。」

七、補製鄭莫兩徵君木主配祀扶風山尹公祠并於鄭徵君生日致祭

本省扶風山，舊有雹神祠，民國五年，郡人乃於廢地建造尹公祠。而以孫應鑿等十四人配享，後以兵亂，漸朽剝，木主存者甚少，本館以鄭莫兩徵君生日致祭，已由省府飭遵義縣列爲祀典，貴陽豈能竟付闕如。爰集議先行補製鄭莫兩徵君木主配祀，餘已毀者，徐圖補全。并於鄭徵君生日設奠公致之，爲文以祭。旋以集經集集平夷生日均賦詩紀事。

八、購獲思南程域林先生說文通例未刊稿本

本館於黔中逸賢已刊未刊稿本，搜集不遺餘力，曾於報端發布啓事云：「本館開創以來，對於有關吾黔文獻之材料，罔不竭力搜求，惟同人觀覽有限，尋訪容有未周。值茲抗戰時，保存文化於絕續之交，洵屬至要。凡黔省先賢遺作遺墨，如詩文書畫篆刻之屬，及他省人士有關黔中掌故之著作，皆在應行徵輯之列。倘省內收藏家，感於現時保全不易，自願出讓者，請逕將原件，或開示目錄，向本館商洽，無不代爲設法備價保留，以適應出讓者之需要。若或輕付市廛，以致散佚，殊爲憾事。鄉邦文獻，所關至重，尙希察度爲幸。」一年來所獲，已積數十種。近復以百金購得思南程域林先生說文通例未刊稿本，尤爲珍貴。程先生字少珊，思南人。光緒乙酉舉人，己丑翰林，歷官至翰林院侍讀。平生精研說文，著述極富。此書爲南學館紙，經程先生手錄。聞於民初

商務印書館會以三千金擬求出版、未之應。

九、寄贈本刊國外

本刊自出版後，謬承國內賢達，極相推重，爭爲介紹，而來函索購者紛紛，存書漸罄。頃紐約中美協會來函欲交換本刊，原函畧謂頃在報端見本刊出版，擬將該會所出印刷品一種交換，請按照地址寄下爲幸。旋由郵寄來該會發行刊物一種，內容皆載中國名人演辭及討論中國各項問題之作，足資參考。本館已照所開地址將本刊郵寄矣。他如印度國際大學等亦函館索贈，貴州文化，能傳播海外，亦可喜也。

十、專任編審陳衡山編審兼採訪喻竹清校勘文彥生病逝本館加聘人員

本館專任編審陳衡山，編審兼採訪喻竹清，校勘文彥生，先後病故。按陳衡山先生名矩，貴陽人。由監生考取實錄館臚錄，隨同欽差大臣黎庶昌出使日本，奉奏派辦理文案。旋署天全州事，調知石泉并研三台各縣。氏國後，署犍爲征收局，代理縣事。通志局開局，充任分纂，喜表揚本省先賢遺跡，孳孳不倦，老而彌篤。著書甚夥，有靈峯草堂叢書，年八十八卒。本館函省府請卹，省府篤念賢勞，予以卹金五百元。喻竹清先生名熙箴由廩生中式辛酉舉人，歷任安平教諭，四川平武縣經征員，成都高等檢察官，重慶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民政司總務科長，貴州省官膏局長，平越縣長，貴州省長公署顧問，貴州省政府參議。年八十卒，本館轉函省府，已予卹金三百元。文彥生先生名宗潞，貴陽人，清季卒業貴州南明中學，留學日本，卒業大學。歸國後，任貴州省長公署參事，貴州省政府秘書，科長等職。旋因倦於仕進，歷主省垣各中學講席。通志局開局，卽任襄校，平生精研輿地之學，尤熟精鄉土地理，著書甚多，本省續修通志，文先生主纂金石志。通志底於成。文先生佐理之功甚偉。任本館校勘，尤恪勤罔懈，搜集鄉賢著作，皆手自校勘，

年五十八卒。士論惜之。本館轉函省府請卹，予以三個月輿費，校勘暫不補人。三月後，本館因校勘事務繁重，乃聘沈君漸達接充之。

十一、製用證章

本館成立原未製用證章，近以省垣機關林立，無證章不足以資識別，乃製用貴州文獻徵輯館證章，中嵌文獻二字篆文，製就後，檢同樣章函請民政廳暨警備司令部備案。文云：選啓者，前經本館第九次常會議決，製造證章，發給本館職員佩帶，以資識別；紀錄在卷，頃已製就證章叁拾枚，計由第一號起至第叁拾號正，業經分發佩帶茲特檢送第二十九（三十）號證章一枚，存查，即希查照備案，至紉公誼」。

十二、本館於城外儲藏重要書籍并設立臨時辦事處

本館以二月四日敵機轟炸黔垣後，城內岌岌可危，館內所藏書籍，文獻所關，極爲重要。乃於城外擇定相當地址，將重要書籍運藏，并設立臨時辦事處，負收藏及取用之責。已函民政廳備案。文云：「選啓者，竊自敵機轟炸筑垣，城內慘遭鉅災，本館逼近大街，幸免波及，竊念職司文獻，所關甚鉅，此後事未可知，不能不預謀避空地址，以免損失、茲已覓定大南門外房屋一所，將本館鈐記及重要文件等項移藏，并分一部分人員照常辦公，其慈善巷原址，仍留一部分職員，常川負責辦事，以便收發文件，所有以後貴廳并各機關文件，請仍飭送交慈善巷原址照收爲荷。相應函達，即希查照，至紉公誼」。

編後

一、本刊繼創刊號排印第二三期合刊，於二十七年十二月，即應出版。時排印已將竣事，忽遭「二四」敵機慘炸，黔垣市面，頓成停頓狀態。本刊稿件，有印成被燬者，有尙未排印而原稿被燬者，印刷所工人渙散，停滯甚久。俟人心稍形鎮靜，常態漸復，始另行著手清理，有另由原撰人重撰者，有另行鈔錄付印者。中以印刷所移設城外，又停頓兩月餘，遷延至今，始克出版。本館同人，至爲歎仄！惟是際此時會，禍變不測，百物昂貴，人工缺乏，有時雖竭力催促，終屬無濟；又當吾黔印刷業不振之今日，雖有遲誤，當爲社會人士所共諒。同人不敏，此後務期力圖改善，於最短期間，趕出數期，以彌此憾。

二、本刊原擬出貴州抗戰先烈專號，旋以篇幅關係，改爲明代貴州抗戰先烈事畧特輯，由李獨清先生主稿，另闢專載一欄載之。庶一以發潛德之幽光，一以勵吾族之壯氣，未始無稍助於抗戰也。

三、遺作一欄，原爲登載鄉先輩成帙之著述，年來本館搜集之前賢零篇短什，有關文獻者甚夥，如不刊登，散失堪虞。故於本期起，以後於遺作欄，增遺稿拾零，陸續發表。尙望海內外人士，無論斷簡殘篇，賜予鈔寄。

四、楊次青先生苗族考，因楊先生返里，無暇握管，故未續作。俟下期再爲續登。

五、文彥生先生所選貴州山脈概說，已印成頁，文先生忽爾逝世，致此篇不能移登遺作欄內。再此稿尙有三分之一，據文先生云，早已撰就；迨文先生逝世後，遍尋續稿不獲，此文竟成殘篇。

，殊可悼惜。

六、本刊插圖第一頁楊龍友先生山水直幅，爲普定姚大榮儼桓先生所藏，承其攝贈。昨聞姚先生已於北平寓所逝世，老成凋喪，彌可哀悼。詩錄欄內所登姚先生詩兩首，亦未克抽出。

編者

本刊投稿條例

- 一、本刊以闡述本省文獻暨刊布貴州前賢未印行遺稿爲宗旨，性質不合之稿，概不刊登。
- 二、凡關於下列各種稿件，歡迎投稿。
 - 甲、鄉先輩未刊遺稿。
 - 乙、有關黔省文獻之論著，札記，文藝等。
- 三、來稿須繕寫清楚，並加圈點，如用格子寫尤佳。
- 四、本刊除鄉賢遺稿外，對於來稿有酌量刪潤之權，不願刪潤者須先聲明。
-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除預爲聲明並附有寄回郵票者外，恕不退還。
- 六、來稿經刊載後，即以本刊奉酬。
- 七、來稿須詳細注明姓名住址。
- 八、來稿請寄貴陽慈善巷貴州文獻徵輯館收。

貴州文獻季刊

第三期合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期收回工料價壹圓

編輯者 貴州文獻徵輯館

〔貴陽慈善巷〕

發行者 貴州文獻徵輯館

〔貴陽慈善巷〕

印刷者 貴陽文通書局

〔貴陽中華北路五四號〕

貴州文獻
季刊

第二、三期合刊

